
武俠世界
第31年
36
$10.00

編者話

蕭玉寒先生所著「天機大師劉伯溫傳奇故事」之「九宮天龍」在今期和大家見面，「九宮天龍」乃是「妙演天機」一文之續集，天機大師劉伯溫已練就一身本事，以逐元虜復漢疆，他智救地龍郭子興逃脫囚牢，找到眞命天子朱元璋，聯合四起的羣雄組成郭家軍，朱、郭由於取勝心切偷襲御船，中了奸計，劉伯溫應用九宮天龍大陣解圍……故事情節時起時伏，扣人心弦，引人入勝，喜讀蕭玉寒先生佳作的讀者，今回又可一飽眼福！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刊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力敵羣魔」，兩個學生領袖，一個知識份子，一個商人，他們出身不同，希望却一樣——逃亡。故事動人心弦，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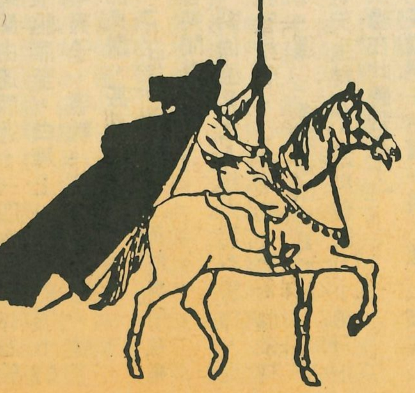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36期
（總號158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天機大師劉伯溫傳奇故事

蕭玉寒・文
可　飛・圖

九宮天龍



虎口逃生　智救地龍

旋風過處，一頭吊睛白額虎驀地撲了出來！

劉伯溫剛從身邊密林擦過，猛地一見，登時大叫一聲：「我命休矣！」

當此危急猝然之際，他的「天機三式」自衛招式，卻是無論如何也使不出來。「天機三式」雖然足抵千軍萬馬，但那是對付人的進襲，碰上猛獸是否管用，劉伯溫可連想也沒想過。

劉伯溫轉身就逃，但猛虎顯然已潛伏久矣，謀定而動，一動其勢就不可收拾，豈容牠鼻子下的獵物再行失去？

劉伯溫只跑得三數丈，便覺身後熱氣襲上身來，原來那猛虎的血盤大口已距他的背部不足三尺遠了。

劉伯溫拚命向前跑，祈求拉開那要命的三尺距離。但猛虎的速度顯然勝於他的腳力，那三尺距離不但沒有拉開，反而迅速縮短，猛虎噴出的熱氣已沿劉伯溫的背部升上了脖子！劉伯溫雖仍在發力狂奔，但他知道，他的脖子已在虎口的控制之下，牠只消再稍微撲高一點，他的脖子就會立斷，他的腦袋也立時搬家。

劉伯溫不禁歎了口氣，暗道劉某莫非今日命喪於此麼？前次那虎已把三妹馬雲英銜去了，至今生死未卜，如今自己眼見也難逃虎口，虎啊虎，莫非我等四結義兄妹犯了你這林中之王的大忌麼？

劉伯溫老大不甘心，他一面拚命狂奔，雖明知此乃徒然之舉，但好死不如歹活，總不能束手待斃，面對死神，能拖得一時片刻也是好的，一面在口袋中摸出三個銅錢，右手揑着銅錢，於袖內隨手一翻一搖，銅錢二背一正，立現於袖內掌心。這便是所謂「神占一課」的「易經卜卦」術了。

劉伯溫心中一震，暗道此乃乾卦，卦曰潛龍，勿用；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卦中分明指出此行當有二龍現身，潛龍者，地龍也，不可重用；見龍在田者，天龍也，見之如見偉人，大事可成；皆不失為大吉之象，但為甚卻如此兇險？眼看這虎口是萬萬逃不脫的了！

這時，在後面狂追的猛虎發怒，大吼一聲，凌空而起，竟一下子飛上劉伯溫的頭頂，腰身一扭，血盆大口向下，兇狠絕倫的向劉伯溫的頭部撲咬下來！

劉伯溫此時已避無可避，他不論向前向後向左向右，均萬難避開猛虎的血盆大口，他不禁長歎一聲，叫道：「劉伯溫啊劉伯溫，你說甚麼憑一身本事妙演天機，逐元韃復漢疆？如今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壯志滿懷付東流耳……莫非當真是天亡漢邦麼？」

就在此時，一枝利箭呼嘯而到，噗的一聲正正插入猛虎的白額，利箭的力道太猛，餘勢未盡，竟把猛虎向後撞出近丈，才猛地隨猛虎摔落下來。

片刻之前尚兇猛絕倫的吊睛白額虎，在利箭突襲之下，竟連吼聲也不及發出，便已如一灘爛泥，倒在山地，動也不動。

劉伯溫虎口餘生，僥倖逃過劫數，他不禁又驚又佩，暗道發箭之人，不但天生神力，且百步穿楊箭法奇準，豈料濠州地域，尚隱有這等能人！

劉伯溫甫正轉念，忽地一陣得得馬蹄聲由遠而近，一匹白馬如旋風般的飛馳而至。白馬上一位年約四十的中年男子，手執一柄烏黑鐵弓，頷下一部長鬚，甚有威儀。

「小兄弟無恙麼？」長鬚男子在馬上含笑問道。

劉伯溫見此人救人而不居功，反而殷殷相問，心中不禁一動，他微笑一下，道：「多謝這位大哥相救！若非大哥天生神力，遙發神箭，小弟只怕已無緣在此饒舌矣！」

長鬚男子拈鬚一笑，道：「郭某人剛上州府，與元人理論，返回時已見小兄弟危在旦夕，不及細思，只好行險遙發一箭，僥倖中的，小兄弟不必客氣。你小小年紀，怎會孤身入此山野險地？」

劉伯溫道：「小弟欲尋一位走散的義妹，不想撞上這頭猛虎，若非碰上郭大哥，只怕小弟尋人不着先送上生命了。」

長鬚男子一聽，雙眉忽地一揚，他略一沉吟，便道：「小兄弟貴姓？祖籍何處？能告知郭某麼？」

劉伯溫見此人處事大有氣度，且天生神力，實乃一位軍旅奇才，便暗道「易經」乾卦示曰：潛龍，勿用；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莫非應在此人身上？但他到底是地龍還是天龍？這般轉念，劉伯溫便微笑道：「小弟劉某，字伯溫，江浙人士；因尋訪一位失散四年的義妹，才犯險路經此地，有勞郭大哥動問。」

長鬚男子道：「在下郭子興，家園便在此地不遠，劉兄弟不遠千里尋妹，其情教人欽佩，但目下兵荒馬亂，虎豹橫行，劉兄弟勇氣雖然可嘉，但畢竟是讀書人，如何可孤身犯險？劉兄弟若不嫌棄，便請先隨在下返莊稍歇，再由在下派人助你尋訪如何？」

劉伯溫心中一動，暗道三妹雖已失散四年，但按其命相斷無夭折之危，倒不須過急尋訪，既然郭大哥誠意相邀，正好趁機打探他的根基底細。劉伯溫便向郭子興拱手相謝，欣然答允隨他返莊。郭子興見劉伯溫甚爲爽快，心中亦喜，當即翻身躍下，抱起劉伯溫輕輕一躍，便上了馬背。

白馬似乎甚懂主人心意，郭子興甫上馬背，牠便撒蹄飛奔，雖快如箭矢，但穩如舟船，更無丁點顛簸之感。

劉伯溫暗讚道：「良將配白馬，反元復漢大業，若得此人參與，勝券便

添多幾分了！」他心存此念，卻不敢貿然點破。

白馬急馳了一陣，掠過密林，轉入一條石砌的大道，再急馳一陣，一座依山而立的大莊院便現在眼前。

莊門匾額上大書「郭家莊」三字，莊門烏黑閃亮，原來卻是完整的一塊大生鐵鑄成。劉伯溫一見暗道此莊好不威勢，看來郭大哥若非莊中少爺，便是莊主本人，他既有如此偌大的家業，如何便捨得拋棄行險舉事？若要此人投身反元大業，必然大費周章矣！

郭子興馳近莊門，並不下馬，仰頭呼嘯一聲暗號。

立刻，莊內碉樓上的炮孔便探出莊丁的臉孔，朝下面滴溜溜的仔細瞧了一會，才發出一聲知會的嘯聲，又發話下來道：「請問莊主，莊主身後少年是誰？」

郭子興大聲答道：「他是本座兄弟，但開莊門無妨！」

碉樓上的莊丁又探回頭去，似乎商議了一會，生鐵鑄造的莊門才軋軋的移開了三尺，僅容白馬擠身而進。

白馬剛進莊門，背後又一陣軋軋聲響，劉伯溫扭頭一看，原來莊門已自動關牢了，顯然莊門開啓的機關便在碉樓之上。

進了莊門，又是一條長長的石砌大道。白馬得得在石道上緩步而行。

郭子興道：「劉兄弟，你看這郭家莊是否可配稱固若金湯四字？」

劉伯溫微笑道：「壁壘森嚴，高墻鐵門，雖身為一莊之主，亦依進莊規矩，於小處着眼，的確可稱固若金湯！」

郭子興亦微笑道：「然則若依大處着眼，便非如此麼？」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坦然道：「思所以危則安，思所以亂則治，思所以亡則存；國見寇敵則傷，民見兇饑則亡，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郭大哥想必深明其義。」

郭子興一聽，雙目睛光一現，但倏即隱去，淡然一笑道：「劉兄弟壯懷激烈，教人欽佩，但郭某只圖偏安一角，保住方圓百里黎民免遭塗炭，心願足矣！」

劉伯溫笑笑，不再發話。

白馬在石道上緩馳了一會，前面的樹叢中驀地現出一座莊樓，只見亭台樓閣，甚為雄偉。劉伯溫暗道原來這才是郭家莊的命脈之地。

白馬緩緩向一座位於中央的樓閣馳去，距樓閣尚有十數丈時，忽地一團白影在高達二、三十丈的樓頂上疾掠而下，其形猶如一頭凌空而降的白鶴。

郭子興微微一笑，似乎已知其中奧秘，他望也不望，伸出右掌，向上面凌空拍去。一股渾厚無比的氣勁便把疾掠而下的白影托住了。隨即一聲嬌呼傳了下來，道：「義父的翻雲覆雨神功果然厲害！」

白影在半空中緩了一緩，隨即如白鶴展翅輕飄而下，身形尚未站穩，嬌呼聲先就響起：「咦？義父背後是誰？」

劉伯溫方才聽凌空而下的嬌呼，心中已是一動，暗道這聲音為何如此熟悉？這時待白影降下，定睛一看，不禁大喜，在白馬背上一躍而下，搶到那白影面前，含笑道：「三妹！你尋得二哥好苦也！」

站在劉伯溫面前的白衣少女滴溜溜的轉動着烏黑大眼，一會後恍然大悟的啊了一聲，隨即一躍而起，摟着劉伯溫的脖子，又哭又笑又叫的大嚷道：「是你！你是我二哥劉伯溫！好啊，二哥！那日在白石山上，我被猛虎銜走，你就不來搶救……幸好碰上義父，他收留我……不說啦，不說啦，今日見到二哥你，歡喜得不得了！」

原來這白衣少女，果然是幾年前在白石山上失散的馬雲英。劉伯溫今番二下濠州，尋訪馬雲英亦是目的之一。劉伯溫此行自然另有更大的深意，但其中的奧秘，他決不能貿然道出，就連他的義妹馬雲英亦斷斷不能。

馬雲英當年與劉伯溫失散時尚只是個十歲的小女娃，但這時已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了，但嬌俏之氣未改，尚敢摟着劉伯溫脖子撒野歡叫。

馬雲英顚三倒四的直嚷，劉伯溫雖明白了一半，但尚有疑團，不過眼見郭子興含笑目視他倆，他忽然醒悟三妹今非昔比，已是少女年紀，與自己不宜過於親暱，想到此，劉伯溫臉上一紅，輕輕把馬雲英推開了點，道：「幾年不見，三妹長高長俏，就連二哥亦幾乎不敢相認了！」

馬雲英正與高彩烈，忽然被劉伯溫推開，便生氣了，她瞪着劉伯溫，嗔道：「二哥當日尚肯讓雲英騎上肩頭捉雀兒，今日便摟摟脖子也不行了麼？」

劉伯溫臉上一紅，不知如何答話。郭子興見狀，便哈哈一笑，替劉伯溫解圍道：「好啊！今日幸見你結義兄妹重逢，正該慶賀一番，這便請進大廳歡聚如何？」

當下郭子興携了劉伯溫和馬雲英二人，一道走進郭家莊的迎客大廳。

劉伯溫舉目一瞧，但見大廳的正中橫架一幅大金匾，上書「聚賢廳」三字，金匾兩旁，各書了一幅掛聯，左聯道：「海內存知己」，右聯道：「天涯若比鄰」。

劉伯溫見了心中又一動道：「若掛聯言志，郭莊主倒不失為豪爽之士，此乃成大事者首備的品德，劉某倒須小心在意了！」

三人進了聚賢廳，家丁獻上香茶。但劉伯溫尚未舉杯，一位婦人便拖着一位年方八歲的男娃娃，從後堂走了出來。男娃娃五官清秀，神態含羞，怯生生的喊了一聲「爹爹，義姐」

，便依在郭子興身旁，再也不敢走動。

劉伯溫朝男娃定睛一看，心中一凜，暗道這娃娃為何生成一副短命夭折之相？但在郭子興面前，卻不敢貿然點破。

郭子興向劉伯溫含笑道：「他是犬子郭天存，秀氣有餘，豪氣不足，倒似一位女娃兒，教劉兄弟你見笑了。」

劉伯溫隨口稱讚了二句，卻沒有細談下去，思忖如何打探郭子興身上深隱的奧秘。

＊　＊　＊

言談間，劉伯溫知道郭子興中年得子，郭夫人卻因難產去世，此後郭子興便立志不娶繼室，終日寄情於武學，不時與江湖豪俠切磋探究。幾年下來，竟憑他自己的獨創，練就一門郭家的「翻雲覆雨」神功。據馬雲英說，她義父這套獨創的「翻雲覆雨」神功，威猛絕倫，與江湖上失傳已久的丐幫「降龍十八掌」不遑多讓。

劉伯溫親眼目睹郭子興隔空發氣，竟可把人於半空托住，這等功力，足與慚愧大師「遙發神功」相媲美，因此他對「翻雲覆雨神功」的威力，自是深信不疑。

劉伯溫又知道，原來當日馬雲英被白石山上的猛虎銜走，馬雲英當時但覺風馳電掣，身如騰雲駕霧，不久身隨猛虎穿出一座密林。她見遠處有馬蹄聲響起，便大聲呼救。她這一呼救，猛虎竟然立時停下，似乎在等待甚麼似的。一會後，她突見林中閃出一匹白馬，隨後響起一陣利物破空聲，一支利箭疾如奔電向猛虎的頭部射來……

馬雲英說到此處，憶起當日情景，猶心有餘悸，臉色驟變，一會才喘了口氣，續道：「……我當時驚道，若利箭稍稍偏差，那射中的不是虎頭，而是人頭了……但就在此時，猛虎竟然把虎頭一甩，把我拋了出去，然後牠猛地把血盆大口迎向箭矢，一口便把疾射而至的利箭咬住了……這猛虎當眞奇之怪哉！」

郭子興這時亦聳然動容，插口道：「那利箭是郭某所發，郭某為了救人，已使出了八成功力於箭上，尋常的猛虎經受不住這一半之力，豈料這一箭射去，卻被牠輕鬆自如的一口咬住！然後牠向我把頭連點四下，才施施然的走進密林去了。我眼見此虎似通人性，這第二箭便無論如何不敢射出了！劉兄弟你道這猛虎怪也不怪？這可是郭某平生所見的最大怪事。」

劉伯溫這時猛地憶起白石老人之言，暗道此虎乃白石老人所差遣，他既已成半仙之士，他手下的猛獸自然也是通靈之物了！白石老人顯然有意把三妹送來郭家暫住，但其中的深意，此時卻不便明言。這般轉念，劉伯溫便向郭子興拱手謝道：「三妹得脫虎口，全仗郭大哥相救。」

郭子興哈哈一笑道：「雲英既已拜郭某為義父，郭某與她有父女之情，劉兄弟還用客氣相謝麼？」

劉伯溫亦微笑道：「是，義父救女兒，此乃倫理之舉，若言相謝，倒顯得見外了。倒是三妹既是郭大哥義女，小弟便該稱郭大哥甚麼了？」

郭子興與劉伯溫相投，當下含笑道：「此等世俗之論，不談也吧，你我不論輩份年紀，以兄弟相稱便了。」

馬雲英一聽，鼓起小嘴嗔道：「那不好啊，義父！這般一來，二哥豈非成了雲英的叔叔麼？他年長雲英僅七歲，如何敢做雲英的叔叔啊？」

郭子興大笑道：「義父自與你做父女，劉兄弟自與你做兄妹，各稱各的，井水不犯河水，這又有甚麼相干呢！」

劉伯溫見郭子興果有豪士之風，心中暗喜，不禁微笑道：「依小弟之見，郭大哥絕非池中之物，為何甘於淡薄，困處一莊之中？」

郭子興雙目睛光又一現，但似乎立地又想到甚麼，倏即隱去，淡淡一笑道：「郭某已屆中年末路，尚敢奢言大志麼？於此艱難時勢，但求保住一莊大小生命，便於願足矣！」

馬雲英一聽，格格一笑，道：「義父平日極欲探究運命天道，但眼下明放着一位天機大俠在此，義父卻居然失之交臂麼？」

郭子興一聽，大喜道：「英兒所道天機大俠卻在何處？」

馬雲英笑道：「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郭子興一聽，目光移向劉伯溫，略一會，便即恍然道：「莫非英兒說的，便是你的二哥劉兄弟麼？」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英兒當年與二哥相遇，便是在天機峯幻影壁前，當日恩師慚愧大師曾道二哥日後於天機一道必大放異彩，慚愧大師平生不打一句誑語，他既然有此判斷，還有差錯麼？況且與二哥一別數年，他的天機大道想必已更為精進啦！」

郭子興一聽，大喜道：「好啊！日後有機會定與劉兄弟細論此道，尚望劉兄弟不吝賜教。」

劉伯溫笑笑道：「小弟於此道僅悉皮毛，豈敢自誇？彼此切磋也就是了。」

郭子興力勸劉伯溫在郭家莊小住，以盡地主之誼。

劉伯溫見馬雲英機緣巧合，已拜郭子興為義父，暗道三妹日後有紫氣之兆，莫非郭大哥當眞乃天機中人麼？他心存此疑念，便決心探究清楚，因此也就爽快留下了。

劉伯溫留在郭家莊，每日閒着沒事，便在莊中隨處走動，趁機查勘一下郭家莊的氣局勢運。

郭家莊的地方甚大，守莊的兵丁亦達近百人。全莊機關遍佈，壁壘森嚴，若非有莊中人帶進，外人欲闖莊

內，那是千難萬難。劉伯溫暗道郭大哥自負郭家莊固若金湯，看來倒非虛妄之言。

但於全莊的整體佈局而言，劉伯溫卻暗暗搖頭道：「郭家莊爲防禦外敵，固則固矣，但高墻壁壘，卻把生氣自困其內，生氣一旦被困，便成死氣，莊中死氣瀰漫，莊中主人又豈能長久興旺？」

後來，劉伯溫走遍了莊中主要的樓台建築後，發覺所有樓台顏色多取赤紅，心下更吃驚道：「赤紅者，烈火也，此莊顏色多取赤紅，日後只怕難逃一場烈火焚莊之危了！」

劉伯溫雖然瞧破了郭家莊潛危，但卻不便向郭子興直言。因爲一來他與郭子興相交尚淺，於其品性深處未能透徹，但凡未透徹熟悉，劉伯溫是決不肯貿然行事的。二來他眼見郭子興對郭家的基業頗爲自負，心道若於此時潑其冷水，豈非白費唇舌討人憎厭？三妹目下尚寄身郭家，他開罪了郭子興，三妹的日子便必定難過極了。

因此劉伯溫雖已對全莊的優劣了然，卻不敢貿然道白，只能暫時隱於心上，待時機成熟，再作打算。

劉伯溫在郭家莊一住便過了半月。半月來郭子興從沒流露半點生厭的意思，相反每當劉伯溫甫露告辭之意，郭子興便極力挽留，意態甚爲誠懇，令劉伯溫不忍逆了他的一片心意。

郭子興怕劉伯溫悶了，閒餘便與劉伯溫天南地北的談古論今，劉伯溫發覺，郭子興於處世治國之道，竟亦甚有見地。

一天飯後，兩人又論及如何治國之道。劉伯溫微笑道：「岳武穆曾言，文人不貪錢，武人不畏死，則天下必定太平。」

郭子興卻搖頭道：「不然，治國之道在於知賢，而不在於自賢。自賢僅一己之身，知賢卻可羣集賢士，衆心合力，則天下萬事皆可大成耳！」

劉伯溫一聽，暗暗稱讚，趁機道：「郭大哥於治國之道甚有見地，爲何不謀一展抱負，而甘於淡薄，偏安一角？」

郭子興苦笑道：「現今豺狼當道，尚敢言政乎？」

劉伯溫微笑道：「正因爲目下豺狼當道，才需要郭大哥你等人才挺身而出！於亂世自有處亂世之道。」

郭子興道：「依劉兄弟之見，何爲處亂世之道？」

劉伯溫道：「身處亂世，小弟以爲當以上中下三策以應之。」

郭子興大感興趣道：「何爲下策？」

劉伯溫道：「隨波逐流，隨遇而安；此法雖可苟全生命，但只怕激流之下無靜水，覆巢之下無完卵。」

郭子興笑笑，道：「何爲中策？」

劉伯溫道：「因勢利導，伺機而進退；此法當可保存家業生命，但風骨全無，只怕被後人譏爲斷脊之物。」

郭子興歎了口氣，似乎心靈已被觸動，忙道：「然則何爲上策？」

劉伯溫雙目一亮，朗聲道：「察天時、識地利、懂人和；進而大舉，則能扶天下之危者，必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必享太平之樂。當其時也，自身已與天下存亡爲一體，一己憂患何復存哉！」

郭子興一聽，沉吟不語，臉色驟變，似乎大受震動。好一會，郭子興卻緩緩道：「劉兄弟壯懷激烈，於處世之道見解卓絕，令人拜服。下策不可取，中策不可爲，當宜取上策，但可惜於天時、地利、人和三者訣要，一時之間如何可以論折透徹？」

劉伯溫微笑道：「郭大哥廣交天下豪士賢能，上掛聚賢廳三字，顯見已得人和之道耳。又郭家莊依山而立，莊內壁壘森嚴，防衛嚴密，進退自如，地利之道全隱其中。周旋天下，逐鹿中原，郭大哥三道中已得二道，尚猶豫甚麼？」

郭子興雙目睛光一現，道：「劉兄弟之言，郭某不敢自居。但雖然如此，至關重大的天時一道，卻至今茫無頭緒，郭某因此委實不敢輕舉妄動。」

劉伯溫微笑道：「天時者，天下之大勢也，郭大哥只須審度目下時勢，個人行止便足可定奪矣！」

郭子興心中一動，忙道：「聽英兒道，劉兄弟精通天機之道，依兄弟之見，目下時勢端的如何？天機主何朕兆？」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朗聲道：「元人氣數將盡，天下羣雄併起，逐鹿中原，若有心成大事者，此其時矣！小弟有一偈語，郭大哥只須牢記，不須細問究竟，日後自有應驗。偈語曰：惟日與月，下民之極，應運而生，其色曰赤。又道：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眞王。」

郭子興一聽，沉吟道：「濠州地處黃河東岸，莫非當主濠州光明先起麼？又其色曰赤，恰好郭家莊內顏色皆紅赤，難道郭家當出一代應運之人？」

劉伯溫微微一笑，暗道「易經」乾卦已有朕兆，潛龍，勿用也；而見龍在田，才是利見大人；只怕所遇僅是地龍而非天龍，成大事者有餘，應運而生取天下者只怕尚未現身也。但劉伯溫雖有此念，在郭子興面前卻不便點破。因爲劉伯溫已然判定，郭子興亦是地龍之一，雖不能成其帝業，但成王業則綽綽有餘，況妙演天機，勢需地龍參與，否則天龍便失其基柱，難成大業。因此劉伯溫深知絕不能於此時對地龍有任何壓抑，只能因勢利導，全力速其現身。

這般轉念，劉伯溫便微笑道：「郭

大哥已悉天機偈語，雖未能參透亦不遠矣，況且郭大哥已得地利、人和，若振臂而起，必可成其大事！不過郭家莊目下只怕災危逼在眉睫，郭大哥若有意成大事，便須當機立斷，切勿遲疑。」

郭子興驚道：「郭家莊固若金湯，卻有甚災危？」

劉伯溫正容道：「郭家莊固若金湯，乃於外面流寇而言，但若然禍從內起，再遇外敵，裏外夾攻，郭大哥以爲尚能保存麼？」

郭子興不以爲然，淡淡道：「守莊之人，皆郭某心腹，吾視之亦親如子弟，既上下齊心，同仇敵愾，又何來內禍？劉兄弟此言未免跡近書生之談矣。」

劉伯溫微笑道：「禍有天災人禍，人禍可免，天災難防的，郭大哥務須愼而重之……」

郭子興尚未及答話，就在此時，聚賢廳東南數十丈外，忽然冒起一團火光，隨即有兵丁沒命的大叫聲道：「廚房失火！廚房失火呀！快救火！」

郭子興一見，臉色微變，但依然非常鎭靜，他向跑來報訊的莊丁下令道：「廚房失火乃常見之事，大驚小怪甚麼？快去傳集人手，限一個時辰內把火滅了！」

郭子興回頭又向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劉兄弟之言不幸而中，不過小小災劫，於郭家莊並無些許傷害！劉兄弟且看郭家莊人如何齊心消災便了！」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搖頭道：「不對啊！郭大哥，此正應了紅赤招火之兆，斷非輕易可消之災……郭大哥務須留意！」

郭子興淡淡一笑，胸有成竹地道：「郭家莊廚房失火，廚房的北面是莊外山野之地，目下南風還勁，廚房的火頭再大，也是吹向北面山野，於郭家莊傷害極微！劉兄弟放心便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災危朕兆已現，若小弟所料不差，必一發不可收拾！況且天有不測之風雲，雖然午時吹南，焉知未時不轉吹東？郭大哥務請及早提防！」

郭子興一聽，大笑道：「目下乃三伏暑天，南風正盛，豈有一時片刻便改吹東風之理？劉兄弟似乎過於多疑矣！」

郭子興說罷，神色從容，更不以爲意，依然穩坐聚賢廳中，只等待莊丁來報，廚房的火頭已滅。

過了一會，莊丁跑了進來，向郭子興稟報道：「郭莊主！好了，廚房火頭已受控制，撲滅可期耳！」

郭子興一聽，喜道：「好！傳令下去，各人加倍努力，撲熄火頭，本莊主重重有賞！」

稟報的莊丁答應一聲，如飛的跑了出去。

郭子興轉身，向劉伯溫含笑道：「劉兄弟！火頭既受控制，撲滅便片刻可待矣！」

郭子興話音未落，聚賢廳外忽地捲起一股旋風，花園上的一株老槐樹喀喇一聲，被旋風刮斷一截，傾倒下來。

劉伯溫臉色一變，立刻手揑銅錢，袖占一課，道：「此乃蠱卦，卦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便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此時外面的天色驟變，片刻之前尚是晴空萬里，此時旋風剛過，隨即陰霾密佈，天色驟然昏暗。

郭子興的神色亦不禁一寒，他目注劉伯溫，急道：「怎地會有這般天變？劉兄弟所道蠱卦主何朕兆？」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道：「蠱卦乃天下大勢之卦。當主天下劇變，盛極而衰，樂極而悲；此乃有志氣之人，施展抱負，敢於涉險的大好時機！蠱卦既現，應卦之人，欲退不能，郭大哥務須當機立斷了！」

劉伯溫說到此，忽地響起一聲炸雷電閃，本已昏暗的天色突地響起呼呼風聲。

郭子興喜道：「好極！天將降雨，廚房失火更易撲滅矣！此乃天助郭家莊基業永固！」

劉伯溫搖頭道：「非也！非也！此實乃天催郭家舉事之兆！」

郭子興不悅，正欲發話，外面呼啦啦的一聲，原來由南向北傾伏的柳樹，突地全數轉向西面！

＊　＊　＊

郭家莊花園西面是一座高達十丈的碉樓，碉樓全以青石砌成，按理不畏烈火。

但郭子興一見柳樹由北轉西，神色驟變，大叫一聲道：「不好！果然是天亡郭家莊矣！」

郭子興話未落，縱身一躍，正欲衝出去督陣救火，但眼見已無濟於事了！

原來那風向剛從南風轉吹東風，廚房的火頭便呼的一聲向不遠處的碉樓下面捲去，碉樓下面滿是柴草，火頭觸及，便即引燃，眨眼便烈焰騰空，把碉樓團團圍住了。

按理碉樓乃青石砌成，等閑不怕火種，但郭子興卻有如碰見毒蛇猛獸，神色極度驚惶。劉伯溫正感奇怪，郭子興亦未及有所行動，碉樓已發生慘酷劇變。

「轟！轟……」先是兩聲巨响，碉樓平日似乎穩如泰山，但此時卻一陣搖晃。

轟轟聲一起，郭子興便長歎一聲，道：「完了！郭家莊偌大基業從此完了……」

郭子興的歎息未絕，接而又轟轟轟的連聲爆响。火頭亦激濺開去，眨眼便把相鄰的碉樓燃着，立刻又引起更猛烈的爆炸。只見烈焰騰空，轟轟

爆炸聲不絕於耳；風助火勢，火助風威，僅片刻間，郭家莊東面的一大片地方便全數陷入火海之中。

此刻休說救火，就連最忠心的莊丁也四處奔走逃命去了。

郭子興閉目垂淚，歎道：「唉！此乃天亡郭家，乎復何言？傳令下去，莊丁全部撤出碉樓，不必再撲救，免招更大傷亡！」

這時隔了一座花園，火海的熱浪仍不時撲入聚賢廳內。劉伯溫搖頭歎息，暗道雖然此乃運數使然，但災劫亦太慘酷矣！

劉伯溫忍不住問郭子興道：「與廚房相鄰的碉樓爲何會發生如此猛烈爆炸？」

郭子興苦笑道：「郭某爲防流寇進襲，數月前才採購了一批火藥返莊，以便萬一勢危時用以退敵，火藥買回後，因一時用不着，便全數分放於各個碉樓底層，豈料廚房失火，風向突轉，竟殃及碉樓！」

劉伯溫歎道：「天意！天意！此乃天催郭大哥及早作決斷也！」

郭子興一聽，神色一振，但隨又沉吟不語，似乎不能下判斷。

劉伯溫見狀，不禁暗暗搖頭，心道天意如此，尚生猶豫，只怕從此災危不斷矣！但他雖有此念，卻不敢在此時貿然點破，只能暫時隱忍，靜觀其變。

郭家莊這一場大火，直燒了一夜；到第二天黎明時分，能夠燃燒的物件已大部份燒光，昏暗整晚的天空也終於傾下暴雨，這一場大火才終於熄滅了。

大火雖然熄滅，但郭家莊賴以自衛的碉樓、兵器、火藥卻全數化爲灰燼，郭子興苦心經營數載的防衛網亦告灰飛湮滅了！

這一場大火，對郭子興的打擊異常慘重。因爲這時流寇橫行，濠州一帶的大戶許多已被流寇吞沒。郭家莊所以能苟存，全賴莊內壁壘森嚴。如今不幸大禍先從內起，防衛網一失，郭家莊亦即不攻自破，被流寇吞沒的危機只是早晚吧了。

自經這場大火後，郭子興便極少與劉伯溫交談，就連他所鍾愛的義女馬雲英亦避而不見。終日把自己關在書房，也不知他作何打算。

馬雲英見義父這般模樣，心中難過，便對劉伯溫道：「二哥啊二哥！你既然早知義父有此災危，爲何不及早示警？眼睜睜瞧着義父就此衰敗麼？」

劉伯溫苦笑道：「天意如此，實非人力所能挽回，乎復何言！」

馬雲英道：「義父日後可會平安無恙？」

劉伯溫道：「生命可保，災危不斷！」

馬雲英急道：「所遭打擊如此慘酷，義父如何經受得住？」

劉伯溫道：「置諸死地而後生，此乃郭大哥的運命天數。」

馬雲英嗔聲道：「義父怎麼說，亦是咱們的救命恩人，二哥既已洞悉天機，爲何不向義父進警，以避災禍？」

劉伯溫苦笑道：「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郭大哥劫數未盡，於此時任何勸告均徒費唇舌，劉某雖略識天機，卻難有迴天之力！」

馬雲英驚道：「當眞避無可避麼？」

劉伯溫斷然道：「果然如此！郭大哥的命數乃置諸死地而後生，決非人力所可能挽回！而且其應甚速，若劉某所料不差，在半月之內，郭大哥必遭另一番驚變！」

馬雲英慌道：「二哥爲何如此判斷？」

劉伯溫苦笑道：「郭大哥印堂青紅交替出現，此乃運命劇變之象。火劫僅是其變之始，稍後必有一場浩劫，陷郭大哥於絕境……」

馬雲英忙道：「屆時又將如何了？」

劉伯溫斷然道：「置諸死地而後生，陰極而陽，衰極而盛；身陷絕境之日，便是郭大哥運命急轉暢旺之時。」

馬雲英似懂非懂，直聽得她目瞪口呆，如墮五里霧中。

當天傍晚，郭子興在晚飯後對劉伯溫道：「劉兄弟，可否替我暫理庄務數天？」

劉伯溫忙道：「義父要出遠門麼？」

郭子興決然道：「是！郭家庄決不能就此破敗，我決定出去找朋友相幫，重建郭家庄！庄內大小事務，只好有勞劉兄弟操心了。」

劉伯溫沉吟道：「郭大哥如此信賴小弟，自然不敢推辭，但郭大哥此行吉兇參半，尚望三思而行。」

郭子興大笑道：「庄亡人亡，郭某人斷不能坐以待斃，我意已決，劉兄弟不必相勸矣。」

劉伯溫一聽，深知天機不可違逆，他就算再苦苦相勸，郭子興亦必然拒絕。劉伯溫歎了口氣，無奈答應道：「凡事皆有定數，小弟不敢多言。郭大哥放心去吧，但教劉伯溫在，必保郭家庄平安便了。」

郭子興大喜，連忙向劉伯溫相謝。然後郭子興略爲收拾，騎上他那匹白馬良駒，獨自出庄去了。

馬雲英與劉伯溫送別郭子興，馬雲英望着郭子興遠去，怔怔的道：「但願義父此行能大功告成，得衆人相助，重建郭家庄。」

劉伯溫歎息道：「郭大哥毅力驚人，令人佩服，但可惜天意難從人願，郭大哥此行必兇多吉少矣。」

馬雲英生氣道：「二哥這是怎的了？你一向心腸仁厚，眼下怎的變得這般冷酷？竟在背後詛咒義父？你千不念萬不念，亦念他一片建庄的苦心麼。」

劉伯溫苦笑道：「此乃郭大哥的運命天數註定，豈是外人所能詛咒左右？若能以詛咒逆轉其運命，則劉某亦可令其回心轉意，不作此徒勞涉險矣，三妹難道連二哥亦不信任了麼？」

馬雲英被劉伯溫說得直眨眼，無奈歎氣道：「一個是我二哥，一個是我義父，老天爺呵老天爺，你倒說說，雲英該相信哪一個？」

郭子興自這天離庄後，整整十日毫無訊息回報，就恍似從這世上失踪了。

這十日十夜中，馬雲英急得有如跳上熱煱的螞蟻，在郭家庄四處跳上跳落，直嚷着要出去尋訪義父的踪跡。

郭子興的獨子郭天存，雖年僅八歲，神態含羞文靜，但卻甚有孝心，眼見多日不見爹爹回庄，也拉着義姐馬雲英，吵嚷着要出去尋找爹爹。

馬雲英拖着郭天存，三幾步跳到劉伯溫面前，氣道：「二哥呵二哥，義父這多日未返，難道你便坐視不顧麼？你若決然不理，倒先勸服天存這娃娃兒！他把我吵也吵死了。」

劉伯溫深知馬雲英乃借郭天存的名義，逼自己插手郭家庄的事，暗道你以爲劉某眞箇如此冷酷？眼見郭家有難而坐視不理？你又知否，我爲此事已費盡心血？但內裏天機乾坤卻如何對你說知？

劉伯溫被馬雲英和郭天存纏得心煩意亂，無奈道：「三妹休得焦燥，待二哥再占一課，以定郭大哥吉兇便了。」

劉伯溫說罷，捏起三塊銅錢，面向庄外，即時袖占一課，乃「易經」之「旅上九卦」。其卦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跳，喪牛於易，兇。

劉伯溫占畢，暗吃一驚道：「郭大哥此行果然兇多吉少矣！鳥焚其巢，已應於郭家庄被燒，旅人先笑後號跳，當隱示郭大哥此行先有收穫，但隨後即遇兇險；喪牛於易，則更明示他敗於最順境之時；此卦實一大兇之卦。」

這般推算，劉伯溫不知如何告知馬雲英其中眞相，無奈他只好淡淡的道：「郭大哥此行不太順利，或許已遭危難；但兇中伏吉，大兇之時，便是大吉之日，三妹不必過份焦慮。」

馬雲英滿心希望劉伯溫所占的卦兆大吉大利，義父能平安歸來，豈料她聽到的卻是「或許已遭危難」的惡耗，往下劉伯溫所說的，她便一句也沒聽進去了。馬雲英氣道：「二哥所占的鬼卦，怎的如此令人氣喪，難道二哥便不能占些稍令人心安的吉卦麼？不信！不信！二哥只怕算錯了。」

劉伯溫苦笑道：「良藥苦口，忠言逆耳，此乃世人通病，有等江湖術士，爲迎合世人此種心理，不惜逆解玄機，向世人阿諛奉迎，盡說好話，不但騙人亦騙自己，此等無良之士，劉某豈屑爲之！卦理如此，劉某是決不肯逆解半句的。是否應驗，三妹且稍待片刻便了……」

馬雲英正欲反唇相駁，就在此時，忽然庄丁領着二條大漢闖進聚賢廳來。其中一人雙目睛光四射，甚有威儀，只見他先向劉伯溫拱拱手，道：「在下趙君用，乃郭子興朋友，受他所托，前來報訊，請問誰是劉伯溫劉兄弟？」

劉伯溫一見趙君用，心中便突突一跳，暗道此人威風有餘，忠厚不足，且腦後見腮，必非愼始愼終之人，郭大哥怎會結交上這類朋友？但乍見之下，劉伯溫亦不敢妄下判斷，迅即把心中疑慮壓了下去。

與趙君用同來的另一條大漢，卻令劉伯溫神色一振，但見此人身長六尺，膀圓腰粗，濃眉大眼，雖稍嫌粗野，但滿臉忠厚，暗道此人倒不失爲一條好漢。

劉伯溫這般思忖，便坦然朗聲道：「小弟便是劉伯溫，未知兩位大哥有何訊息通傳？」

甚有威儀的趙君用道：「劉兄弟，郭兄他此刻已身陷死牢矣……」

劉伯溫未及答話，一旁的馬雲英已驚得失聲大叫道：「甚麼身陷死牢？姓趙的倒說清楚呵。」

趙君用神色不悅，冷冷的瞥了馬雲英一眼，道：「這位姑娘是？」

劉伯溫忙道：「她是馬雲英姑娘，是郭大哥的義女，她因郭大哥的安危焦心，失禮之處，請趙大哥莫怪。請問郭大哥如何會身陷死牢？」

趙君用正欲答話，那粗眉大眼男子已搶着發話道：「我叫彭大，與郭大哥有八拜之交，郭大哥年長彭大五歲，他自然是大哥啦！郭大哥昨晚托人捎話給我，說他入濠州城打算採購一批火藥，以作護庄防流寇之用，但豈料卻被人告發秘密製造武器，意圖謀反作亂，元朝官府立即派出鐵騎，把郭大哥捉去州郡府，不加審訊便投入死牢，三日後即行處斬，郭大哥托來人捎話，着彭某星夜上郭家庄找一位姓劉名伯溫的兄弟，說劉兄弟洞悉先機，必有妙法解救。彭某接報，連忙約同趙兄一道飛馬趕來。」

彭大說到此，咬牙切齒恨恨道：「郭大哥此刻危在旦夕，劉兄弟你有甚主意只管吩咐，只要劉兄弟你一聲令下，彭大便入城把州官一刀殺了，然後夜劫死牢，救郭大哥去也。」

劉伯溫沉吟道：「替郭大哥捎話之人是誰？彭大哥請如實相告。」

彭大坦然道：「此人彭某認得，他是州郡獄頭，爲人雖貪杯，但尚算有點義氣，郭大哥托此人傳話，自然有他的道理。此人便是濠州郡無人不識的都大頭。」

劉伯溫一聽，便知此事確然無誤，他神色不禁一變，暗道郭大哥果然難逃此番慘酷劫數，他沿途南下，曾

到過濠州郡，那郡縣城墻高大堅固，城壕又深又寬，加上監獄就在郡守堂與郡尉之間，郡尉手下有三千精兵，日夜守衛監獄，以防犯人逃獄或親友劫獄。

趙君用見劉伯溫沉思，暗道憑這少年人能有甚主意？但既然是郭子與親口吩咐，只好勉强與之週旋吧了，他雙眉一揚，便道：「劉兄弟有甚妙計，便請直說無妨。」

馬雲英亦急道：「是呵！二哥，義父如今危在旦夕，你快快下令，雲英願打劫獄頭陣。」

劉伯溫沉吟道：「此事過於倉猝，切勿輕舉妄動。」

彭大一聽便叫道：「拖不得，彭某捨命亦要把郭大哥救出來。」

趙君用冷冷一笑，道：「劉兄弟畢竟年少，初歷如此陣仗，一時猶豫難決，這也怪不得劉兄弟你。依趙某之見，宜兵行險着，決然劫獄爲妥，否則被元人先下手，郭兄的生命便危甚矣。」

劉伯溫沉吟道：「趙兄莫非已有安排麼？」

趙君用得意的微笑一下，點點頭道：「果然如此，趙某接彭兄訊息後，已秘密派出庄丁二百，扮成商旅，潛到濠州郡內，待郭家庄丁一到，馬上攻城，潛伏的趙家庄丁即作內應，放下吊橋，裏應外合，一舉把濠州郡佔了，屆時還怕救不出郭兄麼。」

馬雲英一聽，先就拍手大叫道：「好極，此法妙極了，二哥，就依此而行便了。」

彭大眨眨眼，不知如何是好，他隱隱覺得此法不妥，但又想不出更好的辦法，無奈只好點點頭道：「無奈亦只好行此險着了。」

劉伯溫一聽，卻心頭一動，暗暗皺眉道：「此法萬萬不可，因爲監獄在元兵的包圍之下，且有高厚石墻，三幾百人決計無法攻破，就算僥倖攻陷濠州城，監獄亦必難陷動，如此一來，元人必定搶先下手屠戮囚犯，郭大哥便必死無疑，趙君用此計狠則狠矣，但似乎志在攻取濠州起事，而非劫獄救人，但打着的卻是救郭大哥的旗號，以便借用郭大哥的力量，達到他自己圖謀起事的目的，此人用心險惡，若被他成事，則天下百姓便苦上加苦了。」

劉伯溫一下子便窺破趙君用的險惡用心，但深知此時絕不能點破，因爲他打着的是救人的旗號，就連彭大及馬雲英亦深信不疑，自己若在此時揭穿他的奸計，趙君用老羞成怒，必對郭大哥更爲不利，況且他的話也決計不會令人信服。

劉伯溫權衡利害，便只好緩緩的道：「欲救郭大哥，萬萬不可硬闖，否則，一旦事敗，郭大哥便必死無疑了。」

趙君用道：「劉兄弟另有妙計麼？」

劉伯溫沉吟道：「且容劉某從長計議。」

趙君用冷笑道：「但只怕郭兄的時日已不多了。」

馬雲英、彭大亦急道：「是呵！硬不成，軟不得，這卻如何是好。」

劉伯溫沉吟不語，事實上，倉猝間他委實想不出有甚麼更佳的救人辦法。

＊　＊　＊

趙君用一見，嘿嘿冷笑道：「既然郭家庄猶豫不決，不敢冒險，那趙某人只好拚死獨闖龍潭虎穴！就算捨了趙某一命，亦須先救郭兄脫險再說。」

趙君用說罷，作勢欲出，彭大眼見趙君用爲了救人，如此慷慨激昂，心中大爲感動，他不敢再猶豫，決然道：「好！趙兄爲朋友捨生忘死，彭某人若再猶豫，便是貪生怕死的狗熊了！彭某隨趙兄你一道行事便了。」

馬雲英這時亦生氣了，她狠狠瞪了劉伯溫一眼，怒道：「怕死的留在庄中便了！雲英這便集合郭家庄丁，隨彭叔叔、趙叔叔行動便了，走呵！猶豫甚麼。」

馬雲英說罷，冷眼也不瞧劉伯溫，旋風似的衝出去了。趙君用嘿嘿一聲冷笑，與彭大一道疾速而出。

郭家庄聚賢廳中，這時就只剩下劉伯溫、郭子與的獨子郭天存和郭家的一名老管家福伯。福伯疑惑的望着劉伯溫，似乎分不清到底誰是誰非。

劉伯溫眼見馬雲英以郭家女兒的名義召集庄丁行動，深知憑他的一己之力已難挽救郭家的又一場浩劫，眼睜睜的瞧着趙君用的奸計得逞，他卻只能坐視苦笑。

「劉叔叔，爹爹他可以平安返回麼？」這時，郭天存依在劉伯溫的身邊，淚流滿面的問。

劉伯溫憶起郭天存這娃兒自幼喪母，如今眼看爹爹亦將捨他而去，他的心不禁一酸，差點陪着掉下淚來，他咬一咬牙，決然道：「存兒放心，劉叔叔擔保你爹爹必定安然返回。」

郭天存大喜，睜大眼珠道：「眞的麼？爹爹眞的平安返來麼？」

劉伯溫點點頭，道：「眞的，劉叔叔絕不會騙你。」

郭天存一聽，便放心的笑了。

福伯挨近劉伯溫身邊，悄聲道：「劉公子，你這話當眞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當然是眞的，福伯以爲這是哄娃娃的話？」

福伯歎了口氣，道：「老爺既然把郭家庄托付劉公子，足見老爺對劉公子非常瞧重，劉公子亦必有過人之處。但老爺身陷死牢，命危旦夕，災禍瀰天，豈易消解？連劫獄劉公子亦斷認徒勞無益，老朽委實想不出尚有甚妙計，能令老爺平安返庄矣。」

劉伯溫緩緩道：「劫獄斷斷不可！此舉徒令郭大哥速亡，況且其中人心險詐，有人或會利用郭大哥的災危，打着救人的旗號，去達到他的一己私利。」

福伯驚道：「聽老爺臨行對老朽言及，劉公子料事如神，若劉公子這般判斷，老爺的生命危矣！劉公子爲何不力加制止？」

劉伯溫苦笑道：「劉某所言，不外推測，毫無證據，如何可令人信服？況且他打着的是攻城劫獄救人旗號，就連三妹亦深信不疑，她是郭大哥的養女，武功超卓，郭家庄衆自然聽她的號令，劉某初來乍到，如何有人信服？更如何能夠制止？此地距濠州郡僅半日路程，此時欲制止已決無可能了。」

福伯更驚道：「老朽亦知攻城救人不妥，只怕攻城之時，元人搶先下手，老爺便成了攻城的替死鬼矣，但此時已如箭在弦，卻如何是好？尚有甚妙計可令老爺脫險？」

劉伯溫沉吟半晌，雙眉驀地一揚，決然道：「按劉某所測卦象，郭大哥雖有兇險，但尚不致有生命之虞，爲今之計，只好以人事力挽狂瀾，劉某好歹入城走一遭便了。」

福伯又驚又佩道：「劉公子竟敢孤身犯險救人？這可是九死一生的殺頭事呵！尚望劉公子三思。」

劉伯溫決然道：「有所不爲有所必爲，此乃劉某處世宗旨，郭大哥日後尚有一番大作爲，斷斷不能就此夭折。」

福伯道：「劉公子決意孤行了麼？」

劉伯溫斷然道：「勢所必行，絕無反顧。」

福伯咬牙道：「好，劉公子既有此勇氣，老朽若再龜縮於庄中，如何對得住老爺相待之恩？沒說的，不管是生是死，老朽隨劉公子一道入城救人便了。」

劉伯溫搖頭道：「劉某此行並非力敵，人多反而累事，福伯不必逞勇了。」

福伯笑笑道：「劉公子自然是要智取，因此就更須老朽同去，因老朽在濠州郡內總算有點人面。」

劉伯溫眼神一亮，道：「福伯認識替郭大哥捎信的都大頭麼？」

福伯點點頭，道：「都大頭此人，老朽自然識得，但此人僅是獄中的一名小頭目，且貪杯誤事，劉公子若要在此人身上動主意，只怕事與願違。」

劉伯溫道：「都大頭既然是獄中小頭目，自然認識掌獄的典獄官，若得都大頭之助，與典獄官見面便不難矣！」

福伯驚疑道：「都大頭就算肯引領劉公子與典獄官相見，但據聞這位典獄官爲人冷酷，雖是漢人，卻六親不認，比元人更兇更酷，劉公子若要在他身上做手脚，只怕難！難！難！難！」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福伯放心，只要劉某見到此人，便有制服他的辦法，事不宜遲，便請福伯隨劉某走一遭便了。」

福伯雖然驚疑參半，但眼見連老爺亦如此信任劉伯溫，他又不敢不信，暗道事到如今，唯有拚了這條老命，入城走一趟吧！

當下福伯吩咐庄中的褓姆，好好照應郭天存，他自己即隨劉伯溫，連夜趕往三十里外的濠州郡去了。

劉伯溫與福伯各乘一匹快馬，沿途更不停歇，策騎疾馳。

福伯被快馬顚得氣喘吁吁，歎道：「劉公子這是衝鋒陷陣麼？這般跑呵，只怕未到濠州，座騎便先累死了。」

劉伯溫道：「救人如救火，伯溫既已打定主意，便勢難更變，況且我等無論如何要趕在趙君用他們前面，否則，一旦攻城，郭大哥便勢難倖免耳。」

福伯一聽，忙道：「好！好！老朽拚了這條老命，快快趕路便了。」

一路上星移斗轉，風馳電掣，不消小半晚功夫，兩人便趨近濠州郡。

濠州郡果然城高森嚴，雖然並未宵禁，但夜裏進城之人，均被嚴密盤查，但搜出身上藏有任何可作武器用的物件，即時綁捕，絕無寬貸。

幸而劉伯溫身上毫無兵器，他也根本不必使用兵器。福伯已然白髮蒼蒼，守城的兵丁也沒怎的留難他。

劉伯溫和福伯進了城，先在一家客店寄下身來。福伯獨自一人出去，也不知他弄了甚麼關子，不一會果然便把那獄頭都大頭領來了。

這時劉伯溫已開了一桌酒菜，專門等着都大頭的到來。福伯領着都大頭走到劉伯溫面前，道：「這是老朽的外甥劉公子，進城來打點一事，都大哥若肯助他一臂之力，想必有甚好處。」

都大頭哈哈一笑，道：「有無好處先不管，三杯下肚子，都某的話立刻就會多起來啦。」

劉伯溫目注都大頭，但見此人年過五十，瘦而精壯，臉青而筋露，暗道此人乃青臉狼一類的人物，談不上忠心仁義，但兇邪奸惡卻也算不得，只要令他動心，那一切就好商量。劉伯溫料準此人脾性，便立即接口笑道：「濠州一品紅價錢雖然昂貴，但小弟想必亦支付得起的，都大哥放心好了。」

都大頭一聽，混濁的眼珠登時一亮，他瞥一眼杯上的酒色，也不打話，拈起來先就呷了一口，立刻就眉開眼笑的嘖嘖道：「好！好！果然是上等的濠州一品紅，他娘的這種酒老子平生只喝過一回，其滋味當眞至死難忘，難爲福老哥尚記得都某爲了它牽腸掛肚。」

都大頭這話剛完，他手拈的那一杯一品紅早就點滴無存了。

劉伯溫微笑，抄起酒壺，替都大頭倒酒，又暗以內力逼住酒水外溢，因此杯中的一品紅竟然高出酒杯一倍，猶如一股紅柱，豎於杯上，閃閃發亮，煞是好看。

都大頭這時直瞧得目瞪口呆。福伯亦驚道：「劉……賢甥！你，你還會變戲法麼？」

劉伯溫微笑道：「小甥不外欲請都大哥多喝一杯吧了。」

都大頭這時哪還有喝酒的興趣？他冷汗直冒道：「不敢，不敢，劉公子有話便吩咐便了……都某有自知之明，豈敢勞動劉公子倒酒侍候？光劉公子這一手絕世神功，要難爲都某，早就手到擒來了。」

劉伯溫微笑道：「都大哥放心，劉某絕不會難爲都大哥，但求都大哥帶小弟去見二個人吧了！這酒呵，乃小弟先向都大哥敬謝。」

都大頭不敢不從，俯下身子，把口湊近酒柱。劉伯溫微一運氣向酒柱逼去，酒柱便呼嚕一聲，竄進都大頭的肚裏去了。

都大頭又驚又喜，暗道這般喝酒法呵，當眞痛快極了，這時他的酒氣也上來了，膽氣也壯了點，他把胸口一拍，道：「好，多謝劉公子厚意，劉公子欲見哪兩人？」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濠州郡典獄官是誰，都大哥想必認識？」

都大頭一聽，吐了吐舌頭，道：「那是都某的頂頭上司，如何不認識？但此人見之如見鬼魅，劉公子不見爲妙。」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第二位是都大哥轄下的囚犯郭子興……」

都大頭一聽，嚇得騰的跳了起來，道：「你……你竟欲見朝廷死囚郭子興？你可知這是勾串朝廷重犯的彌天大罪？」

福伯見都大頭有退縮之意，心中大急，正欲開口相求，劉伯溫搶先微微一笑道：「小弟自然知道此乃殺頭死罪，但都大哥既有勇氣替郭子興送口信，小弟難道連見一見他的膽量也沒有麼！」

都大頭一聽，登時跌坐回椅子裏。他定定的目注劉伯溫一回，終於歎了口氣，道：「原來這竟是一頓鴻門夜宴，都某自捎出口信後，便知道兇險痳煩尚在後頭矣！劉公子乾脆亮招，實說打算如何救走郭大哥便了。」

劉伯溫微笑道：「都大哥不怕因此惹上殺身之禍麼？」

都大頭歎了口氣，道：「怕！誰說不怕？但一來都某已因一時貪念，收了郭子興賄賂，送口信出去，已經犯了殺頭死罪，就再犯亦不外殺頭吧了，二來劉公子既有備而來，也容不得都某全身而退麼。」

「好，都大哥既然如此坦白，劉某不必轉彎抹角。實不相瞞，劉某夤夜進城，正是爲救郭大哥而來，尚望都大哥鼎力相助。」

都大哥苦笑道：「劉公子欲向典獄官冷輝老爺求情，私放郭大哥麼？」

劉伯溫微笑道：「若然如此，都大哥以爲如何？」

都大頭歎氣道：「劉公子若有此念，那就有如與虎謀皮矣，冷輝其人一如其名，爲人冷酷，是濠州出了名的冷面虎，此人軟硬不吃，死心塌地只知忠於朝廷，試問他怎會私放郭子興這位朝廷重犯。」

劉伯溫道：「冷輝是濠州人麼？」

都大頭道：「他若是濠州人，那倒有點情面可講，但他卻是朝廷從大都派下來的，專門對付與朝廷作對的反叛臣民，因此連州府亦懼畏他三分。此人對元韃子當眞算得上死心塌地，決沒辦法打動半點。」

劉伯溫沉吟道：「此人爲何如此忠於元人朝廷？」

都大頭道：「聽說冷輝之所以被元人重用，是因爲他冷家得了一處龍穴，當在元朝蔭庇下發跡，因此他對元朝國運長久深信不疑。」

劉伯溫一聽，便微笑道：「好極！他既然這般堅信元人國運興隆長久，這便有機可乘矣！都大哥可否設法讓小弟先見郭大哥一面？」

都大頭想了想，雖有驚懼之色，但終於無奈的點點頭道：「剛好今晚死囚室乃我的好友當值，劉公子只道是郭子興的庄丁，送一筆錢來獄中打點，免郭子興在獄中受皮肉之苦，當值的貪了這筆財物，或許便肯冒險讓你見上一見了。」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點點頭道：「好，便依此計，先入死牢，與郭大哥見面！福伯請在此等候消息，隨時接應郭大哥。」

都大頭驚疑道：「劉公子千萬莫打用强劫獄之念，否則，連都某的人頭亦得陪着你落地。」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都大哥只管放心，劉某保證不動一下兵戈，郭大哥便安然出獄便了。」

都大頭搖頭苦笑，暗道：「你若能不動干戈，便安然救人，都某甘願燒香拜神仙了！」都大頭心中懷疑，但礙着劉伯溫捏着他的痛脚，卻不敢作聲，拚命的在心裏許願還神。

* * *

此時已是當晚亥時末時分。

濠州郡監獄的院子裏，這時已瀰漫一片驚惶緊張的氣氛。

監獄中突然增多了十多名精幹的捕快，各人均身佩利刀，向獄中的囚犯虎視眈眈，似乎稍有風吹草動，便會立即向囚犯下殺手。

從監獄外面的街道上，隱約傳來呼喊聲，一聲鑼響，隨即有人厲喝道：「郡尊太爺傳諭，無論紳衿之家，庶民百姓，凡是丁壯男子，一律携帶燈籠，即速上城，助官兵守城，倘敢故違，定行嚴懲不貸……」漸而，呼喝聲

在城內遠近各處亦紛紛響了起來。

亂世年頭，老百姓上城頭助官兵守城值夜，本不足爲奇，但像今晚如此緊急，卻是近月少見。監獄中的囚犯因此全都屏息靜氣，以觀動靜，比平日更見死寂。

因外面有持刀捕快嚴密監視，囚犯們不敢作聲，但在大倉裏面，囚犯們不時用肘彎你碰我，我碰你，然後悄悄的交換一下眼色，作一個饒有深意的表情：濠州郡今晚必有大事發生了。

在後面的一個單獨的牢房裏面，安了一床、一桌、一凳，床上和衣靠着一人，脚上套了脚鐐，似睡非睡。過了好一會，也許是外面越來越響的吆喝聲把他驚動了，他猛一翻身，挺坐起來，只聽笨重的脚鐐嘩啦的響了一聲，他恨恨的盯着脚鐐，忽然從牙縫中迸出一句道：「豈料郭某人今日成了待斬的死囚徒。」

此人便是郭家庄庄主郭子興。他被誣爲反叛，關在死囚室，已是第十天的晚上了。

當日，郭子興離開郭家庄後，先去與他的兄弟朋友商量重建郭家庄，然後他獨自一人進城，預備採購一批火硝，以作護庄的彈藥。但當他在火硝舖講妥價錢、火硝的數量，並交下訂金，寫下地址，以備火硝舖發運硝藥時，十幾名捕快突然一擁而上，先用鐵鍊把他鎖住，也不打話，便把他帶進監獄囚禁。

郭子興被關在死囚室三日三夜後，才在獄卒頭目都大頭口中獲悉，他未進濠州郡前，便已被人密告，欲採購軍火器械，意圖謀反。因此他剛在城內的火硝舖出現，便被緝獲。都大頭並告知郭子興，他落在朝廷派來濠州坐鎮的典獄官冷輝手上，只怕萬難倖免了，因爲冷輝此人非常冷酷，他定罪殺人的宗旨是「寧肯錯殺一千，亦不肯放一個漏網」。

郭子興連忙在都大頭身上做手脚，花了一筆銀兩，托都大頭把口信替他捎出去。

自托都大頭把口信送出去後，郭子興便苦苦等候，但幾天過去，音訊全無，連都大頭亦故意避開了他。

到今天晚上，郭子興聽到街上不尋常的呼喝，立刻意識到這必定是有人欲攻城起事了，但這是甚麼人帶領，起事的目的是甚麼，他卻毫不知情。

街上呼喝百姓上城守衛的聲音越來越響，距監獄五里外的郡城這時亦已隱隱傳來斷殺聲。郭子興越聽越心驚，暗道：「若有人在此時攻城起事，官府必定把我當作罪魁禍首，先斬爲快，如此一來，我必定首先成了攻城反叛者的犧牲品……哎，郭某生命休矣！」郭子興雖有一身神力，但雙脚被銬，又被人在飲食中下了軟筋藥，他要反抗亦萬萬不能，只好任人宰割。

郭子興不禁長歎一聲道：「劉兄弟曾道郭某災危不斷，豈料不幸一一而言中，但他所言郭某置諸死地而後生，只怕難以應驗矣。」

就在此時，都大頭忽然領着一位身穿青衣的後生哥，悄悄接近關押郭子興的死囚室。只聽都大頭在外面悄聲道：「距換更僅剩半個時辰，公子有話快說，否則，洩漏出去，此地立刻就會變成屠場。」又聽那「公子」低低道了一聲「放心。」

然後死囚室的鐵門忽地打開了一線，一位青衣後生閃身進來，喊了一聲「郭大哥。」

郭子興一聽，心中一陣激奮，連忙低聲答應道：「……劉兄弟，你竟敢於此時獨闖死囚室麼？」

來人果然是劉伯溫，劉伯溫低聲道：「郭大哥眼下生死一線，小弟豈能坐視不理？時候無多，郭大哥速把你所知的告知小弟。」

劉伯溫在死囚室與郭子興密談了一會，就由都大頭領着，悄悄離開。獄中的捕快均以爲這是獄卒押着送飯的後生離去，因此誰也沒留意他們的動靜。

走出監獄，都大頭伸手抹了一把冷汗，道：「這一關幸好大步走過，但下一步猶如上刀山下火海，劉公子決意要走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勢無反顧，雖乃虎穴龍潭，於劉某亦只當閒庭信步。」

都大頭怪笑道：「你爲郭子興便連自家生命亦不顧？莫非鐵了心肝？」

劉伯溫微笑道：「非也，但劉某判定此行雖有驚而無險，郭大哥必能逢兇化吉，此乃天機運命使然，因此胸有成竹，更無半點值得畏縮。」

都大頭似懂非懂，聽得直搖頭道：「劉公子年方廿一、二，怎地口氣卻如當年的神算諸葛孔明。莫非你得了諸葛公的眞傳，學他羽扇一搖，煽走曹操百萬雄兵麼。」

劉伯溫眼神一亮，道：「都大哥爲何不說成是煽走元人百萬雄師？」

都大頭嚇得臉色發白道：「這是抄家滅族的反話，都某如何敢說？但是又如何？」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若如此，乃劉某志之所願。」

都大頭一聽，嚇得連舌頭亦倒縮回去，再也不敢發話了。他在心內拚命的叫道：「觀音菩薩，救苦救難，保佑都某人大步踏過這生死難關，送走這闖禍的魔神。」

劉伯溫見都大頭一言不發，臉色蒼白，低頭急走，不禁暗笑道：「此人大概在監獄混得久了，竟連骨頭亦嚇軟了。」心中暗笑，但也不便再嚇唬他，便也跟着他向一座禁衛森嚴的官府走去。

都大頭遠遠見了這座官家府第，脚就發軟了。他把劉伯溫一手扯住，

悄聲道：「前面便是典獄官冷輝的府第，都某委實不敢在此時去驚擾這冷酷無常的冷面虎！你快快想想，可有甚其他妙計進府便了。」

劉伯溫微笑道：「若無都大哥引領，劉某如何進得府中？」

都大頭發抖道：「但都某若公然領着你去拍門，冷輝這冷面虎必然發怒，只怕都某尚未把你領進去，他便一頓棍棒先把咱打出來了。」

劉伯溫略一沉吟，忽見冷府門前豎立了兩隻石獅，兩隻石獅的眼睛互相對視，心中一動，便微微一笑，對都大頭道：「有了，都大哥放膽走上前去，向裏面傳話說，有醫頭痛隱患的大聖手來了，你只須這般一喊，劉某擔保冷府中人，必定笑臉相迎。」

都大頭沒了主意，苦笑道：「誰是醫頭痛的大聖手？誰又患了頭痛了？這鬼話連篇，竟騙到冷面虎的階下，你敢是嫌腦袋長得太牢固了。」

劉伯溫微笑道：「都大哥只管放心照說，劉某保證不讓你損一根毫毛便是。」

都大頭眨了眨眼，見劉伯溫神清氣爽，決不像是昏了頭，無奈歎了口氣道：「好，好，都某今日被你這小子揑着脖子走路，還有甚可說？是生是死就這麼搏一搏吧了。」

都大頭嘟嚕着，果然硬着頭皮朝冷府走去。劉伯溫緩緩的跟在都大頭的後面。只見都大頭走上前去，用力拍打冷府的大門。一會，冷府的大門移開了一個小孔，有人發話詢問，都大頭朝小孔低聲說了幾句甚麼，那小孔立刻又關上了。

劉伯溫道：「怎麼樣？」

都大頭苦笑道：「門丁認得是都某，總算肯搭傳進去，你的話我也照說了，是生是死就瞧你的了！」

劉伯溫從容一笑，却沒作聲。都大頭心中忐忑，暗想這一步拚命踏出了，却不知前面是天堂還是地獄！

就此時，冷府的大門忽地又移開了一個小孔，一隻眼珠在孔洞中閃爍，隨即有人在裏面發話道：「都大頭！你那話我替你轉告冷老爺，冷老爺發下話來道：既然是手下都頭目舉薦，料想他決不敢欺騙本座！不過若是有心撞騙，那就休怪本座辣手無情！你聽清了麼？」

事到如今，都大頭已絕無退路，只好硬着頭皮瞎吹到底道：「小的知道，與小的同來的人，的而且確乃專醫頭痛的大國手！大聖手！小的絕無半句虛言！」都大頭說的決然無誤，但在心裏却在拚命念着「阿彌陀佛」！

冷府的大門居然呀的一聲移開了三尺。都大頭一瞧大門移開的距離，先就放心了點，暗道冷面虎迎客素有規矩，除非是他的頂頭上司郡老爺駕到，冷府的大門才會移開四五尺，若與他同級的，便開三尺；若是他的手下或閒雜人等求見，但能移開一尺，僅容你側身而進，已算十分有面子了。如今竟開足三尺，顯見冷面虎對這位「專醫頭痛的大聖手」十分客氣了！

開門的冷府家丁，與都大頭倒是稔熟。這家丁向都大頭點點頭，目注劉伯溫，道：「你便是都頭目領來的大聖手？」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正是在下。」

家丁眨了眨眼，似乎老大不信這少年人竟是什麼大聖手，但到底不敢違逆主人的意旨，終於道：「冷老爺有話道，請都頭目和大聖手一道進府相見！」

劉伯溫和都大頭跟着家丁，進了冷府的大門，穿過一條走廊，來到一座簡樸的別院。劉伯溫心中一動，却沒作聲。

家丁把劉伯溫和都大頭領進別院內堂，在燈光下，只見一位高額鷹鼻的便服男子端坐於太師椅上，目光凌厲，霍霍的在劉伯溫臉上打轉。

都大頭一見此人，便覺背上一陣寒涼，雙腳亦禁不住微微打顫，趕緊趨前兩步，向那人躬身道：「小人拜見冷老爺……」

原來此人便是濠州郡典獄官冷輝。冷輝哼了一聲，算是答應，隨即便冷冷的道：「都頭目，你夤夜進見，便是爲了帶這位郎中來麼？你如何便知本座有頭痛隱患？莫非另有內情？」

都大頭一聽，登時嚇得脚都軟了，忙躬身欲回話，却不知說什麼才好，急得他額上冷汗直冒，無奈只好求救似的瞧了劉伯溫一眼。

劉伯溫不忍令都大頭過於爲難，便微微一笑，向前踏上一步，道：「在下劉伯溫，拜見冷老爺，冷老爺身患頭痛隱疾，乃在下瞧出，不關都大哥的事。」

冷輝一聽，嘿嘿道：「那什麼大聖手之言，自然是劉先生你編排的囉？」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正是在下所編排！都大哥不過是代爲引見吧了！」

冷輝一聽，臉色便一沉，低低的哼了一聲，這似乎是一種傳人的訊號，因爲立刻就有四名佩刀的家丁竄了出來。只聽冷輝道：「如此說，劉先生乃有求而來啦！好，都頭目請先到另一邊稍歇，待劉先生之事了却再說！」

四名家丁不分由說，架起都大頭就向外面走了出去。都大頭嚇得脚顫心跳，暗道咱這條老命今番就全揑在姓劉這小子手裏了！

冷輝這時冷冷的道：「劉先生欲求本座何事？你如何便瞧出本座有頭痛隱疾？」

劉伯溫見此人果然冷酷無常，便有心先令他折服，然後再作打算。於是便微微一笑，道：「冷老爺先別問在下如何瞧出隱患，只坦白道出，是否有這隱患便了！」

冷輝眨了眨眼，鷹鼻子一聳，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劉伯溫微笑道：「若是的話，就請冷老爺速派家丁，把冷府門前的石獅子各向右移一尺之距！若然不是，那便當在下胡說八道好了！」

冷輝的眼珠直轉，過了片刻，忽向身邊侍候的家丁一擺手，道：「照辦！」

那家丁即領令約了三名家丁相幫，飛快的向冷府外面走去。

從冷府別院內堂到冷府大門，約有近百丈距離。劉伯溫忖思一下家丁步出、行事的時間，剛過了一盞茶功夫，便雙眉一揚，向冷輝問道：「可矣！此刻冷老爺自覺怎樣？」

冷輝一聽，登時面色一變，暗道：此人到底何方神聖？竟把冷某人的骨縫隱秘亦瞧透了！原來片刻前冷輝尚感頭痛難忍，在劉伯溫面前只是拚命勉强支撐，但自家丁出去後，約莫盞茶時份，頭痛却忽然一緩，隨即消逝，其勢就如神仙拂甘露手，手到病除！

冷輝尚未及答話，那出去移石獅的家丁已返回向冷輝稟報道：「回老爺！門外石獅子已移開一尺了！」

冷輝一聽，登時目瞪口呆，怔怔的說不出話，他把手一擺，把家丁支了出去，然後居然離了座位，向劉伯溫拱拱手，道：「劉先生果然有兩手！冷某困擾多年的頭痛隱疾果然手到病除！坐，劉先生請坐！」

在冷輝的面前，能令他拱手說聲「請」的，那就表示，對方在他心目中的份量已非同小可了。

九宮三元　羣雄四起

劉伯溫點頭微笑，却不肯坐下。冷輝道：「劉先生既有此神技，大可憑此行走江湖，還巴巴上典獄官家作甚？莫非劉先生有甚親朋，此刻置身濠州牢獄，欲求本座照應一二？」

劉伯溫笑笑道：「若然如此，冷老爺是否答允在下之求？」

冷輝肅然道：「那要看你代誰求情了！若無關宏旨，念在劉先生除本座頭疾之功，本座自然不會推拒。」

劉伯溫道：「冷老爺處事有反宏旨？」

冷輝決然道：「本座身爲朝廷典獄官，自然視朝廷的安危爲第一要旨！若不涉朝廷安危，獄中之事，倒可通融一二。」

劉伯溫一聽，暗道此人果然對朝廷死心塌地！若不以重手法令其攝服，只怕勢難善了！劉伯溫這般轉念，便收斂笑容，肅然道：「冷老爺如此說，朝廷想必給了老爺許多好處？」

冷輝怒道：「冷某既身爲朝廷命官，自當盡忠職守，這與朝廷好處與否有甚麼關連！」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然冷老爺身爲漢室子民，竟甘爲異族效力麼？」

冷輝冷笑道：「大宋皇帝亦爲漢人，但並不見得比元人强了多少！」

劉伯溫道：「大宋皇帝奢靡淫樂，此乃亡國之根，自然不值得稱許；但元人以區區小數，竟視天下九成的漢人爲奴隸，難道如此國運便會長久麼！」

冷輝怒道：「你竟敢在本座面前說大逆不道的反話麼！」

劉伯溫毫不畏懼，朗聲道：「劉某不外直道天運玄機吧了！」

冷輝一聽，雙目兇光一現，但隨即轉幻不定，忽然嘿嘿一笑，道：「嘿嘿！你休道有點趨吉避凶的江湖伎倆，便敢在本座面前胡說八道！本座問你，目下的天運玄機又如何了？你最好仔細說清楚，否則，休怪本座辣手無情！」

劉伯溫暗道此人外强中乾，表面雖死心塌地，但其實對朝廷國運亦狐疑不定！既然如此，何不略施本領，令其攝服，以便行事！

劉伯溫這般思忖，便淡淡一笑，道：「冷老爺欲睹天運玄機不難，但未知可肯隨劉某到花園一行？」

冷輝一怔道：「夜遊花園，便可目睹天機玄數？」

劉伯溫道：「花園之上有天象，天象上隱天運玄機，普通人極難知悉全豹，但略知一、二，或有緣份，一切但看冷老爺的命數矣！」

冷輝眼見劉伯溫不像胡言亂語，而且剛進冷府，便露了一手，冷輝對他先就有幾分信服，否則他也容不得劉伯溫安然與他答對到現在。冷輝略一沉吟，居然點點頭，道：「好！本座就隨你到花園中去，諒你也玩不出什麼詭計花樣！」

劉伯溫微笑不語，領先向外面走去。冷輝果然不帶家丁，隻身隨劉伯溫向外面的花園走去。

冷府的花園就在冷輝的別院外面，時正值夜深，花園上面是星光燦燦的夜空。

劉伯溫領着冷輝，在花園的西南角站定，目注夜空，默默凝注了好一會，忽然開口道：「冷老爺於星空中有甚麼發現？」

冷輝冷冷的道：「星光灼灼，閃爍不定，但這與天機運數有何關連？」

劉伯溫道：「不然，冷老爺只須凝神屏氣，仰視夜空，從東到北，輪迴數圈，當有所發現！」

冷輝心中驚疑，但這時亦只好依言而行。他果然凝神靜立，目注星空，先從東起，依次移往南、西、北，這般旋視了一圈，冷輝的目光竟然不肯停歇，又再從東向北轉移，一圈、二圈、三圈，冷輝的身子亦開始移轉，身不由己，目注星空，緩緩的從東到北旋轉。

劉伯溫微微一笑，忽然發聲道：「冷老爺有何發現？」

冷輝先是不答，稍後忽然驚喜的叫道：「星斗燦燦，此起彼落，猶如世間人事轉移！果然大有深意！」

劉伯溫道：「既有深意，便不要停歇，繼續探究！」

冷輝不答，但身子目光却越轉越快，這時要令他停歇不瞧，反而極爲艱難。冷輝忽然道：「星斗浩瀚，當如世間之事，但其中有甚麼牽連？」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世事茫茫，當現於周天劫數，亦即三元氣運，三元氣運之盈虛消長，亦即世間之吉凶禍福！」

冷輝忙道：「然則何爲三元氣運？這與朝廷國運有何牽連？」

劉伯溫微笑道：「三元氣運無所不容，世事茫茫亦盡隱其內，又豈限於朝廷國運？三元亦即九宮之總元，上三元、中三元、下三元。一萬五千年爲一元，一元運五會，五會運六劫，五百年中有六劫，天地萬物，無一倖免。」

冷輝道：「是否朝廷國運亦難倖免？」

劉伯溫道：「朝廷者世間之朝廷，又豈可倖免？」

冷輝道：「當今朝廷氣運如何？」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五百年中有六劫，亦即八十年逢一劫；宋亡之日，一劫之結，元取宋而代之，距今多少年了？」

冷輝不加思索道：「宋亡元興，距今已八十年矣……」他忽然悚然而驚，忙道：「若八十年逢一劫，目下豈非已屆大劫之時了麼？」

劉伯溫肅然道：「五會運六劫，八十年逢一劫數，世間萬物，無一倖免！」

冷輝悚然道：「那當今聖上運數如何？」

劉伯溫微笑道：「世逢大劫，國所難免，更何况區區一人一物？氣數將盡，勢難挽回！」

冷輝又驚又怒，道：「如何便氣數將盡？本座總不相信！」

劉伯溫暗道此人正逢仕途旺極而衰的關口，自然將其榮辱與朝廷國運等同矣！若不略示天機，只怕難以令其攝服！劉伯溫這般思忖，便忽然以手遙指星空北面，道：「你可瞧見天河不遠處的星斗？」

冷輝忙依言瞧去，果然發現距天河不遠處，有一星斗嵌於其中，其光華灼灼，甚爲璀燦，但却閃爍不定，光華變幻。冷輝不解道：「這星斗形狀、位置，當主何朕兆？」

劉伯溫道：「此乃帝星，光華雖有餘熱，但已搖晃不定，顯見根基已動搖了！」

冷輝怒道：「如此豈非聖上帝位不保麼？這簡直胡說八道！本座問你，可有眞憑實證？」

劉伯溫不答，他默默凝視星空，暗道此刻已近子時，天象演變當於此時出現！便微微一笑道：「冷老爺且平息靜氣，目注星空，不久當有驚人發現！」

冷輝嘿嘿冷笑，似乎不肯相信。

就在此時，星空中的東南西北中各個方位，突有星斗從繁星中跳突而出，光華一轉而灼灼耀目，其色不一，赤、橙、黃、藍、青、紫，五彩繽紛，煞是耀目。

再過一會，各光華灼灼的星斗，忽然射出光華，直撲距天河不遠的帝星，赤、橙、黃、藍、紫五色繽紛，把帝星團團圍住，輪番衝擊，帝星竟然搖晃起來，初尚緩慢，但轉而猛烈，猶如暴風雨中的燈籠在拚命掙扎呼號！

冷輝直瞧得心神俱搖，尖聲叫道：「天象果然兇險……但不知爲何會有衆多惡星向帝星衝擊？」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天下羣雄併起，帝星豈能不搖！」

冷輝驚道：「帝星尚能重穩根基麼？」

劉伯溫嘿嘿一笑，道：「灼灼衆星，起於星空，赤、橙、黃、藍、青、紫，中隱更新帝星，輪番衝擊，無休無止，試問舊帝星豈能不搖？豈能再穩根基？」

冷輝冷汗直冒道：「然後天下大勢又將如何？」

劉伯溫肅然道：「新陳代謝！舊君當去，新君降臨，天下又復八十年一劫之運數！」

冷輝茫然道：「本座不信，世上有此能人，能把當今朝廷推倒！就如小小濠州郡，若有人敢於反叛，本座均嚴懲不貸，尚有誰敢公然作亂？」

劉伯溫冷笑道：「天下英雄萬萬千千，此消彼長，冷老爺又殺得多少個？」

冷輝怒道：「寧可殺錯一千，絕不放過一人！朝廷執法官皆如本座，則朝廷何愁不保！」

劉伯溫嘿嘿冷笑，道：「冷老爺亦把天下英雄過於輕覷了！若有人如此殘暴，他豈能長存於世上，當今朝廷亦因殘暴而行將消亡，冷老爺難道尚不自警麼？」

冷輝嘿嘿冷笑，道：「本座手握生殺大權，天下英雄能奈我何！」

劉伯溫一聽，不由一陣惱怒，他哼了一聲，以手一指身邊一塊巨石，道：「冷老爺當眞以爲自己堅如磐石？」

冷輝嘿嘿道：「是又如何？你雖有一點江湖伎倆，但本座要殺你亦易如反掌！」

劉伯溫冷笑道：「磐石於劉某眼中，却亦非堅不可破……」劉伯溫說着，即暗運眞力，貫注於手臂，「氣吞宇宙」中的「劈」字訣施出，猛地向大石擊去！

只聽嗡的一聲巨响，巨石竟然四分五裂！

劉伯溫嘿嘿道：「在天下英雄的羣攻之下，當今朝廷亦如此石而已！」

冷輝驚得心膽俱裂，他原來身子的轉勢未停，方才不過略爲延緩，這時失驚之下，心神大震，身子旋轉的速度又突地加快，滴溜溜的猶如滑地上的陀螺，「你……你到底是誰？敢上冷府作弄老夫？」冷輝失聲驚叫道。

劉伯溫見冷輝此刻心神幾乎錯亂，額上冷汗嘩嘩直冒，便嘿嘿一笑，道：「劉某如何不敢？根本不須劉某動手，就這般任由你旋轉下去，冷老爺自忖能支撐多久？」

冷輝咬牙不語，但再過了一會，他已感渾身脫力，深知這般旋轉下去，自己必死無疑，便實在硬不下去了，他不得不放軟了口氣，叫道：「你！那你到底是誰？有甚麼事要求老夫相幫？實說便了！」

劉伯溫知時機已到，便決然道：「劉某名伯溫，不見經傳，民間一布衣而矣！但求冷老爺把獄中的郭子興放了，劉某除感激外，必有所報！」

冷輝一聽，嚇得失聲叫道：「你是指私購軍火欲圖謀反的叛逆死囚郭子興？你可知此人乃朝廷重犯？若老夫把他放了，老夫的人頭還保得住麼！」

就在此時，花園外面的街上，傳來一陣呼喝，冷輝臉色一變，沒再往下叫嚷，原來却是官府催趕老百姓上城樓，助官兵守城。冷輝的神色登時大變，再也說不出話來。

劉伯溫嘿嘿道：「流寇早晚攻城，區區二千官兵，如何堅守得住？流寇聲言只殺官不殺百姓，百姓受盡元人殘虐，如何肯出力助戰？濠州郡早晚必破，城破之日，冷老爺的腦袋又豈能保住！」

冷輝被劉伯溫連翻敲擊，委實再硬不起來了，他失魂落魄道：「老夫放人亦死，不放人亦死，進退無路，如何是好？」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冷老爺若肯放人，劉某自有法子助你脫身！不然，只好任由冷老爺自生自滅矣！」

冷輝急道：「是甚麼法子，你倒是說呵！」

劉伯溫微笑道：「然則冷老爺答應放人了麼？」

冷輝耳聽外面的呼喝守城聲越來越烈，他的身子也越轉越快，眼看行將脫力而亡，又想起方才所見天象凶兆，不禁豪氣盡消，長歎一聲，喘息着道：「事到如今，尚容老夫不答應麼……劉先生好歹救老夫一命！」

劉伯溫呵呵一笑，忽然朝星空一指，道：「冷老爺只須目注南面星斗，屛息靜氣，自然便可脫出『星斗迷心』大法！」

冷輝一聽，連忙目注南面最亮的星斗，不敢作聲，就連大氣也不敢喘息一下，這般過了片刻，果然他的身子旋轉便驀地停下了。

冷輝渾身脫力，跌坐在地上，神情委頓，與不久前的神氣飛揚，簡直判若兩人。

劉伯溫在冷輝耳邊輕輕低語了幾句，冷輝的神色先是驚疑，接而面有喜色，最後更一躍而起，決然道：「好！老夫生命乃劉先生所救，一切但依先生妙法行事便了！」

不久，濠州郡監獄突然失火，獄中亂作一團。在混亂中，有人向困在死囚室的郭子興拋入一包東西。

郭子興拾起一看，原來是一個饅頭，他把饅頭掰開，裏面藏有一張字條，道：「解藥便在饅頭中，弄開牢鎖走蛟龍。」

郭子興一望，便知是劉伯溫與他約定的暗號。當下不加思索，即把饅頭吞食下肚。

片刻後，郭子興試運內息，果然功力已復。郭子興大喜，他的內力既復，脚上的鐐銬如何困得住他？他勁運雙臂，手執鐵鍊，低吼一聲，脚鍊便噗的斷了。

此時外面亂作一團，官差忙着救火，獄中的囚犯狂呼大叫，誰也沒留意死囚室這面的動靜。郭子興趁機弄開囚室背後的鐵柵，縱身一躍，已穿越囚窗，逃出死牢。

* * *

當日黎明時份，趙君用率領的民衆莊丁數千人，開始猛攻濠州郡城。

此時，郭子興已由管家福伯接應，騎上快馬，馳回郭家莊來了。

郭子興大步走進聚賢廳，廳中端坐一人，正是先一步趕回接應的劉伯溫。劉伯溫向郭子興含笑點頭道：「郭大哥別來無恙？」

郭子興心中一熱，大步向劉伯溫這面走來。忽然一位娃娃歡叫撲出，撲到郭子興膝前，道：「劉叔叔沒騙天存……爹爹果然平安返來了！」

郭子興把兒子輕輕撥開，搶近劉伯溫身邊，執着他的雙手道：「郭某這條生命，全賴劉兄弟撿回！」

劉伯溫微笑道：「此乃郭大哥命數使然，小弟不外順天機而行事吧了！」

郭子興略一沉吟，當即把莊丁傳進，吩咐即速趕往濠州一帶，嚴密監視官家動靜。郭子興又處理了一些莊中急逼的事務，他返回廳來時，急道：「英兒她率二百莊丁往何處？」

劉伯溫道：「三妹聽聞趙君用和彭大來報，郭大哥身陷死牢，即率莊丁，與趙君用、彭大一道，急馳濠州郡，攻城救人去了！」

郭子興一聽，急得跌足道：「趙兄和英兒等爲何這般魯莽？這一攻城，豈非公然作反起事？」

劉伯溫道：「天意如此，乎復何言！」

郭子興道：「劉兄弟洞悉先機，爲何不力加制止？」

劉伯溫苦笑道：「劉某雖蒙郭大哥信任，代主郭家莊事，但趙君用如何肯聽小弟說話？三妹出於救人心切，

她是郭家小姐，莊丁自然服從她的命令，劉某就算制止，亦是徒勞而已！小弟深知此舉會危及郭大哥生命，無奈只好兵行險着，潛入濠州，先把人救出再作打算。」

郭子興歎道：「郭某雖安然返莊，但郭某依然身背謀反之名，再加攻城救人，郭某謀反之事，豈非鐵證如山麼？朝廷派大軍下來圍剿郭家莊，不但郭某難逃一劫，舉莊之人，只怕亦無一倖免矣！」

劉伯溫道：「此事委實已勢成水火，斷難善了，郭大哥務須當機立斷了！」

郭子興苦笑道：「事到如今，郭某如何決斷？」

劉伯溫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

郭子興苦笑道：「就憑郭家莊數百莊丁，面對朝廷百萬雄獅，如何反得了？這豈非以卵擊石，自尋死路麼！」

劉伯溫道：「不然，勢之所趨，蚍蜉可撼大樹，蜻蜓可動巨石！成敗得失，時勢造英雄而已！」

郭子興道：「何謂勢之所趨？」

劉伯溫道：「在上者之貪財，武畏死；居中者魚肉百姓；在下者奄奄一息，怨聲載道；當其時也，天下必羣雄併起，其勢如乾柴烈火，一經引燃，必成燎原烈焰，所向披靡，當今天下大勢，正處其時！」

郭子興聳然動容道：「劉兄弟凡事洞悉先機，郭某不敢異議，但於天下大勢，劉兄弟亦了如指掌麼？」

劉伯溫微笑不語。郭子興尚感猶豫，正欲發話，就在此時，出外探聽動靜的一起庄丁已匆匆而進。

郭子興一見，忙道：「濠州郡事勢如何？」

探子報道：「濠州郡城已破……」

郭子興目瞪口呆道：「濠州郡河寬城高，如何輕易可破？」

探子道：「趙老爺早於城內佈下伏兵，當攻城之際，伏兵混入上城樓助守城百姓中，拚死打開城門，城外即一衝而進，守城的百姓更倒轉刀槍，向官兵進攻，因此不到半日，趙老爺便把濠洲郡城攻佔，郡台大人亦被殺掉，但聽說人稱冷面虎的典獄官冷輝，却於昨晚便不知所踪，因此僥倖逃得生命！」

郭子興道：「趙老爺等攻城，打的是甚麼旗號？」

探子道：「爲首一面大旗，上書勇救濠洲義士郭子興！」

郭子興一聽，不禁跌足歎道：「郭某今番死無葬身之地矣！劉兄弟，這……這却如何處之？」

報訊的探子剛出，稍遠的一起探子又於此時闖進，向郭子興稟報道：「稟報老爺！陳州人胡閏兒在信陽起兵，已攻陷鹿邑縣，焚燒陳州城，百姓附和投軍數千，目下已屯兵於杏岡鎮，正式向朝廷宣戰！」

郭子興心慌意亂，不知如何答話，把手一揮，把報訊的探子支走了。

稍遠的探子剛走，更遠的探子又大步踏進聚賢廳來，道：「稟報老爺，明教主劉福通已佔領潁州城，向汝寧、息州、光州進兵，兵力迅速擴展爲十萬，天下明教徒紛紛響應，在各地起事，已尊劉福通教主爲大宋明王！」

郭子興再接到劉福通起事的消息，登時無言以對，跌坐在椅子上，神色驚疑萬分。

劉伯溫心中一動，暗道：「乾坤圖第二十七圖已隱下一個『明』字，今時今日終於顯露了，天機果已應驗！劉某務須小心在意了。」

劉伯溫向探子一擺手，道：「郭老爺知道了，你出去再查探動靜吧！」

探子領命而出。劉伯溫向郭子興道：「郭大哥與劉福通有所牽連麼？」

郭子興一聽，神色更見驚疑，道：「劉兄弟怎知郭某與劉……福通有瓜葛？」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寸心所牽，自然形於神色，再者此乃郭大哥的運數使然，萬難抗禦。」

郭子興喃喃道：「依劉兄弟之見，郭某當眞難逃此番兵劫？」

劉伯溫斷然道：「百川滙海，勢之所逼，郭大哥萬難躲避！」

郭子興一聽，沉吟不語，好一會，長歎一聲道：「劉兄弟果然洞悉先機，實不相瞞，劉福通便是郭某的教主，郭某於十年前，便是明教濠州分舵的舵主矣！如今教主已先行起事，郭某這個分舵主委實避無可避了……但，哎！這却如何處之？」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郭大哥事到如今，尚有難決之疑？」

郭子興沉吟道：「郭某目下已被逼進絕境，看來也別無選擇了！但此事關連郭家庄上下數百生命，不得不愼而重之。各地雖然羣雄併起，但朝廷手握百萬雄兵，元人作戰勇猛，民間草莽英雄，如何是朝廷的敵手？郭某於此時起事，能有多少勝算？這種種疑難，郭某不能不詳加思慮！」

劉伯溫暗道：「郭大哥起事與否，目下只差一線矣！他心中的疑難一旦解開，便不難令他拍案而起，況且郭子興乃地龍之數，當助天龍成事，若缺其一脈，九宮輔天龍之勢便斷難妙演，說不得亦只好向他略示天機，以消其疑念！」

劉伯溫這般思忖，便微微一笑，道：「據小弟所知，目下正逢天地劇變之期，郭大哥舉旗起事，不外上合天心下順民意之舉吧了！小弟據聞有乾坤圖展示天下大勢，其中一象乃揭示目下的氣運大勢……」

郭子興一聽，果然心注神往，忙道：「其象如何透示？」

劉伯溫微微一笑，即朗聲頌道：「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眞王！



高彬法師手捧龍晶珠不由開懷大笑。

讖文更道：惟日與月，下民之極，應運而生，其色曰赤。乾坤圖此象，便是揭示目下天運大勢隱語。」

郭子興驚奇道：「枝枝葉葉現金光是何意思？又何謂晃晃朗朗照四方？」

劉伯溫道：「枝枝葉葉照四方一句，當隱示當今朝廷猶如大樹聳立於乾坤，枝枝葉葉搖動即天下羣雄併起，大樹便勢必傾倒矣，但務須齊心合力，光照四方才可以成事。天下羣雄一且齊心合力，便如烈日光芒萬丈，天下百姓必羣起響應，大事可成！」

郭子興神往的點點頭，又道：「然則何謂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眞王？」

劉伯溫微笑道：「郭大哥只須細思一個『明』字，其餘便不難悟然矣！」

郭子興沉吟半晌，忽然若有所悟，道：「他日得天下者，莫非與這個『明』字有關麼？明教目下已率先起事，劉教主又號稱明王，難道暗兆明教他日可以一統山河？但惟日與月，下民之極，應運而生，其色曰赤四句讖文却主何意？」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日月合拼，豈非一個『明』字？明教被朝廷視爲魔教，教衆一旦一查獲，必殺無赦，所受之苦乃天下之最，如此豈非下民之極？」

郭子興一聽，霍然而悟道：「明教集會之時，皆用紅布包頭，這豈非『其色曰赤』？如此，明教起事，果然是『應運而生』矣！」

劉伯溫微微一笑，略一點頭道：「那郭大哥尚有甚疑慮？」

郭子興一躍而起，拍案道：「反！吾意決矣！但一切尚須劉兄弟鼎力相助，望劉兄弟萬勿推辭！」

劉伯溫道：「反元復漢，乃小弟久萌志願，豈敢推辭！但衝鋒陷陣非劉某之長，劉某當向郭大哥引薦能人志士，以助郭大哥成事。因此小弟尚須走一趟鍾離，了却一宗久積心願。」

郭子興道：「劉兄弟此去鍾離，約需多少時日？郭某一旦起事，又萬萬少不了劉兄弟！」

劉伯溫道：「小弟此行約十天可來回，郭大哥可先行準備一切，三妹亦運數中人，日後對郭大哥助力不少，宜速着她從濠州趙君用處返回！」

郭子興奇道：「劉兄弟對趙君用有所懷疑麼？」

劉伯溫淡淡道：「目下尚未敢斷言，但此人深藏不露，工於心計，郭大哥宜有所防。」

郭子興大笑道：「郭某雖非英雄，但於識人一道自有主意，劉兄弟放心便了！你此行鍾離，萬望早去早回，郭家庄舉旗之事，尚須劉兄弟你主持大局！」

劉伯溫決然道：「好極了，小弟在十天之內，必返郭家庄！」

當下劉伯溫又替郭子興擬下準備舉旗起事的功夫，例如兵器、糧草、

馬匹等物，均一一商量妥當。

第二天一早，劉伯溫便離開郭家庄，騎上郭子興贈送的白馬，一路向鍾離縣飛馳而去。

* *

這時，距郭家庄百里外的鍾離縣，却發生了一宗奇事。

自劉伯溫在四年前離開鍾離，與朱元璋、湯和、沐英等小兄弟分手後，朱元璋的家境就更爲悽慘。

因爲大旱缺糧，加上瘟疫流行，朱元璋的娘親陳氏、大哥朱興隆，在幾天之內相繼去世，家裏窮得沒米下鍋，那來錢銀買棺木？只好草草用爛蓆包裹了，挖開祖宗的墳地把娘親、大哥的遺骸葬了進去。

朱家這時就只剩下二哥朱興祖和朱元璋兩名男丁。大哥留下一位寡婦和兩個孤兒，全要二哥照顧，朱元璋這時年方十八歲，只好相助二哥操持生計。

說也奇怪，自劉伯溫把龍晶珠葬於朱家祖墓後，朱元璋的氣色漸漸變得更加光潤。但朱家的家境却越發艱難。起初尚有一點稀粥下肚，後來稀粥也沒了，只好刮樹皮、挖草根，後來更連草根樹皮也吃光了。朱元璋的兩名侄兒，不久也餓死了。

這樣子捱到次年九月，二哥眼見朱家已斷了活路，便勸朱元璋去皇覺寺求剃度當和尚，他自己帶着大嫂和家小，離開鍾離縣，逃荒去了。

皇覺寺的住持叫高彬和尚，與朱家曾有一段因緣，因此朱元璋自幼便認識高彬和尚。

朱元璋走投無路，無奈只好來皇覺寺求拜高彬和尚。

高彬和尚這時一見朱元璋，心內暗吃一驚，暗道一別數載，這小子怎的如此光潤照人，隱隱有一派王者之象？高彬亦是一位江湖異人，精於命理風水之學，他一見朱元璋這番光景，便知他必有奇遇。但高彬當下却不動聲色，故意顯得很勉强的收留了朱元璋在寺中。

從此，朱元璋便在皇覺寺當了和尚。過了一段時日，高彬才旁敲側擊的向朱元璋探問。朱元璋其時年紀尚幼，不知人心險詐，高彬和尚又是他的師傅，因此便把劉伯溫曾入太平鄉，贈與龍晶珠之事說了出來。

高彬一聽，心中便有了計較，他不動聲色，吩咐朱元璋勤修功課，便走了出去。

當晚，高彬和尚領了四名仵作，悄悄來到太平鄉深水潭朱家祖墓，命令仵作挖開朱家祖墓。

朱家的祖墓被挖開了，高彬連忙喝退仵作，自己走上前去，輕輕揭開棺蓋，一看之下，只見在三副骨骸中間，有一個用青布包的包裹。高彬連忙解開布包，把裏面的「龍晶珠」取出，另放入一塊石頭，「龍晶珠」則收藏在自己懷裏，重新包好布包，放回骨骸中間。

高彬輕輕放下棺蓋，把遠處的仵作喊回，重新修好墳墓，然後悄悄離開。此時正是四更時份，夜色沉沉，當眞神不知鬼不覺。

高彬把龍晶珠偷回後，暗地裏把玩，一看便知是奪天地造化的不世奇珍。他把「龍晶珠」放在自家的枕頭裏面，心道只要身受這「龍晶珠」陶冶、承受這龍脈凝聚之氣，他日榮華富貴，定必垂手可得！

但世事却奇中有巧，高彬的睡房下面，却是皇覺寺下人的住處，朱元璋是新來的小和尚，自然住在下面的下人房，朱元璋所睡的床鋪，恰恰對正上面高彬的睡床，如此一來，「龍晶珠」雖緊挨高彬的後腦，但却正對朱元璋的臉部印堂，因此，正面承納龍氣的，並非高彬和尚，而是朱元璋。

匆匆幾年光陰過去，朱元璋已是二十出頭的年輕小子了。

就在此時，劉伯溫的白馬，正向太平鄉飛馳而來。

劉伯溫策馬直馳朱元璋那幢家居草屋，但見草屋已塌，人跡已空。

劉伯溫心中大吃一驚，暗道此事怎的了？朱元璋乃天龍之象，難道竟會中途夭亡？若然如此，他劉伯溫苦心楚楚的妙演天機，豈非前功盡喪麼！

劉伯溫急得額頭冷汗直冒，他也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任由白馬信步而行，碰上鄉人便連忙翻身下馬，向他打探朱家的下落。但其時太平鄉已零落不堪，兵荒馬亂，也不知誰家死絕或是舉家逃荒去了。

劉伯溫向幾名鄉人打探，均不得要領，有些更道，朱家曾發生瘟疫，只怕已無一倖免！

劉伯溫正驚急間，忽然有人在前面大聲呼喊而來。

「劉大哥？你認不得小弟了麼？」

劉伯溫凝神一看，但見跑來的是一位年約二十的年輕小子，模樣尚依稀可辨，只是變得非常粗壯。劉伯溫大喜叫道：「是湯和兄弟！可急煞劉大哥了！」

跑來的果然是當年的娃娃湯和，湯和一聽果然是當年的劉伯溫大哥，當即飛縱而起，三幾下起落，便已搶到劉伯溫面前，大叫道：「劉大哥白馬白衣，當眞有如天降神將！」

劉伯溫連忙翻身下馬，與湯和略談了幾句，便急道：「湯兄弟！你那大哥朱興宗到那兒去了？」

湯和呵呵一笑，道：「劉大哥放心，朱大哥他尚在人世，且活得好端端的！只是如今他不叫朱興宗了！」

劉伯溫奇道：「那他現下叫甚麼？」

湯和道：「數年前，朱大哥娘親臨死，才說出一個秘密，說她夢見一輪紅日入腹，然後便懷了朱興宗，紅日是圓的，生男曰弄璋，因此，朱興宗便改名爲朱元璋了！」

劉伯溫一聽，大喜，暗道朱兄弟果然已漸入天數矣！但却不敢點破，只道：「好，朱元璋其名起得甚好！湯兄弟快帶我去見他。」

湯和答應了，一直向太平鄉西面走去。劉伯溫奇道：「太平鄉西面只有一間寺院，上那作甚麼？」

湯和大笑道：「正是要上那寺院去了！因爲朱大哥爲塡飽肚皮，已投入寺中當了和尚了！」

劉伯溫心中大奇，暗道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天運使然，朱元璋的運命果然古怪稀奇。

劉伯溫又見湯和步幅穩而捷，奇道：「湯兄弟內力如此深厚，當眞可喜可賀！但不知出自何位名師所授？」

湯和呵呵一笑，道：「朱大哥的住持師傅高彬大師乃武學高手，朱大哥在高彬大師處學了招式、內功心法，便偷偷傳授小弟和沐英兄弟，叨了朱大哥的光，小弟等三人幸有一身武藝，才不致被官兵流寇所殺！」

劉伯溫一聽，心中一喜，便微笑道：「湯兄弟不被官兵流寇所殺，那必是官兵流寇被你等殺了！」

湯和憨憨一笑，道：「元人已失人性，小弟不想被殺，自然只好先把元兵殺了。」

劉伯溫心道：「如此好極了！郭大哥和朱兄弟正需這等敢作敢爲之士！」這般轉念，劉伯溫便道：「沐英兄弟此刻在哪？可邀他一道去寺院見朱兄弟。」

湯和笑道：「沐英這傢伙，醉心武學，此時正值傍晚，他必定又於寺外空地，纏着朱大哥傳授武藝了！」

兩人說着，一直向西行，一會後，便見一座寺院聳於眼前，寺院山門匾額上書三個大字「皇覺寺」。

劉伯溫一見「皇覺寺」三字，心頭猛地一動，頓時憶起恩師賴布衣留下的一句偈語道：「茫茫乾坤百年間，鬼哭神嚎慘相殘；皇覺寺畔穿朱衣，伯溫扶乩逐元蠻！」劉伯溫暗道賴恩師已於百年前預示當今境界，眞神人也！

湯和却不進皇覺寺，領劉伯溫繞牆而過，一會後轉出一塊林中的空地，只見一名精壯的和尚正和一位年輕後生激烈對打，彼此均凝神貫注，不敢有丁點鬆懈。

湯和一見，即大叫道：「朱大哥！三弟！你們看是誰來了？」

「咦？是劉大哥！三弟，停手！」上首的一名精壯的青年人向這面一瞥，隨即驚喜的叫道，他便是昔日的朱興宗，今日的朱元璋。

沐英也立刻停招不發，與朱元璋一道向這面奔來。劉伯溫與他們執手相見，詢問了一番，劉伯溫便目注朱元璋，不禁暗地一怔，心道一別數載，朱兄弟臉上的青、紅竟然已交滙成紫，龍脈之氣貴在潛移默化，似這般速達，日後雖可成事，但失了溫和融滙，一轉而爲狐疑暴戾！

劉伯溫心中存疑，便問朱元璋道：「朱兄弟，你家祖墳是否被人移動了？」

朱元璋搖搖頭，道：「沒有啊！目下兵荒馬亂，太平鄉幾乎已成荒蕪之地，誰還有心思去理會別家的山地祖墳呵！況且小弟近年不時上祖墳朝拜，更不見有任何異狀。」

劉伯溫一聽，才放下心來，暗道若無人移動朱家祖墳，那便是「龍晶珠」的龍氣作用了，「龍晶珠」龍氣之速發，果然驚人！看來，朱兄弟已達登堂入室境界矣！

劉伯溫這般判斷，便定下即引朱元璋滙入「妙演天機」運轉乾坤洪流中去的主意。

劉伯溫意料不着，朱元璋承納「龍晶珠」之氣，半途會殺出一個高彬和尚。高彬盜取龍晶珠，置於枕下，恰巧令朱元璋直接面納龍氣，催其速成貴格，可惜却失了在祖墓中潛移默化之功，更不能化去朱元璋深潛的陰狠根基，又流於熾烈，因此朱元璋到晚年即孤僻多疑，殘殺功臣，晚節不保。

而高彬和尚妄近龍氣，雖得富貴，但根基不穩，最後終於被烈火焚身，不得善終。

那是十幾年後的事了，朱元璋已登大明帝位，他想起自己曾在鍾離縣皇覺寺出家當過和尚，又想起高彬和尚收留傳授武功之恩，便頒下聖旨，把高彬封爲「大明國師」，御賜袈裟，更賞皇覺寺黃金萬兩，良田千頃。

這下子高彬高興極了，心想那龍晶珠的威力果然驚人，自己得能近之，今日果然大富大貴！

高彬得意忘形，一次，朱元璋派人前來皇覺寺上香，高彬陪着欽差，在皇覺寺四周轉。高彬瞧瞧自己身上的御賜袈裟，想想那「大明國師」的封號，不禁得意的狂笑道：「元璋是我徒弟，他有今日，亦須靠本國師相助之力！」

返回佛堂，高彬更令人把朱元璋當年用過的夜壺、木魚等物捧了出來，得意的對欽差道：「此乃當年元璋使用之物，豈料今日却成了稀世奇寶！」

欽差回去，把高彬的話向朱元璋奏報，朱元璋一聽，勃然大怒，拍案罵道：「高彬這老禿驢焉敢如此辱朕！」

不久，皇覺寺在一個晚上突然起火，全寺上下，包括高彬法師，及皇覺寺上百名和尚，均被燒成灰燼。而那顆稀世珍寶「龍晶珠」，從此便失去下落。

這是十幾年後的事，劉伯溫所意料不及，亦是劉伯溫在「妙演天機」中的一大破綻，一筆帶過，也就不提。其中無盡的懸疑，只好留待後人去思考。

當下劉伯溫心意既決，便對朱元

璋道：「天下羣雄已併起，朱兄弟尚能在寺院中苟且偷安麼？為何不出去闖一番驚天大業？」

朱元璋道：「此實小弟心願，久積矣，但可惜未得其門而入。」

劉伯溫道：「天下羣雄，目下當以明教教衆為中堅，朱兄弟若有心投入明教旗下，乃最佳選擇。濠州郭家庄庄主郭子興亦為明教中人，不日將舉旗起事，朱兄弟等皆有為之士，當可助郭子興一臂之力！朱兄弟意下如何？」

朱元璋沉吟道：「舉旗便是作反，事關生死，未知此行吉兇如何？」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待劉某替朱兄弟試求諸天地如何？」

朱元璋一聽，大喜道：「好極了，若天地神靈亦認可，則朱某意決矣！」

劉伯溫笑笑，當即在地上劃了沙盤，以樹枝作乩筆，然後令朱元璋道：「朱兄弟可速跪拜頌告心中疑難。」

朱元璋一聽，果眞在沙盤前跪下，祝告道：「恭請天地仙神，朱元璋誠心拜求……」

朱元璋話音未落，沙盤上的樹枝無風自動，如飛旋轉。朱元璋一見，連忙又叩了三個响頭，道：「請問降乩者乃何方神聖？」

沙盤樹枝如飛在沙盤中寫道：「吾非神、非仙，乃宋朝賴布衣是也！」

劉伯溫一見，心中肅然，連忙向沙盤跪下，道：「徒兒拜見恩師！」

沙盤中樹枝又飛轉寫道：「溫兒不必多禮，青烏序雖吾所授，但亦是溫兒緣份所致。汝日後集天機堪輿於一身，當可青出於藍勝於藍，成就無可限量！」

劉伯溫連忙拜謝了，這時朱元璋亦恭聲拜求道：「請問賴仙師，此時此地，小子朱元璋是否可逃走了之？」

沙盤樹枝略一頓，隨即如飛寫道：「不利！」

朱元璋又拜求道：「是否可長留寺中，以終此生？」

沙盤樹枝一抖，揮寫道：「不祥！」

朱元璋遲疑一下，終於問道：「可否投效明教？」

沙盤樹枝忽地迎空一揚，龍飛鳳舞的寫道：「大吉！」

朱元璋大喜，叩頭道：「多謝賴仙師指點迷津，他日能成大業，必塑金像供奉為報！」

沙盤樹枝猛地一跳，忽指向朱元璋，作斥責狀，又飛快的在沙盤上寫道：「吾雲遊四海，本不欲現身，何來塑金身供奉之願？汝將來但成大業，望體恤民情，讓天下百姓，能過安樂的日子，吾願足矣！伯溫乃吾神授之徒，可助汝共襄大業，汝視伯溫為兄，見溫兒即如見吾也！愼之，愼之！」

樹枝劃畢，忽聽雲際間似有一陣弦樂之聲，响過後再看沙盤，沙平如水，字跡全部隱去了。

＊　＊　＊

劉伯溫和朱元璋先後一躍而起，朱元璋沉吟不語，心弦似乎大受震蕩，好一會，朱元璋忽地失聲叫道：「小弟素聞賴布衣乃宋朝的不世奇人，民間尊為尋龍大俠，可惜近百年來已難覓其踪跡，豈料劉大哥眞人不露相，竟是賴大俠的神授之徒！」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朱兄弟之前途吉兇，賴恩師已一一昭示，朱兄弟以為如何？於去向如何抉擇？」

朱元璋決然道：「元璋意決矣！但不知二弟、三弟意下如何？」

湯和憨憨一笑，並不言語。沐英欲言又止，似在等待兩位大哥的決定。劉伯溫微笑，忽然道：「三位兄弟心內已有抉擇，既然誰也不敢搶先表態，何不各自在掌心中寫下心意，如此可保證生死自決，與人無咎。」

朱元璋一聽，笑道：「此法甚好，二弟、三弟以為如何？」

湯和、沐英均點頭道：「好，就依劉大哥之法便了。」

於是朱元璋、湯和、沐英三人以樹枝燒炭作筆，各自在掌心上寫了自己的抉擇。然後站成一個品字，各自伸出緊握的左手，一齊攤開手掌，但見各人的手掌心上，皆寫了一個字：「反！」

朱元璋、湯和、沐英一見，相顧哈哈大笑。劉伯溫亦喜道：「好，既彼此同心，投奔明教之事，便再無異議

矣！」

朱元璋亦決然道：「劉大哥所言甚是，如何行止，聽劉大哥主意便是了！」

劉伯溫道：「劉某尚有一位義弟姓徐名達，尚留在青田老家，此行濠州，正好趁便約徐兄弟一道參加義舉！若幾位兄弟無異議，便先走一趟青田如何？」

朱元璋、湯和、沐英三人均道：「一切但憑劉大哥作主便是！」

朱元璋、湯和、沐英三人皆了無牽掛，說走就走。當下劉伯溫出資設法買了三匹馬，四人四馬，隨即速奔江浙青田去了。

劉伯溫與朱元璋、湯和、沐英三人返達青田劉家，劉伯溫向爹娘暗示了自己的去向。劉鑰一聽，已知要來的終究逃不脫了，便不再多言，只向劉伯溫問道：「蚍蜉可否撼大樹？弱卵能否擊巨石？」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虎豹之軀未成年，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體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

劉鑰一怔，又道：「前景又將如何？」

劉伯溫肅然道：「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並吞八荒之心！」

劉鑰驚得目瞪口呆道：「溫兒所指何人？」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九宮三元，羣雄併起，地龍無數，中隱天龍。天龍一旦行空，則縱橫馳騁，其勢如江河直下，無可抵禦矣！」

劉鑰一聽，心中又驚又疑，暗道若依溫兒之言，則天下大亂在即，戰禍勢不可免矣！幸而其中隱伏天龍，天下終會由亂而定，但不知大定之日，天下是否有安樂太平日子？

劉鑰心中雖然存疑，但明知劉伯溫之言隱伏天機，無法根究，只好默然不語。

劉伯溫見爹爹仍然狐疑難決，唯恐他日後遭逢不測，心中不忍，便正容道：「溫兒走後，爹爹當與娘親遠走他鄉，隱姓埋名，不問天下之事。如此當可保生命無虞。」

劉鑰長嘆一聲道：「溫兒非池中之物，小小劉家斷不能把你困住，此點為父早就知道矣！今日事勢果然如此，就把你留在家中也是死路一條，你安心去吧，娘親自有為父照應！為父沒別的囑托，但望你日後行事處世，當以寬恕仁厚為旨，則吾願足矣！」

劉伯溫點點頭道：「爹爹放心，溫兒當謹遵教誨便是。」

當下劉伯溫向爹娘拜別，徐達已決意隨劉伯溫上郭家庄，因此亦向義父義母及娘親徐氏拜別了。朱元璋、湯和、沐英三人，由朱元璋領着，也來向劉鑰、趙氏告辭。

趙氏眼見兒子身邊有衆多好兄弟跟隨，心中又悲又喜，流淚叮囑劉伯溫道：「溫兒呵！衆兄弟今日跟在你身邊，你一定要愼始愼終，與衆兄弟同進退共生死呵！」

徐達哭着對趙氏道：「義娘放心，徐達將永世視二哥為至親之人！」

朱元璋、沐英，湯和亦唯唯稱是。劉伯溫道：「娘親放心便是了，伯溫今日帶衆兄弟舉事，日後必保他們善始善終！」

當下衆兄弟向劉鑰、趙氏、徐氏拜辭了，各騎了一匹快馬，離開青田劉家，一路向濠州進發。

劉伯溫等一行衆人沿路奔馳，中途稍事歇息，又繼續趕路。在劉伯溫離開濠州郭家庄的第九天晚上，劉伯溫、朱元璋、徐達、湯和、沐英等已抵達濠州十里店，十里店距郭家庄僅百里，劉伯溫預計尚有大半日馬程，便準能於十天內趕返郭家庄，與郭子興會面。

這天晚上，劉伯溫等在十里店揀了一間客店歇宿。日來奔馳，衆人雖精壯年輕，但也甚感疲倦，因此駐店後，安排好馬匹草料，各人便返房歇宿。為方便照應，五人分為兩批，劉伯溫和徐達住了一間，對面的一間，是朱元璋、湯和、沐英。分開住宿，是劉伯溫的主意，因為就算萬一出事，也絕不會被對方一網打盡，只要稍有風吹草動，一方受制，另一方也可以立刻援救。劉伯溫處事精細，在他的週密安排下，雖途經近五百里，穿州過城，均能平安無恙。

為防萬一，進了十里店後，劉伯溫與朱元璋等便不打招呼，只作為是兩撥各不相干的趕路客人。

劉伯溫與徐達返東面客房後，很快就聲息全無了。

在西面的廂房，湯和心性憨直，也一早便呼呼入睡，不想其他。一會後，朱元璋亦已入睡。沐英為人精細，見大哥、二哥均已入睡，心道：「劉大哥、徐兄弟他們定必和大哥、二哥一般，日間奔馳勞累，躺下便睡得昏天黑地了！但此地已近濠州，濠州聽說新近才被義軍攻佔，朝廷官兵哪肯輕易罷手，必有許多朝廷鷹犬調派下來，我等倒不能粗心大意，被人盯着了也不知道！」

沐英這般轉念，便再難入睡，他悄悄的一躍而起，倒勾窗檐，輕輕一聳，便彈上客店的屋脊，三幾下起落，便竄上客店的最高處。沐英在屋脊上伏了下來，運目向下面掃視。只見客店各處均漆黑一片，寂靜非常，沐英心道店中的客人大概均已熟睡如豬了！

就在此時，東南方向的客店外面，忽地掠來一條人影，人影疾掠如風，眨眼便穿入客店裏面的暗影不見了。

沐英吃了一驚，暗道掠來之人輕功卓絕，在衆兄弟中，似乎無一可與

比擬，雖然未知是敵是友，但衆兄弟身處兇險是非之地，卻不能不防！

沐英心念電轉，隨即疾掠而下，向剛才人影消失的客店下面掠去。

下面原來是客店的馬房。沐英心道莫非此人是盜馬賊麼？他在暗處注視片刻，見馬房方面沒甚動靜，便悄悄向馬房摸過去。他逐匹馬察看，幸而衆兄弟騎來的座騎均安然無恙，這才暗地鬆了口氣。

這時，沐英忽覺脖子後面一涼，似乎有人向他脖子吹了口氣！沐英大吃一驚，疾速暗運內力，猛一挫腰，一記黑虎掏心拳突向後擊去。這雷霆一擊卻落了空，在前面三丈遠處有人「嗤」的一笑，又聽一聲道：「處變不驚，出拳沉而穩，不愧爲馬上將才……」

沐英又驚又奇，不知道對方是敵是友，也不敢貿然答話。他想了想，深知對方輕功卓絕，憑自己一人之力，決計不是他的對手，沐英非貪功冒進之人，他這般思忖，便向劉伯溫和朱元璋他們歇宿的地方掠去，他打算先向衆兄弟示警，集衆兄弟之力，也就不怕對手有甚麼惡意。

沐英掠入朱元璋、湯和的宿處，閃眼一看，朱元璋和湯和却不見了蹤影。沐英大吃一驚，疾速出房，搶到對面劉伯溫住宿的那間客房，正欲拍門，房門却應聲而開，沐英向裏面一瞧，不禁怔住，原來連劉伯溫和徐達也不見了！沐英不禁悚然，暗道怎的了？普天下誰能把衆兄弟無聲無息的弄走？

就在此時，沐英聽到外面隱隱傳來呼叫和打鬥聲，他再也不及細思，便掠出客房，向下面傳出打鬥聲處撲去！

沐英撲近時，只見湯和已與方才那人影交上了手，但甫觸即離，但聽那人輕輕說了一句道：「猛勁有餘，靈活不足，但亦不失爲前鋒將才！」

湯和却沒有作聲，只怔怔的呆立當地，沐英急叫道：「二哥怎的了？莫要着了對頭的道兒？」

湯和嘆了口氣，道：「他若要與湯某過不去，湯某的一條手臂早就完了。」原來他方才與那人影剛好打了個照面，湯和熟睡中忽然聽聞客房上面有微响，隨即驚醒，爬起來一看，朱元璋和沐英均不見了，他連忙疾掠而出，四處搜尋，剛好與這人相遇。湯和見此人行踪飄忽，料定有異，因此也不打話，疾出重拳，準備把他打翻在地，再審問詳情。

但湯和的右臂剛擊出，突覺一麻，右臂便再也不能屈伸抬起！湯和大驚間，那人已掠出丈餘，盯着他輕輕一笑。

這時徐達亦出現了，那人再不理湯和，反而向徐達這面一晃，身影便已掠到徐達面前。

徐達大驚，他自隨劉伯溫出道，今晚才第一次碰上眞正的强敵。徐達疾連後退五步，先觀察動靜，並不急於出手。那人輕輕的「咦」了一聲，出手如電，倂指點向徐達，指疾如風，把徐達的三十六路死穴全控在指下。

徐達又驚又奇，他未知對手的目的，便不敢貿然出重手斃敵，但不出重手便須自保，只見徐達忽地豎起右掌，橫架於頂，左掌則下迎於地。對手一見，登時凝指不動，因爲他固然把徐達的三十六路穴位控住，但他若然追擊，亦必陷徐達的掌力之內，而且向他反擊的方位簡直無從捉摸，因此便令對手不敢貿然出擊。

這人旋即疾掠而回，輕叫一聲道：「好！進退攻防大有分寸，正是軍中統帥之才！」

話聲剛落，身影却向剛掠至的朱元璋掠去！朱元璋猝不及防，立陷險境，但他臨危不懼，以攻爲守，以進爲退，避開對手凌厲的一擊，趁機向對手反擊，但當對手甫一閃避，朱元璋即後掠近丈，叫道：「兄弟，先把此人困住，待擒下了再作打算！」

徐達、湯和、沐英一聽，明白朱元璋的用意乃圍而不攻，令對手無法突然襲擊，於是疾速分三面向那人掠去，分佔了東、南、西三個方位，北面則是朱元璋，那人立刻便被困於中央，他那如鬼魅的輕功身法便失去優勢了。

那人忽地凝立不動，目注朱元璋，道：「知已知彼，知人善用，雖無萬人力敵，却有集千軍而作雷霆一擊的氣魄，果然不失爲王者之風！」

湯和怒道：「你是誰？竟敢作弄我等兄弟衆人！上！先把此人擒下再說！」

那人依然凝立不動，似乎不把朱元璋等四人放於眼內。湯和大怒，一聲暴喝，便要向這人作雷霆一擊。

就在此時，一條矯捷的身影，猛如飛燕，掠入中央，向那人拱手道：「彭大哥別來無恙？可想念小弟了！」

那人隨即微微一笑，道：「彭某自認行踪如鬼魅，但到底瞞不過二弟的眼力！」

原來掠進來的人，便是一直未見露面的劉伯溫，而那神秘人，竟然是與劉伯溫一別數年的彭和尚彭瑩玉。

朱元璋、徐達、湯和、沐英等人一聽，知此人原來是劉大哥的兄弟，便均暗地鬆了口氣。朱元璋心道：「此人身手之快，形如鬼魅，幸而是劉大哥的兄弟，若是對頭，這便太可怕了！劉大哥果然知交遍天下，若得此人相助，何愁大業不成？」這般思忖，朱元璋心下投奔明教舉事之志便更堅定了。

＊　＊　＊

劉伯溫引彭瑩玉與朱元璋、徐達等人相見。彭瑩玉目注朱元璋，微笑道：「好！果然隱隱已有王者之風，二哥果然是好眼力！」

劉伯溫知彭瑩玉於相人術上亦有

根基，聞言微笑，並不答話。

彭瑩玉與朱元璋執手相見了，隨又轉向徐達，他仔細端詳了一會，滿心歡喜，道：「徐兄弟既與二哥結拜，便即彭某的兄弟；見了大哥不相認，反而出手便是二弟的絕招『妙演天機』麼？」

徐達向彭瑩玉拜見了，却微笑道：「誰叫大哥不肯明來相見，反而形如鬼魅，小弟還以爲大哥是朝廷派來的鷹犬呢！」

彭瑩玉喜道：「四弟雖然面對强敵，但從容鎮靜、進退有方，攻守自如，攻則攻其不備，守則滴水不漏，果然是將帥之才！大哥有你這位兄弟，歡喜極了！」

湯和聞言，叫道：「你既是劉大哥的大哥，便即小弟的大哥！但大哥見了小弟，便不傳授三兩招絕技作見面禮麼？」

彭瑩玉大笑道：「湯兄弟出拳猛而威烈，馬上作戰勝任有餘矣，彭某這等鬼魅身手，於戰場上並無多大用處！」

彭瑩玉又轉向沐英道：「彭某甫入店中，便被沐兄弟先行發覺，沐兄弟處事果然甚爲精細，且出手留有餘地，所謂拳欲出而先收於腰，弓欲發而力留於箭，沐兄弟不愧爲軍中將才！郭大哥有衆兄弟同去效力，當眞如虎添翼矣！可喜可賀！」

劉伯溫奇道：「大哥與郭大哥相識麼？」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實不相瞞，彭某早已是明教中人矣！」

劉伯溫微笑道：「好呵！大哥連小弟亦蒙在鼓裏！」

彭瑩玉道：「時機未到，愚兄不敢貿然暴露身份，情非得已，二弟休怪。此行彭某實奉了教主劉福通之令，赴郭家庄游說郭大哥舉旗起事，以作响應。彭某進了郭家庄，才知郭大哥已在秘密準備起事，又知二弟已先彭某一步與郭大哥相識力助，心中大喜，才知你我結義兄弟不謀而合，竟站於同一陣線了！彭某於是自告奮勇，前來十里店接應二弟你等的到來。」

劉伯溫微笑道：「大哥如何便知小弟等今晚抵達此地？」

彭瑩玉呵呵一笑道：「郭大哥說二弟臨走道十天內趕回，郭大哥心中尚存疑慮，彭某道二弟言出必行，他既道十天內趕回，那就絕不會超出十天之數！因此在第十天的早上，我便趕來十里店了！」

徐達笑道：「原來彭大哥一早便知我等已進店歇宿，却故意弄這夜闖的玄虛！」

彭瑩玉笑笑道：「我見二弟與朱元璋等分兩批入住店中，故作陌生不相識，便知此乃二弟的安排。彭某心道二弟這一別多年，不知結交了甚麼朋友，這才暫不現身相見，藉夜探與衆兄弟相會吧了！」

劉伯溫心知彭瑩玉此乃有心相識衆人的斤兩，便微笑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彭大哥意下如何了？」

彭瑩玉大笑道：「大哥心意如何瞞得過二弟？將帥之才，王者之氣；人材濟濟，文武兼備，大事必成！」

劉伯溫明白彭瑩玉所指，當下一笑，不再追問。眼看天色已經微明，便提議趁早趕路。衆人自然均無異議。於是，六人六騎，離了宿店，風馳電掣向郭家庄方向飛馳而去。

不消半日，衆人便抵達郭家庄。郭家庄果然已嚴密戒備，劉伯溫衆人尚在五里外，便有探子向庄主郭子興稟報：劉公子等六騎六人，已將抵郭家庄了！

郭子興正焦慮間，唯恐劉伯溫不能準時趕回，這時接報，不禁大喜，連忙派人傳知已返庄的小姐馬雲英，一道出庄相迎。

郭子興與馬雲英剛出庄外，六人六騎便飛馳而至，爲首的是彭瑩玉，見郭子興立於庄外相迎，便翻身下馬，向郭子興呵呵一笑，道：「你那劉兄弟甚守諾言，果然不出十天便返回矣！不但如此，他還替郭大哥你引來一羣將帥之才！」

郭子興尚未及答話，劉伯溫等五人亦飛馳而至，劉伯溫下馬，與郭子興相見略談幾句，便轉向馬雲英道：「三妹，你看，二哥替你引來甚麼人了？」

馬雲英自返庄後，心中一直不安，因她的魯莽行事，義父郭子興的處境十分危險，被逼提前準備起事。她原來準備必定要挨劉伯溫的教訓，也準備來個沉默不語來應付，但劉伯溫却似乎把這事忘記了。馬雲英心中一寬，正要上前與他相見，突聽劉伯溫出聲招呼，抬眼一望，心中不禁突突一跳，有如觸電般的感覺，原來她見後面五位青年男子中，有昔日曾與她相遇的少年人朱元璋！雖然此時朱元璋已長得高大精壯，但他的面目依稀仍是昔日少年的模樣，馬雲英不禁怔住了。

這時，劉伯溫把朱元璋、徐達、湯和、沐英等人向郭子興引見，徐達與郭子興相見，他向郭子興拜道：「小子參見前輩！」

郭子興一怔，道：「徐兄弟爲何這般見外？稱一聲郭大哥也就是了！」

徐達微笑道：「小子不敢，郭前輩是三姐的義父，這不是徐達的前輩是甚麼？」

郭子興一聽，大喜道：「徐兄弟這是眞的麼？」

劉伯溫點頭微笑道：「不錯，徐兄弟果然已與劉某結拜，我等結義四兄弟中，徐兄弟第四，他尊郭大哥一聲前輩，也是應該的。」

郭子興猛地一拍劉伯溫的肩膀，大笑道：「你身爲二哥，亦稱郭某爲大哥，爲何徐兄弟便不可以？我等今日

舉旗起事，誓同生死，齊心合力，推翻元朝暴政，彼此皆好兄弟，還說甚麼前輩後輩！衆兄弟先痛飲百杯再說！」

當下郭子興把衆人領進聚賢廳，郭子興被衆人力推上首座。

郭子興尚欲謙讓，劉伯溫微笑道：「馬無首不跑，蛇無頭不行，郭大哥若要成大事，與衆兄弟共闖大業，便不能以謙謙君子處事矣！」

郭子興一聽，這才再無異議，欣然坐上首座。彭瑩玉、劉伯溫、朱元璋、徐達、湯和、沐英等依次上前參見。馬雲英亦以女小主人的身份與衆人相見了。

郭子興環視下首衆兄弟，心中又驚又喜，暗道如今已勢成水火，義旗不得不舉矣！劉兄弟果然獨具慧眼，十天八天內便把一羣將帥之才帶到郭家庄來了！

當下郭子興向衆人拱一拱手，道：「郭某今日與朝廷已勢成水火，再者目睹天下蒼生慘受元人塗炭，委實已忍無可忍，爲救人救己，不得已鋌而走險，怒擧義旗，向無道朝廷宣戰！衆兄弟不畏艱險，前來郭家庄投奔旗下，郭某感激不盡，但望衆兄弟日後齊心合力，共創大業！」

當下衆人共呼一聲，隨即開懷暢飲。

馬雲英原以小主人身份，坐於首席的末座相陪劉伯溫等，這時，忽然站起來，手捧酒壺，向衆人道：「衆位哥哥兄弟，雲英先向各位敬酒，祝義父今日舉旗起事，百事順利，鏟除元朝暴政！」

馬雲英說罷，走出座位，依次向劉伯溫等人敬酒。她替每人均只斟敬一杯，但當斟到朱元璋面前時，馬雲英見朱元璋怔怔的望着她，馬雲英臉上便一紅，片刻前還落落大方，這時卻忸怩起來，她因爲心神不定，斟酒給朱元璋時，酒杯滿了尚不知道。

朱元璋一見酒將要溢出，馬雲英要當衆出醜，但又不好作聲示警，只好以閃電手法，在旁邊抓了一隻空杯，電閃般把將溢的酒杯換出，一仰脖子喝乾了。豈料那隻空杯又眼看將溢，朱元璋只好又以同樣手法以空杯換下，喝乾了第二杯。這般閃電轉換，片刻不到，朱元璋竟被逼一口氣喝了九杯烈酒。到第九杯時，馬雲英才猛地發覺自己失態，幸而朱元璋以閃電手法替她遮掩。

馬雲英臉上紅如艷火，含羞一笑，低聲道：「一別數年，豈料與宗哥酒量如此驚人。」

馬雲英語帶親暱，朱元璋見她艷如桃花，不勝嬌羞模樣，心中一動，臉上亦不禁一紅，便亦低聲道：「不見數載，雲英妹亦變得更美了。」

兩人悄聲低語，湯和耳尖，聞言呵呵一笑，道：「朱大哥如今不叫興宗哥了！雲英姐尚喊他的乳名麼？」

馬雲英一怔，道：「他不叫興宗，卻叫甚麼？」

湯和道：「他呵，現下叫元璋啦。」

馬雲英道：「元璋是甚麼意思？倒不如興宗好聽。」

湯和道：「雲英姐知道甚麼？朱大哥娘親臨去世時，才說出一個秘密，原來朱大哥是她娘親夢吸紅日而後生的！因此才把朱大哥改名爲元璋。」

馬雲英一聽，格格一笑，轉向劉伯溫，問道：「是眞的麼？二哥。」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朱兄弟運命奇特，便有這等奇事，這點不足爲怪，日後朱兄弟身上，尚有更奇更怪的事呢。」

馬雲英把頭一側，奇道：「朱大哥亦是凡人一個，爲甚麼說他更奇更怪？」

劉伯溫微笑道：「乾坤浩浩，天地茫茫，羣龍競逐，地龍歸土，天龍騰空。」

馬雲英目瞪口呆道：「二哥呵二哥，你打的是甚謎語？」

在座中人除彭瑩玉外，均不明白劉伯溫言中含意，馬雲英正欲再追問，彭瑩玉恐劉伯溫言多有失，便向馬雲英微笑道：「三妹何必太認眞？二弟隨口說笑而已！況且世事難料，日後自有效應，又何必急於一時？」

馬雲英不得要領，她想了想，便格格一笑，道：「我急甚麼？反正彼此同在義父旗下共闖大業，他的事我還不知道麼？」

衆人見馬雲英與朱元璋的神情有異，均心中一樂，暗道朱元璋與馬雲英倒是天緣巧合，天生一對。

郭子興目注馬雲英，亦微微一笑，暗道英兒年已十六，亦是尋覓夫婿的年紀了！他這般思忖，心中便有了主意，只是眼下不便就此點明。

這一頓酒宴，直吃了小半天，眼看已近午時時份。

郭子興在首座上目注劉伯溫，劉伯溫會意，低聲道：「午時已到，可立刻祭旗起事。」

郭子興當即霍的站起，大聲道：「衆兄弟聽令！這便立即上庄後空地祭旗起事。」

衆人一聽，立刻站起，肅然而立。郭子興大步走在前面，後面緊隨劉伯溫、彭瑩玉、朱元璋、徐達、湯和、沐英諸人。馬雲英是少主身份，按規矩與郭子興併肩而行。

衆人出了後院，在一座石山上面，豎了一枝紅綢旗，上書一個斗大的「郭」字。

郭子興領頭燒香，先向天地拜祭了，再向義旗跪下，劉伯溫、彭瑩玉、朱元璋等亦隨後跪下，拜祭義旗。

郭子興朗聲道：「郭子興今日高擧義旗，當以天下百姓爲念，不除暴政，誓不罷休！此心可鑑日月。」

劉伯溫等亦跟隨起誓。

郭子興又道：「郭某出身明教，今日舉旗起事，當奉明王教主爲尊，高擧明教大旗，誓與元韃子拚死週旋。」

衆人起誓畢，郭子興取出一叠紅布，分給在場衆人及近千庄丁，他一聲令下，衆人便颯的一下，均用紅布包頭。

郭子興肅然道：「劉伯溫聽令。」

劉伯溫不敢怠慢，馬上站出道：「劉伯溫在。」

郭子興道：「本座旗下暫稱郭家軍，軍中機要策略，統由劉伯溫掌領！」

劉伯溫肅然道：「伯溫領令。」

郭子興又道：「彭瑩玉聽令。」

彭瑩玉亦肅然答應一聲。

郭子興道：「彭瑩玉處事剛直不阿，本座任你爲全軍督察，負責軍中綱紀。」

彭瑩玉亦肅然道：「彭瑩玉遵令。」

郭子興又下令道：「全軍兵丁分爲五隊，本座親掌中軍，東路軍由朱元璋統領！西路軍由徐達統領，南路軍由湯和統領！北路軍由沐英統領，衆兄弟可有異議？」

朱元璋、徐達、湯和、沐英均肅然回道：「屬下遵令。」

從這一刻起，同屬明教的又一支義軍——郭家軍正式面世。

郭家軍由於有劉伯溫、彭瑩玉、朱元璋、徐達等人投入，一開始便不同凡响。人數兵丁雖不足一千，但糧草充足，兵器精良，軍紀肅然，立刻就令人刮目相看。

郭子興在郭家庄舉旗不到半月，聞訊前來投軍的四鄉民衆便達數千，半月後，郭家軍的兵員便已達八千多人，號稱三萬，一擧攻下定遠、石門、嘉山、來安、興隆等州縣，以嘉山腳下的女山湖爲大營，轄下領土已達方圓三百里。郭子興奏准明教教主劉福通，號稱「節制元帥」。

誤中奸計　密函解圍

短短數月光景，郭子興又揮軍攻下潁州，郭家軍的地盤便擴大到方圓五百里，兵員八萬，號稱二十萬。

明教教主劉福通在豪州一帶亦迅速擴展，劉福通在碭山縣夾河鎮尋着前教主韓山童的孤兒韓林兒，迎到亳州，立爲皇帝，國號大宋，年號龍鳳，劉福通自任牙章知事。韓林兒因屬明教，因此又稱爲「小明王」。

劉福通一旦立國，聲威大振，宋朝雖然無道，但畢竟亦屬漢人，因此民衆紛紛投軍依附，劉福通的兵力迅速擴展爲數十萬大軍。

劉福通率數十萬大軍，風馳電掣，所向披靡，龍鳳二年在河南長葛大勝元將答八都魯。龍鳳四年正月攻進汴梁。又分派毛貴打下山東全省，再向北進，於龍鳳四年三月直逼元朝大都，天下爲之震動。

這時，郭子興的大營已由嘉山移進潁州。郭子興聞報劉福通大軍已直逼元朝大都，大爲振奮，急欲一展身手。

這天，郭子興把劉伯溫、彭瑩玉、朱元璋、徐達等召進元帥府商議。

郭子興道：「彭督軍先把軍情向各位說說，待後再商議一個萬全之策。」

彭瑩玉點點頭，道：「各位！彭某在月內曾穿行七州八省，沿途只見十室九空，盡是逃亡民衆；煙火斷絕，鷄犬無聞，啼饑號寒聲哀喊動地，拋妻棄子怨氣衝天，道旁死屍，唯存其骨，林中樹木，盡去其皮，賣子女以充饑，割人肉以飽腹；碧血滿地，豬狗厭食，死屍盈野，虎豹走避。田園荒蕪，萬頃難尋禾苗，人跡罕見，千村不聞鷄鳴，道路上，蓬蒿沒膝，鼠奔狐竄，到處陰風陣陣，人間已成一個地府閻羅矣。」

彭瑩玉說到此處，聲變哽咽，不得不停下稍歇。

郭子興咬牙切齒。朱元璋感同身受，想起自己一家的苦況，幾乎按捺不住拍案而起。徐達血氣方剛，聞言氣得臉色通紅。衆人均道元韃子把天下百姓害慘了。

但劉伯溫卻沉吟不語，臉上神色不變，似在思忖甚麼。

彭瑩玉續道：「普天下老百姓已慘絕人寰，水深火熱矣，天下大勢亦動蕩不堪，官逼民反，各地反旗遍佈，元朝已距覆滅不遠矣！元朝皇帝元順帝卻不知死活，於近日乘船沿長江南下，據瑩玉掌握軍情，元順帝的御船，目下已抵達瓜洲矣。」

郭子興道：「各位對此有何高見？」

徐達道：「現時天下羣雄併起，明王的大軍又直逼大都，朝廷對此必然窮於應付，元順帝於此時南下，其中未知是否有詐？若不然，當可趁此良機，集合大軍，予元順帝以致命一擊！但務須查探清楚官軍方面動靜再行定奪。」

朱元璋怒道：「天下百姓都被元順帝這昏君害慘了！此擊勢在必行。」

彭瑩玉亦點頭道：「據彭某偵悉，與元順帝隨行的尚有元朝兵馬大元帥帖木兒，統率十萬大軍，沿途護駕。由此判斷，帖木兒雖對各地義軍偷襲有所防範，但其目的在於護駕，並非另有奸詐。」

朱元璋大喜道：「因此我軍只須集中兵力，出其不意，突然襲擊，必可把元順帝殲滅於御船上面。」

郭子興大喜，正欲發話，但見劉伯溫一直沉吟不語，似有疑慮，便目注劉伯溫，微笑道：「劉兄弟爲何沉默不語？在座各位均是生死兄弟，有話不妨直說。」

劉伯溫把目光一抬，道：「劉某昨夜曾觀察星斗，發見北面帝星雖已晦暗，但其光華卻時紫時青，顯見氣數

尙未了盡，斷非近期可以撼落……因此心下正思慮此事。」

郭子興暗道：「劉兄弟勸郭某當機立斷舉旗起事，曾力言乾坤將變，初尙不信，如今果然如此，但為何於此千載良機，大可一舉把元朝皇帝殲滅之時，卻心生猶豫，莫非郭某便當眞沒有王者氣數麼。」

郭子興這般思忖，便呵呵一笑，道：「目下郭家軍兵力已達十萬之衆，元順帝千里南下，瓜洲距此地不足三百里，郭家軍只須集中兵力，向元順帝作致命一擊，元順帝便必然難逃劫數！形勢於我極為有利，劉兄弟為何反而猶豫？」

朱元璋恨極了元順帝，這時也忍不住道：「劉大哥！郭元帥之言不錯，一舉殲滅昏君，此其時矣！小弟願率三萬郭家軍為前鋒，不勝，甘願受罰。」

郭子興見朱元璋勇氣可嘉，心中欣喜，暗道不枉英兒對他特別青睞，郭某能得此義婿，吾願足矣！

郭子興含笑點頭，目注朱元璋道：「朱兄弟志氣可嘉，征戰以來甚為驍勇，前鋒之任，非朱兄弟莫屬矣。」

劉伯溫見郭子興已決心行險一戰，心中大急，忙道：「朱兄弟勇氣固然可嘉，但此戰非同小可，萬萬輕率不得。元順帝身邊護駕大軍足達十萬，郭家軍兵力亦只得十萬，尚要留下相當兵力守城，如此下來，進襲瓜洲的兵力不足六萬，以六萬大軍進襲元順帝十萬精兵，勝算不足三成，況且遠途奔襲，歷來為用兵大忌，若彼方預設埋伏，密調大軍合圍，我軍危矣！務請郭元帥三思。」

徐達道：「劉大哥之言甚有道理，依小弟之見，可立即傳諭各地義軍，共擊御船，若各地義軍一齊出擊，元順帝首尾難顧，四面楚歌，此仗或可勝之。」

朱元璋卻道：「不可！如此張揚，必令元人警覺，有所防範，我軍勢不能搶佔先機。」

郭子興亦搖頭道：「徐兄弟之言雖不失穩重，但郭家軍舉旗以來，雖打下一塊地盤，但尚未有一役足以立威天下，此仗正好趁機一洗頹勢，大振軍威，令天下側目。」

劉伯溫尚欲力爭，郭子興卻搶先道：「本帥意決矣！突襲之事，由本帥與朱兄弟統率三萬兵馬為前鋒；徐兄弟統五萬兵馬居中策應。劉兄弟、彭兄弟統率湯將軍、沐將軍四萬兵力，劉守潁州大營，帥府一切軍機內務，暫由劉兄弟全權處置，各位尚有甚異議？」

朱元璋、徐達均立即道：「小弟聽令。」

劉伯溫眼見已勢難挽回，暗歎口氣，無奈只好道：「小弟謹遵元帥之令！但一切請郭大哥小心在意，沿途切勿貪功冒進，穩紮穩打，如此或可一戰。」

郭子興見劉伯溫亦同意他的決令，心中欣慰，他起座與劉伯溫執手道：「郭某非不肯聽從劉兄弟之議，實千載良機難逢，若不毅然行險，如何向明王座前交待？情非得已，劉兄弟萬勿以此耿耿於懷。」

劉伯溫見郭子興意態誠懇，事實決非剛愎自用之人，心中感動，便決然道：「郭大哥放心去吧！潁州老營，但教劉某有一口氣在，必保不失，以迎郭大哥返回。」

郭子興大喜道：「難得劉兄弟如此胸懷宏恢，郭某當無後顧之憂矣。」

郭子興說罷，當即傳令下去，令各軍兵速行準備，大軍決於傍晚時份起動。

劉伯溫見事已至此，不得不收拾心緒，全力協助調動軍馬糧草，以作策應。

到傍晚時份，郭子興與朱元璋統率三萬輕騎，急驟馳出潁州大營。徐達亦已準備妥當，於二個時辰後即率三萬兵馬、糧草，居中策應前鋒。

郭子興、朱元璋的快馬馳於三萬輕騎前面。忽然，後面响起一陣急驟快馬蹄聲。朱元璋扭頭一看，但見一匹白馬，乘了一位白衣少女，風馳電掣的越過大隊輕騎，馳上前來，白衣少女正是郭子興的義女馬雲英。

馬雲英馳近朱元璋的身邊，嬌嗔道：「興宗哥！如此好玩的去處，便把雲英撇下了麼。」

朱元璋未及答話，另一邊的郭子興忙道：「英兒離營，可得劉兄弟同意？」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義父乃全軍之帥，義父說可，難道還須二哥他同意麼？」

郭子興生氣道：「本帥已把留守潁州重任，付托劉兄弟全權處置，軍令如山，潁州之事，便本帥亦不能輕置異議！英兒難道便可例外麼。」

馬雲英道：「英兒當可助義父和興宗哥一臂之力，以取元帝的狗頭！難道這亦不可以？」

郭子興斬釘截鐵道：「劉兄弟留守潁州責任重大，若無劉兄弟令旨，決計不成！英兒休再頑皮，否則本帥便以軍法處置。」

馬雲英道：「義父欲如何處置英兒？」

郭子興決然道：「把你綁起，押回潁州，任憑劉兄弟處置。」

朱元璋見狀，便輕聲道：「郭元帥便通融一次，帶英妹同去，返營之日，再着她向劉大哥請罪如何？」

朱元璋之意，是算料此仗必竟全功，屆時馬雲英自可將功抵罪，擅離大營之罪便可一筆勾消了。若非如此，在三萬軍兵面前把她綁了，必令馬雲英的自尊心大受傷害。

馬雲英聰慧非常，朱元璋維護她的心意如何不知？她不禁朝朱元璋瞟

了一眼，低聲道：「多謝興宗哥。」

郭子興一聽，卻口氣强硬道：「興宗哥替你求情亦不行！若無劉兄弟令旨，擅離大營，照綁無赦。」

朱元璋一聽，不禁替馬雲英捏了把汗，暗道英妹一綁之辱眼看萬難逃脫了，未知她的性子是否可以承受得住？

豈料馬雲英一聽，絲毫不以為意，反而格格一笑，神態甚為輕鬆瀟意。

郭子興怒道：「你笑甚麼？軍中無戲言，我立刻下令把你綁了。」

馬雲英見義父發怒，知他言出必行，不敢再在此時頑皮，忙在懷中取出三封密函，呈給郭子興，道：「此乃二哥親筆所書，英兒實送書函前來，請義父過目。」

郭子興見密函上果然是劉伯溫的字跡，這才舒緩了怒氣，道：「你為甚麼不早早說明？劉兄弟尙有何話說？」

馬雲英道：「二哥吩咐道，見面之時，便請郭元帥拆開第一封密函，第二封可於危急之時解拆，第三封則在退兵之時拆封。」

郭子興深知劉伯溫處事精細愼密，且事事洞悉先機，便不敢大意，當即把第一封密函拆開。只見劉伯溫寫道：「劉某夜觀星斗，已知此戰勢無可免，因赤烈之氣直射帝星，雖未足令其撼落，但亦必大動帝星根基。但赤烈之氣陽剛太盛，盛極則衰，只恐有變，於將帥極為不利。吾細思應變，唯以陰助陽，陰陽互濟，當可稍緩赤烈之變。三妹雲英，雖不長於馬上征戰，但她輕功超卓，當可助郭元帥、朱兄弟一臂之力。郭元帥三思而行，愼之！愼之……劉伯溫拜呈。」

郭子興閱罷微笑，把密函遞給朱元璋過目，道：「劉兄弟處事精細，他既有此意，便把英兒留在前鋒便了，朱兄弟以為如何？」

朱元璋亦微笑道：「劉大哥既有此令，小弟如何敢有異議？一切但憑郭元帥作主便是。」

郭子興這才向馬雲英點點頭，道：「好！既是劉兄弟令旨，本帥便準你留在前鋒。」郭子興略一頓，又目注馬雲英，微微一笑，道：「劉兄弟待人忠肝義膽，雖明知留守潁州兵力不足，但卻處處為前鋒着想，本帥不能不遵服其意。」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二哥的脾性，英兒自小便深知矣！但能讓英兒留在前鋒，他說甚麼英兒也只好聽從了。」

郭子興道：「此行乃長途突襲，貴在奇兵突出，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更不容輕率行事！英兒知道麼？」

馬雲英吐吐舌頭，道：「郭元帥軍令如山，雲英敢不遵從？」

郭子興哼了一聲，道：「你知道就好。」

當下，郭子興、朱元璋統率三萬精騎，風馳電掣的向長江下游瓜洲撲去。

* * *

此時，長江下游距瓜洲百里外的江水上，停泊了數艘大船，中央的一艘被團團圍住；兩岸縱橫百里，更佈伏了無數精兵。江上中央的大船，燈火明亮，猶如鐵桶中的一顆寶珠。

這便是元順帝南遊的御船。

元順帝這時正與幾名妃子尋歡作樂，嘻哈浪笑之聲不絕。

忽聽岸上傳來一陣橫笛和歌聲，元順帝側耳一聽，但聞歌中唱道：「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野草。方今天下饑，路糧無稀少。安得義男兒，焚此無主屍，引其孤魂回，負其白骨歸……」

歌聲猶如孤雁唳空，傷獸號野，斷人肝腸，催人淚下。

元順帝身邊的妃子正嘻笑間，乍聞哀樂，忽起愁緒，有些不禁悲聲抽泣起來。

元順帝大怒道：「誰個妖人，竟敢在朕面前唱此哀曲，傳朕旨意，速把此妖人亂刀斬殺。」

衛士不敢怠慢，忙去岸上搜尋，但始終人跡全無，問岸上的守衛，衆口一辭，均道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正惶惑間，東岸的歌聲雖停，但西岸卻又响起。歌聲如泣如訴，凄切哀絕，猶如鬼哭。

元順帝又派人上西岸搜索，鬧了半晚，依然毫無踪跡。但衛士剛返御船，歌聲又响了起來。再去查訪，衆人均道只聞歌聲不見人踪，八成是孤魂野鬼作祟了。

衛士無奈，只好把這話據實向元順帝奏報。元順帝一聽，先是一陣惶恐，接而卻嘿嘿冷笑，道：「朕有天命所在，妖魂野鬼豈敢作祟哉！衆妃不必自擾，陪朕作樂盡歡可也。」

就在此時，兵馬大元帥帖木兒神色匆匆的走了進來。元順帝一見，即揮手摒退衆妃。帖木兒低聲密奏了幾句。

元順帝聽罷，忽然哈哈大笑，神色極為得意。帖木兒忙問道：「陛下為何失笑？」

元順帝道：「朕此番南遊，用意乃在引蛇出洞！劉賊福通派大將毛貴直逼大都，此匹夫之勇，不足為懼！但潁州郭子興賊衆雖不及劉福通，但其手下猛將衆多，更有劉伯溫策謀調度，穩紮穩打，半年不到，便吃掉朕數百里江山，足見劉伯溫此人實不可輕覷，乃朕心腹大患。」

帖木兒亦點頭道：「臣曾與劉伯溫有數面之緣，陛下亦曾見識此人神技，郭子興得此人相助，委實不能輕視。」

元順帝妥帖爾嘿嘿一笑，道：「話雖如此，但行軍佈陣，指揮策略，劉伯溫畢竟流於粗疏！不然，郭子興便不會如此草率，欲來偷襲朕的御船矣

，草寇一旦離巢，便失地利，再以孤軍深入，焉得不敗！朕之所以千里南遊，故意不理大都之危，正是欲一舉先把郭賊剿滅，以除心腹大患。」

帖木兒一聽，亦大喜道：「難得陛下能以江山為重，運籌帷幄，突出奇謀，必可把郭子興一舉剿滅。」

元順帝嘿嘿一笑，道：「朕不惜以身犯險，把賊眾引來，就看元帥如何把賊眾一舉殲滅，元帥負了朕之厚望。」

帖木兒忙躬身回道：「臣遵旨！陛下放心，臣必把賊首郭子興擒拿，聽候陛下發落。」

帖木兒道罷，欲轉身退出。元順帝忽然又把他喊住，道：「未知劉伯溫是否隨郭賊而來？但遇此人，元帥可留其生命，待朕親口問他，朕是否天命所歸。」

帖木兒躬身答應，退了出去。但帖木兒卻心道若劉伯溫隨郭賊而來，則此仗便兇險難料矣！此人本帥自然不欲傷其生命，但千軍萬馬廝殺中，誰可保其生命？劉伯溫呵劉伯溫，你若肯留在本帥身邊相助，不但大元江山可保，你亦不愁榮華富貴，何必拿自家生命犯險！

帖木兒心中慨歎，但也不敢怠慢聖旨，他退出御船，便立返帥府，周密佈置一切，伏下天羅地網，決心趁此一役一舉把郭家軍剿滅。

此時，郭子興與朱元璋統率三萬精騎，連夜奔馳，已抵達距瓜洲百里外的燕子磯。

郭子興眼見天色微明，便下令大軍暫停前進，在燕子磯一帶隱伏下來，待天黑後再向瓜洲進擊。

朱元璋也及時派出探馬，急馳瓜洲，以探聽動靜。

郭子興與朱元璋、馬雲英等，在燕子磯的一家民居駐扎。村民聽說是潁州郭家軍，相待倒十分熱誠，送飯送水，還硬要把自己的睡房讓出來，供馬雲英歇息。

郭子興心中大為感慨，對朱元璋、馬雲英二人歎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乃千古不變的道理，可恨有等昏君，一旦得了天下，便得意忘形，視天下百姓如草芥，濫施苛政，動輒殺戮，失盡民心，這等朝廷，焉能不敗！我輩中人，萬萬不可輕忘這個沉痛教誨！」

朱元璋點頭道：「郭元帥所言甚是，郭家軍之能迅速擴大，實民眾歸心結果，若此仗大勝，一舉殲殺昏君，日後羣雄必以郭元帥馬首是瞻，天下亦就垂手可得矣！元帥，此乃千古帝業之基呵！」

郭子興一聽，忙道：「目下大勢未定，郭某身為明教中人，委實不敢存此奢望！郭某但能驅除元韃子，令百姓安生過活，吾願足矣，甚麼千古帝業，郭某斷不敢為之奢談。」

馬雲英一聽，格格一笑，道：「義父差矣！皇帝是人，義父亦是人，能者居之吧了，這又有甚麼敢不敢的！依英兒之見，義父今仗必能把元帝妥帖爾一刀斬了！然後將勢就位，當上皇帝便了！」

朱元璋微笑不語。馬雲英一見，便盯着朱元璋道：「興宗哥怎不作聲？難道你不想義父他當皇帝麼？」

朱元璋聞言忙道：「元璋怎會不想？郭元帥若得天下，寬政必仁，天下百姓幸甚，我等眾兄弟亦可叨元帥的洪福矣！」

馬雲英格格一笑，道：「屆時我豈非公主千歲？我委實不敢想像，這公主的滋味端的如何？」

朱元璋微微一笑道：「公主生活自然榮華富貴享之不盡，但可惜出入均需前呼後擁，雖然威風八面，但也失去人生自由樂趣。」

馬雲英苦着臉道：「如此說，雲英決計不做這勞什子公主矣！」

朱元璋奇道：「為甚麼？」

馬雲英哈哈大笑道：「雲英自小野性慣了，若要我深居簡出，失去人生自由，那豈非要了我的生命？不做！不做！這不合算極了！」

朱元璋不禁莞爾一笑。郭子興見朱元璋和馬雲英神態親暱，不禁微微一笑，但却沒作聲，任由兩人親暱調笑。

此時，忽有探馬匆匆進來，向郭子興稟報道：「報告元帥，元順帝的御船果然已在瓜洲駐泊！帖木兒正密調大軍向瓜洲進發，保護聖駕！」

郭子興沉吟道：「帖木兒調派往瓜洲的大軍有多少？」

探馬回道：「詳細數目不詳，但據當地百姓密報，大軍一直過了大半個晚上。」

郭子興把手一揮，道：「好，再探！」

探馬領令，疾奔而出。

郭子興目注朱元璋，道：「朱兄弟以為如何？」

朱元璋想了想，道：「大軍過境，半個時辰可達五千，帖木兒調軍過了大半晚上，所調兵馬當在二、三萬之數，帖木兒既然星夜調兵護駕，似乎已料到有人欲襲元順帝矣！」

郭子興道：「帖木兒調兵，是否志在護駕？抑或另有別情！」

朱元璋道：「若僅二、三萬兵力，當可自保，但無力反撲，依此判斷，帖木兒之意似在護駕居多。」

郭子興大笑道：「帖木兒亦太輕覷郭家軍矣！竟妄想以區區二、三萬兵力，便可抵禦郭家軍麼？元順帝死期到矣！」

郭子興略一沉吟，又突道：「將士軍心如何？」

朱元璋道：「人人急欲一戰，誓斬元朝昏君頭顱！」

郭子興一聽，霍地跳起，決然道：「既然如此，我等便一鼓作氣，立刻

進軍，直搗瓜洲御船！」

朱元璋道：「白日行軍，極難掩蔽行踪！」

郭子興大笑道：「帖木兒既然料到有人欲襲御船，是否掩蔽已成次要，我便來個將計就計，明刀明槍，於白日直搗瓜洲，令昏君防不勝防，朱兄弟不必猶豫，立即傳令下去，大軍立刻起動，直搗瓜洲，斬殺無道昏君！」

郭子興的軍令傳了下去，三萬精騎士氣高昂，均不顧疲勞，翻身上馬，風馳電掣直向東南方向的瓜洲捲去！

郭子興、朱元璋率三萬精騎，飛馳半日，便已馳抵距瓜洲不足十里的儀征。

儀征乃長江岸邊的一個小鎮，但此時却成了戰略要地。因為一方要保住瓜洲，儀征便萬萬不可丟失，儀征若失，瓜洲便失屏幛，大軍直捲而下，瓜洲勢難保住。另一方欲襲瓜洲，便先要取儀征，攻下儀征，便進可直搗瓜洲，退可以儀征為後軍屏幛，大軍盡可從容而退。

郭子興聽探馬回報，前面十里外的儀征竟無重兵把守，不禁呵呵大笑道：「堂堂兵馬大元帥，帖木兒用兵竟如此不濟，此仗勝敗已可立判矣！」

郭子興傳令道：「大軍迅速直出儀征，留一千精騎駐守，以待中軍徐達到來，其餘精騎，不必停留，勇猛直搗瓜洲！」

大軍在郭子興、朱元璋統率下，飛馳儀征，留下偏將率一千精騎駐守，其餘大軍更不停留，風馳電掣的捲出儀征。

忽地，前軍驟停，探馬回報道：「郭元帥！前面不到二里，有元朝重兵駐守！前軍已暫停，請元帥定奪！」

郭子興一聽，暗吃一驚，忙與朱元璋、馬雲英等縱馬飛前。果見前面一大列軍營，依村傍水而立，陣營整齊，深得用兵之法。

郭子興驟眼望去，已知敵方軍營起碼達五萬之眾，心中不禁大驚，暗道帖木兒何處搬來這批重兵？

朱元璋道：「莫非帖木兒早有預謀，故意以少數兵力示現，誘我軍入圍合擊？」

郭子興怒道：「就算如此，本帥亦未必便怕了帖木兒這五萬重兵，我軍只須堅持半日，徐將軍的中軍趕到，我軍兵力便優於對手，必斬昏君無疑……」

郭子興話音未落，元軍營門大開，鼓聲驟起，數隊元兵飛奔而出，很快立下陣勢，當中一將，手執銀槍，白馬白袍，甚為英武。左右各立二元將，粗眉大眼，殺氣騰騰。

白袍將以鞭梢一指郭子興，道：「來者何人？敢公然襲犯聖駕所在！」

郭子興嘿嘿冷笑，道：「本座郭子興！此行乃取昏君頭顱！汝是誰？敢阻本座去路，快退後了，免為無道昏君白白送死！」

白袍將呵呵大笑道：「何方毛賊，敢口出狂言，本座乃朝廷兵馬大元帥帖木兒義子王保保是也，目下親領禁衛軍統領大將軍，郭子興，本座曾聞你在潁州坐大，早欲領兵剿殺，如今你竟遠離賊巢，犯了兵家之大忌，死期到了，還不下馬乖乖受縛？」

郭子興屬下前軍王仁雄，聞王保保嘲弄郭子興，心中大怒，拍馬而出，直取王保保。

王保保右面的元將一見，亦拍馬迎出，與王仁雄大戰起來。

郭子興大怒，拍馬挺槍，直取王保保。王保保左面元將正要接住郭子興，却被朱元璋後發先至把他截住。王保保便挺槍上前，與郭子興接上大戰起來。

朱元璋雖然精於拳脚功夫，但於馬上征戰技藝不足，乍然遇上元朝大將，不及對方久經戰陣，交戰不足三十回合，朱元璋所使的大刀便慢了下來，元將一見，大喜，長槍一轉，欲直挑朱元璋的咽喉。

朱元璋的大刀只得尺半，元將的長槍却達六尺，馬上交鋒，兵器短的先就吃了虧，因為在馬上不比踏地跳躍騰挪自如，朱元璋眼見纏鬥下去，再無勝算，無奈唯有兵行險着，故意把大刀一慢，露出咽喉空門。元將果然趁空挺槍直挑過來。

朱元璋直待對方長槍挑近咽喉，才一反大刀，閃電般向長槍的手柄疾削！長槍手柄若被削斷，元將勢必收勢不住，撞上前來，距離接近，朱元璋的大刀便勝於元將的長槍了。

豈料元將不愧久歷戰陣，眼見長槍手柄被削，驟現兇險，竟一反長槍，改刺朱元璋座騎的腹部！

朱元璋的險着立時落空，座騎挨了一槍，負創驚跳，登時把朱元璋掀翻在地。

元將一見，大喜，長槍一沉，趁勢要取朱元璋的生命。

千鈞一發之際，突見一人疾如飛馬，於半空直降而下，併指點向元將的腦門，元將驟遇此等情勢，登時手足忙亂，他手執的長槍若直刺地上的朱元璋，自家腦袋亦將不保！元將無奈，只好一轉下刺之勢，改而向上刺去！

來人見槍尖刺近，竟以指猛地一點槍尖，元將突覺執槍的雙手一麻，長槍幾乎把控不住，他心中大驚，以為碰上鬼魅，登時猛地一拍馬背，後退數丈。

凌空降下之人，藉指點槍尖之力，竟便反彈出去，落在朱元璋身邊，再伸手一托，朱元璋便趁勢躍上另一匹戰馬，穩坐其上。朱元璋於生死一線之時，幸而大難不死，這時才瞧清救他之人，竟是黑衣女將馬雲英！馬雲英此時已躍回馬背，徒手穩坐，望着朱元璋微微一笑，以作慰籍。

朱元璋心中又驚又佩，暗道豈料英妹輕功如此超卓，若非劉大哥派她前來相助，朱元璋今日必死無疑！朱某若得此女爲內助，他日何愁大業不成！

元將此時亦被馬雲英的絕世神功嚇得目瞪口呆，怔怔的立馬原地，不敢妄動。他征戰沙場，從未遇上此等短兵相接的江湖技藝，驟碰之下，自然把他弄懵了！

＊　＊　＊

此時，雙方交戰的情勢却突然驟變。

郭子興與王保保大戰了近百回合，雙方均沾不到半點的便宜，雙方都在暗贊對方武藝了得。

郭子興的前鋒將王仁雄，與王保保的右路大將接戰到二十回合，王仁雄被元將一槍刺中腿部，王仁雄重創依然死戰，拍馬挺槍直刺元將的胸口，更不顧自己已空門大開，那是拚個同歸於盡的打法！

朱元璋一見，知道王仁雄已兇多吉少，忙拍馬上前助陣，一面大叫道：「王將軍退後！待本將接應……」

朱元璋的快馬未到，王仁雄拚死心切，不顧一切，挺槍直刺元將胸口，元將却臨危不亂，猛抽佩劍，朝上一揮，登時把王仁雄的槍柄削斷。

王仁雄失了依托，撞向元將，被元將趁勢手起一劍，把王仁雄的頭顱削了下來，王仁雄頸腔的鮮血直噴出二尺，把元將濺得滿臉滿身鮮血！

朱元璋見了，怒火中燒，疾如電閃馳到元將身前，元將正伸手抹去眼部被沾糊的鮮血，更被王仁雄的勇猛氣魄震懾，心神恍惚間，朱元璋的大刀已把他的胸口劈開了一個血洞！元將倒撞下馬，朱元璋俯腰再補一刀，元將的腦袋登時便分了家。

朱元璋殺得性起，拍馬揮刀直闖敵陣。

王保保正與郭子興酣戰，却游刃有餘，眼觀八面，耳聽四方，密切注視戰場情勢。相反郭子興却無懈分心，因此雙方雖不分勝負，但比較之下，王保保的武功顯然比郭子興略勝一籌。

王保保眼見朱元璋把自己的右路將斬了，左路將又被馬雲英的神功弄得迷迷糊糊，心中惱怒，右手挺槍直刺郭子興，左手却探出令旗，朝後面一揮。數萬元兵一見，立刻吶喊震天，掩殺過來。

後面監陣的馬雲英一見，亦大叫道：「各位弟兄，衝啊！」

郭家軍的近三萬精騎應聲而出，截住衝來的元兵，大戰起來。

兩軍就這般死戰起來，雙方誰也不肯退後，但也前進不得。

朱元璋在戰陣中左衝右突，雖被他斬翻了不少元兵，但郭家軍亦傷亡不少。雙方再苦鬥一個時辰，戰場上已鋪滿了雙方戰士的屍體。

朱元璋越鬥越心驚，暗道這批元兵果然驍勇，雙方消磨下去，郭家軍將極爲不妙。若於此時帖木兒再增兵到來，郭家軍今日難免全軍覆沒了。

就在此時，東、西兩面忽然數聲炮响，分別衝出兩隊元兵，東西合擊，把郭家軍逼向中央。

朱元璋心頭大震，深知元兵的合圍之勢將成，郭家軍一旦陷入重圍，勢必死無葬身之地！目下唯一辦法就是拚死突出重圍。

這時王保保、郭子興亦被雙方士卒的大戰衝了開來，再難接戰。

郭子興挺槍刺翻了幾名元兵，拍馬馳近朱元璋身邊，道：「再苦戰下去，我軍勝算有多少？」

朱元璋搖頭苦笑道：「帖木兒果然早有準備，欲一舉把郭家軍剿滅！郭家軍兵力有限，再鬥下去，於我軍極爲不利！」

郭子興怒道：「帖木兒如此可惡，我等只須堅持片刻，待徐將軍大軍趕到，必斬王保保人頭！」

朱元璋搖頭道：「帖木兒尚未露面，顯然伏下重兵，目下只派王保保接戰，重兵必然留待徐將軍率軍趕到時再行聚殲！郭家軍十萬軍馬若失其六，則大勢去矣！」

郭子興沉吟半晌，不得不爲之心驚了，暗道王保保此時圍而不殲，目的顯然誘我援兵趕到，然後再出重兵一舉剿滅！若如此，郭家軍勢必全軍覆沒。

郭子興長歎一聲，道：「郭某貪一時之快，長途奔襲，犯了兵家大忌，誤中奸賊詭計，竟親手把郭家軍陷入絕境矣……這！這却如何是好？」

朱元璋沉吟不語，一時間，他也沒了主意。

就在此時，馬雲英忽馳馬飛近，叫道：「勢成絕境矣！義父，爲何不開拆二哥所呈第二封密函！」

郭子興一聽，登時憶起劉伯溫苦苦相勸的話，心中又感又愧，長歎一聲道：「悔不聽劉兄弟忠言，至有今日下場！」

朱元璋亦歎道：「若非劉大哥派英妹同來，朱某今日早已命喪，劉大哥洞悉先機，眞神人也！」

馬雲英道：「你兩人歎來歎去，只怕亦歎不出重圍，二哥既洞悉先機，難道便不預伏解救之法麼？義父快拆二哥的密函啊！」

郭子興無奈，果然探出劉伯溫所呈的第二封密函，一面啟封，一面歎道：「劉兄弟此刻遠在數百里之外，如何知道目下我軍情形？又如何有妙法解救？今日只怕當眞遠水救不了近火了……咦？密函上寫的只有十六個字？」郭子興拆開密函，迅速一瞥，便驚奇道。

原來劉伯溫在這封密函上，果然只寫下十六個字，道：「欲退先進，欲進反退；先置死地，然後求生。」

郭子興一看，迷惑不解道：「劉兄弟所言，端的是甚妙計？」

朱元璋略一沉吟，便豁然悟道：「劉大哥乃道，我軍如遇伏兵，已陷絕境，除了撤退，別無出路時，絕不可立刻後退，否則軍心大亂，兵敗如山倒，絕難收拾；而應先行反擊，拚死擊敵必救之處，敵必全力救援，我軍士氣重振，趁敵驚惶之際，即行速退，這便是楚漢相爭時，韓信所用的『置諸死地而後生』的突破重圍妙計！」

郭子興一聽，立刻領悟，當下決然道：「不錯，便依劉兄弟之計行事便了！」

郭子興說完，即揮手招親兵靠攏，口傳密令，親兵立即飛馳戰場，大聲呼叫道：「郭家軍弟兄聽了，目下我等已陷絕境，必死無疑！若能於死前斬掉昏君頭顱，則雖死亦是光照日月，令天下大放光明！」

郭家軍將士血戰半日，死傷無數，軍心已漸動搖，皆萌逃生之念。但此時一聽元帥親兵呼叫，知自己已陷絕境，必死無疑，心中反而大定，人人抱定拚死多殺元兵的心理，求生之念拋到腦後，士氣反而大振！

朱元璋趁機拍馬舞刀衝出，大叫道：「兄弟們！不怕死的隨我直搗瓜洲御船！把無道昏君先斬了再說！」

朱元璋這一聲大喝，郭家軍軍心大振，紛把身邊的元兵斬殺，向朱元璋這面衝來，然後數千精騎，緊隨朱元璋，竟把王保保的合圍圈衝破一個缺口，風馳電掣的直撲瓜洲！

王保保一見，大驚失色，暗道郭家軍這般驍勇拚命，萬一在瓜洲御船上的皇帝有甚閃失，那就算把郭家軍全數剿滅亦無濟於事，不但自己的人頭落地，甚至元朝的江山亦勢將不保！王保保這般思忖，不禁心膽俱寒，忙傳令三軍，向兩邊疾退，急速馳援瓜洲，保護聖駕。

如此一來，帖木兒的合圍之勢立刻消解，郭家軍雖然死傷近萬，但尚有近兩萬兵力保存下來，發一聲吶喊，緊隨朱元璋和郭子興，風馳電掣，直搗瓜洲御船。

王保保當下更手忙脚亂。他雖然知道瓜洲駐有重兵護駕，但郭家軍這種不要命的猛衝却令王保保膽戰心驚，他擔心若被郭家軍衝到瓜洲，萬一再被其衝破護駕重兵保護圈，這些不要命的精騎，當眞會捨命斬殺元順帝妥帖爾！因此王保保也顧不得他的義父帖木兒部署的戰略，把合圍郭家軍變成拚死堵截，王保保發誓絕不容郭家軍有一兵一卒抵達瓜洲。

王保保的兵力若合圍則綽綽有餘，但堵截便被大大分散，因爲他要分兵堵截各個要道，同時各個要道的兵力又絕不能少於郭家軍，否則，被郭家軍撕破任何一個缺口，這均是王保保的滅頂之災。

王保保手忙脚亂，但郭家軍却重新奪回戰場的主動。因爲郭家軍這一招「欲退先進、欲進反退；先置死地，然後求生」的策略，把被圍突變出擊，而且是攻敵之必救。

雖然王保保拚命堵截，但郭家軍的將士均抱着必死的決心，勇不可擋，風馳電掣的向瓜洲方向逼近了五里。

前面已隱隱傳來長江的江水浪擊聲。郭家軍的將士士氣更加高漲，均大叫道：「狗皇帝便在前面！拚死把他殺了！替天下百姓報仇！」一面拍馬飛馳，搶先向瓜洲進擊。

就在此時，郭家軍的前鋒朱元璋突然接到郭子興的令旨，要朱元璋停止推進，改而繞過瓜洲，迂迴返回儀征。

朱元璋知道這是郭子興在施用劉伯溫的退兵妙計，不敢猶豫，當即把鞭鞘向右面一指，領先轉向右面飛馳。郭家軍的將士這時士氣高昂，只要有人領頭，便是刀山火海亦敢直闖，朱元璋這一向右，衆將士便以爲皇帝御船就在右面，於是紛紛把馬頭一勒，緊隨朱元璋轉向右面。

朱元璋領着近萬郭家軍前鋒，策馬飛馳，繞道返插儀征。

王保保這下子又被郭子興弄懵了。他的兵力已全數佈於堵截通往瓜洲的各條要道，豈料郭家軍却突然轉向，殺回儀征，王保保用於堵截的兵力便全數徒而無功。

不消片刻，朱元璋便率兵重返儀征，與隨後跟進的郭子興會合，以原先留駐儀征的一千生力軍作阻擊，郭家軍主力迅速退出儀征，向原路奔馳。

二個時辰後，郭家軍已安然退返燕子磯附近了。

這時，郭子興眼見前面再無元兵堵截，才暗地鬆了口氣，對身邊的朱元璋歎道：「劉兄弟遠在數百里外，竟以十六字解救郭家軍絕境，劉兄弟眞神人也！天下英雄雖數不勝數，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材，捨劉兄弟外當無人敢於自誇矣！」

朱元璋亦點頭歎道：「劉大哥於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皆透徹掌握，有此人相助，郭家軍何愁大業不成！」

馬雲英却格格一笑，道：「未必！未必！義父和興宗哥把二哥誇讚得天上有地下無，只怕未必！」

郭子興奇道：「爲甚麼？英兒竟不相信你二哥？」

馬雲英笑道：「二哥若是事事洞悉先機，那爲甚麼還向義父呈上第三封密函？現在郭家軍不是已脫險了麼？」

馬雲英話音未落，就在此時，東、南、西、北四面忽地响起四聲巨炮，前、後、左、右隨即塵埃衝天，喊殺聲震耳。

郭子興道：「不好！我等只怕又陷重圍矣！」

郭子興、朱元璋、馬雲英立即馳

馬衝去燕子磯方向，這是郭家軍退兵的唯一出路。但見前面的郭家將士已被堵住，欲進不得。

郭子興、朱元璋、馬雲英衝上陣前，只見一面大帥旗下，元朝兵馬大元帥帖木兒正端坐戰馬上，以鞭梢一指郭子興，大笑道：「郭子興！諒你們這欲退先進的奸計，如何瞞得過本座？你且看看，前後左右本座已伏十萬大軍，你已成網中之魚，還不下馬投降？」

郭子興擧目四望，果然郭家軍已四面受困，陷入重圍。

郭子興暗道今日眼看難於倖免，不如拚死把這帖木兒斬了，這般雖死亦不寃矣！郭子興這般思忖，便欲領先闖入敵陣，率二萬殘餘的郭家軍與帖木兒拚個同歸於盡！

但朱元璋卻忽然低叫一聲道：「郭元帥難道忘了劉大哥第三封密函麼？」

郭子興心頭一震，便把與帖木兒同歸於盡的念頭打消了。他揚鞭一指帖木兒，故意大笑道：「帖元帥何太狂妄？難道你陷入本座誘敵之計尚不自知麼？」

帖木兒略一沉吟，隨即大笑道：「本帥早已打探清楚，你的大軍師劉伯溫此時留守潁州，分身不暇，劉伯溫若不在此，本帥還怕了你等草莽之雄不成！」

郭子興一面與帖木兒對答周旋，一面抽空把劉伯溫呈送的第三封密函拆開，但見劉伯溫的密函道：「身臨絕境，務須沉穩；但聞鳴金，立即進軍！」同樣是短短的十六字眞言。

郭子興目示朱元璋，朱元璋會意，即抽身離開，折返中軍準備拚死一戰。

* * *

帖木兒見郭子興先閱信函，隨後朱元璋又向後面退走，心中生疑，便叫道：「郭子興！臨急抱佛脚，上陣閱兵書，只怕太遲了！你已身陷重圍，不必再作垂死掙扎矣，你若肯投降順服朝廷，本帥保你生命可存如何？」

郭子興故意與帖木兒周旋，拖得一時算一時，便大笑道：「帖木兒！你亦太輕覷本座了！本座告訴你，劉軍師已替本座佈下妙計，你信是不信？」

帖木兒一聽，大笑道：「本帥知道你尚在拖延時候，等待你的援軍到來，但本帥早把你的底細弄清楚，你後面的三萬援兵，早被本座伏下重兵堵截，彼等如何趕來救你？待本帥先把你剿滅，你後面的援軍一樣難逃被殲的厄運！」

郭子興怒道：「你要把郭家軍斬盡殺絕？」

帖木兒大笑道：「本帥身爲元人，自然忠於朝廷，若不把你等反賊剿滅，如何可以保住元人的江山！你休再多言，本帥最後問你，你降是不降？」

郭子興嘿嘿道：「降又如何？不降又如何呢？」

帖木兒道：「本帥與劉伯溫有交往，你若降了，劉伯溫自然肯爲朝廷效力，本帥念在此，便饒了你等生命，任由你等棄械逃亡！若不降麼，只消本帥令旨一下，十萬大軍合圍，你這二萬殘兵敗將將無一倖免！」

郭子興冷笑道：「帖木元帥有這等善心？只怕我等逃亡之時，便正好趁機逐一擊殺，以絕後患矣！」

帖木兒大笑道：「你等逃得一個算一個，總好過全軍覆沒！」

郭子興冷笑道：「未必！未必！」

帖木兒道：「未必甚麼？」

郭子興道：「目下勝敗尚言之過早，帖木元帥竟開出這般苛刻條件，豈非太過於狂妄？」

帖木兒大笑道：「眼下除非神仙下凡打救，否則，本帥委實瞧不出你郭家軍尚有甚逃生之途！」

帖木兒剛說到此，前面燕子磯方向忽然傳來一陣尖厲的鳴金聲，直刺人耳鼓。

帖木兒一聽，哈哈大笑，道：「聽！你的援軍已然不敵本帥重兵堵截，鳴金收兵矣！你的援軍既退，尚有甚僥倖之想！快快下馬投降了吧！本帥瞧你亦是一條好漢，才好言相勸，若再執迷不悟，休怪本帥下重手殺戮！」

郭子興一聽鳴金之聲果然響起，心中登時一喜，趁帖木兒得意之際，突地拍馬挺槍，直奔帖木兒，一面大叫道：「郭家軍弟兄聽了！進則生退則死，搶下燕子磯，便有生路！」

朱元璋亦在中軍放聲大叫道：「我軍援兵已抵燕子磯！弟兄們衝殺過去，便有生機！」

郭家軍將士本來被帖木兒的重兵包圍弄得驚惶不安，這時一聽衝過燕子磯便有生路，那還肯落後？當即發一聲吶喊，千軍萬馬，如狂風怒濤般的緊隨郭子興向燕子磯方向捲去。

帖木兒用於堵截燕子磯方向的兵力雖然已達三萬，但被郭子興率軍拚死一衝，陣脚亦登時動搖。帖木兒忙傳令下去，不惜任何代價，拚死堵截。

此時，在燕子磯後面五里處，徐達率領的三萬援軍殺出重重阻截，果然已抵燕子磯五里外的一座大山前面。但大軍至此，立刻被帖木兒伏下的重兵堵截。

徐達指揮將士向元兵幾次衝擊，均無功而退，雙方陷入苦苦僵持。

徐達已接獲郭子興大軍遇伏的消息，若援軍不能及時馳抵救援，郭家軍便難免全軍覆沒的厄運了。

因此徐達下了死令，無論如何亦須衝破元兵在燕子磯前面佈下的防線！

雙方僵持間，徐達忽聽後面有一隊精騎風馳電掣的馳來，心中大驚，暗道若是帖木兒的生力軍再在後面夾擊，馳援的郭家軍就危甚矣！

幸而不久又接報，後面趕來的原來是數千增援的郭家軍。徐達一聽，心中又喜又佩，暗道二哥留守潁州的兵力已嫌單薄，竟然敢於此時再派軍增援，潁州的防守又百上加斤矣！

徐達添了五千多生力軍，信心大增，立即傳令下去，向元兵發起全線衝擊！就在此時，徐達的親兵領進一位將軍，原來竟是湯和親率援軍趕到。

徐達把戰況向湯和簡述幾句，湯和呵呵一笑，即附耳對徐達低言幾句。徐達一聽，先是一怔，奇道：「鳴金？這豈非退兵麼？元兵的防線便衝不破，郭元帥危矣！」但隨又恍然大悟，連連點頭道：「好！好！既是如此，徐某依計而行便了！」

徐達說罷，更不猶豫，當即向親兵傳令道：「傳下去！立即鳴金！」

親兵領令，疾奔而出。立刻尖厲的鳴金聲便響了起來。正向元兵防線發起衝擊的郭家軍猛聽鳴金聲響，軍令如山，只好立刻掉頭不進反退。

元兵一見，以爲郭家軍要逃，便趁勢衝出防線，向郭家軍掩殺過來。

在同一時間，郭子興的軍隊已把帖木兒佈下的防線撕破一個缺口，千軍萬馬勢不可擋，向燕子磯方向衝殺過來。

徐達接報大喜，立即依計傳令擊鼓進軍。郭家軍在湯和的率領下，突然殺了個回馬槍，向追來的元兵掩殺過去。元兵剛離了防線，此時突被郭家軍反擊，登時陣脚大亂，原來佈下的防線立刻被湯和撕破了。

就在此時，元兵又接報燕子磯前面的郭家軍已突破防綫，向這面衝殺過來，元兵受前後兩面夾擊，登時向左右兩面一哄而散，潰不成軍。

郭子興這時已率軍馳近燕子磯，但見燕子磯的鎮樓上，已升起了「郭」字大旗！

郭子興大喜，快馬馳近鎮樓，一位將領飛馳而出，正是湯和，湯和向郭子興拜見道：「天幸郭元帥無恙！劉大哥已在鎮內相候多時矣！」

郭子興又驚又喜，忙道：「劉兄弟到了麼？後面帖木兒尚拚命追擊，劉兄弟尚於此地，太兇險了！湯將軍速去報知劉兄弟，要他率軍先退，郭某就在燕子磯殿後阻截帖木兒！」

湯和卻搖頭道：「不可！劉大哥傳下話來，道請郭元帥速進燕子磯，所率前鋒部隊已甚疲累，不必苦戰，退後休整。劉大哥自有妙計堵截帖木兒的十萬追兵！」

郭子興道：「劉兄弟帶來多少兵力？」

湯和道：「劉大哥與小弟星夜率五千輕騎馳抵此地。」

郭子興大驚失色道：「劉兄弟竟敢以五千精兵，抵禦帖木兒十萬追兵？」

湯和憨憨一笑道：「郭元帥放心，劉大哥自有妙計應敵！」

郭子興無奈，只好先行傳令下去，令郭家軍全數退入燕子磯待命。

當郭子興、朱元璋所率的郭家軍全部退入燕子磯時，帖木兒的追兵亦排山倒海的衝抵燕子磯前面。此時王保保已與帖木兒會合，父子倆合力追剿郭子興。

帖木兒策馬衝前，王保保亦隨衛左右。帖木兒但見燕子磯鎮樓上高飄一面「郭」字旗，旗下站了一位青年漢子，只見他臉如朗月，雙目神彩奕奕，正是他曾與之交往的少年人劉伯溫！帖木兒心中不禁突突一跳，忙向後猛一揚鞭，令軍隊暫停待命。

王保保素來對劉伯溫有點忌意，這時冷笑道：「義父爲何停軍不前？這小小燕子磯鎮樓，就算劉伯溫這小子佈有伏兵，亦不堪孩兒的全力一擊！」

帖木兒沉吟道：「保兒莫要輕敵！劉伯溫此人精於天機陣法，爲人又極精細，若無十足把握，他如何敢以孤身冒險？先派出探馬，查清底細再作定奪！」

王保保無奈，只好下令探馬先行出動查探對方底細。

這時，燕子磯鎮樓上的劉伯溫向帖木兒拱手道：「帖木元帥別來無恙？劉伯溫在此恭候多時矣！」

帖木兒拈鬚微微一笑，道：「劉兄弟不是留守潁州麼？怎的卻道在此守候多時？」

劉伯溫亦微笑道：「用兵無定法，貴在隨機應變。帖木元帥以爲然否？」

帖木兒一聽，不禁微微點頭道：「好，好一個兵無定法、貴在隨機應變！由此足見劉兄弟不失爲領軍奇才！但可惜呵可惜！」

劉伯溫微笑道：「帖木元帥可惜甚麼？」

帖木兒道：「可惜劉兄弟明珠暗投，錯爲草寇效力，處境兇險非常！若肯隨本帥旗下，將相封侯，當垂手可得矣！」

劉伯溫一聽，亦微微一笑，道：「帖木元帥之言，於百年前道出自然大合天道，但於今時今日宣之元帥之口呵……」

帖木兒忙道：「怎樣？」

劉伯溫微笑道：「這便只能道一句可惜矣！」

帖木兒道：「可惜甚麼？本帥手握朝廷重兵，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難道尚不足以保證劉兄弟的榮華富貴？」

劉伯溫微笑道：「百年前元太祖鐵木眞自有其成功之道，但百年後太祖後裔卻成了尸位素餐的行屍走肉，只顧宣淫享樂，視天下百姓如草莽，當今天下，百里之內無生口，千里之內無樂土，如此暴政，天下豈能不反？朝廷爲君者窮奢極欲，居中者尸位素餐，在下者搜刮民脂民膏，如此朝廷，豈能不倒？帖木元帥不失爲一代將才，可惜爲之效忠的只是一羣行屍走肉。這豈非朗星反附森森鬼火麼？」

帖木兒一聽，沉吟不語，劉伯溫所言委實擊中他的心病。帖木兒暗道：「聖上昏庸，本座早已盡知，但身為太祖後裔，若不全力維護大元基業，教本座如何面對列祖列宗？」但這心病帖木兒是無論如何不能宣之於口的。帖木兒因此怔怔的，一時答不出話來。

但帖木兒身邊的王保保卻沉不住氣了，他越聽心中越惱，又見帖木兒似乎被劉伯溫打動，心中更添嫉忌，他按捺不住，挺銀槍大叫道：「劉伯溫！你休逞口舌之勇，所道不外一派胡言，妖言惑衆！你若有本事，勝得過王保保銀槍再說！」

劉伯溫不以為意的淡然一笑，道：「匹夫之勇，豈在劉某眼內！」

王保保氣得哇哇大叫，向帖木兒道：「元帥！快快下令掩殺過去，王保保先一槍把這妖人挑於馬下！」

帖木兒沉吟不語，心中暗道：「劉伯溫與本帥對答多時，怎地尚不見探馬回報？若未查明對方底細，貿然追殺，極易中了劉伯溫的圈套！郭家軍的實力目下雖不足為患，但若他預先聯絡劉賊福通，調來重兵佈伏，既誘本帥深入追擊，同時趁虛偷襲御船，本帥如何向聖上交待？」

帖木兒這般思忖，便不敢貿然行動。就在此時，一起探馬已折回，向帖木兒稟報道：「前面五里通向瓜洲方向，有大片塵土飛揚，似有騎兵向瓜洲奔襲意圖！」

帖木兒心中一驚，但隨即釋然道：「此地距瓜洲已達百里，就算劉伯溫派人奔襲，亦不足為患，這分明是劉伯溫聲東擊西，以便郭家軍安然後撤潁州！」

但話雖如此，帖木兒卻不敢大意，當即下令分出一部份兵力，全速馳向瓜洲通道，堵截任何敢向瓜洲進犯的騎隊。

帖木兒調兵剛畢，忽地在元兵佈防的四周，連續響起數十響巨炮，聲震四野，元兵為之震動。

帖木兒心中暗驚，心道莫非劉賊福通果然已調派重兵馳援趕到？若如此，再加劉伯溫趁機反撲，本帥這十萬兵力只怕難於抵禦！

帖木兒驚疑間，另一起探馬飛報道：「距此地十里外，東、南、西、北各面均有炮響，似是敵人重兵馳援合圍！」

帖木兒一聽，反而哈哈大笑道：「劉伯溫！你這是用疑兵之計麼？用兵之道，豈有光聞炮響，不見兵動！」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疑兵不用，用兵不疑，此乃反逆兵法之道，帖木元帥難道尚不明白麼？」

帖木兒一聽，心中一跳，道：「本帥自有定奪！你的詭計總瞞不過老夫！」帖木兒雖然口硬，但亦不敢過份大意，無奈只好再分出一半兵力，撤開燕子磯方向，先行在炮聲響處前後五里佈防。

劉伯溫在鎮樓上已知帖木兒頻頻暗地調兵，面對燕子磯正面的兵力已不足六萬之數，便決然有所行動。他把手執的鞭梢往王保保一指，道：「王將軍是否欲與劉某正面一拚？」

王保保咬牙切齒道：「來！來！來！王保保與你大戰三百回合再言勝負！」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衝鋒陷陣，斬將搴旗，匹夫之勇而矣！你若有膽量，敢率軍攻上鎮樓麼？」

王保保一聽，氣得滿臉通紅，他把銀槍一挺，哇哇大叫道：「元帥！你若再不下令，保保便單人匹馬，先把此妖人挑了！」

帖木兒這時亦不想再拖延下去，他略一沉吟，便下令道：「保保率五千精騎，先行探陣，本帥隨後率軍追殺！但切勿貪功冒進！以防有詐！」

王保保嘿嘿冷笑道：「就算這妖人有詐，豈能奈我手中銀槍！」

王保保發一聲喊，即率五千精騎，向劉伯溫所站的鎮樓衝殺過來。

＊　＊　＊

就在此時，鎮樓四周驀地衝出三隊步兵。三隊步兵分披青、紅、藍三色戰衣，每隊約千人。

劉伯溫在鎮樓上把手執的黑色令旗一揮，每隊步兵立刻分成三隊，三隊共變九隊。

劉伯溫又舉白色令旗揮動，每隊再分成三隊，九隊共化二十七隊。

劉伯溫再舉橙旗一揚，每隊再變三隊，二十七隊共作八十一隊。

霎時間，在衝近的王保保面前，陣法五彩繽紛，令王保保眼花撩亂，一時不敢輕進。

劉伯溫在鎮樓上微微一笑，立舉紫旗朝下一舞，陣勢又立變，八十一化二十七，二十七化九，九又化三，眨眼又變回原來的青藍紅三色長蛇陣。

劉伯溫以令旗一點王保保，微笑道：「王保保！你敢闖吾大陣麼？」

王保保又驚又怒，道：「劉伯溫！你弄甚麼戲法？此陣可有名堂？」

劉伯溫微笑道：「告知你亦無妨，此陣名叫『九宮天龍』大陣！你懂麼？」

王保保道：「何謂九宮天龍？」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此乃劉某獨創陣法，取三元九宮之數，三三不盡，六六無窮，千變萬化，中隱天龍；任何千軍萬馬，休想撼動分毫！」

王保保嘿嘿冷笑道：「鬼話連篇！王保保偏不信邪！待本將破給你看！」

王保保說罷，轉身向親兵下令道：「你等各率一千精騎，分三個方向衝陣！先行放箭，然後再以馬隊衝殺！務必把此妖人擒獲！」

王保保的親兵領命，帶着三隊騎兵，從東、南、西三方逼近三色長蛇陣，一字排開，挽弓搭箭猛射。

劉伯溫手執黑旗朝上旋了一圈，三色長蛇陣立刻演化為九色鐵桶陣，陣前士兵舉起盾牌，疊成小山般的屏幛，把大陣遮得風雨不透，飛蝗般的利箭紛落陣前。

王保保眼見弓箭無效，怒叫道：「衝！以鐵蹄踏破這見鬼圓桶陣！」

王保保的親兵接令，率馬隊拚死前衝。豈料陣內的士兵在前排的盾牌保護下，掣出弓箭，向衝近的騎兵猛射，一陣箭雨飛出後，王保保的馬隊元兵紛紛落馬，馬隊的隊形亦立刻大亂。

馬快的居然衝過箭雨，衝到陣前，揮刀便劈，守陣的士兵卻忽地敞開陣門，伸出一個三角尖錐陣插入馬隊之中，用盾牌護住上身，專砍馬脚，砍得騎兵紛紛墜馬。

不到一個時辰，王保保的親兵所率馬隊便狠狽而逃，傷亡過半。

王保保氣壞了，怒叫道：「廢物，怎地如此不齊，待本將親自破陣給你等看看！」

王保保親自挑了三千步兵，由武功高强的親兵各率一隊，他自己領着一千步兵，從東、北、西三面夾攻。

劉伯溫在鎮樓上見狀，微微一笑，隨即揮白色令旗，令旗一揚，三色鐵桶立刻劇變，三色化九色、九色化二十七色、二十七色化八十一色。

劉伯溫伸手一擊戰鼓，鼓聲響處，陣門大開。王保保的親兵飛似的率一千精兵搶入陣中，但剛進過半，鼓聲又起，陣門關閉，小半精兵被截在陣外。

大陣突變三角，每邊六隊，三隊對付陣內之敵，三隊對付陣外之敵。

這一下突變，登時把王保保及另外兩隊精兵分置於三角的尖端，猶如鐵錐，直刺王保保步兵隊的腹部，腹部受創，步兵隊立刻大亂，各自為戰，亂作一團。

王保保氣得咬牙切齒，猛挺銀槍，便向三角陣的中央猛衝，欲突破陣門。豈料三角大陣兩角突然伸出，猶如龍捲旋風，呼的一聲，把王保保及近千元兵捲入陣內！

劉伯溫這時在鎮樓上瞧得一清二楚，他微微冷笑，心道若不給點硬的讓元兵瞧瞧，帖木兒也太輕覷我郭家軍了！

劉伯溫這般思忖，便手執紫色令旗，向下面連續揮動。

下面的陣法立刻急劇演變，陣中有陣，陣外乃鐵桶大陣，堅如鐵墻銅壁，任你千軍萬馬，休想闖動分毫。

王保保所率元兵，過半被堵在陣外，被捲入陣內約有千餘。陣內又化成無數小陣，每一個小陣把一小隊元兵捲入陣中，各個小陣又互相配合，協同進擊合圍，王保保的千餘闖陣精兵，立刻被分割成零星小塊，任劉伯溫的「九宮天龍陣」吃掉。

王保保在陣中左衝右突，他雖然驍勇無比，一時尚可支撐，但經不住各個小陣向他的輪番衝擊，漸已筋疲力盡，身邊的親兵亦已全部命喪。王保保自知今日已萬難倖免，不禁仰天長嘆道：「王保保自負武功蓋世，豈料今日卻命喪於小小陣內！妖人陣法厲害，非戰之罪！」

此時，陣內鼓聲響處，忽地轉出一員猛將，只見他身披黑色戰衣，粗眉大眼，手執蛇矛丈八槍，大步而出，威風凜凜，渾似當年的猛將張飛再現人世！

此將正是湯和。湯和持矛一指王保保，大笑道：「你身陷劉大哥奇陣，就算戰死，亦不冤矣！歎氣怎的！」

王保保怒道：「若眞刀明槍，單人匹馬拚戰，王保保戰死亦無憾！但喪於妖陣，王保保死不瞑目！」

湯和哈哈大笑道：「我劉大哥早料着你有此狂言，故派湯某出戰，讓你死而無怨！」

湯和說罷，挺矛直刺王保保。王保保不敢怠慢，抬槍格架，但感手臂一震，才知對方長矛竟沉達千斤，卻應用揮灑自如。王保保不禁心中大駭，暗道郭家軍竟有如此神力之人，王保保今日合該命喪於此矣！

湯和奉劉伯溫之命出戰王保保，有意顯示實力，已暗把內力注於長矛柄上，令王保保大感震懾。兩人在陣內大戰起來，一時間難分勝負。但湯和越鬥越勇，王保保卻越戰越心驚，他但感每與湯和接戰一個回合，對方的長矛便沉重幾分，到後來，王保保連格架也大感吃力了！

帖木兒在外面眼見陣中塵沙滾滾，王保保只帶千餘精兵被捲入陣內後，有如泥牛入海，渾無訊息，心知不妙，忙策馬衝前，向鎮樓上面的劉伯溫大叫道：「劉兄弟休傷吾兒！」

劉伯溫微微一笑，暗道帖木兒視王保保如親兒，若把此人置諸死地，帖木兒必不肯善罷甘休，當拚死衝殺，替王保保報仇，劉某此陣雖然厲害，但對方十萬精兵，拚死一戰，雙方必然傷亡慘重，郭家軍目下已元氣大傷，萬萬不可再傷生力！

劉伯溫這般思忖，便有了主意，心道不殺王保保無傷大局，此人匹夫而矣！但務須令帖木兒震懾，不敢輕易進犯，郭家軍才有機會休養生息！

當下劉伯溫突地手執黑、白雙旗，向下一壓，再舉紫旗向上一揚。

下面陣勢之變，但見東、南、西、北各面衝起一團煙霧，其色分為青、紅、藍、黑，霎間把大陣籠罩。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帖木元帥！識得劉伯溫此陣麼？」

帖木兒沉吟道：「陣中煙霧四起，莫非是江湖妖術迷幻大陣麼？」

劉伯溫大笑道：「劉某豈用此下三濫之江湖末技！好教帖木兒知道，此乃九宮三元天龍大陣！威力無窮，可抵千軍萬馬！」

帖木兒搖頭道：「此陣並無天龍出現，何謂九宮天龍大陣？劉兄弟此名未免言過其實！況天龍亦即天子，當今天子乃大元皇帝，豈有天龍再現於你陣中？」

劉伯溫大笑道：「九宮者天下三大勢也，天龍者得民心之能人；當今天下大勢已註定大元必亡，順天心民意之能人必現，天時、地利、人和既備，則天龍現世立顯眼前！」

劉伯溫道罷，右手執舉紫色令旗，猛地一揚，向天大叫一聲道：「九宮大勢已備，天龍不現，更待何時……」

劉伯溫喝聲未絕，「轟」的一聲巨響，天上忽地閃過一個炸雷，隨即烏雲如山般湧來，把大半天空遮住了，大地霎間烏黑一片。

帖木兒心頭大駭，凝神向陣中望去，但見青、紅煙霧忽地向上騰升，在半空中盤繞旋舞，忽地又雙雙滙聚，化成一條巨大的紫龍，在半空中盤旋舞動，紫龍忽然把頭一昂，騰空而起，衝破烏雲，直上九霄！

就在此時，天空烏雲頓散，四野光明，鎮樓之上，劉伯溫微笑凝立不動；下面大陣依然塵沙滾滾，殺聲喧天！

帖木兒不禁瞧得目瞪口呆，暗道劉伯溫這一手神術當眞驚天動地！郭家軍有此人相助，輕易不可撼搖矣！

劉伯溫這時微笑道：「帖木元帥！此陣端的如何？」

帖木兒嘆了口氣，道：「本帥若揮軍掩殺，雙方均難以倖免！劉兄弟，你我來個公平談判交易如何？」

劉伯溫目的乃在逼出帖木兒這話，當下微微一笑道：「帖木元帥有何見教？」

帖木兒道：「你我雙方既知再苦纏下去，必然兩敗俱亡，不如雙方暫時罷手，休戰如何？」

劉伯溫道：「帖木元帥明知不敵，故意以兩敗俱亡要挾求和麼？」

帖木兒道：「不然，劉兄弟心知肚明，若本帥不顧後果，拚死揮軍一戰，郭家軍本已元氣大傷，是否經得起這場浩劫？」

劉伯溫道：「但帖木元帥亦必傷亡慘重，護駕重任勢必不保，萬一大元皇帝有甚閃失，這瀰天大罪元帥如何承受得起！」

帖木兒一聽，不禁呵呵一笑，點頭道：「劉兄弟知己知彼，難怪立於不敗之地，本帥的心事既已被你說中，彼此便來個公平交易如何？」

劉伯溫微笑道：「帖木元帥且說來一聽！」

帖木兒道：「你把吾兒放了，本帥則把兵力撤回瓜洲護駕，郭家軍若不犯瓜洲，本帥自然亦不會輕舉妄動！劉兄弟以為如何？」

劉伯溫沉吟道：「劉某若撤陣把王保保放了，帖木元帥趁機揮軍追殺，郭家軍豈非兇險之極？」

帖木兒嘆了口氣，道：「本帥既已答應暫不相犯，自然不會變卦，實不相瞞，本帥已奉聖上口諭，與劉兄弟相遇時，必須保存劉兄弟生命，以面謁聖駕，本帥亦極爲欣賞劉兄弟不世才華，如今彼此暫時休戰，也好日後見面再論敵友。本帥心意如此，豈會變卦？」

劉伯溫見帖木兒公私兼顧，甚爲坦白，心中釋然，暗道帖木兒不失爲一位將才，可惜生爲元人，只能爲元朝以元盡忠！

劉伯溫這般思忖，便向帖木兒道：「帖木元帥請先退軍十里，待會元帥義子自會安然與元帥相會。」

帖木兒點點頭道：「好！先退十里便有緩衝，就算任何一面悔約，亦有迴旋餘地，本帥依劉兄弟之言便了！」帖木兒說到此，忽地嘆了口氣，道：「劉兄弟，本帥尚有無機會與你見面聚舊？」

劉伯溫略一沉吟，便斷然道：「目下天龍已現，乾坤勢將劇變，你我各爲其主，只怕勢難聚舊論友矣！」劉伯溫說到此，忽暗道帖木兒印堂晦氣忽隱忍現，日後仕途只怕兇險莫測，心有不忍，便正容道：「帖木元帥日後宜小心在意，凡事愼而處之，否則只怕難以善終。此乃劉某一番好意，請元帥務須緊記！」

帖木兒點點頭，道：「多謝劉兄弟指點，本帥自有區處。」但心中卻暗道聖上目下已漸失理性，伴君如伴虎，帖木兒的腦袋隨時會有兇險，老夫豈不自知？但如今已勢成騎虎，進退兩難，老夫只得委之於天命矣！這話帖木兒是決計不敢說出來的。

帖木兒說罷，朝劉伯溫拱一拱手，即撥轉馬頭，返中軍去了。

片刻後，帖木兒果然僅留下五十騎兵原地監視，其餘大軍盡數向後撤出十里。

劉伯溫亦傳令撤陣，把王保保放了。

王保保在陣中正越鬥越心驚，自忖今日碰上湯和這等猛將，必死無疑，死而無憾；忽然大陣一變，陣外變陣內，陣內又變陣外，如此漸而收縮，大陣竟然便向後退出一里，把王保保及死剩的數百元兵撇在原地！

帖木兒留下的騎兵把王保保接返中軍。王保保經此一役，對郭家軍的傲氣全消，向他的親兵嘆道：「進則轟雷閃電，退則銅牆鐵壁；郭家軍有此能人，元人不敢輕侮矣！」王保保歎罷，遂下令後撤，與他的義父帖木兒會合去了。

＊　＊　＊

此時，郭子興、朱元璋等，已依劉伯溫定下的部署，先行一步率二萬殘兵，退回潁州。劉伯溫又令徐達率三萬增援兵力向潁州撤退。最後，劉伯溫才指揮湯和，保持陣法，緩緩後撤，只作殿後預防萬一。

郭家軍的動靜早有探馬報知在瓜洲護駕的帖木兒和王保保。帖木兒對王保保道：「劉伯溫進而驚天動地，退而從容自如，用兵如神，眞不世奇才！日後若遇此人，千萬不可輕率大意，否則必招挫敗！」

劉伯溫與湯和率五千精兵，隨後撤回潁州。當劉伯溫的快馬馳抵潁州城下，但見潁州城門大開，衆將排列恭候，居中一人，便是郭家軍的節制大元帥郭子興，郭子興的兩邊，各站了朱元璋、徐達、湯和、沐英四大將領，但卻不見到彭瑩玉和馬雲英。

劉伯溫一見，連忙翻身下馬，向郭子興拜見道：「幸不辱元帥所令，五千郭家軍悉數安全返回。」

郭子興雙手把劉伯溫扶起，又以手輕撫其背道：「郭某死不足惜，但郭家軍十萬大軍，幸得不失，皆劉兄弟之莫大功德！」言畢唏噓不已。

劉伯溫見郭子興自疚之情溢於言表，忙勸慰道：「些許挫折，郭元帥何必耿耿於懷？天下無不散之宴席，無常勝之將軍，明白此點，一切就無足道矣！」

郭子興這才稍見釋然，他與劉伯溫執手並轡而進。後面緊隨朱元璋、徐達、湯和、沐英等將領。

劉伯溫這時忽然想起甚麼，忙扭頭問後面的徐達道：「四弟！怎的不見大哥踪影？」

徐達呵呵一笑道：「大哥說，他怕見了二哥你時，被你責罵他壞了大事，因此早避得無影無踪了！」

衆將心無芥蒂，聞言不禁哈哈大笑，郭子興亦莞爾一笑道：「劉兄弟休聽徐兄弟胡說八道，彭兄弟其實是接了探子報訊，說元兵刻下正圍剿濠州趙君用和彭大，他怕唇亡齒寒，便決定親赴濠州，查探軍情去了！」

劉伯溫點頭道：「大哥身手形如鬼魅，於危險地查探軍情當非他莫屬……咦？你又來頑皮麼？三妹……」

劉伯溫話聲未落，突見一條銀色身影從道旁高樓上一躍而下，疾如飛燕，雙手如矯翼，欲點劉伯溫的腦門！

劉伯溫在馬上微微一笑，當即反手一舉，橫架於頭頂，這招式誰也不懂，誰也不識，但却妙用無窮，不管上面的人從何角度進襲，均會陷入他的掌勢之中。

劉伯溫臉上微笑不改，一面反手輕揮，一面依然與郭子興談笑風生，一派從容自如。

僅一會，上面便呼的一聲降下一位銀衣少女，立於劉伯溫馬面，嬌嗔道：「你好呵！二哥！甫見面便拿『妙演天機』的絕招對付我！」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誰不知三妹馬雲英輕功超卓，既可救人亦可傷人，二哥這腦門留着還有大用，因此唯有自保而矣！」

少女自然是馬雲英。衆人這才知道，方才所施的奇招叫「妙演天機」，心內均感駭然，暗道世間竟有此可包容天地的絕妙奇招！

劉伯溫又微微一笑，目示朱元璋，道：「況且三妹這一招凌空點腦絕招非同小可，朱兄弟亦多虧你這救命一招，二哥若不出絕技，只怕便如那元將落馬命喪了！」

劉伯溫這麼一說，馬雲英又高興了，她格格一笑，道：「三妹與你鬧着玩的，怎捨得殺你？」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三妹捨不得的，只怕並非二哥，而是另有其人吧！」劉伯溫說罷，目望朱元璋微微一笑。

馬雲英登時羞紅了臉，朱元璋臉上亦一紅，不好意思答應。

衆人說笑着，已返回郭子興的元帥府。郭子興吩咐設宴，慶賀郭家軍逢兇化吉，轉危爲安。

席間，郭子興親替劉伯溫滿斟一杯，雙手遞給劉伯溫，道：「此役轉危爲安，劉兄弟居功至上！郭某無以爲謝，就藉水酒一杯，以表郭子興與郭家軍上下對劉兄弟的敬意！」

劉伯溫連忙站起，雙手接過酒杯，肅然道：「此役劉某雖盡了點微力，但亦賴衆兄弟上下英勇拚戰，劉某豈敢居功！這杯酒，就權當劉某替衆兄弟喝了！」劉伯溫說罷，舉杯一飲而盡。

衆將眼見劉伯溫力挽狂瀾，卻絕不居功自傲，均大爲感佩。湯和忽地站起，斟酒向劉伯溫道：「湯某自恃驍勇，平生並未服人，但對劉大哥只得道一個服字了！這一杯酒，劉大哥該不該喝？」

郭子興大笑道：「劉兄弟談笑間，揮手震退帖木兒雄兵十萬，這杯酒該喝極了！」

劉伯溫接過酒杯，道：「郭大哥以赤誠待人，才令郭家軍上下同心，臨危而不亂，劉某只能於陣前獻醜，因此，這杯酒劉某代郭大哥喝了！」

劉伯溫說罷，一飲而盡。然後又滿斟一杯，雙手向郭子興呈敬，道：「郭大哥面對元兵十萬，全無懼意，帶領郭家軍英勇拚殺，經此一役，必令元兵聞風喪膽，如此英雄氣慨，委實教人佩服！這杯酒劉某代衆弟兄向郭大哥相敬！」

郭子興接過酒杯，一飲而盡，長歎道：「郭某貪勝遭敗，致令郭家軍損失近萬弟兄，郭某痛心之極！但劉兄弟卻不以郭某之過爲念，反而處處替郭某掩飾，如此忠義，怎不教郭某感佩，郭某有此好兄弟，於願足矣！」

衆將見郭子興感傷，均霍地站起，道：「我等誓爲郭家軍盡忠效力！」

郭子興連聲謝了，然後才大笑道：「好！好！今日衆弟兄平安無恙，傷感甚麼？來！來！各位開懷暢飲，誰若喝少了一杯，郭某可要罰他多喝十杯！」

眾將大笑，開懷痛飲，剛遭挫敗的陰霾頓時一掃而空。

朱元璋這時站起，向劉伯溫敬酒道：「劉大哥！這一杯你無論如何要喝了。」

劉伯溫這時已微有醉意，聞言呵呵一笑道：「這酒我爲甚麼要喝了？」

朱元璋道：「若非劉大哥洞悉先機，派馬小姐送贈錦囊，朱某這條生命，早就丟在瓜洲岸上了！這杯酒還不該喝麼？」

劉伯溫大笑道：「不該喝！不該喝！這杯酒劉某絕不該喝！」

眾將均不明所以，齊聲道：「劉大哥爲甚麼不該喝？」

郭子興明白劉伯溫的心意，哈哈一笑道：「果然不該喝！因爲出手救人的尚未喝，劉兄弟僅是派人去救人，他豈敢先喝？」

眾將大感興趣道：「那誰是出手救朱大哥之人？」

郭子興便把朱元璋臨危之際，馬雲英捨命相救的事說了出來，末了道：「各位說，這杯酒該誰先喝？」

眾將一聽這才明白，均大笑道：「這自然是馬雲英小姐啦，朱大哥，向馬小姐敬酒！」

朱元璋不好推辭，果然斟滿一杯，捧着向馬雲英走過來。

馬雲英一見，登時臉如桃紅，嬌嗔的瞪了郭子興一眼，道：「不依啦！義父也來取笑英兒！」

劉伯溫大笑道：「不關郭大哥事，是眾兄弟的主意！三妹，這杯酒呵，你就喝了吧！」

馬雲英眼見無法推辭，格格一笑，道：「稀罕麼？要飲酒，我不會自己斟？」馬雲英說罷，果然伸手自己欲斟。

朱元璋連忙以手握住酒杯道：「不必斟啦，就喝這一杯吧！」

馬雲英含羞帶笑，瞪了朱元璋一眼，低聲道：「傻瓜！他們是故意取笑，你也當眞啦？」

朱元璋笑笑道：「雖是取笑，但小姐於元璋有救命之恩，這杯酒委實該敬！」

馬雲英無法，只好接過酒杯，打算一口喝了，但她喝得太速，剛飲了一半，便嗆得咳了起來，剩下半杯，再也無法喝了。

眾將一見，大笑道：「不行！不行！這一杯是救命酒，馬小姐非得喝乾了不可！」

朱元璋哈哈一笑，伸手一抄那喝剩的半杯烈酒，一仰脖子喝乾了，替馬雲英解圍道：「這剩下的半杯呵，就當元璋替小姐喝了吧！」

眾將一見，均樂得呵呵大笑，道：「好極了！交杯酒也喝了，朱兄弟與馬小姐豈非天緣巧合麼？郭元帥快恩許了這段良緣也吧！」

眾將無心的調笑，劉伯溫卻心中一動，暗道三妹生時紫氣繚繞，而朱元璋又恰恰乃紫龍之兆，兩人結合，果然是天緣註定，天機巧合！看來朱兄弟已漸入乾坤大挪移之局，日後倒須仔細留意了！

郭子興這時呵呵一笑，目注馬雲英，微笑道：「郭某如得朱兄弟這般快婿，於願足矣！但不知英兒你可願意與否？」

馬雲英當眾被問這女兒家天大難題，羞得跺脚道：「哎呀義父！你就算要問，也得看看場合啦！英兒不依啦！」

郭子興道：「不依這是甚麼意思？」

眾將大笑道：「女兒家慣說反話，她若說好，那便是不肯，若說不依，那就是願意啦！」

這下子又把馬雲英鬧了個滿臉通紅，她瞪了眾將和義父一眼，又偷瞧一眼朱元璋，見朱元璋含笑不語，不替她解圍，恨得咬一咬牙，低聲嚷了一句道：「傻瓜！被人這般取笑，也像個啞巴……」話未說完，馬雲英把脚一跺，羞得如飛燕般掠進後堂去了。

眾將均樂得哈哈大笑，再度開懷暢飲。

經瓜洲及燕子磯一役後，元順帝妥帖爾被弄得膽戰心驚，再也不敢輕提南下，帖木兒挨了元順帝的一頓訓斥，果然輕易不敢再對郭家軍用兵，轉而集中兵力向劉福通、芝痲李、徐壽輝等義軍進剿。

穎州郭家軍因而獲得一段時間休整。但這一役郭家軍傷亡慘重，暫時也再無力向元朝發動攻擊。

劉伯溫力勸郭子興趁機休整生息，擴軍備戰，先行立穩地盤，再圖進取。郭子興全部採納了劉伯溫的休整大計。因此，不到半年時間，郭家軍的元氣便已恢復，而且因燕子磯一役，聲威大振，各地小股義軍紛來投附，郭家軍的軍力得以迅速擴大。

這段時間，郭家軍的地盤也不斷擴大，先取濠州，再取滁州，不久又攻克位於長江邊緣的重鎮和州。至此，安徽全境有一半已落入郭家軍手上。

地盤擴大了，防守就成了一個突出的難題。郭子興手下軍力僅得十餘萬，眞正能夠獨擋一面的大將亦不多。要防守方圓達千里的地盤，就顯得兵微將寡了。

這天晚上，劉伯溫正在穎州老營的軍師府中批閱公文。

郭子興星夜到訪。劉伯溫的親兵見是郭元帥駕臨，忙要入內報知劉伯溫出迎。郭子興忙制止道：「劉軍師尚未入睡麼？」

親兵道：「劉軍師哪會這般早便入睡，他呵，每晚不是到庭園高台上夜觀星斗，便是伏案批閱文書，或者苦研歷代兵法，此時劉軍師正接到一份民間申訴書，親自批閱呢！」

郭子興歎道：「劉軍師只知有公，

不知有私，郭子興有此兄弟，眞三生之幸也！」郭子興說罷，不許親兵驚動劉伯溫，獨自悄悄的走了進去。

郭子興輕輕的向劉伯溫公房走去。此時劉伯溫正凝神審閱，不時拍案怒道：「義軍之中竟有此敗類……」

「何事惹劉兄弟如此動怒了？」

劉伯溫忽聽背後話聲，他回頭一看，見竟然是郭元帥駕到，忙站起來，道：「未知郭元帥駕到，有失遠迎，請元帥恕罪。」

郭子興與劉伯溫執手道：「你我情同手足，分甚麼臣屬！快快坐下了，不然，反教郭某不安。」

劉伯溫只好坐下，郭子興也在劉伯溫對面坐下，兩人心意相通，相視一笑，心中絕無芥蒂。

郭子興見案上那份申訴書依然擺着，便隨手抽起來一看，原來是穎州的一位商戶，申訴自己的女兒被郭家軍一名軍官強姦之事。

郭子興治軍甚嚴，一看便怒道：「誰敢如此膽大妄爲？這名軍官是誰？待本帥立即把他斬了示眾！」

劉伯溫沉吟道：「此事劉某已經查證，果有其事！該名軍官亦知是誰，但不便告知元帥！」

郭子興又道：「爲甚麼？難道怕本帥會縱容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非也，因此人罪無可恕，但尚未至死罪，若被郭大哥你知道，一怒之下，把他斬了，豈非矯枉反而招怨？因此小弟只好暫時隱下了。」

郭子興一聽，歎道：「劉兄弟處處爲我着想，如此忠義，三生難求！好好，此事郭某不問，任憑劉兄弟處置便了！」

劉伯溫微笑點頭，稍停又道：「郭大哥深夜到來，絕非僅爲聚聚閑常吧？」

郭子興道：「劉兄弟瞧出郭某有心事？」

劉伯溫道：「正是，若小弟猜的不錯，郭大哥必然乃爲防守和州重鎮的人選焦慮！」

郭子興不禁點頭道：「洞悉先機，知人善用八字，普天下非劉兄弟你莫屬了！郭某是爲此事而來，欲聽聽劉兄弟的主意。」

劉伯溫沉吟道：「實不相瞞，小弟亦正爲此思忖，和州地處長江邊緣，進可出擊，退可防守，乃兵家必爭要略重鎮。和州一失，穎州亦必然難保，守和州亦即守穎州，保和州即保穎州，此乃一而二、二而一也。因此，守和州之人選，絕不可輕率從事。」

郭子興點頭道：「劉兄弟之言不錯，郭某亦正思忖，誰可勝任守和州重責，劉兄弟不妨坦率相告。」

劉伯溫沉吟道：「郭家軍諸將中，彭大哥非領軍守土之將材，徐兄弟文韜武略兼備，倒不失一位人選，但徐兄弟目下已出任穎州大營總兵之職，勢不能兼顧和州，湯兄弟、沐兄弟亦非獨當一面的將才，剩下的唯朱兄弟一人而矣！可惜……」

郭子興奇道：「朱兄弟果然是一位最佳人選，郭某亦正欲爲此來聽劉兄弟之意，但劉兄弟可惜甚麼？」

劉伯溫沉吟道：「朱兄弟戰則英勇，退則從容，確有將帥之才，但可惜其性偏於激烈，流於陽剛過盛，若被激怒，便會方寸大亂，處事失措，如此，則和州危矣，朱兄弟出守和州，務須以兩法相輔，方可保萬無一失……」

郭子興忙道：「是那兩法相輔？劉兄弟快說。」

劉伯溫道：「其一乃劉某與朱兄弟同赴和州。」

郭子興一聽，立即斷然道：「此法萬萬不行，劉兄弟乃郭家軍頂天棟樑，郭某如何放心劉兄弟去冒此風險。」

劉伯溫深知自己一時委實不能離開穎州，便微微一笑，續道：「其二是令朱兄弟陽剛過盛之氣得已舒緩，氣和則心平，心平處事便保冷靜，冷靜而處事，再兼朱兄弟將帥之才，和州大定矣。」

郭子興大喜道：「好呵！就依劉兄弟之言便了……但如何可令朱兄弟陽剛之氣舒緩？」

劉伯溫微笑道：「陰盛則陽虛，陽盛則陰虛；若陰陽互濟，則相輔相承，自然心平氣和矣。」

郭子興迷惑不解道：「何爲陰？又何爲陽？劉兄弟爲甚麼忽然說話教人如此難懂？」

劉伯溫呵呵一笑，道：「陰即女，陽即男；此事因牽涉男女私情，勉强不得，務須彼此情投意合，方可保陰陽互濟，所謂强採的花不香，强摘的果不甜，絕非人力所能定奪，因此，令人犯難也。」

郭子興一聽，亦皺眉道：「這等男女私情，兩情相悅，卻是難！難！難！」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說易不易，說難亦不難；但要看天緣如何了。」

郭子興一聽，沉吟半晌，忽然醒悟道：「英非劉兄弟乃說英兒和朱兄弟之事？不錯，這倒是一個好主意！但郭某雖然首肯，卻未知英兒是否願意？劉兄弟說絕不能勉强呵。」

劉伯溫笑笑道：「男女之情，雖屬天緣，但也有人意，所謂六分天緣，四分人意，就看郭大哥是否盡力吧了。」

郭子興道：「爲甚麼？」

劉伯溫微笑道：「因爲三妹是郭大哥的義女，郭大哥是三妹的義父。」

郭子興一聽，登時醒悟，大喜道：「這四分人意呵，郭某這做義父的盡二分，餘下的二分，便非你這位義兄莫屬了。」

劉伯溫與郭子興心意相通，疑慮頓消，均撫掌大笑。末了，劉伯溫正

容道：「此事絕不能露於形跡，否則便失潛移默化，陰陽互濟之奇功矣。」

郭子興大笑道：「這個郭某知道，郭某保證不在兩人面前提一句嫁娶字眼便了。」

劉伯溫點頭微笑，不再多言。郭子興心中的焦慮頓去，與劉伯溫再略談幾句，便告辭走了。

陰陽互濟　出守和州

第二天，郭子興便分別召見朱元璋和馬雲英，問他二人是否願意同赴和州駐守。朱元璋和馬雲英一聽，均分別向郭子興表示，守和州責任重大，未知自己是否足以勝任，需要仔細考慮。

郭子興一聽，心中犯難，但劉伯溫又吩咐決不可勉強，更不可太着形跡，因此郭子興無奈，只好分別對朱元璋和馬雲英道：「好！好！考慮一下也好，但此事絕不能外洩。」

朱元璋和馬雲英亦分別答應絕不向第三者洩露此事。

但一連兩天過去，朱元璋和馬雲英依然毫無動靜，亦不見回覆。郭子興自己倒先焦急起來，跑去找劉伯溫，詳細告知此事。

劉伯溫一聽，沉吟半晌，便忽然微微一笑，道：「不是不報，時辰未到，時辰一到，雙雙來報，放心，放心，郭大哥等着做岳丈大人好了。」

郭子興道：「他兩人聽說要與對方同赴和州，均苦口苦面，悶悶不樂，更無半點欣喜之狀，顯見心中並無對方，如何能令他倆情投意合，除非由本座下一道軍令，他倆自然不敢不從，但此事劉兄弟又道不可勉強，然則如何可令二人走到一起？這雙雙回報、岳丈大人之道更從何說起？」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馬小姐是否辛卯年十月初九日？」

郭子興點點頭道：「不錯，郭某收其爲義女時，她曾親口向郭某說及自己的生辰時日。」

劉伯溫點點頭，又道：「朱兄弟時辰則在庚寅年十二月初十，馬小姐生年爲卯，朱兄弟生年爲寅，目下恰爲庚卯年，庚寅年與辛卯年相滙，是爲三合大吉，且兩人日月重疊，目下刻逢十月初十，三元交泰，龍虎相會，兩人之天緣再也難以逃脫矣。」

郭子興苦笑道：「劉兄弟於天機陣法驚天動地，難道竟連運命神算之道亦精通麼？」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是否如此，不出半月，便有分曉，好歹不會超過目下的十月便了。」

郭子興一聽，苦笑道：「此事若能於本月內解決，郭某這杯岳父大人喜酒，一定先敬劉兄弟你。」

劉伯溫大笑道：「果眞？」

郭子興道：「果眞。」

劉伯溫道：「當然？」

郭子興決然道：「當然。」

劉伯溫與致勃勃道：「好！如此一言既出？」

郭子興伸出手掌，道：「駟馬難追。」

劉伯溫亦伸掌與郭子興一拍，相視哈哈大笑。

就在此時，兩人笑聲未絕，忽有親兵如飛的逕奔入內，向郭子興稟報道：「郭元帥，不好了，朱將軍巡視營寨，欲射獵一隻白兔，竟連人帶馬，摔落千丈深崖，目下不知生死……」

郭子興一聽，大驚道：「速派人搶救，不論生死，先把人救回再說。」

親兵忙回道：「徐將軍聞訊，已親自帶兵前去搶救，但深崖別無通道，士兵只好結繩而下，設法營救。」

郭子興把手一揮，讓親兵出去。他搖頭苦笑道：「劉兄弟呵劉兄弟，今回只怕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矣，朱兄弟這一摔下去呵，只怕連骨頭亦摔碎了，還如何做郭某的乖龍快婿？如何領軍出守和州……」

郭子興話未落，霍地站起，欲搶出去親自指揮營救。

劉伯溫尚未及發話有所表示，一名親兵又氣急敗壞的奔了進來，報道：「小姐聞報朱元弟失足跌崖，不顧一切，欲飛渡懸崖搶救，豈料中途忽刮大風，小姐控制不住，竟亦失足掉下千丈深崖去了。」

郭子興一聽，登時站立不穩，摔坐回椅子上面。他長歎一聲，道：「哎！還道兩人天緣早定，怎的如此多災多難……英兒呵，你就算要救人，亦須先行細察，這般魯莽撲下，豈非救人不成，反送了你的生命麼？」

劉伯溫此時臉色亦微微一變，沉吟道：「按兩人運命，決非夭折之身，但事出突然，卻也不能大意，郭大哥，走！我等上懸崖一察，相機盡力營救便了。」

郭子興此時也沒了主意，更顧不上與劉伯溫爭論方才所議的成敗，霍地站起，與劉伯溫一道，向潁州城外的深崖掠去。兩人的親兵見狀，連忙在後面拚命追跟保護。

片刻前，朱元璋領了一隊親兵，巡視潁州城外的一座主峯天元山營寨。

天元山乃潁州百里內最高峯，山下便是潁州城，形勢險要，天元山若失，潁州便危在旦夕，因此劉伯溫特別佈置了近萬大軍，於天元山上駐守，東望長江，下臨潁州，保住天元山，潁州就穩如鐵桶。

朱元璋巡視完畢，見駐守的郭家軍森嚴壁壘，毫不鬆懈，心中欣喜，暗道劉大哥果然乃不世奇才，於戰略防守上亦獨具匠心。

朱元璋忽然又想起郭子興召見他時，流露欲派他與馬雲英同赴和州駐守之意，朱元璋心道郭元帥這是趁機使元璋與英妹相近，他的用心雖然良

苦，但未知英妹是否樂意？若她勉強，則於元璋防守和州毫無幫助，反誤了大事，若和州有甚閃失，潁州頓危，這如天重責，朱某豈敢輕率行事？此事唯有先向英妹試探，看她心意如何再作定奪。

朱元璋心事重重，策馬信步而行。朱元璋的親兵見他默不作聲，便不驚擾，跟在後面，策馬緩步跟隨。

就在此時，朱元璋忽聽前面一聲輕响，抬眼一望，原來前面草叢中忽地跳出一隻白兔，渾身雪白，眼珠飛溜的盯着朱元璋。朱元璋一見，心中一動，暗道這白兔如此活潑可愛，待朱某把牠活捉了，送給英妹，她必定喜歡，趁機打探她的口風便了。

朱元璋打定主意，便扭頭向後面的親兵道：「朱某要活捉這隻白兔，你等無論如何不許放箭，知道麼？」

朱元璋說罷，即翻身下馬，悄悄的向白兔摸去。

白兔卻極爲靈活，一見朱元璋下馬，即聳起雙耳，待朱元璋剛接近一丈，發出些微响動，白兔便撒足飛奔，快如箭矢，幾個起落，便竄到數十丈遠外了。

朱元璋自知憑脚力萬難追上，便即躍上馬背，狠狠一拍，戰馬便撒開四蹄，向前飛馳。

朱元璋與白兔的距離迅速拉近了，朱元璋喜道：「兔兒呵兔兒，你如何快得過我這千里良駒？快快停下，莫要跑傷了身子。」

就在這時，白兔卻呼的躍上左面的一條山徑，山徑陡峭向上，極爲險峻。

白兔向上竄了十幾丈，卻停了下來，眼珠兒盯着朱元璋，滴溜溜的轉，似在向朱元璋挑戰：你敢上來捉我麼？

朱元璋的眼神與白兔相觸，不知怎的，他的心突地一跳，頑心頓起，暗道哪怕你跑上天崖海角，你能去之處朱某便不能麼？不把你捉了，元璋誓不罷休。

朱元璋這般轉念，便猛地把馬繮一勒，策馬上了山徑，向那白兔直馳上去。

下面的親兵見了，忙大叫道：「朱將軍小心！山徑危險，不宜馳馬。」

朱元璋卻渾似聽不到，策馬直向上馳幾十丈了。他的親兵無法，膽大的便也策馬跟隨向上，膽小的便只能在下面守候了。

朱元璋漸而越上，跟隨他的親兵起初尚有八人，到後來便僅得二人拚命追隨。

白兔呼呼的向上急竄，朱元璋在後面策馬飛趕，但與白兔的距離始終是那麼十幾丈，不少也不多。朱元璋的馬稍慢，白兔便在前面蹲伏不動，朱元璋的馬快，白兔就跑得快一些。

朱元璋一見，不禁呵呵一笑，道：「白兔兒呵白兔兒，你這是考驗我的勇氣麼？你可知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呵！元璋決計不信，你能上的地方，我就不能。」

朱元璋毫不畏懼，依然策馬向上。他的千里良駒幸而慣跑山路，山徑雖然陡峭，卻也難不倒這匹千里良駒。

眨眼間，朱元璋便向上追了數百丈，距峯頂僅剩三數十丈了。朱元璋心道，上了峯頂，要捉你還不是手到擒來麼。

白兔卻似乎不知危險將至，依然飛竄向上，終於呼的一躍，跳上了峯頂的平台，蹲在一塊巨石上，向朱元璋轉着眼珠。

朱元璋猛一拍馬，奔躍上峯頂，再加一鞭，千里良駒就風馳電掣的向白兔馳去。

峯頂平台地方並不太大，白兔在峯頂上呼呼的急竄亂鑽，朱元璋也策馬死追，轉了幾個來回，朱元璋與白兔的距離越來越近，但朱元璋也被弄失了方向，已分不出東南西北來了。

在迷迷糊糊中，朱元璋只有一個念頭：捉住白兔！在他的心中，此時的白兔就猶如馬雲英，捉到白兔，就能討馬雲英的歡心，探出她的心事，最後是得到她的人兒。

朱元璋的親兵這時已遠遠的落在後面。白兔也似乎不體諒朱元璋的心情，依然拚命的飛竄。突地，白兔呼的一聲向一塊巨石上一躍，便蹲伏在巨石上面不動了，似乎已筋疲力盡。

朱元璋一見，大喜，心道白兔呵白兔，你終究跑不過我這匹千里良駒。

朱元璋猛抽一鞭，千里良駒受驚，便縱身一躍，亦躍上巨石，白兔卻又呼的一聲，跳上對面的另一塊巨石，朱元璋亦策馬再躍過去，千里良駒的馬蹄眼看要踏上白兔的身子了，朱元璋大吃一驚，暗道這一踏上去呵，便十條兔命也沒有了，他不及細思，猛地把馬繮向右一勒，千里良駒的身子便轉了向，馬蹄避過白兔，落在巨石的右面。

豈料千里良駒甫一落在巨石右面，猛見巨石的側邊竟是險惡無比的千丈深崖，千里良駒這時欲收足已勢無可能，後脚收攝不住，撞向前蹄，前蹄被撞，失了落點，一脚踏空，竟隆的一聲摔落深崖。

朱元璋猝不及防，被馬帶着，亦摔下深崖去了。

此時，拚死跟隨朱元璋上山的二名親兵，才趕到巨石前面，見朱元璋已連人帶馬，摔落山崖，但聽山谷中連聲巨响，卻如何趕得及救援？

二名親兵嚇得半死，一人留在山崖上面，另一人飛馳下山報訊去了。

徐達接報最先趕到，他連忙向山崖探視，但見下面黑古弄東的，深不見底，毫無動靜。跟隨他的親兵見狀，有不怕死的，便欲攀崖下去救援。

徐達處事極有分寸，臨危亦絲毫

不亂，他略一思忖，便制止親兵徒手攀下，先命士兵斬來長藤，又把長藤結連，然後把長藤的一端捆在親兵的腰部。徐達吩咐親兵道：「朱將軍既已掉落山崖，生死未卜，你們能把長藤帶下去，便算立了一功，切莫輕率大意，本座不欲再犧牲無辜！知道麼？」

親兵眼見徐達愛兵如子，心中大爲感動，決然道：「徐將軍放心，小的這下去，無論朱將軍是生是死，必把他帶上來。」

親兵說罷，腰纏長藤，緩緩的攀下深崖。徐達親自在上面手執長藤，徐徐下放，以便萬一時，便把親兵扯回來。

就在此時，馬雲英亦由朱元璋的親兵領着，飛馬馳上峯頂來了。

馬雲英飛馬馳近，但見徐達正手執長藤，把親兵緩緩放下，便飛身下馬，縱身一躍，掠到徐達身邊，探頭向下一望，但見下面的親兵剛落下不到數十丈，往下深不見底，更不知何處是底，何時到終。

馬雲英咬牙道：「四弟，這般緩緩下去，何時抵達底部？到見底時，只怕他……已生命不保。」

徐達見馬雲英雙目含淚，神色驚惶，知她與朱元璋的關係已非同一般，便安慰她道：「三姐不必太難過，朱大哥他身手不凡，必會設法自救，斷不會就此夭亡……」

豈料馬雲英一聽，卻把脚一跺，流淚道：「你……你知道他……是爲了我才摔下深崖的麼？」

徐達一面往下放藤，一面奇道：「朱大哥摔下山崖，怎會是爲了三姐你？」

馬雲英歎了口氣，道：「三弟知道元璋哥爲甚麼會掉下山崖麼？」

徐達道：「聽朱大哥的親兵道，他追逐一隻白兔，失足掉下去了。」

馬雲英幽幽的歎了口氣，道：「他爲甚麼要捉這隻白兔？」

徐達把長藤又往下放了數尺，一面道：「我怎會知道？」

馬雲英猛一跺足，道：「你自然不會知道，三弟，元璋哥他會聽我說過很喜歡白兔，因此，因此這傻瓜必定是爲了捉這白兔送給我……便掉下山崖去了。」馬雲英說罷，又自言自語道：「你爲了雲英掉落山崖，雲英爲了救你，難道便不敢冒一次險麼？」

馬雲英話音未落，已飛身一躍，躍下山崖數丈，她手抓崖邊尖石，朝上大叫道：「四弟，你的長藤只管放下去，三姐先走一步，待尋着元璋他，再用長藤把他扯上來便了。」

馬雲英說着，三幾個起落，她的身影便在崖邊不見了。馬雲英的輕功超卓，這千丈山崖雖險峻，但也難不倒她，她的手足只稍有一點點可藉力之處，身子便不會落空，猶如矯鷹般的向下飛墜。

徐達就連出聲制止的機會也沒有，他怔怔的長歎一聲道：「厲害！厲害！世間一個情字，竟可置生死於不顧，朱大哥與三姐雖同爲人中精傑，但一樣逃不脫這情網的糾纏。」

徐達毫無辦法，只好繼續往下緩緩的放藤，因爲他深知，下崖容易上崖難，何況要救人，若缺了一條長藤到崖底，要救人上來，就算蓋世輕功亦毫無辦法。

＊　＊　＊

朱元璋被戰馬帶着，墜下深崖，耳邊但聽千里良駒連聲慘嘶，陣陣哀鳴，似乎已知死期立至。

朱元璋心頭一陣劇跳，神智立刻恢復，在千鈞一發、生死一線間，朱元璋心念電轉，暗道朱某莫非今日命喪深崖？但爲何劉大哥卻說我必成大業？白兔呵白兔，難道朱某不該捉你？難道上天註定朱某與馬雲英斷無緣份？

朱元璋心念電轉，深感自己尚有許多未了大願，便暗地咬牙道：「不！不！不！朱某絕不能就此命喪，朱某必定能逢兇化吉，必能完成反元大業。」

朱元璋決心一下，他的狠勁便來了，他咬一咬牙，向下面一望，但見百丈下面山石嶙峋，座下的戰馬亦已心膽俱裂，左搖右擺，眼看就要翻滾而下，暗道若這般掉下去，必定與戰馬一般粉身碎骨。

朱元璋不敢再猶豫了，他猛地一拍馬背，憑藉這一彈之力，身子便凌空飛離馬背，斜斜的彈向右面的崖壁。

右面崖壁有一棵松樹斜伸出來，朱元璋的右手剛搭上松枝，座下的戰馬已翻滾着，重壓千鈞的向下面飛墜，只聽轟的一聲悶响，戰馬已撞上崖底山石，登時血肉橫飛，慘不忍睹。

朱元璋的心弦一陣抽搐，暗道自己若不及時躍開，此時只怕已如戰馬般的慘狀矣。

但朱元璋的慶幸僅僅停留了一霎間，因爲他搭上的松枝雖然僥倖把他扯住，但卻承受不住他飛墜而下的千鈞墜力，啪地一聲，碗口粗細的松枝立地折斷。

饒是如此，但朱元璋下墜的千鈞力度，卻已被折斷的松枝抵消了大半，這就使他有些微的求生機會，朱元璋知道，只要再能緩得一緩，他就算墜崖受傷，亦必不致命喪。因此他咬牙收攝身體繼續下墜的心弦震蕩，死命揑住手執的松枝，瞧準崖邊有凹陷之處，便猛把松枝向凹陷處插去。

松枝插入了崖隙，朱元璋的身體便得以一緩，雖然松枝依然承受不住折斷，但朱元璋飛墜的力度又減輕了一點。朱元璋連續插入崖隙七、八次，松枝已只剩下筷子長短了。

這時朱元璋距崖底已不足三十丈。身邊已再無任何可以藉力之處，朱元璋猛一咬牙，凌空一個翻身，把

身子倒轉過來，雙手向下，脚朝上，猶如漁家的撲水追魚，向下面插去。

朱元璋打算用這個姿勢落崖底，便可以雙手化解下墜的力度。他果然成功的保持了身體的垂直，雙手剛觸崖底石塊，便猛地向石塊一拍，身子向上反彈，才斜斜的再度落下，如此三番數次，直到朱元璋確定下墜的力度已全部化解，才不再藉力反彈，雙腿一收，便欲挺起身子。

豈料就在此時，朱元璋頭向上仰望之時，但見一個人影直向他的頭砸來，那人身穿銀灰戎裝，正是冒險下崖拯救朱元璋的馬雲英。

馬雲英仗着她一身超卓的輕功，飛身冒險下崖，最初數百丈倒也平安無恙，但到距崖底眼看不足百丈時，馬雲英一時大意，便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

她從上面的凸出的尖石飛身躍下，她料定下面的松枝必可承托她下墜的力度，但當她的足部點上松枝時，松枝卻啪的折斷！這一下判斷的錯誤，於此千鈞一發便足以致命。

馬雲英下墜的力度僅被折斷的松枝抵消了一小半，她下墜的力度雖然稍緩，但仍然足以令人心弦震蕩，馬雲英的心一慌，心弦的震蕩就更劇烈，她的手足因而發軟，這時她就算有超卓的輕功亦失去任何作用了！馬雲英心越慌，下墜的速度就更快，心弦的震蕩就更厲害，最後，馬雲英眼前一黑，竟抵受不住心弦震蕩昏過去了。

馬雲英的身子翻滾着掉了下來，這一掉下去，便十條生命也沒了。

朱元璋猛見墜下之人竟是馬雲英，大吃一驚，這時他也不及細思，藉身子挺起之勢，猛地衝前，攔腰抱住馬雲英，不與她下墜的力度相抗，就地滾下，抱着馬雲英，骨碌碌了直滾地十幾丈。

這一滾動，馬雲英下墜的力度就化作滾動的衝力，朱元璋雖然被山石擦得鮮血淋淋，但卻把鬼門關上的馬雲英硬扯了回來。

朱元璋的背部猛地撞上一塊巨石，滾動之勢也終於停了下來。朱元璋此時也渾身發軟，根本無力站起，但他依然緊緊抱住馬雲英不放。馬雲英這時仍然昏迷不醒，任由朱元璋抱着一動不動。

好一會，朱元璋才自感有了點力氣，他翻身坐起，把馬雲英平托在膝上，看一看四周的環境，朱元璋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

但見兩面皆陡削的山崖，崖底四周遍地尖石，就連一棵綠色的植物也不見，前後茫茫不見邊，也不知身在何處。朱元璋暗道，欲重上崖頂那是決計不可能的了，就算喊叫，上面也根本聽不到，但若留在此地，就算不跌死，餓也餓死了。

就在此時，懷裏的馬雲英忽然動了一下，迷迷糊糊的叫道：「……他這是爲了雲英……才跌下山崖……元璋哥！你莫要死，雲英就算死也會下來救你……」

朱元璋心中一熱，暗道英妹原來是爲救我才拚死下崖？必定是親兵回大營報訊時被她知道了！她竟然肯這般爲元璋，元璋爲了她掉下山崖也不冤了！朱元璋心中感動，情不自禁的把馬雲英抱緊了點。

忽然馬雲英又喃喃的叫了。

「水……水！渴死我了……」

朱元璋歎了口氣，暗道此地連一棵綠色的東西也沒有，何來清水！看來今番就算不餓死，渴也渴死了！他明明知道昏迷不醒的人，若有清水下肚，很快就會甦醒，但可惜這時連一口救命的清水也沒有。更可怕的是人越渴，昏迷就會越深，許多人缺水最後便是昏迷而死。

朱元璋心道若有一口唾液渡入她口中也是好的。於是他便拚命的想着那些普天下最酸的東西，希望引出一口唾沫，但他就連梅子的祖宗十八代都想遍了，依然引不出一口唾沫來。因爲方才的連番消耗體力，朱元璋自己也渴得半死了。

這時，忽聽不遠處噗的一聲脆响，朱元璋連忙循聲一望，他心中登時突突一跳，暗道天下竟有這等怪事。

原來聲响處，跳出一隻白兔，渾身雪白，眼珠滴溜溜的飛轉，竟然是把朱元璋引上峯頂，又因牠掉下深崖的那隻白兔！更奇的是這時白兔的嘴裏竟銜着一枝鮮花，花色呈紫，非常美麗。

朱元璋望着白兔，不禁搖頭苦笑道：「白兔兒啊白兔兒！喜歡你的人就在你面前了，可惜她就連瞧你一眼的機會也沒有了！」

白兔滴溜溜的盯着朱元璋，忽然把頭搖了幾搖，似道：「未必！未必！」白兔這一搖頭，銜着的紫花就一陣晃動，顯得更花枝招展，淡淡的香氣也飄送過來了。

朱元璋乍聞這股淡淡的香氣，心頭便猛一振，登時自覺精神了點。他心中一動，暗道這白兔有點意思，便叫道：「白兔啊白兔，莫非你是救人來了？」

那白兔似乎聽到了，竟把頭兒連點了數點，銜着的紫花又一陣招揚，香氣又飄了過來。

香氣落入朱元璋的鼻中，他的精神又振作了點，漸而心頭一熱，竟抱着馬雲英，毫不費力的站了起來。

朱元璋一步一步向白兔走去，嘴裏招呼着道：「你若是送花來救命，那就放下了，我再不敢來捉了……」

但白兔見朱元璋走近，又跑開了點；見朱元璋不動，牠又把頭點了點，紫花的香氣送過來，朱元璋又有了力氣。

朱元璋不禁歎了口氣，道：「白兔

兒，你只管快跑，我跟着你來便了。」

白兔一聽，果然掉頭就跑，朱元璋果然抱着馬雲英直追了上去。

白兔引着朱元璋，轉過一道崖壁，朱元璋眼前忽地一亮，只見前面的地方突然變得異常開闊，樹木參天，溪水中流，花草遍地！

朱元璋不禁大喜道：「多謝！多謝！可惜人不能拜動物，否則眞要向白兔你叩頭了！」

那白兔一聽，把頭連搖了搖，似道：「不必！不必！」然後白兔張開嘴巴把紫花放在草地上，向朱元璋點了點頭，吱吱的歡叫着，跳躍而去，眨眼便失了踪影。

朱元璋連忙把馬雲英抱到溪水旁邊，用手掬水，餵入馬雲英的嘴裏，他自己也猛灌了幾口。

清水到腹，馬雲英果然就甦醒了，她睜眼一瞧，登時哇的叫道：「……這……這是甚麼地方？是你麼？元璋哥……對了！這裏必定是陰曹地府，雲英竟與元璋哥你在地府相見！」

朱元璋知道馬雲英的心弦受了強烈的震盪，此刻雖然乍醒，但依然半昏半醒，不能令她過於驚奇，便望着她微笑不語。

馬雲英果然仍在半昏半醒狀態，她見朱元璋不答話，便自言自語道：「元璋哥啊，你爲甚麼含笑不語？雲英知道了，你必然是能在地府見到我下來相伴，喜歡得說不出話來啦……但天啊，地府原來這般美麗，若世人早知如此，又何必怕死而哭哭啼啼……」

朱元璋這時輕輕答道：「地府若是這般美麗，世人又何必怕死？」

馬雲英一怔道：「甚麼若是？難道不是？」

朱元璋微笑道：「自然不是！」

馬雲英道：「爲甚麼不是？」

朱元璋含笑道：「因爲英妹根本未死，這裏自然不是地府啦！」

馬雲英驚疑的眨眨眼，半晌無話，好一會，她才恍然大悟道：「……元璋哥你掉落山崖沒死麼？是你救了雲英麼？」

朱元璋點點頭，把方才的事略略的說了，馬雲英這才明白。她掙扎欲爬起，但卻渾身無力，只好又把身子靠在朱元璋的懷裏，幽幽的歎氣道：「我渾身無力，如何可走出去？倒連累元璋哥你了！」

朱元璋一聽，這才突然想起白兔留下的那朵紫花，心道這紫花僅略聞香氣，便有了氣力，若把它吃進肚子，豈非大增功力？說不定就可以逃出生天了！

朱元璋這般思忖，便把馬雲英輕輕放落草地，跑去白兔剛才停留的地方，拾起那朵紫花，他湊近鼻子一嗅，心神立刻一振。朱元璋向馬雲英走過來，先讓馬雲英嗅了幾口紫花的香氣。未幾，馬雲英果然感到精神稍振。

朱元璋大喜道：「好極了！這紫花果然是奇珍異草，光聞香氣便添氣力，若把它吃下肚內，豈非可以攀上崖頂，大增功力！這樣，或許可以攀上崖頂，逃出生天！」

馬雲英點點頭道：「元璋哥說怎樣就怎樣，雲英依着你便是。」

朱元璋大喜，把紫花一分爲二，一半塞進自己嘴裏，另一半餵馬雲英服了。

一會後，朱元璋突然渾身一震，似有一股兇猛無比的力道在他體內撞擊，漸而又東奔西竄，令他渾身燥熱。

馬雲英見朱元璋突然滿臉脹紅，正欲出聲詢問，就在此時，她猛地一抖，就如冰塊突地塞進她的胸腔，奇寒刺骨！

朱元璋這時越發燥熱難受，但他懷裏的馬雲英卻如冰塊奇寒刺骨，只要貼緊了點，身上的燥熱便稍稍舒緩，情不自禁的，朱元璋把馬雲英抱緊了。

馬雲英正感奇寒難受，被朱元璋這麼一抱，他身上的熱量便傳了過來，身上的奇寒就減少了點，馬雲英因此也拚命的把朱元璋摟緊了，此時，就算天打雷劈，也勢難令他倆分開半點空隙了。

朱元璋和馬雲英並不知道，他倆服下的紫花，名叫「陰陽花」，陰陽匯合，便化爲紫花，乃天地間千年難見的一種奇花。陰陽紫花遇陰更陰，遇陽更陽，男女任何人單獨服了，均會陰極而亡，陽極而喪，絕無僥倖。

但若是男女同時同地服下，便可立刻以陽制陰，以陰助陽，相輔相承，相得益彰。不但無礙，反令功力大進，靈驗非凡。

朱元璋和馬雲英誤打誤撞，終於碰上這段不世奇緣，成就了這兩位男女奇才。

好一會，朱元璋才猛地清醒過來，他突然發覺自己赤身露體，壓着馬雲英，馬雲英亦是一絲不掛，登時大吃一驚，躍了開去，抄起旁邊扔了一地的衣飾，胡亂的穿了起來。

這時馬雲英亦清醒了，猛然發覺自己赤身露體的躺在地上，心頭一震，指着朱元璋道：「你……你把我怎樣了？」一面慌亂的披上衣裙，羞得滿面通紅。

朱元璋這時已完全清醒了，他向馬雲英俯身一揖道：「朱某誤打誤撞，幹了此等有辱英妹之事，委實該死！但朱某向天發誓，今日大錯鑄成，朱元璋絕不敢負了英妹！他日事業有成，當娶英妹爲妻！蒼天可鑑，悠悠此心！」

馬雲英這時亦想起剛才發生的一切來了，心道方才之錯他並非有心，況且若非如此，彼此均會命喪當場，也難得他肯坦白承認，事已至此，這段天緣也只得認了。

馬雲英幽幽地道：「唉，事已至此，乎復何言？但你記得今日之事，今日之言，雲英這一生，就依附於你了！」

朱元璋見馬雲英不但肯原諒他，而且答應依附終身，心中大喜，他走近前，動情的摟着馬雲英，道：「英妹放心，元璋但能重返潁州，必是馬上向郭元帥求親！」

馬雲英含羞帶笑道：「看你急成這猴樣！」

朱元璋哈哈大笑道：「朱某能得英妹這位女中豪傑爲助，三生有幸！若不急啊，英妹被他人搶走了，朱某豈不抱恨終生麼？」

馬雲英嗔道：「你再取笑，我不理你啦！」

朱元璋吐吐舌頭，笑道：「好！好！不笑，不笑，這便想法子重返潁州便了！」

朱元璋和馬雲英這時不但元氣盡復，而且功力大增，欲重上崖頂，已不是甚麼天大難事了。

* * *

劉伯溫與郭子興飛騎馳上天元山。

劉伯溫縱目一看，但見山峯劈地摩天，雲凝碧漢，氣象萬千；又見青松蒼郁枝虬，剛毅挺拔，千姿百態；更見煙雲翻飛縹緲，波瀾起伏，浩瀚似海，巧石星羅棋佈，競相崛起，維妙維肖。劉伯溫大步走到東面一看，更見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劉伯溫凝神細察，但覺此峯雲霧恰似龍氣瀰漫，長江浩浩，源遠流長，中開深崖，恰似天門洞開，不禁暗暗點頭道：「此峯瑞氣吉祥，斷非兇山惡嶺，爲何朱元璋與馬雲英竟會在此地遇險？這委實令人百思莫解！」

劉伯溫仔細看了一回，才向朱元璋失足深崖走過來。此時徐達仍在往下緩緩放藤，他腳邊的山藤本來放有大捆，但此時已剩下不足三十丈了。

郭子興往深崖探身察看，皺眉道：「此崖黑不見底，到底有多深？」

徐達回道：「小弟已把數百丈山藤放下去了，足見崖深起碼過數百丈！」

郭子興不禁點頭歎道：「徐兄弟處事極爲妥當，須知如此深崖，若徒手攀下，非死即傷，如何談得上救人？英兒不知天高地厚，貿然下崖，只怕已凶多吉少，這亦是她不自量力而喪命！」

徐達向劉伯溫苦笑道：「三姐聞報朱大哥遇險，早已神色悽惶，匆匆趕來，僅問了小弟幾句，便飛身下崖，小弟就連制止的時間也沒有……三姐可能白送了生命了！」

郭子興搖頭歎道：「英兒輕功超卓，衆將領中除彭兄弟外，無人可及，彭兄弟此刻又遠在濠州，如何趕得及上峯救人？朱兄弟和英兒大概命該喪於此崖，徐兄弟也不必爲此內疚，救人之事，千萬愼重而行，切勿再輕送衆弟兄的生命了！」

劉伯溫沉吟不語，忽然向郭子興問道：「此峯是否叫天元峯？」

郭子興驚疑的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天元峯！」心中卻暗道：「劉兄弟這是怎的了？平日衆兄弟的安危他最爲擔心，但此時此刻，卻怎地問起這風花雪月的遊人問題？」

劉伯溫卻不理會郭子興的迷惑，點點頭，又向徐達問道：「四弟！朱兄弟是否因追獵白兔失足摔下深崖？」

徐達道：「是啊！這是朱兄弟的親兵親口說的，還會有假？」徐達忽然想起馬雲英下崖前一刹那說的話，又續道：「對啦！三姐曾留下話說，朱兄弟爲了她才追獵這頭見鬼白兔的！豈料這白兔卻要了他倆的生命！」

劉伯溫一聽，又略一沉吟，忽地擊掌歎道：「非也！非也！朱兄弟和馬雲英非但不會喪命，反而因此獲益不淺也！」

郭子興苦笑道：「劉兄弟說笑麼？如此千丈深崖失足掉下，非死亦傷，豈會反而得益？」

劉伯溫微微一笑，心道郭子興和徐達均是九宮三元局中人，便略示知一二，自亦無妨，便道：「此峯龍氣郁郁，瑞氣吉祥，斷非凶峯惡嶺，不致陷人於死傷，此其一也；又此山名爲天元山，天元亦即天緣，當主朱兄弟與三妹的一段天緣巧合；此其二也；朱兄弟生辰年乃庚寅，三妹生辰年乃辛卯，辛卯屬兔，庚寅屬虎，白兔既現，龍虎交匯，此其時矣！若劉某所判不差，朱兄弟和三妹目下必已相會，且天降奇緣，成就二人的不世大業！」

郭子興又驚奇又喜悅道：「劉兄弟事事洞悉先機，郭某早已佩服不已，若果如劉兄弟所言，不但二人可保平安，且郭某的難題亦盡消矣！但未知是否果如劉兄弟方才所言吧了！」

徐達把最後的數十丈山藤亦全數放進深崖去了，他苦笑道：「山藤已不見搖動，小弟的親兵顯然已抵達崖底，是吉是凶，立刻便有回報矣！」

郭子興和劉伯溫一聽，走近崖邊，探頭向下面張望，但見下面黑漆一團，深不見底，根本無法瞧清下面的物事。

劉伯溫道：「四弟，你如何知道下面的情形？你的親兵又如何向你報訊？這千尺深崖，就算拚盡喉嚨大叫，上面亦必然難以聽到。」

徐達微微一笑道：「小弟早已與親兵約定報訊暗號了。」

就在此時，掛在崖邊的山藤抖顫了三下，徐達一見，顧不得說，忙以手搭藤，凝神鑑察動靜。

郭子興急道：「山藤抖顫這是甚麼意思？」

徐達道：「小弟親兵已抵達崖底

矣！他隨即會展開搜索，很快會有回報！」

郭子興和劉伯溫一聽，兩人均心焦下面的動靜，忙走近徐達的身邊察看，兩人均暗道若下去之人是蓋世高手，倒可來個千里傳音，但下去的是普通親兵，的確只能來個「山藤傳訊」了！但不知下面的人如何傳知上面？

徐達默然不語，以手搭藤，全神貫注，忽然口中輕聲道：「好！山藤又抖顫了！是長一短二……郭元帥、劉大哥！親兵已發現戰馬遺骸，果然已摔得粉碎……」

郭子興一聽，驚道：「戰馬已摔得粉碎，朱兄弟與戰馬一道摔下，豈會倖免？劉兄弟方才所說，只怕錯矣！」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未必！未必……」

就在此時，忽聽徐達又輕聲道：「山藤動矣……長三短一！親兵報說：四周並無朱將軍和馬小姐的踪跡。」

郭子興一聽，又驚又奇，道：「既無踪跡，那便肯定沒有當場摔死！但如此深崖摔下，非死亦傷，他倆卻到哪兒去了？爲甚麼不在原地等候救援？」

劉伯溫微笑道：「若然如此，如何會有天降奇緣？況且二人心性均非守株待兔不思進取的人，豈會坐等救援？」

郭子興歎氣道：「深崖下面尚有甚麼法子可想？憑他倆的功力，亦斷無可能徒手攀爬上來！」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奇兆已現，奇蹟只怕也快降臨矣……」

劉伯溫話音未落，徐達忽然驚喜的咦了一聲，道：「……長三短三！嘿！朱兄弟平安無恙……短三長三！好！三姐亦完好無缺！啊！啊！他們要攀上來了！」

郭子興一聽，不禁目瞪口呆，喃喃道：「當眞如此？徐兄弟！」

徐達笑道：「果然如此！絕無虛言！他們已報訊，說道攀藤上來，郭元帥很快便可親眼目睹矣！」

郭子興深知徐達處事極有分寸，他既然如此肯定，那就絕無虛假的了！當下不再作聲，等待下面的人上來。

二個時辰後，有人果然沿山藤攀爬上來了！徐達一見，攀上來的原來是下去救人的親兵，他伸手把親兵猛地扯上崖頂，忙道：「朱將軍和馬小姐呢？」

親兵已筋疲力盡，他一屁股摔在山地上，喘了一會粗氣，才道：「朱將軍和馬小姐雙雙攜手在另一面走來……但卻不肯用山藤攀爬上來，道如此上崖，有失風雅也……小人沒法，只好先上來啦！」

郭子興此時已把親兵的話聽得一清二楚，他向劉伯溫搖頭苦笑道：「這必定是英兒的主意！剛脫凶險，她又頑皮啦！這千丈深崖，不用山藤，卻如何徒手攀登？這豈非拿生命開玩笑麼！」

徐達亦暗暗替二人揑了把汗，他向親兵慰勉了幾句，即着他先到一面休歇。他向崖下探頭一望，忽然驚喜的大叫道：「嘿！三姐和朱大哥果然徒手攀上來啦！」

郭子興和劉伯溫一聽，忙亦探頭察看。只見下面一男一女果然一跳一躍，捷如靈猴的貼壁而上。

但見朱元璋以手掌托住馬雲英的腳底，向上一送，馬雲英即凌空飛升，伸手抓住十幾丈高處的一塊尖石，朱元璋用腳一踏巖壁凹陷之處，人如箭矢直射上來，伸手搭住馬雲英垂下的足踝，馬雲英縮腰飛腳一彈，朱元璋隨即向上飛升，足底已穩穩的踏上十幾丈高處的另一個巖壁凹陷，下面的馬雲英再向上飛射，躍上朱元璋平伸的手掌，又再向上彈射，如此十幾個起落，不消片刻，朱元璋和馬雲英便已雙雙攜手，矯如靈猴，捷如飛鳥，躍上崖頂平台！

兩人攜手露出這一手絕世輕功，直把郭子興和徐達瞧得目瞪口呆！均暗道如此這般徒手上崖，普天下只怕僅此二人而已。

劉伯溫亦暗暗點頭道：「天元峯上，白兔奇緣，陰陽結合，龍虎交匯，看來九宮天龍大勢已成矣！」

當下朱元璋、馬雲英與郭子興、徐達、劉伯溫相見了，朱元璋把下崖之後的事略說了幾句，只道自己與馬雲英誤服了一種奇花，竟然功力大進，其餘一切盡皆隱而不談。

馬雲英在眾人面前忽然忸怩起來，她低低的向眾人招呼了一聲，便臉紅耳赤的退到一邊。

郭子興見了，又驚又奇，暗道這天不怕地不怕的女中男兒，這一摔啊！怎地便把男兒氣也摔掉，把女兒味盡露了出來！

在場中人，唯劉伯溫意態從容，目注兩人，微笑不語，似乎已把兩人的隱秘瞧出來了。

馬雲英接觸到劉伯溫意味深長的視線，臉上更紅如丹珠，越發不肯開口說話了。

眾人策騎，返回潁州，自有眾將前來，分別向兩人慰問一番。朱元璋與眾兄弟談笑自若，只是當說到在深崖下到底有甚麼奇遇，卻就哈哈一笑，支吾過去了。

當天晚上，劉伯溫正在軍師府中夜觀天象，親兵忽然前來報說有人夜訪，劉伯溫一問，原來是朱元璋和馬雲英雙雙到訪。

劉伯溫心中一動，暗道方才天象已現奇局，豈料二人便在此時出現！

劉伯溫忙對親兵道：「快請！」

親兵道：「劉軍師欲在公房迎客麼？」

劉伯溫道：「不！請他們來此，然後直上高台便了！就說劉伯溫在此恭

候！」

親兵領命出去，不一會，領着朱元璋和馬雲英直入後院，然後指着後院東面的一座高台道：「朱將軍、馬小姐請上高台，劉軍師在上面恭候！」

馬雲英一聽，也不必親兵引路，幾個起落，便躍上高台，格格一笑，道：「二哥！你要我等上這古怪地方作甚？」馬雲英踏入劉伯溫的府第，不知怎地，心頭便一寬，焦慮頓失，又恢復了她的嬌野。

此時，朱元璋亦縱身一躍，上了高台，向前面凝神站立的劉伯溫俯身一揖道：「小弟拜見劉大哥！」

劉伯溫轉過身來，向兩人凝注片刻，即微微一笑，道：「朱兄弟怎的忽然客氣起來了？」

馬雲英瞟了朱元璋一眼，格格笑道：「他啊，這叫禮下於人，必有所求也！」

朱元璋亦含笑點頭道：「小弟果然有疑難不解，特來向劉大哥請教。」

劉伯溫微微一笑，也不問朱元璋兩人有甚疑難，來訪作甚，卻向高台東面一指，道：「兩位請站此處，凝神屏氣，仰視天穹！」

朱元璋深知劉伯溫滿腹玄機，聞言不敢怠慢，依言站到高台東北角上，仰頭細察夜空。

馬雲英眨了眨眼，見劉伯溫滿面肅容，便不敢撒野，果然也站到朱元璋身邊，抬起頭來，學着朱元璋的模樣，板起面孔，夜觀星斗起來。

瞧了一會，馬雲英先就忍不住了，她格格一笑，道：「二哥啊二哥！你這是打算要雲英參禪入道麼？不然你硬要我望這夜空幹麼？」

劉伯溫卻沒半點笑容，肅然道：「那三妹你看到甚麼了？」

馬雲英眨了眨眼，道：「疏星高懸，散圍圓月，清朗夜空，如扯布幕，飄帶雲絮，斜蓋天河……雲英見到的，便是這些了！」

劉伯溫又道：「朱兄弟所見如何？」

朱元璋此時正凝神仰視，神色漸而一片莊重。聽劉伯溫發話，便衝口而出道：「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

劉伯溫一聽，暗一點頭，道：「好！請再察看。」心道朱兄弟果然已身登九宮三元大勢局！剛視天象，便已瞧破天道之將劇變，猶如世之江海，波濤洶湧！羣雄奔逐，又如千帆競舞！

稍待，劉伯溫又道：「此時又如何了？」

朱元璋忽面露驚疑，喃喃道：「……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闌干南斗斜！」

劉伯溫心中又一動，暗道朱元璋雖然並不知悉那是帝星，但竟然瞧出其已搖搖欲落，但也不敢點破，只微一點頭，道：「不錯！朱兄弟再瞧下去，便知端詳矣！」

朱元璋此時不須劉伯溫導引，已自行凝神仰視。忽地，朱元璋眼神一亮，眼睛於夜色中灼灼有光，朗聲頌道：「……星盡陽出光赫赫，千山萬山如火發！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退羣星與殘月！」此時，朱元璋神色專注肅穆，聲如金石，擲地鏗鏘。

劉伯溫一聽，心頭突突一跳，暗地欣喜道：「天元峯上，白兔奇緣，陰陽匹配，龍虎交匯，九宮天龍形格果然初備，言談便擲地有聲，看來九宮大勢已到虎踞龍盤之時了！」

劉伯溫這般思忖，便斷然有所決斷。他把朱元璋和馬雲英領回高台中央，微微一笑道：「你倆莫非爲和州之事而煩惱麼？」

朱元璋和馬雲英一聽，均異口同聲道：「此其一也，但爲甚麼劉大哥你會知道？」

馬雲英道罷，又驚疑的盯着朱元璋道：「咦？你怎地也知道義父欲派我倆出守和州？」

朱元璋笑道：「此事其實郭元帥一早便對我說了，只因未知英妹心意如何，才不敢貿然相告。」

劉伯溫亦笑道：「此事既然你倆都知道了，劉某乃策動之人，豈會不知？」

朱元璋和馬雲英一聽，才知道派他們二人出守和州，原來是劉伯溫的主意，便齊聲道：「然則依劉大哥之意，我倆是否該去？又是否可以勝任？請劉大哥坦白相告！」

劉伯溫微微一笑，道：「陰陽既已匹配，龍虎已然交匯，和州足以龍盤虎踞矣！尚猶豫甚麼？」

朱元璋沉吟道：「然則日後的天下大勢又將如何？」

劉伯溫微微一笑，微露端倪道：「樹頂雙環，樹掛曲尺，因此而枝枝葉葉現金光，晃晃朗朗照四方，江東岸上光明起，談空說偈有眞王！」

朱元璋與馬雲英均迷惑不解道：「這是甚麼意思？」

劉伯溫大笑道：「天元峯上自有奇緣，就如朱兄弟與三妹的巧合一般，天緣不外天機，天機不外天時，天時亦即天下大勢，兩位若佔天時，再得地利，更添人和，何愁大業不成！又何必多問！兩位尚有甚疑難未消？」

馬雲英一聽，臉上忽地一紅，含羞帶笑道：「人家的心事都被二哥你瞧透了，甚麼陰陽匹配啊！雲英問的不就是這事麼？」

劉伯溫一聽，樂得又呵呵大笑道：「好！好！既然三妹與朱兄弟問的是這疑難，那就不必問了，放心去吧！劉某保你天緣綿長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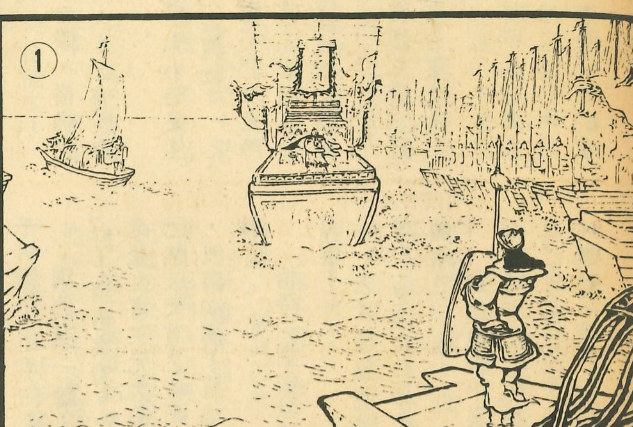
這一晚後，朱元璋和馬雲英果然欣然奉節制元帥郭子興之命，出守和州，朱家二百八十年的基業，從此才有了自己的第一塊地盤。

（第二部完，請看第三部「挪移乾坤」）

三國演義之 二十三

赤壁大戰（一）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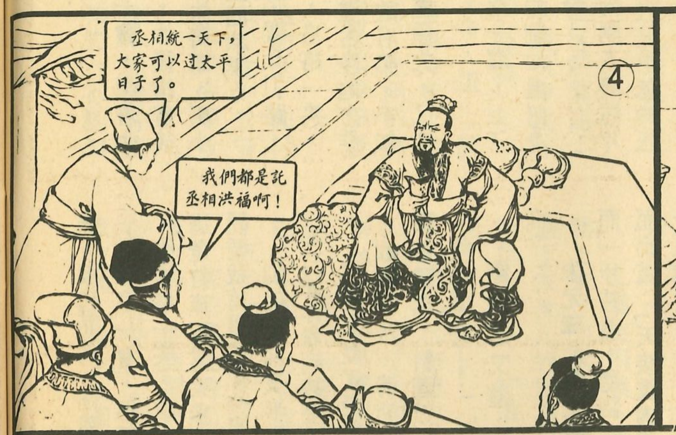
1 且說曹操用了龐統的連環計，把大船小船用鐵環連鎖，不怕風浪，便想一擧平定江南。一切部署完成以後，只等待下令進攻了。這天是十一月十五日，曹操乘坐一條大船，巡視水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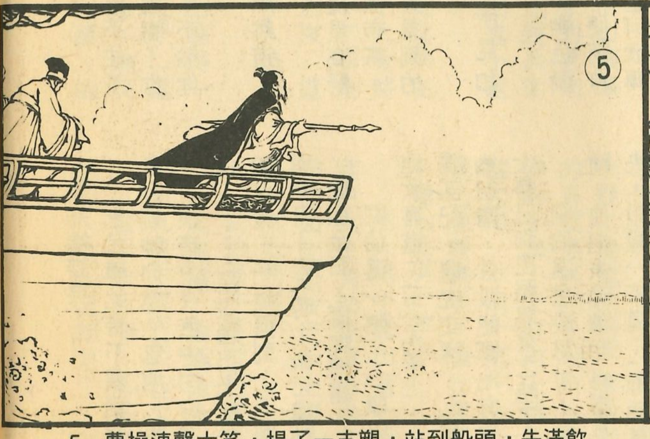
2 曹操想到孫權、劉備馬上要被消滅，心裡高興，就命在大船上擺下酒席，文武官員，挨次就座。這時天色已晚，明月升空，長江中間，波平浪靜。曹操四面望望，滿心得意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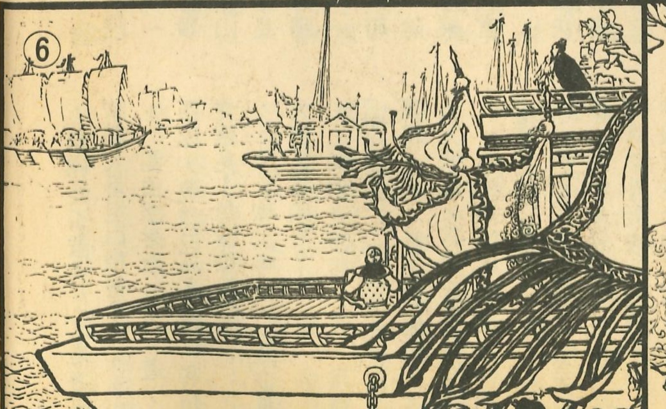
3 喝了好多酒，曹操醉醺醺地指着南岸說道：「黃蓋、甘寧已經暗中向我投降了，周瑜他們還蒙在鼓裡呢。」又指着夏口方面說道：「劉備、諸葛亮妄想螳臂擋車，多麼不自量力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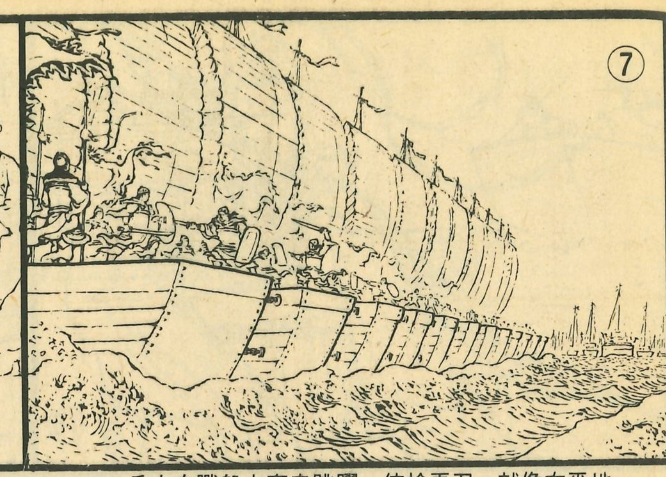
4 他得意忘形，又回頭對衆官說道：「我縱橫天下，只剩江南沒有收服，現在我手下有百萬大軍，還怕不能成功麼？」



5 曹操連聲大笑，提了一支槊，站到船頭，先滿飲三杯，接着便吟起詩來。衆官百般恭維，曹操眞是快活極了。



6 第二天，水軍都督毛玠、于禁操練水軍，曹操坐在大船上檢閱。只見一排排戰船都已用鐵索連起來，扯起風帆，冲波激浪，非常平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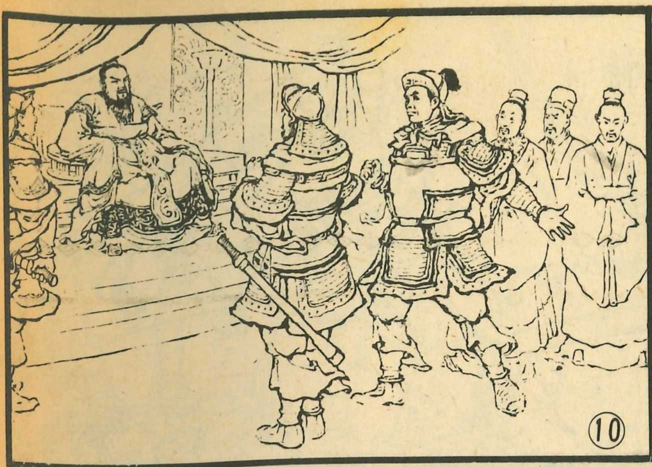
7 兵士在戰船上奔走跳躍，使槍弄刀，就像在平地上一樣，一點也不覺得搖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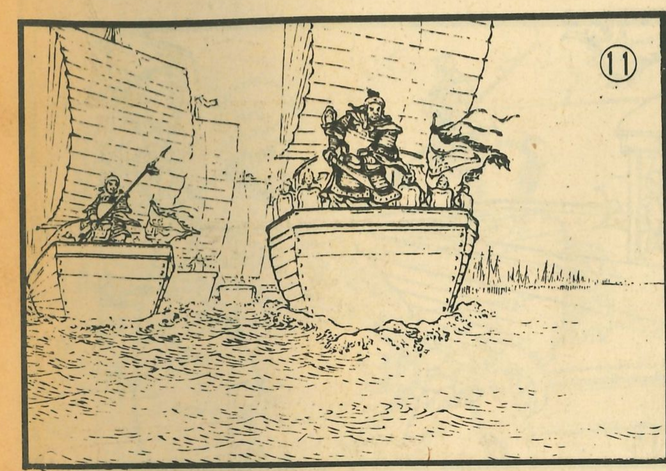
8 曹操回寨，對衆謀士說，虧得龐統這條妙法，使不慣乘船的北兵，在大江之上能像在陸地上一樣平穩。程昱道：「戰船連鎖起來固然有好處，但是江東若用火攻，便難以逃避，不可不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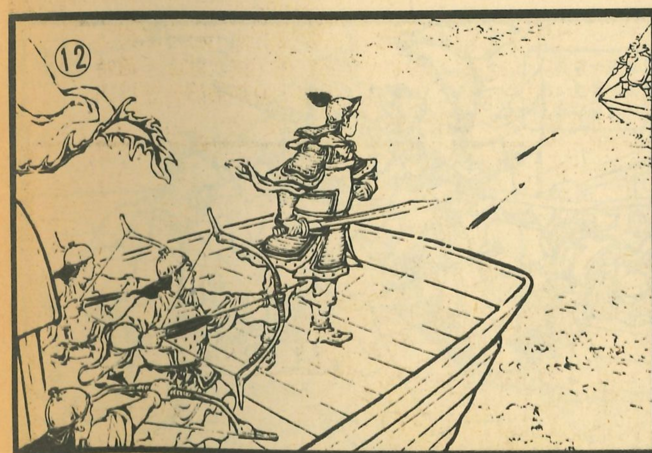
9 曹操聽了，呵呵大笑，說道：「你們那裡知道，火攻要靠風力。現在正是冬天，只有西北風，江東要是用火攻，被西北風一吹，豈不是自己燒自己？」衆謀士都佩服曹操好見識。



10 焦觸、張南聽曹操一再說北兵不慣乘船，便挺身而出，自願帶領二十隻巡船去奪對岸的旗鼓，叫敵人知道北軍也會乘船作戰。曹操嘉獎他們有膽量，答應讓他們去試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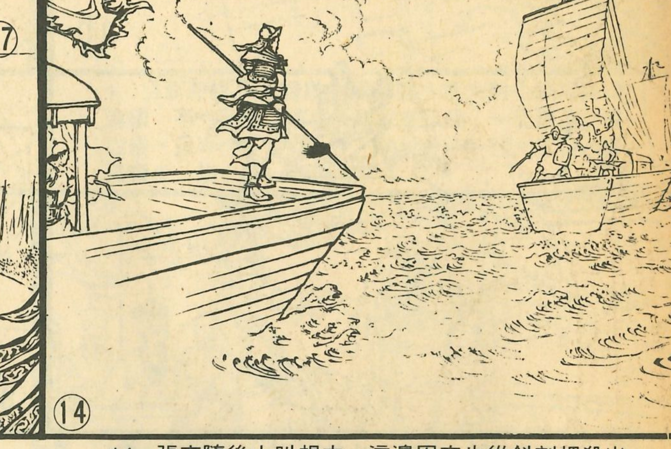
11 第二天清早，焦觸、張南領了二十隻戰船，穿出水寨，到江南來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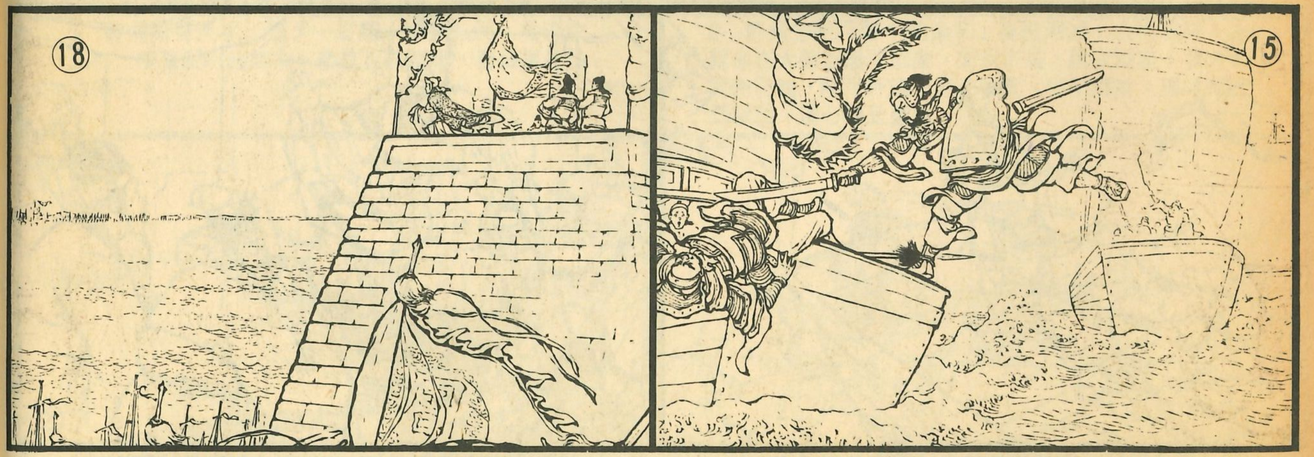
12 周瑜得報，趕緊調派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出發迎戰。焦觸見韓當手執長槍，立在船頭，便叫兵士亂箭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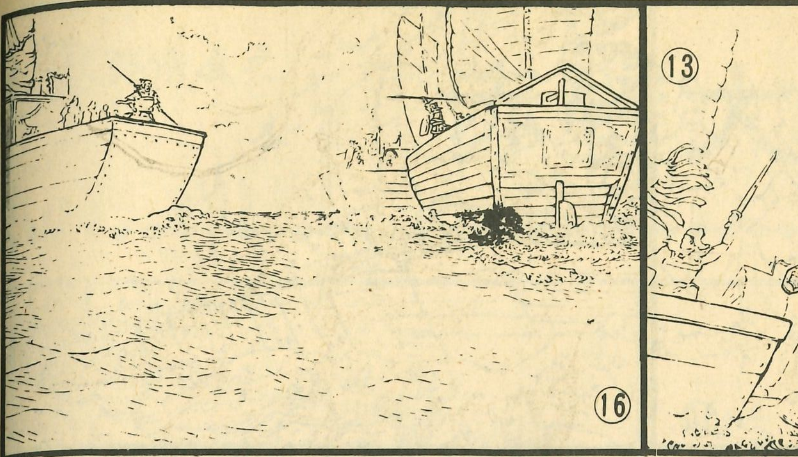
13　韓當用盾牌擋住亂箭，等到敵船靠近，縱身跳上敵船，手起一槍，把焦觸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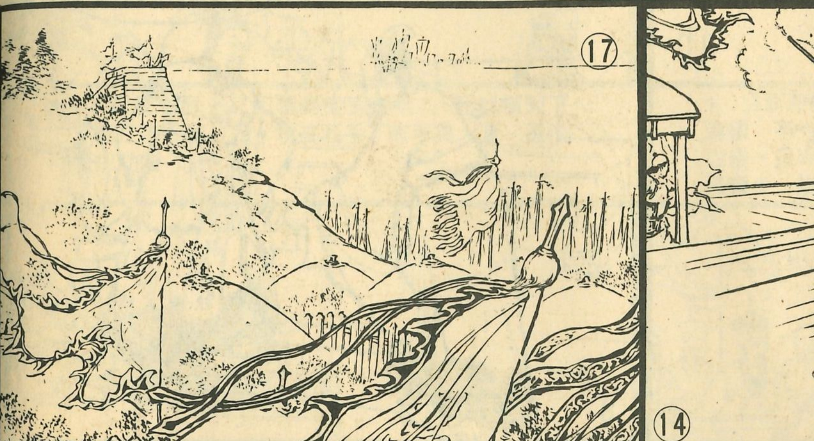
14　張南隨後大叫趕來，這邊周泰也從斜刺裡殺出。



15　周泰見張南挺槍立在船頭，便一臂挽盾牌，一手提刀，衝將過去。看看兩船相距七八尺，周泰飛身一躍，跳上張南船頭，手起刀落，將張南砍下大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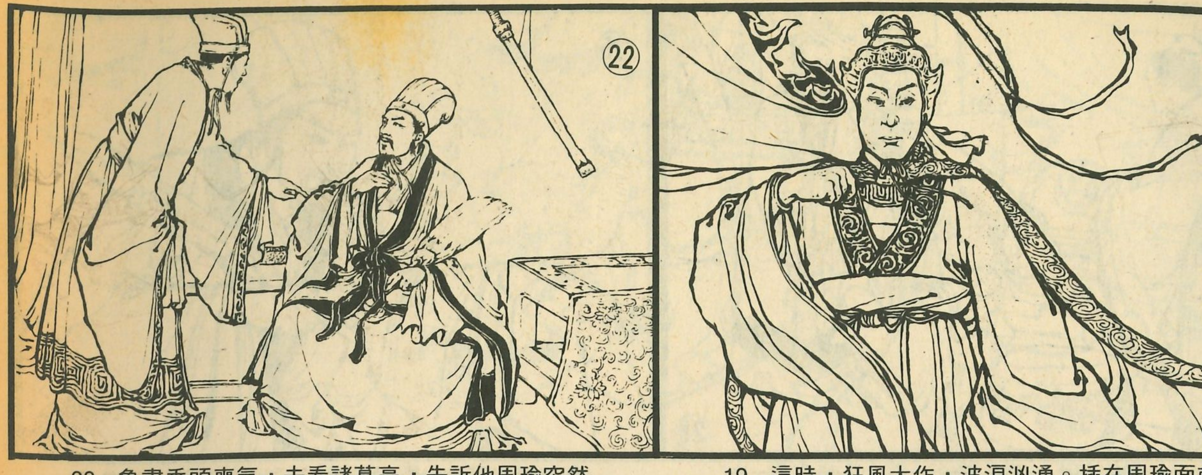


16　敵船向後逃去，周泰跳回原船，和韓當並力追趕。到了江心，遇上文聘的戰船，雙方又殺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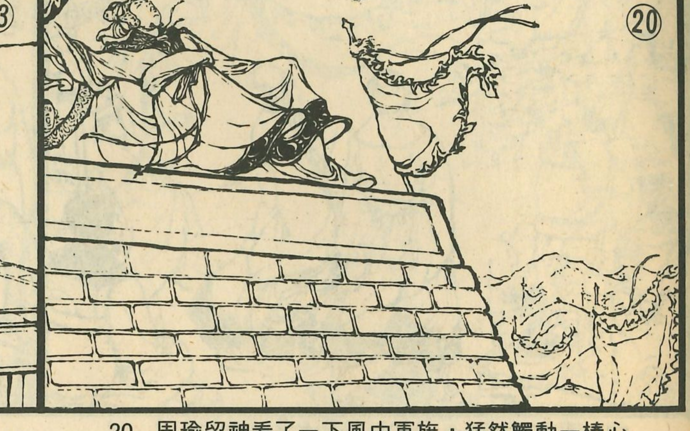


17　韓當、周泰銳氣百倍，只管追過去。周瑜在山上督戰，怕他們出岔子，連忙下令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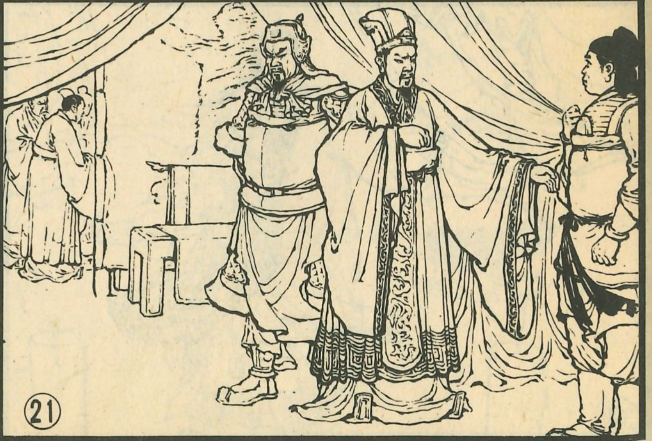
18　周瑜眺望對岸形勢，心中定下了破曹之計。



19　這時，狂風大作，波浪洶湧。插在周瑜面前的軍旗，也被刮得嘩啦嘩啦地响，一隻旗角，不時打從周瑜臉上拂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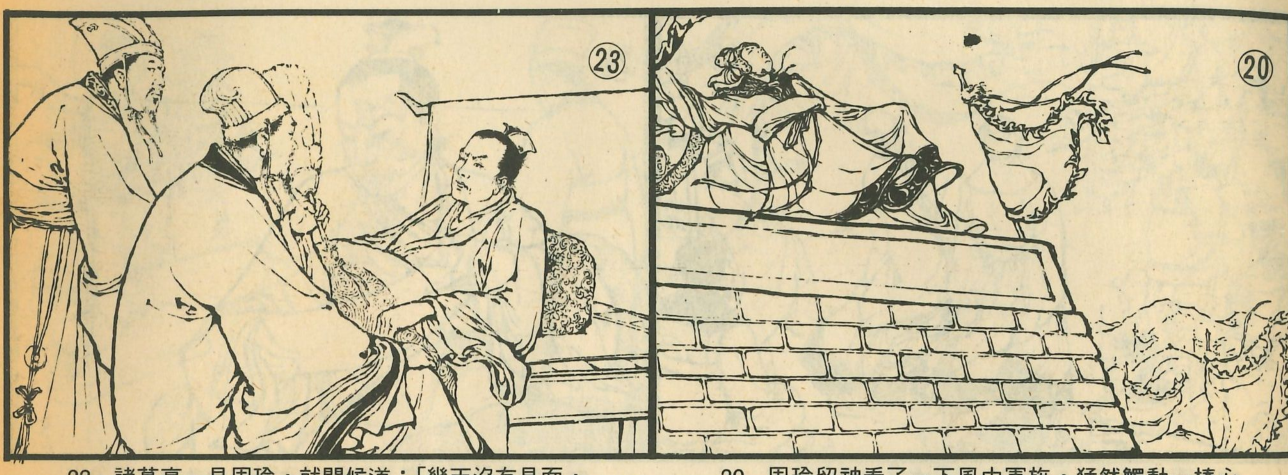


20　周瑜留神看了一下風中軍旗，猛然觸動一樁心事，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嘴裡吐着鮮血，不省人事。



21　文武官員聽到這個消息，全趕到大帳裡來探望。程普、魯肅都急得愁容滿面，一面請軍醫來替周瑜療治，一面飛報孫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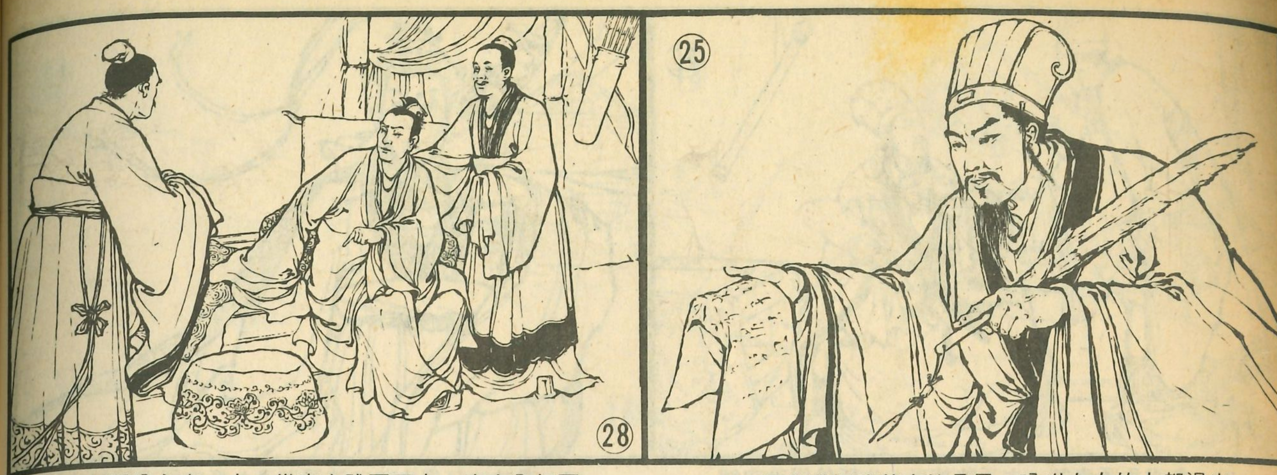
22　魯肅垂頭喪氣，去看諸葛亮，告訴他周瑜突然病倒的經過。諸葛亮微微一笑，說道：「子敬，都督的病，我倒是會醫的。」魯肅愕然：「哦？你還懂得醫道，那好極了，請你馬上就去。」



23　諸葛亮一見周瑜，就問候道：「幾天沒有見面，想不到都督會病了。」周瑜嘆口氣道：「正是人有旦夕禍福，誰也保不定的。」諸葛亮瞧着他笑道：「所以，天有不測風雲，人又怎麼能料得到呢？」



24　周瑜聽了，頓時變色，一時接不上話，只好故意呻吟。諸葛亮又道：「都督心中煩悶，一定要先通氣，氣一通，毛病自然就好了。」周瑜料定諸葛亮已經知道他的心事，便問他應該吃甚麼葯。



25 周瑜懂得諸葛亮的意思，吩咐左右的人都退出去。諸葛亮很快寫好秘方，遞了過去，笑着說道：「這就是都督的病源了。」



26 周瑜接來一看，只見紙上寫着十六個大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齊備，只欠東風。」周瑜嚇了一跳，暗忖：孔明眞是厲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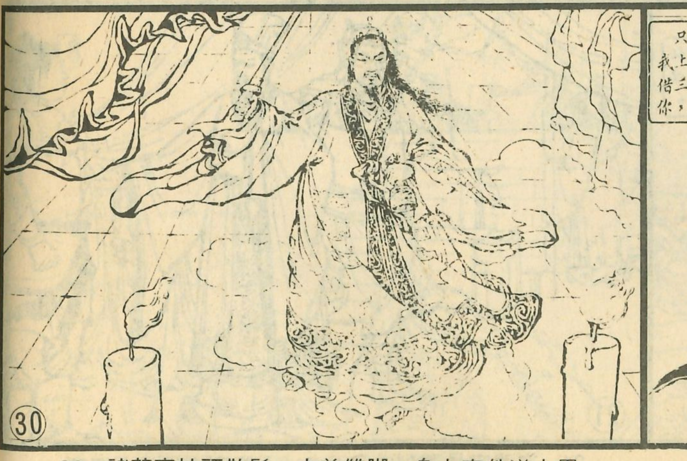


27 周瑜見自己心事已經被諸葛亮說穿，只得老老實實向他請教。諸葛亮精通天文，測定這幾天會起東南風，却故意哄騙周瑜，說他學過法術，有呼風喚雨的本領。

28 周瑜心事一去，從床上跳了下來，病完全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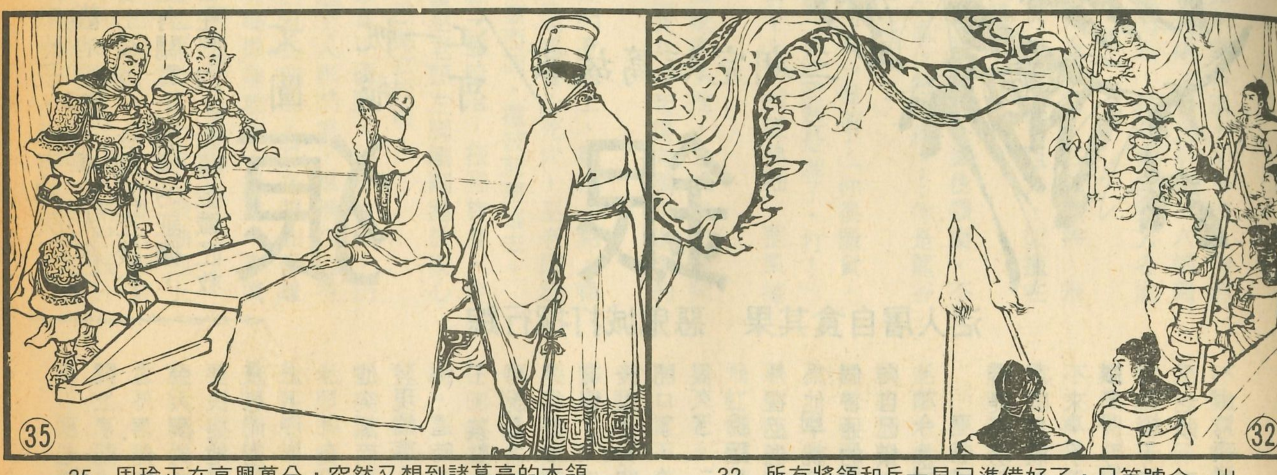
29 周瑜立刻傳令，在南屛山築了一個七星壇，一切佈置，都聽諸葛亮指點，並且請他趕快作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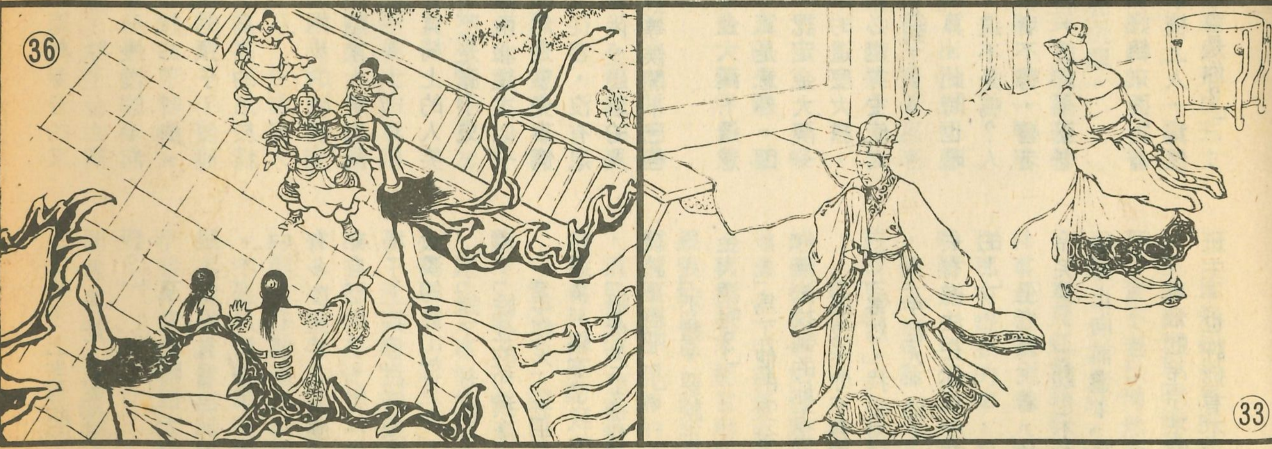
30 諸葛亮披頭散髮，赤着雙脚，身上穿件道士用的法衣，上了七星壇，開始作法借風。



31 周瑜坐在大帳，心神不定，不時向帳外旗桿上望去，只見上邊那面大旗，被風刮得一忽兒展開，一忽兒捲攏，盡對着自己的一面，還是好大的西北風。



32 所有將領和兵士早已準備好了，只等號令一出，便好出動。可是等着等着，從上午直到晚上，還不見一點動靜，每個人心裡都在焦躁，不明白周瑜究竟在等甚麼。



33 周瑜當然比將士們格外着急，聽聽風聲，雖然小了一點，却依舊是西北風。就對魯肅說道：「諸葛亮簡直在騙人，這個時令，那會有東南風呢？」魯肅嘴上不說甚麼，却也急得坐立不安。

34 將近三更時分，只聽得營帳頂上，嘩啦嘩啦响了起來，外面的旗幟，也發出拍嚏拍嚏的聲音。周瑜忙拉着魯肅跑出帳去，見所有旗幟都向着西北方飄動，果然起了東南風。

35 周瑜正在高興萬分，突然又想到諸葛亮的本領實在了不起，留他不得。立刻派丁奉、徐盛各帶一百名軍士，分水陸兩路，趕到南屛山去，不用多問，殺了諸葛亮便來請功。

36 丁奉帶了一百名弓箭手，騎馬走旱路，先到那裡。上壇一看，不見諸葛亮，問守壇的人，說他早已下壇去了。

（待續）

上文提要：：濟南府三年前來過巫家耍猴戲班子，卓府却失了一個少主人卓雲生，巫家班子舊地重臨，卓夫人令三弟車飛虹和童不老到廣場看猴戲打聽消息，看出蹊蹺，金鐵匠在後台出現，查出巫老頭送他千兩黃金作掩口費，是有關雲生被擄的証據，巫老頭送金子先掩口、後滅口，全被車飛虹看在眼內，先將金鐵匠救走，最後和童不老對付巫老頭……



三期完短篇故事／江一帆·文　可飛·圖

銀狠

活人屠自食其果　惡鬼城打探行踪

巫老頭一閃而進，毫無聲音的又關上了門，他首先四望，除了金大漢之外再無別人，才輕步兒慢慢的走向金大漢的背後，他早已想好了辦法，要快捷地緊揑住金大漢的頸子，使他窒息而死，然後用繩子高高的吊於樑上，作出自盡的模樣！

就在巫老頭再走上兩步的時候，他突然而停，發現一件剛才大意而沒發現的事！

這時候，坐在高背寬椅上的人笑了，其聲森然，巫老頭不是膽小鬼，再說自信一身功力技藝南北幾省似乎還很難找到了對手，雖然是感覺事情有變了，但仍然是十分從容，沒有退後也沒有開口，笑聲過後，坐着的人開口了，冷冷的道：「我等候閣下已經很久了。」

說話聲音絕對不是金大漢，這意外在巫老頭來說，並不算是意外，因爲他早就曾經打算過，認定金大漢一個普通的鐵匠，那裡來的這麼大膽，向自己橫施敲詐，背後必定有主使人，如今一定是那個主使人到了。

巫老頭儘管早有打算，此時也暗暗提聚功力以防不測，這不是嗎？人家既然敢等候自己，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小心駛得萬年船，這就是巫老頭高明的地方。

椅子被推開了，正好轉來面對着巫老頭，巫老頭看清了椅上人，竟然不由驚咦了一聲道：「怎會是你？」

椅子上坐着的，正是車飛虹，他聞言又是一笑道：「怎麼？你認識我？」

巫老頭暗恨大白天在場子裡瞎了眼，竟沒有看出那俊公子是個扎手貨，不過以對方年紀來說，巫老頭十成中已有七成能放落掛心，不論這後生有多麼扎手有多麼來頭，自信對方絕非自己對手，所以也報以一笑道：「在場子上我曾注意過你，只是沒料到金大漢的靠山就是你。」

「錯了，巫班主，」車飛虹冷冷的道：「姓金的和我毫無關係。」

「年輕人，老夫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騙不了我的。」

「隨你怎麼樣想都可以，巫班主，談談正經吧。」

「不錯，要談正事才對，年輕人，金大漢呢？」

「爲了他的安全，我安置他在一個你無法找到的地方去。」

「這表示你不會告訴老夫了？」

「當然，我必須留下他作個証。」

「年輕人，你太過相信自己了，老夫有辦法在你口中問出他那藏身之地的！」

巫老頭說着，往前逼近，車飛虹冷笑着，一動也不動。巫老頭皺着眉頭停止向前道：「年輕人，報個姓名吧！」

車飛虹冷冷地嘆了一聲，道：「巫班主，也許你有不少時間，可是我却

空閒不得，廢話少說，動手吧，有話留在動手後再說。」

巫老頭在車飛虹那含有奇特光輝的雙目中看得出來事不平常。竟然急退了幾步道：「你竟催我動手，怪！」

「沒有甚麼好怪。」車飛虹離坐而起道：「你是老江湖，有些話是斷斷不肯平白告訴我的，可是我又非問個明白清楚不可，所以我們別無他途，只有放手一搏，勝者爲王，敗者爲寇，你準備好了。」

「了」字出口，巫老頭急忙搖頭擺手道：「且慢，你當眞不是金大漢的同路人？」

「憑他也配？」車飛虹沉聲道：「我只是巧獲消息，找上金大漢，問明白他所以敢敲詐你千兩黃金的緣故，才專等你大駕光臨。」

「年輕人，是爲了仇？」

「巫班主，多少有點關連。」

「好，老夫不希望與你爲敵，你說，仇在何處？仇人是誰？老夫爲了要交你這個朋友，答應你把仇人交給你發落。」

「很難，第一號仇人就是你。」

「年輕人，」巫老頭怒聲道：「你太過份了些。」

「少來這個，沒有用的，巫班主，實話告訴你，目下那老山神廟中，你那些同黨弟子，我已有了監視，包括你在內，你們已經很難有希望再看到明日的太陽了。」

巫老頭不開口啦，牙一咬，突然發難，雙手連揚，寒光射出，八柄彎月飛刀旋飛而到，都是釘向對方各處死穴，又快又準。

車飛虹人沒有動，右袖微拂，飛刀在三尺之外已遇上了阻力，絞撞在一堆紛紛跌落地上。

巫老頭心頭一凜，面色頓變，不由說道：「天風化物，你……你是龍谷主人天風老人門下？」

車飛虹冷笑一聲道：「你很識貨，所以我也就知道你究竟是誰了，打！」

一聲「打！」車飛虹拂袖，罡風捲了過去！

巫老頭雙掌手推，七成掌力震開罡風，人已旋身而起撲向剛剛進來的厚木門！

車飛虹閃身追上，雙指一點，嘯聲已到了巫老頭背心死穴，巫老頭雙臂猛抖，翻滾而回，撞破前窗逃去。

車飛虹一聲哈哈，振袖旋身，空中疾射，當巫老頭左脚剛剛踏於街心時，車飛虹已穩立於前。

巫老頭竟不硬闖，移步右側，仍想奪路而逃，人影閃處，車飛虹似有化身般的已阻在前面，巫老頭知已難逃，一聲狂喝揮拳攻上，提足一身眞力，招招擊向死處，意圖拚命。

車飛虹低沉哼了一聲，飛袖迎上，兩個人立即合於一處，只見人影旋飛，勁風呼呼，塵土飛揚，業已難分彼此，雙方奇招殺手迭出，突然傳來一聲悲呼厲吼，巫老頭滚翻飛出三丈之外，砰的一聲摔倒於地上，一條左臂鬆垂了下來，肩、胸血出如泉，喘如牛吼，掙扎欲起而未如所願。

車飛虹繼而立即撲到，除額頭微見汗珠外，身無絲毫血跡，這一戰慘敗的竟是巫老頭兒。

車飛虹沒有再猶豫，出指封死巫老頭六處穴道，抓住紮帶，提着巫老頭如飛般越出城外而去，直撲小土坡的老山神廟。

距老山神廟還有二十來丈，一條黑影已迎頭飛射而到，正阻去路，車飛虹好眼力，看清楚正是大頭胖老兒童不老。

童不老目光向被提的巫老頭掃過一眼，一指老山神廟道：「全部都在裡面……」

車飛虹順手把巫老頭往童不老懷中一遞，道：「放到安全的地方去，守住回路，阻截逃人，必要時格殺勿論。」

童不老一手抓住剛剛要走的車飛虹，道：「且慢，我說小滑頭，你拿我老頭子當甚麼人？專聽人喝的，再說我甚麼都不知道，殺！殺！你當殺人是那麼的簡單？」

車飛虹永遠掛着的微笑，不知何故業已失去了，那嚴肅的勁兒，叫人看了也喘不過氣來，童不老知道必定有大事發生，在說話完了之後，也收起了臉上笑容。

車飛虹劍眉挑動着，道：「老人家，巫家戲班那四條銀狠，是在車上？」

童不老以愕然的神色看看車飛虹，道：「大概是啦。」

車飛虹嚴謹的道：「不能大概，這件事最要緊，老人家，痲煩你了，守住那有銀狠的車，其他的我來辦，在時間上，我已經來不及詳細說給你聽，總之一句話，凡是巫家班的人，都該殺不赦。」

殺字出口，車飛虹如天馬行空般的直撲向老山神廟，童不老於是不再猶豫，一手挾着巫老頭，回到藏身處，再提起不能言動的二妞，走向安置銀狠的馬車，他把巫老頭及二妞二人放在車底，靜靜的弄脫了車轅的勾環，頂死車栓，這輛車除非是人抬，否則再也無法推動。

童不老一躍而登上車頂上，居高臨下，嚴守不懈，他已由車飛虹話中，聽出了事情的內情，於是不能不小心從事。

老山神廟的巫家班，上上下下都沒有睡，三更了，仍然未見巫老頭回來，二妞也沒了影子，巫老二忍不住的罵了起來。

巫老大皺着眉頭，低沉的勸巫老二道：「省一口氣吧！萬一老爺子早一步回來，聽到你這樣罵，非出事不可。」

「老大，這時候還有甚麼希望不會出事呢，三更天啦，老爺子不見影兒

，或許是做妥事正在善後一切，二妞這涙……又怎麼說？」

巫老大沒有答話，大妞一顆心眞是跳到口腔裡，暗地裡又恨二妞只顧風流快活，又代二妞擔心回來後的活罪，於是，低着頭一聲不响。

巫老大的渾家，似乎是看不過去的說道：「我說老二，你和老大去看看，此地有我倆老姊妹，就算眞遇上了甚麼也是能應付……」

巫老二牛眼一瞪說道：「大嫂，看甚麼去，老爺子沒有吩咐要人去接應，誰敢去碰那個釘子，至於二妞，我到甚麼地方去找，濟南城的男人這麼多。」

巫老大本來還能勉强的忍耐住焦急，如今巫老二橫裡豎裡發了火，由不得也勾起了巫老大的牛脾氣，突然的喝道：「老二你給我住口，你還有完沒有？」

巫老大火了，於是巫老二的怒火便被壓低了三分，一跺脚大踏步走出廟門外，廟裡的人只看到他身形在廟門口猛地一頓，接着就猛地倒翻回來，砰的一聲摔倒卧在地上，再也沒有動過，這意外嚇得呆了巫老大等人，巫老二的渾家急忙跑到巫老二身前，伸手一探，突然大哭起來，巫老二五官流血，已然死去。

大妞眼尖，驚呼一聲而起，巫老大等人才聞聲循目往廟門外一望，車飛虹寒着一張俊臉，大步而入。

巫老二的渾家猛地站了起來，手指車飛虹，厲聲喝道：「小兔崽子，是你做的好事？」

巫老二的渾家是出了名的「活夜叉」，當年黑道上人見人怕，如今雖然是老了些，但潑辣如昔，功力比昔日更高，一聲厲吼撲身上前，不顧性命的張開十指直取車飛虹。

車飛虹動也沒動，在活夜叉十指將及到面門前胸之際，他忽然雙袖拂動，頓傳斷骨之聲，接着人影翻飛倒退而回，落地竟有數聲，巫老大立即注目而視，駭然暴退不迭，活夜叉又被斬成五段，只因利刃奇快，翻飛後尚未散，落地方始一震而散開，再看對方依然寒着臉步步向前逼來，對剛才的事似是從未發生過一樣。

巫老大渾家識得厲害，竟立刻飛身靠近巫老大，悄聲說道：「天罡袖，凌空斬，這是快活谷九種絕功之一。」

* * *

巫老大早已蒼白的臉上，更沒有血色，大妞更是一顆心沉到了底，她只當二妞是悄悄地去找這俊公子，現在俊公子竟是報應神，那麼二妞的命運就不用多想了。

巫老大膽寒心裂神飛魄喪下，急揮雙手道：「慢……且慢……朋友這……」

車飛虹一步已跨到了巫老大面前，冷如寒冰的口氣，鋒利如刃的字句道：「你們姓巫的全都應該死，自己動手，或能落得個全屍，如經我動手，勢必屍殘骨散，巫老大你怎麼說？」

巫老大强提着膽子，道：「怎麼死全都是一樣，不過閣下應該交代個明白，是仇何仇，有恨是何恨？」

大妞也壓下死亡的恐懼道：「公子，我二妹呢？」

車飛虹先答大妞的話，道：「我沒有見她，不過她也難活！」

大妞心細，突然想到一件事情，道：「我阿爺呢？」

車飛虹哼了一聲道：「沒有死，我暫時留下他有用。」

大妞看了地上橫死的巫老二夫婦一眼，突然掩面而泣，悲切自語道：「我早知會有這麼的一天，我早知道……」

車飛虹一聲冷笑的面對巫老大道：「聽到了沒有，這丫頭的心裡話，可作爲我的回答，你們早就都該死，應該剉骨揚灰而死。」

巫家的門下徒衆，已個個撤出了兵刃，在車飛虹這句話說後，不約而同的全力攻上，一時刀光劍影把車飛虹困入劍影刀光之中！

巫老大才待出手，他那渾家一手把他拉住道：「逃，這是最後的機會。」

巫老大一猶豫，道：「孩子們呢？」

那婆子目光一掃兒子媳婦和侄兒侄媳，嘆了口氣道：「要不就讓他們逃，反正留着也是死。」

巫老大一咬牙，閃身到了巫小大巫小二跟前，沉聲道：「時間有限，你們給我逃，快！」

巫小大一指角落剛剛被驚醒的四個孩子，道：「爹！他們……」

巫老大沉聲道：「別去拿他當自己骨肉看，走！再遲恐怕是來不及了。」

當巫小大巫小二兩對小夫妻四人轉身欲逃之際，連連慘號已傳於耳中，巫家門徒已沒有一個活口，全都死在一堆。

車飛虹臉上煞氣正濃，沉喝道：「聽明白嗎？凡是已成年的，那個想逃走，必定先遭到報應。」

巫老大一聲狂吼道：「孩子們，你走你們的，這個煞星由我來阻住他！」

話聲中，他和他那渾家巫大婆子已雙雙撲上，聯手半世，自有不可輕侮的招式功力，況又加上拚命的打法，竟眞的把車飛虹阻住無法分身！

巫小大和巫小二再不猶疑，各率領妻子飛射而出，他們十分聰明，奔向馬棚，要騎馬飛逃。無奈是遲了一步，馬棚中的馬已倒卧成一片，別說騎，叫牠們站起來也不成了，這是童不老的手法，一點點奇藥，足能使那些馬匹可以睡到日上三竿。

沒有馬匹，想逃也逃不遠，廟中這時傳來巫老大渾家的慘號聲，巫小大和巫小二互望一眼，各自扯着渾家，一個奔東一個逃西，分了道，只是

這一點，足以証明他們二人久經江湖，分途逃命使車飛虹不知所從，至多只能追上其中一對，另一對有過半的希望可以逃出生天。

他們剛剛分途而逃，巫老大的悲呼加雜上大妞的一聲哀號同時傳到，接着，車飛虹如電掣般自老山神廟旋飛而出，人在半空，還聽到馬車頂的童不老叫道：「小滑頭，西邊的歸你。」

車飛虹在空中轉折，射向西邊，童不老頓足向東疾如箭矢追下，刹那間車飛虹空手而返，巫小大夫婦已遭到了報應，童不老却像拖死狗般拖着巫小二夫婦回到了老山神廟。

車飛虹接過兩個活口，童不老眨眨眼道：「小滑頭，今夜和你動手的，除掉巫老頭和大妞外，你沒有留一個活口，這總該有個解釋吧。」

車飛虹那張臉仍如嚴寒的冬天，道：「再幫個忙把馬車推到廟裡，一切自有解釋。」

童不老搖搖頭，於是把人質及馬車全都推到山神廟裡，車飛虹關上大門，找遍了全廟和車上的油燈蠟燭，全部把它點上，破殘的老山神廟裡，頓成光明一片。

童不老坐在屬於巫家班的椅子上，不言不動，目光掃遍了大殿，時時皺皺眉頭，那遍佈血腥的滿地殘屍，使童不老有點心寒，尤其是看到呆呆不動的四個娃兒，竟忍不住雙目有些潮濕。

車飛虹提過巫老頭，三掌拍開巫老頭的昏、啞二穴道，把巫老頭扶上一張椅上，巫老頭醒了，除手脚不能動外，其餘能講，能聽。他首先看清楚人已坐在山神廟中，臉色已失去了紅潤，繼而看到地上殘屍，巫老大和巫老二……最後在那昏死一角的大妞和二妞及巫小大和巫小二夫婦，竟咬牙切齒對車飛虹道：「小狗種，老夫一家與你有何仇何恨……」

話沒有說完，臉上劈劈啪啪的挨上了十幾個嘴巴，打得一張老臉腫如胖豬頭。

車飛虹手指着被打呆了的巫老頭道：「你聽清楚，天風門下若殺錯一人，也難逃門規的嚴辦，何况我一舉殺了這麼多的人，我姓車，車飛虹，三年前被你誘拐的卓雲生，是我親外甥兒，我知道你就是當年人稱『活人屠』的巫魁元，老狗賊你說，我殺錯了那一個？」

童不老一躍而起，駭聲道：「小滑頭，是眞的？」

車飛虹咬着牙把頭一點，道：「雲生就在車上。」

童不老嚇呆了，車上只有四隻銀狠，難道……

車飛虹這時語調有些悲憤的接口道：「這老兒用的獨門『刀術』，割裂孩子們的五官四肢，與新剝的狠皮合體，使人成爲狠，雲生……」

車飛虹說不了下去，童不老突然撲上，一連兩掌打落了巫魁元的滿口毒牙。

車飛虹勸止了童不老，道：「這件事你說該怎麼辦，怎麼和大姐說？」

童不老急得直搓着手，立即打開車門看看那鐵籠中的那四隻銀狠，搖着頭道：「難怪在看到銀狠表演過刀圈火堆的時候，有一隻竟跑到我面前嗚嗚哀鳴，這……他娘的……」

巫魁元的鼻子被童不老一拳搗碎了，這老賊也眞夠狠，竟然沒有哼叫一聲，雙目反而血紅似的，猙獰怒視童不老和車飛虹。

童不老也怒視巫魁元，突然他有了主意，手指巫魁元道：「活人屠，當年老夫沒有見過你，但知道下五門江湖中有你這個惡魔在，老夫童不老，人稱『陰司奪命』，你們下五門自『萬鬼城』到獨自行事的採花賊，全都叫我『大頭鬼見愁』，今夜老夫如果不能叫你生不如死的活在世上，老夫這個『鬼見愁』的稱號就雙手奉送給你。」

車飛虹劍眉皺着道：「童老，這眞是要看看你的了，我半點辦法也沒有！」

童不老道：「辦法不是沒有，但我先要摸摸這四隻銀狠，証明全都是巫老鬼動的手法然後再說。」

車飛虹道：「我看，是先要問問這老鬼才對。」

童不老道：「雙管齊下，不過你小滑頭記住，別要取他的命。」

車飛虹目光掃向那金童玉女般的四個小娃兒，道：「童老，先要安置那四個小孩子，他們並不是姓巫的子孫。」

童不老搖搖頭嘆口氣道：「這是件麻煩事，如果問不出所有事來，還得要養這四個小娃兒，唉。」

一聲「娃兒」一句「養」，使車飛虹有了主意，此時童不老已上前很快的點了那四個小娃兒的睡穴，車飛虹却走向巫魁元處。

巫魁元也許已經吃不了再受重打之苦，竟不等車飛虹開口就說道：「姓車的你不用再發狠，巫老子走了背運，既然是落在你手中，問吧，凡是我記得知道的全都告訴你！」

車飛虹道：「我問你答，說不說和說的是否實話，我會查証，你自己當心就是。」

「老子說過，凡記得的我一定講。」

「首先我要知道這四個小娃兒的來歷！」

巫魁元哼了一聲道：「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巫家子孫。」

車飛虹兩指如鉗，絞在巫魁元的腿上，一絞一帶，剝下來的兩塊鮮肉還帶一點血腥，道：「你儘管胡說你的，這不怪你敢騙我，剛才發生的事你不知道，他們在逃命之時，說了實話，這四個小娃兒並非你巫家的子孫，

巫魁元，再回我一句話，他們是那家的兒女？」

巫魁元疼得全身發抖的道：「年頭太久了，我無法記起，不過我有本記事册叫做『人鬼錄』，上面寫着一切，是包括所有人和事。」

「很好，這册子究竟放在那裡？」

「這種足能使我點天燈的証物，我怎會隨身携帶，放在家裡，蘇州的家裡。」

「你好像準備活着到蘇州，嗯？」

「任憑你姓車的。」

「巫魁元，活着的不止你一個，還有大妞與二妞，這話你懂嗎？」

「姓車的，我有一肚子秘密，你都未能問得到，現在咱們打個商量，告訴我是誰洩了我的機密害了我一家？」

「可以，是你的二妞，上回她在路上弄死了個小伙子，那是金大漢的連襟，金大漢也想追求二妞，跟在後面，正好看到你老兒在這老山神廟作起那人神共憤的事兒來。」

巫魁元失血過多已成蒼白的臉，突然冒起了紅光，猙獰可怖的低吼着，如一頭狂獸，有頃他平靜了下來道：「二妞人呢？」

車飛虹道：「活着，在你身後丈遠的地方。」

巫魁元道：「你若能當着我的面前，把二妞剖心斷肢的宰殺，我就把近十幾年來所作所爲，一切都告訴你，姓車的，我只是這件一舉可以驚天下的大事業中的一份子，想知道整個秘密，就交換這個條件如何？」

「虎毒不食兒，你竟要我把你親生孫女兒剖心斷肢的誅殺，巫魁元，你是不是一個人？」

「告訴你也沒有關係，大妞二妞正是我仇家的女兒，我養大她們，任她荒淫，旨在利用，你該想到，眞是我的親生孫女兒，我會容她們這般胡來淫亂？」

大妞是昏了過去，那是車飛虹的「天風」指法定穴，二妞却沒有，只是不能言動罷了，但耳朵仍然能聽得到，眼睛也能看得清楚，巫魁元的話，她字字入耳，聲聲動心。

車飛虹以無比鄭重的語氣，答覆了巫魁元，他寧可不知一切，費盡心力去偵查，也斷斷不會用一個無力爭抗的女子性命來作交換，巫魁元恨聲的告訴車飛虹，車飛虹不答應他的條件，將要後悔一生。

車飛虹依然不理，按原定方法去追問巫魁元，巫魁元一言不發，任憑車飛虹鉗下多少塊帶血的鮮肉，他還是連哼也不哼一聲。

童不老此時很仔細的摸過那四隻銀狠的骨骼，老眼中含着晶淚，面對車飛虹僅能點着頭說出「都是人」這三個字來。

車飛虹也低聲道：「雲生怎麼辦？」

童不老面上青筋直跳，咬着牙道：「辦法不是沒有，要日子夠長才行，現在，我要先辦我的事。」

他竟推開車飛虹走向巫魁元面前，巫魁元雖然如兇鬼，却仍然是哈哈大笑的道：「童老兒，我看看你能把老子整治成甚麼樣？」

童不老沒有接話，在巫魁元身上摸捏起來，從頭骨摸到脚踝，車飛虹看不懂，愕詫的瞧着童不老，巫魁元懂了，竟然第一次露出極爲恐怖的神色，道：「你……你想作甚麼？」

童不老冷冷的道：「你班子裡那條又黑又大的母狗，被我看中了，我在另一輛車上，找到你動手法的全部工具，很合我用，我要活剮了那條黑狗，生剝下那張狗皮，然後削去你的手脚指頭，劃開你的腦頂皮骨，去掉你的命根子，用你那柄斬刀，劃你身上三千刀，在鮮血滴流的時候，和母狗皮合而爲一，這是你殘害無辜使人變狠的手法，不同的是，我並不點你的啞穴，只使你能講人話，變成能說人話的母狗……」

「你敢……你……你不得好死……你……」

猛地一個巴掌，幾乎打掉了巫魁元半邊面，童不老接着說道：「這還是沒有完事，我要使你成爲只剩一竅的『人母狗』，養着你，看你天天吃屎，然後放你在那幾隻發狂性的大公狗窩裡，叫你成爲活報應，巫魁元，要是我不能說到做到，我鬼見愁的名號便倒過來叫。」

他話聲中，轉過身而去，刹那間拖着一隻大黑狗而返，手一抖，散了一地上鋒利無比奇形怪狀的刀子、剪子等用具，接着二指輕彈，大黑狗頭一垂便昏了過去。

這時，巫魁元被嚇呆了，顫抖着向車飛虹求饒道：「我答應你從頭到尾說明白一切了，你要阻止姓童的幹這種喪盡天良的事……」

車飛虹指車上的銀狠，道：「你也知道這種事是喪盡天良麼？」

巫魁元哭了，哭聲哀疼，道：「我是沒法子，是身不由己，不幹就得死，我……」

童不老已自地上拾起一柄怪狀薄鋒微有彎弧的小刀，上前幾步抓緊巫魁元的頭髮頂，刀鋒已貼在巫魁元後頸上，冷冷地說道：「陰司奪命不會不懂得用這把小刀，我先割開你的後頸，自頸至前額，一道直綫，頭皮自然會脫落……」

巫魁元狂號道：「不！不！慢一點，我先告訴你，一切是由當年『惡鬼城』的少主人發施號令……」

「甚麼地方？我是問那惡賊目下存身在甚麼地方？」車飛虹緊盯着問。

「總寨在天津大沽口。」巫魁元答道。

「誰知道是眞是假，老夫還是先割頭皮再說。」童不老於是刀鋒微斜，利

刀已入肉分許。

「啊唷！」巫魁元知道叫疼了，道：「不假，半點不假，他成立了漁幫，叫做十字漁幫，附近十里地區都是他的死黨。」

「他叫甚麼名字？」車飛虹沉聲喝問。

「他叫史雲，是當年『惡鬼城』主史連城的長子。」

「你那本記載一切的小册子，也有此事？」

「有，有，全記載得十分清楚。」

「可惜車少爺沒空到蘇州去，它最好就能現在找到，否則……」話聲一頓，轉向童不老道：「您老還是動手吧。」

「不！不！請先別動手，那册子就在車上。」巫魁元這時說了實話。

「我找過，沒有看見有甚麼册子，姓巫的，別當我鬼見愁如小孩似的好騙。」

「沒有騙你們，在那輛猴子車上，車底夾層活板，非抬下猴子籠來是找不到的。」

童不老示意車飛虹，然後去找活板夾層暗門，刹那間而回，手中多了一本極爲精緻的小册子，一老一少借燈光開始仔細閱讀，僅僅看了三頁，已經使車飛虹怒火暴升，童不老也恨得咬牙切齒。

巫魁元沒有說謊，一切全都記在這小册子上，車飛虹合起册子，看了童不老一眼，將那册子放入袋中，童不老會意的低聲道：「有了這本東西，目下要辦的就只剩下怎麼樣發落那巫魁元他們和如何安置那四個小娃兒。」

車飛虹看着那輛「銀狠」車，道：「另外一件棘手的事，到現在我還沒有想出好的主意來。」

童不老沉思刹那便道：「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在城外租間房子，暫時由我負責看守，假以時日，把應用的東西都準備好了以後，再想辦法。」

車飛虹道：「老不死，你有把握？這可不是玩的事。」

童不老嘆了口氣道：「我一輩子行醫，儘管獲得個『陰司奪命』的稱號，但是這種奇特的手術，却眞的不知道該從甚麼地方着手，更談不上把握了。」

車飛虹長嘆了一聲道：「眞是難煞了人，這都是……」

目光不由向巫魁元掃了一眼，突然停住了口，恨恨地一咬牙，才待有所舉動，巫魁元適時開口道：「我有辦法。」

根據金大漢目睹口述，車飛虹深信巫魁元既然可以用特殊手術使人變狠，似乎再由狠變爲人，也應該同時可以辦得到，只是巫魁元心如蛇蝎，難以相信。

不過，目下童不老沒有把握，俗語說得好，解鈴還須繫鈴人，他就有優先考慮的餘地，車飛虹正在爲難時，童不老看到了二妞雙目閃射出急焦的神色，似是有甚麼話要說，略加思索，於是上前數步拍開了二妞的啞穴，道：「妳可是想說甚麼？」

二妞穴道被封已久，一時間仍難恢復言談自如，巫魁元突然想起剛才說過的那些絕情話，二妞必然全部聽入耳中，不由又驚又怕的一齊湧到心頭上，未加思索立刻說道：「千萬別聽這個丫頭的話，她淫蕩無耻，心毒似蝎……」

二妞正趕上接巫魁元的下句話，她聲調並不激動，也許當一個人把一切全都看開了以後，就會如此，她先是一聲空泛的嘆息，然後才開口道：「車公子，你信他還是信我，我不必爭，我只要求公子也拍開大姊的穴道，把話對証一下。」

車飛虹不便去扶抱二妞，於是示意童不老半扶半抱的把二妞抱在椅上，道：「我說二姑娘，先前老頭子不能不得罪妳，妳可別生氣。」

二妞羞吁了一聲道：「童老爺子，眞說起來，你該是我的恩人，我又怎會怪你呢。」

「恩人？」童不老搖頭不解道：「這話二姑娘是從那裡說起來？」

二妞苦笑一聲道：「多少年來，我和大姊只當眞是巫家子孫，所以盡心盡力爲巫家作着寡廉鮮耻的事，我不諱言，日子久了，習慣成自然，就越法下作而還自以爲風流，但最初却是受巫魁元的教導指示而作的，今夜老爺子擒住我，使我能夠背後聽到了眞言，了解了眞實情況，知道自己竟然不是巫家子孫，這恩惠大到我已經無法報答了。」

童不老這時不知說甚麼安慰話才好，只有笑笑。

二妞接着又道：「往事堪悲堪哀也堪憐，不說了，我也不想說今後會怎麼樣，現在只講眼前，兩位別信巫魁元的話，他只是個發施號令的人，眞正施這種奇異的手術，非要我大姊才行，不信……」

車飛虹沒有接話，已連出三指拍開了大妞的穴道。

二妞在大妞醒後，只是簡單的說出身世成謎的經過，半句也沒有提到有關那種手術的事，大妞也自動說出經過。原來史雲手下只有八隊人馬，分成各式各樣人物，當他誘拐骨格奇佳的童男童女，有的要供他練一種百毒功夫，有的收爲死士，傳以速進武功，卓雲生是千百被誘拐的兒童之一，當日金大漢並沒有看清楚，雲生雖也是披上了張狠皮，但那是爲了掩人耳目，並沒有動過手術變爲狠，只送到史雲那裡，如今是如何下場，大妞也不知道。

聽說卓雲生並沒有被改變爲狠，車飛虹和童不老首先吁了口長長的悶氣，雖說車、童二人都是行俠仗義的眞正英雄，但依然無法打破「血濃於

水」的倫常觀念。卓雲生總是和他倆要近得多。這雖是人性的自私與儒弱，但也是坦直純眞的倫常關係，假如有人失去那種自私，則天下必將如同毒蛇猛獸的世界了。也就正如聖賢書中的警告語中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

話是這樣說，當車飛虹知道這四隻銀狠當中並無卓雲生在內的時候，心情仍極沉重，他仍有責任使這四個無辜者，再恢復作人的道義，既然二妞說大妞精於這門特殊手術，車飛虹急不及待問道：「大姑娘，令妹說妳才是施手術的人……」

大妞愕然，二妞接話道：「車公子是指『銀狠人』說的。」

大妞點頭道：「這種奇術，史雲手下八隊人馬之中，每隊都有一個，巫家猴子戲班這一隊中只有我會，巫魁元是助手。」

童不老別有見地的問，道：「這是一種十分複雜而又精細的手術，姑娘是跟甚麼人學習的？」

二妞搶先答道：「一個少了一條左腿、瞎了一隻右眼的駝子，史雲稱他為『駝老』。」

童不老聞言色變，道：「臉上可是長着很大的痲子，額頭外突，兩條濃眉，牙齒盡失的駝子？」

大妞二妞同時點頭道：「不錯！」

童不老一跺脚道：「我早該想到這個老匹夫。」

車飛虹問道：「是熟人？」

童不老長嘆了一聲道：「熟到就算把他燒成灰，我也認得他，那是我師弟『魔手鬼醫』呂不煥。」

車飛虹沒有見過呂不煥，但對那鬼醫的事知道很多，不由搖頭道：「這都是當年一念之仁，留的禍患。」

童不老道：「這次是他的報應到了。」

車飛虹心掛銀狠的事，話鋒一轉問及大妞道：「姑娘，目下這四隻銀狠，要痲煩姑娘想個辦法重變為人，才……」

大妞的頭低了下去，車飛虹不由焦急的和童不老交換了個眼色，童不老會意，道：「姑娘可是有為難的地方？」

大妞再抬頭，珠淚滿盈眶，悲聲道：「不管多難，我也是應該做，只是我……我不敢做。」

車飛虹詫異道：「這是為了甚麼？」

大妞道：「這四條銀狠，施術後最少也有三年了，那時候他們年紀還很小，到了今天，人皮與狠皮，已經合成一片，再加上四肢長成的變化，如果要恢復人的模樣，他們只怕更難生存，所以我……我實在不敢動手。」

車飛虹與童不老凜然的默默無語，半晌，車飛虹低聲的說道：「姑娘，這是多麼不可原諒的罪惡。」

大妞淚下如雨，無言可答，二妞一挺胸膛道：「車公子，話要分甚麼時候甚麼立場來講，我大姊在當時受命施術，違抗命令者則死……」

車飛虹沉聲道：「難道你們從來沒有想過這種事是不該做的麼？」

二妞苦笑道：「前幾年是有這個感覺，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日久之後習慣了，反而認為那是應該的，不過，公子請放心，我們姊妹二個現在都清楚事情根由了，認眞說起來，我們也是受害者，但總抵不過所作的惡事罪行，我們只等找到親人，明白了身世，然後拚盡餘生，為受害人作點應該作的事情。」

童不老嘆息一聲道：「能如此也差強人意了。」

車飛虹想了想，也道：「姑娘會說史雲有八隊人馬，另外七隊……」

大妞接口道：「我們每隔一年聚合一次，現在距離聚會的日子已經不遠了，到時候……」

童不老立即想到妙計，拉過車飛虹低低的談着，不久，有了決定，車飛虹肅容的看上大妞和二妞，說道：「兩位姑娘，我只問一句話，可是眞心的自今之後想還我本來面目？」

大妞別看少開口，却比二妞懂得多，苦笑着，才說道：「到時候我願意領兩位到那聚會的地方去，二妞留下來，找所僻靜的房子，照顧着這四條銀狠，等兩位除惡務盡之後，我姊妹再向兩位作個了斷的交代。」

車飛虹道：「這可不必，只要請姑娘說明日期及聚會地點和有些甚麼聯絡的暗語，我們自己會去，暫時照顧撫養這四條人狠和這四個小娃兒，只有偏勞兩位姑娘了，人誰無過，往者已矣，何況兩位姑娘就算作了了斷，也無人可以交代，不如以有用之身，多行些善事，豈不是更好嗎？」

大妞只說到時候再說吧，接着詳細說出八隊人馬聚會的日期及地點和暗語，二妞適時逼問巫魁元自己身世的一切，巫魁元明知必死，雖然未必人人都是死前言必善，不過既知難以有活的希望，何必逞強多受痛苦，於是，巫魁元遂告訴二妞她本是姓黃的，父母均死在史雲及自己手中，並且苦笑對二妞說，他自知難活，很願意死在大妞及二妞手上，只求給他一個痛快便於願足矣。

巫魁元所要求的，如願以償了，廟內一切死者，全搬進老山神廟內，包括巫家戲班全部什物，車飛虹來了一個一把火把他通通燒光了。

* * *

果如童不老所說，「胭脂雲」捲起了一條灰龍，自數十里外的岳陽，捲進了濟南城，粉紅色的披風飄如浮雲，龍駒停在卓府門外。

好俊俏的一位美姑娘，雖是稍嫌煞氣重一點，星眸閃閃射出寒光，伸手扣打門環。

這一位姑娘，正是童不老口中所說的小滑頭的「管主」，車飛虹的未婚妻，名震武林「三湘溪叟」于水龍的掌上明珠于小喬。

于小喬來得巧，正是卓夫人、車飛虹和童不老，準備妥當要動身遠行的日子，再遲到半天，她就要撲個空了。

童不老看到了于小喬，快樂極了，于小喬分別先和童不老及卓夫人見過禮請過安之後，立即嬌嗔的白了車飛虹一眼，說道：「你眞好記性，我們是怎麼說的，說過請大姊到三湘小遊，結果，你……」

車飛虹是天不怕地不怕，在這個世上，他敬的除了師父和大姊之外，便只有這位于小喬姑娘了，不容小喬說下去，他已很快的接話道：「先別發火，妳來得太巧也太好了，我正覺人手不足。」

童不老有了機會怎肯放過，於是，哈哈一笑道：「這就是所謂顧左右而言他了。」

車飛虹一急道：「老不死，你就怕為恐天下不亂。」

童不老又是一聲哈哈說道：「我心中不平，積壓已久，剛才只是牛刀小試耳。」

卓夫人看出于小喬已經有些懷疑的樣子，立即拉住于小喬的手，把三年前愛子被拐失踪，到不久前巧獲消息的事說出，並說她正好病癒，才聯手遠行對付史雲等這羣萬惡之徒，因此才沒有如期到達三湘拜訪。

于小喬對卓夫人，本來是親切而又恭敬的，自是諒解個郎之苦，閒話家常之後，決定多歇一天，次日絕早動身起行。

入夜，卓夫人陪着于小喬，談到婚期，小喬羞羞的說全憑卓夫人作主，於是，卓夫人和她說好，大事一了，齊到三湘，擇個吉日完婚，所以這一夜，于小喬一直作着香甜的好夢。

* * *

浮玉西峯(西天目山)側屬的是朱陀峯後，不知何人於何時，建造了一座宏偉的別莊，別莊倚山而建，材料是現成，石山巨木，峯頂大石，它不僅堅固，更防窺探。

別莊三面都是石牆，高越四丈有餘，不是一等一的江湖高手，休想飛越雷池半步。

門只有一個，開對危峯，四面是無路可通，馬更是無法通過，車子更不用說。

別莊建成，別說外人，連禪源寺的和尚，雖然在附近也都全不知道，由此可見建莊的人是如何的隱密和謹愼！

每隔三個月，別莊必然接待一些突如其來的貴客，每隔一年，別莊必然會送走不少罕見的銀狠，這些當然是不會給人發覺。

臘月初八，正是北地所謂「臘七臘八凍死叫化」的嚴寒冬天，這一天，別莊有個極為重大的集會，自三天前，接連不斷的有一撥撥江湖高手進入別莊。

正午時，飲宴間，近百的江湖豪客正在閒話一切，只有上座那個禿頭痲面瞎一隻右眼的跛脚駝子神色肅然，獨眼中泛射出兇狠光芒，緊皺着兩道濃眉心事重重似的。

大廳中以三面擺座設宴，正中上座，只有三個座位，駝子坐在左首，正中及右首位子，一直空着。

兩列江湖兇悍的高手們，全都看出那駝子神色怕人，不由全都加上了小心，話聲由十分雜亂漸漸低到細語輕聲，終於變作一片肅靜。

駝子獨眼橫掃全廳，突然沉聲道：「有誰最近去過濟南？」

東列長席上，站起一位老者，年約六旬，看上去十分和善近人，微紅一張面，很似是一位宿儒，道：「屬下曾去過。」

駝子低嗯着一點頭道：「按日子說，你該比巫老兒早到濟南，見過他？」

老者點首道：「屬下要走的那天早上，他們是剛到，見過一面，談說了幾句話。」

駝子又點着頭道：「沒有看出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

老者搖搖頭道：「沒有，巫老哥哥當時還叮囑屬下別誤了聚會時限，並且半開玩笑的說，他又發現了兩個資質上好的孩子，答應送一個給屬下作關門弟子。」

駝子揮手，老者歸座，可是駝子那兩道濃眉皺得越緊，老者想了想再次起立道：「駝公萬安，距今夜三更聚會時間尚早，屬下深信巫兄不會誤時誤事的。」

那駝子正是呂不煥，嗯了一聲道：「希望如此，因為今日不同往日，不但城主要到來，老太爺今夜也將駕臨。」

一聲「老太爺」，頓時使近百的羣豪面露驚容。

駝子又一揮手，壓下大衆低聲的話音道：「你們在此多喝幾杯，我要出去走走，順便辦點私事。」

他身後侍童適時捧上鐵杖，他拄着鐵杖，咚咚的出廳而去。

他一走，大廳中聲音突然又雜亂了起來，紛紛議論着「老太爺」光臨的事。

他們獲知所謂「老太爺」此人，還是近年來的事，從前，只是畏服駝子和城主史雲，年餘前，才在有形及無形之中，聽到駝老時時提到一位「老太爺」，去年聚會，駝老鄭重說明，老太爺是已閉關修行，精研一種世人罕敵的奇功，現已完成，再有半年即可出關，那時也就到了準備大學而威臨武林的日子了。

如今駝老說了，老太爺和城主即將雙雙駕臨，看來大學的日子已經很近了。

（未完・二）

上文提要：艾芙飲醇醪醉倒，太虛夢幻，似醉還醒，秦娥是否逍遙公子的化身，突聽到王傑帶夏王的將軍想迎接她回去，幸未被發覺，待他們走後，悄然離開太虛宮，繼續行程，在寶鷄夫人祠裡見到喬裝乞丐的秦娥，經過試探不是易弁而釵，從她口中知道逍遙公子爲自己毀宮跟踪之事，幸好不曾着那淫賊的道兒，最重要的是她可以証明自己的清白，忍不住在她嘴上親了一下……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火鳳凰與小秦娥　客棧談天眞投契

秦娥繼續道：「既已遇到了，那會放過，但忽又想道：他遠出太白，山中空虛，此時不掃穴犁庭，更待何時，你當然已明白，我却不能露面，怎生毀去這淫魔的巢穴，而又不令人懷疑是我做的呢？誰又有這個膽量，有這能耐呢？」

「火鳳凰，」艾芙說：「於是你想到了火鳳凰，名頭正响亮，說出來，誰也相信，於是，你就……」

「我就是這個主意，偏偏就在那時節，遇到一個一見就對我……對我痴纏不休的少年，於是，靈機一動，計上心頭，不僅扮成個纖纖弱質的村姑，而且和那少年結伴而行，稍假顏色，而且故意出現在那淫魔面前，果然，他已認不出我來，還有被他擄劫上山，更省事，更不被懷疑的麼，於是四個女嬪，一乘軟轎，就把我送入他那不易進入的巢穴，以後的事，你可都知道了。」

「不，」艾芙說：「火焚逍遙宮，倒也不難，轟毀那有鳳來儀牌樓，至今我仍不明白，莫非你已聯合了同黨？」

秦娥色舞眉飛，道：「那就是你了，誰有那樣的膽量，敢送上門來，敢獨闖逍遙宮？是以，我一見你，便已猜到了，眞喜得心花怒放，如今是眞而又眞，火鳳凰在此。」

「我是問轟毀那牌樓，你是用甚麼法兒？難道你眞會法術，難道你也有……」

陡然間，眞該死，以前怎會想不到呢？啞婆婆有威力奇大的霹靂彈，而啞婆婆是鳩盤婆的弟子，鳩盤婆又與崆峒老人是師兄妹，而這秦娥又是崆峒老人的弟子，她早該想到的，啞婆婆有霹靂彈，秦娥就可能也有。

「我明白了，」艾芙說：「你用霹靂彈轟毀那牌樓。」

秦娥大吃一驚，道：「了不得，你連霹靂彈也知道。」

艾芙却怔得出了神，她眞蠢，秦娥那日能穿行九宮迷陣，她就早該知道是非常人了，既已知道啞婆婆和這秦娥大有淵源，怎麼先前竟未想到。

當眞是一竅通百竅，那以後發生的事，看來怪異，其實都已不難明白了。

現在也才明白，爲何她爺爺說：啞婆婆的武功不在三聖之下了，但她爺爺顯然不知胡姬的來歷，必然連她師傅南郭先生也不知道。胡姬爲何諱莫如深？必有難言之隱，那麼，也許胡姬之名，也不是眞名。

那麼，不怪秦娥不知有胡姬了。

那麼，她豈可洩露出胡姬的秘密！

豈僅不慣，壓根兒就不會說謊的艾芙，正不知如何回答，就在那瞬間，驀見亮光一閃。

艾芙啊了一聲，跳了起來。

秦娥道：「敢情你只得這點兒膽量呀！」

原來是店家掌了燈來，才知只顧談話，不知時光飛逝，已是黃昏了。

那秦娥也跳了起來，道：「啊呀！可眞餓壞了，小哥哥呀！都怪我不好，誰教我一見你，在你懷裡，便連餓也忘了呢。」

外面那明間，紅燭已高燒，餚正香，酒正冽。

不用說，又是那逍遙公子事先安排下的，有了秦娥在身邊，便是天塌下來，艾芙也不怕了。

她不是神仙鳳凰，可愛的秦娥才是神仙秦娥。

象牙床掛紅羅帳！

艾芙脚下逡巡，道：「我們……眞要在這裡過夜？」

既然昨晚不是夢，太虛幻境並非幻出來的幻境，只不過眼睛閉得一閉，那牌樓便已矗立起來，何況，她一口氣從樂遊原奔到終南山，已把曠世的輕功施展開來，休道逍遙公子了，便是他那麼多的妃嬪，竟皆已等候在山上了，簡直難以令人置信，却又不由她不信，難道，這逍遙公子的武功眞已達到了通神的境界！

秦娥道：「你膽怯啦，休忘了，你可是火鳳凰。」

艾芙一揚頭，道：「誰說我怕了。」

秦娥竟正經起來，道：「告訴你吧，再沒有比這裡更安全的了，兵行險，明知最危險的地方，反而最安全，那逍遙公子絕想不到，我們會自行投到。」

「當眞。」艾芙說：「這瘟家夥計，全對你恭敬有加……」

秦娥點頭道：「大概我不說出來，你必疑心我和那逍遙公子勾結，其實再簡單不過，只因我對他的一舉一動瞭如指掌，你以爲扮成個野小子，便能瞞得過他嗎？不要說你扮得破綻百出了，其實，你的一舉一動，他亦瞭如指掌，他不知道的是，黃雀捕蟬，獵人在後，你扮野小子，他也有樣學樣，却不料我更先截住了你，更何況鳩盤婆嚴令她立刻回去地獄門，你明白了麼，你我所扮的，就是他吩咐店家接待的人。」

「我却仍不明白，那麼多宮妝女子，藏身何處？還有這象牙床……」

「這象牙床便是從那藏身之處取來，昨日我爲何跑去那酒樓，誘你追到樂遊原，便是搶先一步，免你着他道兒，不料你竟不查究緣故，趁我一疏神，跑去終南山，你可知那終南山上，有着那逍遙公子的狡兎之穴？」

艾芙暗叫了聲慚愧，道：「這麼說，這象牙床是由故宮中取來，昨日已佈置妥當了？」

秦娥道：「若不是忙於佈置，以爲你不會立刻離去，我豈能趁機把你誘出城去。」

艾芙撲上去，一把摟住她。

不，不能把啞婆婆的故事告訴她，多讓秦娥知道，她們其實大有淵源，但不能，從無人知道啞婆婆胡姬是鳩盤婆的徒兒，甚至師傅即使年輕時和胡姬已是情侶亦不知道，可知必有苦衷，何況秦娥和地獄門如同世仇。

現在，艾芙已知道那晚在鶴鳴山上所遇的老仙翁，即是崆峒老人，是秦娥的師傅了，因是也不敢說出。艾芙從小在胡姬懷裡長大的，啞婆婆的胡姬寵她、愛她，比親娘還要親。既有苦衷、隱情，怎能說出來。

秦娥柔聲道：「可憐的小哥哥，睡吧，睡啊，我知道你已多日不曾好好睡過一覺了，睡吧，有我伴着你，守護在你身邊。」

艾芙閉着眼睛，不過是往事一幕幕上了心頭。那啞婆婆既然啞，豈能訴說出身來歷，却無意中把秘密洩漏在沙盤上了。那沙盤是啞婆婆用來秘密傳她武功秘奧的，却無意中洩漏出她身世的一些秘密來。可憐的啞婆婆。

是的，有秦娥在她身邊，再沒有擔心的了，昨晚，她也像守護神一般，守護在花床之前。

是啊，她眞是天之驕子，從小到大，當眞是人見人愛，爺爺、師傅、啞婆婆很是寵愛她，連小妹子江虹一見就愛上她了，這秦娥，更把她當作小哥哥來愛，從小就喜歡作弄她的瘋和尚，她知道他是挺愛她的，却愛得來常常令她咬牙切齒。只有何爲的賊霍爾，和這該死的逍遙公子的愛，令她又羞又惱恨，才是她不敢想，也不留在心上的。

但有一雙悒鬱的眼睛，却固執的留在她心深處，當眞，宋匡應該痊癒了，也許像她一樣，也得到了妙玄仙姑的恩典，功力一定更深厚了。還有小妹子，她多麼想念這可愛的小妹子。

秦娥陶醉在她唇邊的甜笑裡，忍不住輕輕地嘆了口氣，心想：不怪連逍遙公子這淫魔，也不忍心傷害她了。原來性靈的至善美，竟有如此無窮大的力量，令邪惡亦羞慚而退。

現在，輪到艾芙來端詳秦娥了，透過紗窗的晨曦，把身邊安祥熟睡的秦娥的清麗輪廓，清晰的顯現出來。年紀不過和她相仿，人家的武功却已莫測高深，這幾日來，人家如影隨形的跟隨着她，她竟無覺，而且休想能擺脫得了她。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就僅任她如何躲閃，也躲不開秦娥的摟抱，便已知何等高絕了，而那逍遙公子也怕了她幾分，被她一脚踢落黑水潭，便已可想其餘。

哼！這却激起了艾芙的好勝來，她曾經叫秦娥是妖眼，可知不是無理的，她的一舉一動，甚至心兒裡想甚麼，都瞞不過這雙妖眼，竟同時對逍遙公子的一舉一動，也瞭如指掌，這不是妖眼是甚麼？

雖然已不再令她心兒跳，令她產

生一種無名的驚悸。

「但你仍是妖眼秦娥。」艾芙對她仔仔細細，端詳又端詳，在心裡說道。

忽然心中一動，一動已先樂了，就是這個主意。

她輕悄悄地溜下那象牙床，不信秦娥眞箇武功已通神，悄悄穿回衣服，溜出門口，回頭一瞧，秦娥分明沒動彈過，仍然香夢沉沉。

「再見啦，妖眼，有本事便來截住我。」

不敢發出即使是輕微的聲響，不打房上出去，溜出店門，清晨的長安城更是荒涼，街上的行人，幾乎絕跡，竟仍不敢大意，把絕世輕功施展開來，她本就無目的，只想找個地方去消磨一天半日，那時……哈，她再又在秦娥的面前出現。

她是火鳳凰呀，跺跺脚，西蜀也爲之顫動的火鳳凰，當眞被你這妖眼秦娥比下去了不成？

她不是爭强，不是鬥狠，不過是好勝，好玩兒。一個在寵愛中長大的姑娘，當她被寵愛時，也就常是一個長不大的姑娘。在小妹子江虹面前，她是大姊姊，在秦娥的寵愛下，她天性活潑的一面，便自然地流露出刁蠻任性來。

晨風吹皺了曲江的池水，在清晨的薄霧中，漾出層層漣漪，天邊的朝霞，又把漣漪塗抹上幻彩。

樂遊原。

她竟又回到了樂遊原上。

弄玉吹簫的秦樓、飛燕掌上舞的漢宮、貴妃醉酒的唐苑，如今安在？都只剩下了霧鎖長安，晨靄凄迷。

那天邊昇起來的旭日，應該仍是秦時旭日，璀璨過的漢時宮闕，絢麗過的唐時帝苑，而今却又照在小艾芙身上了，映紅了她的芙蓉面，照亮了她的柳如眉，那灞陵橋頭、未央前殿，以及這樂遊原上，曲江池畔柳，柳青青，青依舊，應該仍似舊時垂，那秦皇、漢祖，以及池畔的麗人，如今何在，能留下孤塚悲凄風的，能有幾人？

艾芙怔住了，不是思古發幽情，而是，誰說水邊無麗人，晨霧迷離，水波在蕩漾，柳絲飛舞中，乍隱還現，分明有個麗人。

秦娥！艾芙駭然，難道秦娥仍是妖眼，難道眞是妖精？

驀然一見，不僅是一怔，且有些駭然，因爲醒來時秦娥在身邊，分明仍熟睡未醒，除非……除非她在夢中仍有妖眼。

由於駭然，第一個衝動是掉頭就跑，但她身子轉，脚却固執地不轉，不，她不信，崆峒老人可不是神仙，秦娥和她年歲相若，不信當今天下，輕身功夫有能强得過她的，說甚麼也不相信，何况她停下步來，才發覺又來到樂遊原，心中無意亦無念，秦娥豈能先知，先己等候在此？

那水邊霧裡的麗人並未動彈，唯見衣袂在晨風裡飄飄。

慚愧，她呼了一口氣，敢情她是被妖眼秦娥嚇破膽了，秦娥和她一般兒是野小子妝扮，又怎會衣袂飄飄，那麼，普通人家的大閨女，怎會大清早，孤身一人跑到這樂遊原上來？

艾芙一咬牙，不錯，逍遙公子的嬪妃，才會無處不在。

她斜身一掠，當眞是霧擁雲推，快得唯見霧氣滾滾，繞過一株又一株柳樹，打後面溜近水邊，不料只這麼眨眼間，那水邊的麗人竟已失去踪跡。

這番她可眞駭然了，只覺毛骨悚然，因爲身後傳來一聲冷哼。

艾芙霍地旋身，同時斜刺裡滑出一丈，不料又一聲冷哼，仍發自身後。

艾芙已知受制於人了，休想能擺脫人家，這次慢慢轉過身來，啊呀，那女子衣袂飄飄，竟和她面對了面，駭得她急退一步。

不是幽靈，也不是妖眼，是一個幪面的女子，她看清了。

「原來是你呀！婆婆。」

她大叫一聲，霍地撲去，但又硬生生的收住了勢子。

是婆婆，明知是婆婆，但對她來說，却也是陌生的胡姬，是以本能地又收住了勢子。一時，不知是喜、是怨，還是恐懼。

驀見她這一生中最親，也最寵她、愛她的人，如何不喜，但婆婆是來揪她回去的嗎？

「不！」艾芙退一步，再退一步。「我不回去，你……婆婆，你休想……」

婆婆的聲音從沒這樣冷過，道：「你這女娃娃，好大膽，我一再警告過你，不許往此地來。」

艾芙突然大笑起來，她怎會感到婆婆的話聲冷呢？十年秦嶺山中，身邊只有啞婆婆，啞婆婆從沒說過一句話。

是了，啞婆婆無聲的語言，每一個手式，都是又慈愛，又柔美的聲音，本來她只是用心靈來感受，來聽的，不料無聲變了有聲，竟毫無差異。

胡姬一怔，說：「你笑甚麼？你……唉。」

艾芙霍地撲去，撲入她懷裡。

十年了，十年來，每當她淘氣，啞婆婆一露惱意，艾芙就是這般如此，撲入她懷裡，啞婆婆就再也惱不起來了。

艾芙在胡姬懷裡扭上又扭下，胡姬說：「別瞧，別望了，瘋和尚倒是恨得要來揪你回去的，奈何三聖一元大會召開在即，你爺爺傷透了心，可惜小舟越不過萬重山。」

艾芙大喜，叫道：「那麼，只有婆

婆你……哎呀，我如今不該再叫婆婆。」

胡姬不但能說話，而且話聲是年輕的聲音，雖然幪着面，但身材仍是那麼窈窕，本來嘛，胡姬仍不過是徐娘半老，怎能再叫啞婆婆。

胡姬冷冷地哼了一聲，說：「你不怕我，以爲我把你揪不過去。」

艾芙格格一笑，摟住她，在她面上親了一下，啊，滑滑的，原來親在薄綢上。

艾芙反而把胡姬摟得緊，更緊了。忽然間，她記起了瘋和尚那日的話來，那日和尚在嘉定城中初見她——應該說是相隔十年後，長大了的她。竟以爲重見了胡姬，原來胡姬年輕時候，長得和她一樣，醜陋的女人各有不同，世人對美，應該說是極美，那美的標準可是相去不遠的，看來有幾分相似，那有何奇。

可憐的婆婆，可憐的、可敬的胡姬，爲了師傅的情義，竟毁去了她自己的容顏。而今出來行走，不得不以薄綢幪面。

胡姬顯然明白她的感受，輕輕地嘆了口氣，道：「別摟得這麼緊，婆婆快透不過氣來了。小芙兒，記住了，今以後，人前人後，仍然要叫我婆婆。」

艾芙放開手了，她立即就明白了，道：「你怕，怕鳩盤婆認出你來？你放心，她打不過崆峒老人，就不能出六盤山。」

胡姬一定在面紗裡苦笑了，因爲她那聲幽幽的嘆息，令艾芙心下也爲之一緊。

只聽胡姬幽幽的，話聲像自遙遠的遠處傳來，說道：「小芙兒，看來你還未吃盡苦頭，還未經歷過那無窮無盡的煩惱，古語已說過了，紅顏禍水，傾城傾國，那是一些兒不假的，從古到今，紅顏多薄命，你已該有所體會了。那麼，醜婆婆又有甚麼不好。」

艾芙如何不懂，她當然懂，她師傅就爲了美絕人寰的胡姬而殘廢，精吉木爲了胡姬，不已失去了皇位的繼承。近在眼前的是，若不是生得美貌，就不會被逍遙公子擄劫上山，而致家破人亡，即使不盈千，亦有數百。

看不見胡姬幪面薄綢裡的嘴唇動，那幽幽的話聲便仍似遠處傳來，胡姬道：「你年紀太輕了，即使你現在站在這樂遊原上，面對着脚下秦時樓、漢時宮、唐時苑，你又那會想到、看到，那裡面有多少禍水的紅顏，更多更多的薄命紅顏。」

艾芙道：「婆婆，哼！酒不醉人人自醉，人若不自迷，色如何能迷人，好其色而非其德，這種人就該死，休撞到我手裡。」

胡姬一楞，凝視着艾芙，道：「這就是你自以爲已天下無敵，獨闖太白之故，好大膽，芙兒，你可知已闖了大禍？」

「我……婆婆，但把逍遙宮掃穴犁庭的，可不是我呀，我倒是想的，可幸被人搶先了一步。」

「但只有你知我知，知是妖眼秦娥所爲，芙兒，這筆帳……」

「像殺官劫庫一樣，又算在我頭上了。」艾芙道：「便是天下人都算在我頭上，我也不怕。」

胡姬緊皺了眉頭，道：「不怕天下人，難道不怕……」

「鳩盤婆……啊！」

驀然想到鳩盤婆是胡姬的師傅，豈可如是不敬，忙改口道：「我是說，那老人家，哎呀……婆婆，你知道妖眼秦娥，原來她眞叫妖眼，婆婆，你……做甚麼？」

看不見胡姬的面色，却陡然見到眼中的驚懼之色，艾芙一怔，却早被胡姬一把揪住了，低聲喝道：「快走。」

艾芙立覺脚不沾塵，耳畔不僅是風聲，風聲中隱隱傳來樂聲。

樂聲，胡姬必是聞此樂聲而變色，她想聽清楚些，但已不能了，樂聲瞬已不復聞，迎面晨霧滾滾，奔得太快了，艾芙心生的疑惑，也成了驚訝。

她的功夫，啞婆婆所授的，倒多於她的師傅南郭先生，竟也不知這胡姬的輕身功夫，如此快如飛鳥。

她驚訝，她自以爲輕身功夫已是獨步武林，現下才知胡姬更在她之上，也才相信她爺爺所說，胡姬的武功更高於三聖了。

「婆婆，這是那裡啊？」

山不很高，霧却更濃，濃霧中，隱現鬱鬱林木，縹緲中，林木深處，似有天上宮闕在雲端。

胡姬在側耳，顯然再不聞樂聲了，這才鬆了一口氣，道：「這是驪宮。」

「驪山，華清池就在……就在那裡。」

溫泉所在，晨霧倍濃，胡姬點頭道：「跟我來。」

只見落葉滿階，庭院中草深可沒脛。那驪宮顯已荒廢久了，不過殿宇樓閣倒還完好，胡姬道：「你須緊記，若有危難，此處可以藏身。」

胡姬領着她，轉到華清宮後院，只見她拂柳分花，來到假山脚下，運掌力移開了一塊大石，敢情那假山是中空的，而且山石玲瓏中，隱藏着可以透光的縫隙，簡直就是隱藏的密室，裡面床桌整全。

艾芙道：「婆婆，你看，那床上的被褥也齊全，而且無塵積。」

胡姬道：「我已在此居住了兩日了，當年我從大都出走，便一直隱居在此，直到在秦嶺山中尋到你師傅。」

說着，胡姬一聲浩嘆，目光黯然，更迷惘，道：「二十多年了，年輕時，我也和你一樣，一樣像一匹沒羈的野馬，無意中，發現了這一密室，後

來，後來……」

「後來甚至躲過了你師傅鳩盤婆的追踪，任她如何神通廣大，也找不到你。」

胡姬瞪瞪眼，說：「那妖眼秦娥還對你說了些甚麼?」

「甚麼也沒說。」艾芙道：「她甚至不知有婆婆你，眞的。」

胡姬點了點頭，道：「崆峒老人道德眞人，豈會饒舌，那麼，你是猜想了，芙兒，不怪有這麼多人疼你，你實是聰明絕頂，他日必也能獲得崆峒老人的恩典，那才是曠世的奇緣造化，之所以那日一見妖眼秦娥暗中跟隨着你，我便不即時現身相見了。」

「哎呀!」艾芙叫道：「婆婆，原來你也在暗中跟隨着我。」

艾芙的臉兒紅了，那麼，胡姬當然也見到了她進入太虛幻境，當然，也見到她酣睡在那美花之床上，如何不害臊，臉兒如何不紅。但心中却也一喜，不自覺的舒了一口氣。

那麼，即使無秦娥，婆婆亦是她的守護之神，就像那晚在芙蓉城的城墻上一樣，不自覺，一扭身，撲入胡姬懷裏，把頭埋在她胸上。

陌生感消逝了，啞婆婆成了胡姬，雖然明知胡姬即是啞婆婆，但外型的變更，却在她心上生出陌生感來。

胡姬把艾芙摟在懷裡，也就勢坐在床上。

艾芙道：「原來，婆婆你一直跟隨着我，那麼，你也贊成秦娥和我作伴兒。」

「這就是爲何人家總是那麼喜歡你的緣故。」胡姬把閉着的眼張開，望着艾芙，更緊地摟了一下，道：「你智慧過人，却總是那麼天眞未鑿。」

婆婆的懷裡多溫暖啊，十年了，十年來，艾芙就是在婆婆溫暖的懷中長大起來的，而今，又在婆婆溫暖的懷中了，每當這時刻，她就會閉上眼睛，她就是長不大的孩兒，甚至，像嬰兒。

胡姬繼續說道：「初時我不知秦娥是甚麼人。」

艾芙道：「你立即知道了，崆峒武學，獨步武林，婆婆，你立即認出那是你門中的武功。」

艾芙沒抬頭，也沒睜開眼睛，胡姬也沒望她，多年來，啞婆婆的胡姬，就是這樣，無爲而爲地，以慈愛陶冶她的性靈，培養，並鞏固她的赤子純眞，把天下間至大、至微、至玄的武學，傳授於無形。

胡姬道：「你說對了，也說錯了，崆峒武學，若亦有門派，便也不是崆峒了，豈不知『大象無形，道隱無名』麼?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無生有，有又歸於無，這才是崆峒武學。」

「至大、至微、至玄，復歸於無。」艾芙道。

她明白，自她知慧漸開，啞婆婆也就是這樣摟着她，對她演繹了，正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她只覺得玄之又玄而已，自從和妖眼秦娥相識，並作了伴兒，才知這即是崆峒至大至微也至玄的武學，多年來啞婆婆對她演繹的，早已耳熟能詳，直到此刻，才眞靈台通明，但也不過有所領悟而不可言說。

胡姬道：「你總算明白了，那秦娥有一身絕世武功，但你初見她時，不是以爲她絕無武功麼，這就是，無中生有，有又歸於無。不爲而爲，爲而不爲。」

艾芙霍地坐起身來，驚駭更興奮，道：「那豈不是念動力隨，意到力亦至，豈不是造極登峯，達到了上乘無極境界，便可以意尅敵。」

胡姬也肅容道：「差不多了，較之釋家神功無相，更勝一籌，可惜，這境界自古到今，當年崆峒演教，軒轅執弟子之儀而後，迄今已四千多年了，迄無人能達到這一境界，所能者據說唯老子李耳一人而已。但老子西出函關，關令尹喜留之著書，於是老子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凡五千餘言而去，其後即莫知所終。」

艾芙道：「便是留傳下來的道德經?」

胡姬道：「這經字的稱謂，乃是漢朝以後，學者弟子各尊其所尊，後來才加上去的，如儒家尊孔子的著作曰經，崇墨者，尊墨子的著作曰墨經，佛徒尊釋家的書爲經典，如金剛經、心經。道家尊老子，因而亦尊老子言道德的上上篇，稱爲道德經了，小芙兒，你瞪着我做甚麼?」

艾芙霍地從她懷裡跳起來，眼兒瞪得大大的，說道：「第一，我不是小芙兒，我長大啦。」

露出薄綢後的一雙眼睛，笑意在滿盈，胡姬說：「你即使已七老八十了，婆婆若仍不死，你仍是婆婆的小芙兒。既有第一，好吧，說第二宗。」

「哎呀，」艾芙叫道：「我早已懷疑，而今可肯定了，秦娥所說，以及你今日說的，簡直就像出於那老神仙的口一樣，我知那老神仙是誰了，就是崆峒老人。」

「甚麼，你見過崆峒老人?」

當眞，艾芙在鶴鳴山，那道教發源地，夜遇妙玄仙姑和老神仙的故事，胡姬還不知道，艾芙當下說了一遍，說道：「那妙玄仙姑問道於老神仙，那老神仙演繹的，當眞玄之又玄，聞所未聞，和秦娥相處了兩日，我已有所悟，聽她說來，我就不禁聯想到老神仙，婆婆，今日聽你一說，我可肯定了，老仙翁一定便是崆峒老人。」

胡姬道：「你說，那老仙翁把你喚至近前?」

「還讚我生具慧根。」艾芙揚起了眉兒。

胡姬喜道：「那可眞是有緣了，小

芙兒，我一認出那秦娥的來歷，之所以不現身相見，便是要你和她親近，希望有朝一日，你能得到老人的恩典，不料你與老人竟早已有緣。」

艾芙興奮得臉兒紅紅，道：「我還知道老神仙名叫陳希夷，即是傳說中的陳搏老祖。」

胡姬大吃一驚，却是極大驚喜的驚，道：「你!怎會知道?」

艾芙好不得意，道：「婆婆，是你告訴我的呀，就是剛才。」

「剛才?」

「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搏之不得曰微。婆婆，可是你剛才所說的，當年與宋太祖趙匡胤對弈於華山的陳搏老祖，不就是名陳希夷，那搏字若不是搏之誤，亦必搏乃搏之誤，婆婆，我說得是與不是?婆婆，你不會說來無因的，我說對了吧……」

艾芙言尚未了，只覺一股奇大的吸力，把她吸向胡姬。胡姬一把又摟住了她，道：「老神仙說得不錯，你實是生有慧根，小芙兒，緊記在心，果然我不是無因而說，只不過我也只是懷疑而已，懷疑這老神仙即是陳搏老祖。」

艾芙倒驚駭了，興奮無限，道：「陳搏老祖與趙匡胤對弈華山的故事，距今已三百年了，這麼說，豈不是世上眞有不死的神仙?」

胡姬垂眸內視，肅言道：

「一炁含三混沌初，太清立教始虛無。
先將周禮東傳孔，次入函關西化胡。
八十一章明道德，百千萬億鎮玄都。
欲求久視長生訣，靜裡遙觀太極圖。」

胡姬稍停，又對艾芙道：「小芙兒，老子言道德，言『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又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嬰兒、赤子，渾然元氣之初生也，道法自然，是以那張道陵創立道教於鶴鳴山，倡修煉嬰兒之說，雖說是旁門左道，却也非屬無稽。有生於無，而又歸於無，何來生死，老子的學說，只得一字：『無』，無以名之，曰『道』，道不可言，小芙兒，婆婆若能早日參悟，能無欲、無爭、無爲，也就能進入那衆玄之門，不致有今日了，你既先已有緣後識老神仙，機緣巧合，今又得識秦娥，將來如何，便要看你的造化了。」

艾芙道：「婆婆，那麼，你不是來揪我回去啦。」

胡姬倏地伸手，掩住了艾芙的嘴。

艾芙也聽到了，是話聲!荒蕪了的華清宮，只有滿階的落葉、叢生沒脛的野草，晨風不洒勁，風也蕭蕭，何來人聲?但胡姬露在薄綢外的額頭，分明已變了色，眼中也露出恐懼之色。

忽然想起先前從樂遊原上帶她來此時，曾有飄飄仙樂，隱隱傳來，胡姬亦是如此，之所以急忙把她帶到隱密之處來。

胡姬怕誰?當今天下，令她害怕，聞而變色的是甚麼人?

艾芙不禁打了個寒顫，因爲只有一個人。

鳩盤婆。

當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她不過猜想而已，竟也不禁打了個寒顫。

果然，又有樂聲入耳了，樂聲在話聲之後傳來，分明是她來得太快，奏樂的人，反而落在後面了。

那是當然在意料中的，逍遙公子是鳩盤婆的兒子，兒子在太白山的巢穴被毀，鳩盤婆必已得報了，是以召喚逍遙公子回山查詢，故爾也立即趕來，那自是在意料之中。這必是隨後追來了。

現在，話聲反而不聞，樂聲悠揚，更清晰了。嘿!絲竹管弦，可眞齊全，好大的排場，甚至追趕人，竟也有樂聲伴從，從樂聲之清晰，可知僅在數丈之外。

驀聽風聲颯然，有人飛掠上了假山，園中亦傳來颯颯風聲，分明有人，不只一人，在四外搜查，隨聽一個女子的聲音道：「稟聖母，華清池四外皆已搜查，並無一人。」

隨又聽另一女子說道：「稟聖母，華清宮內外皆已查遍，實是無人，塵封如故，蛛網完好，分明無人來過。」

頭頂，假山上的人也說了：「園中草木，也無折損迹象，顯然亦無人來過，若有人，亦無可藏身。」

當眞，艾芙記起來了，進來時，胡姬不僅把移開的大石還了原，而且小心地不令一草一木折損，未留下絲毫痕迹。胡姬是鳩盤婆的徒兒，知師莫若徒，是以加倍小心。

隨聽一個男子的聲音由遠而近，像是隨後追來，道：「娘，驪山多溫泉，晨霧倍濃，霧中所見的景象，也許有錯，娘連夜趕來，何不先去宮中休息，娘親自前來，還怕她飛上天去麼?」

那麼，眞是鳩盤婆了，艾芙把牙兒咬緊了，不用猜，已知這追來的人，便是逍遙公子，仇人不用見面，聞其聲，她已眼紅了。

艾芙趁胡姬一分神，霍地騰身，原來她早已看清楚了，假山山腹中的光亮，全由縫隙中由下而上折射而入，設計得巧妙之極，外面的人即使發現有縫隙，休道裡面昏暗了，而且能見的也僅是堆砌的大石，但人在裡面，却可下視外望。

胡姬不能出聲阻止，甚至不敢發聲響，因爲頭頂假山上，就有鳩盤婆的人在。

只見晨風把一個丰神俊朗，金冠束髮，年不逾三十的俏郎君，吹得衣

袂飄飄，白色錦衣豈僅非時下所有，見所未見，分明是皇家貴胄，艾芙一見便猜出來了，必就是逍遙公子。

哼！那裝扮倒眞像風流又瀟洒，但艾芙那一口沒啐出來，便已怔住了，而且幾乎笑出聲來。

鳩盤婆，當然就是那老虔婆，豈僅枯瘦，而且乾癟，高不逾四尺，竟然鳳冠霞帔，不怪第一眼沒看出她來了，因爲站在逍遙公子身前，矮了半截，偏是身邊四個宮妝女子却又貌美如花。

驀見一個，又一個宮妝女子飛身前來，紛紛向那鳩盤婆稟報，逍遙公子道：「娘，可不是麼，若眞有人，豈能逃得出娘的手去，華清宮內外都已搜查過了，並不見人。」

艾芙心中一凜，她已看得明白，那廢園四處墻上，和殿堂上，還有她看不見，但知道的假山頭上，皆有宮妝女子，僅眼見的，就不下十多個，還有那樂聲隱隱傳來，吹奏的當然不只一人，那麼，她看不見的，還有多少？

前在太白山上所見的尚在其次，前晚在終南山上所見的，亦皆是一樣妝扮的宮妝女子，已是盡皆身手不弱了，今日所見的，顯然又要高出一籌，而且人數如此衆多，如何不令艾芙心驚。

更令她驚駭，簡直不寒而慄的是：那鳩盤婆不言也不動，一雙眼睛目注着假山，瞬也不瞬，逍遙公子的話和宮女的紛紛稟報，都似聽而不聞。

不好，莫非已知她們藏身在內。

只見那鳩盤婆緩緩地掃了身邊那不下七八個宮妝女子一眼，向假山一指，道：「這假山，可也搜查了？」

艾芙已不自覺摸着腰間的軟鞭，不料有一隻手伸過來，按在她手上。

原來胡姬已來到她身後。就在那瞬間，驀聽脚下發出一聲脆生生的大笑，陡見假山脚下，騰起一條人影，斜刺裡闖出兩丈。

艾芙駭然，更驚喜，幾乎歡呼出聲。

竟是秦娥！她來到假山之下，竟未被搜查出來。

那秦娥落地叫道：「不用搜了，我在這裡。」

鳩盤婆厲聲道：「原來是你這丫頭。」

那秦娥豈僅毫無懼色，而且還嘻嘻笑，說道：「鳩盤婆，你好大膽，趁我師傅不在，你竟敢偸下六盤山。」

只見逍遙公子朗朗大笑，道：「啊呀，原來我身邊就有一位貌比天仙的小師妹，娘，你爲何不早告訴我。」

秦娥道：「這裡沒有黑水潭，却有華清池，呸，你可是想下池去逍遙。」

逍遙公子縱聲大笑，道：「這麼說，那日趁我不意，把我踢下黑水潭的，敢情就是我這位嬌滴滴的美貌師妹了，早知是你，再被你多踢幾脚又何妨。打已心疼，美人脚更香，小師妹，眞可惜，竟辜負了那麼多花月良宵，咱們今後可要多親多愛。」

秦娥大怒，那十多個宮妝女子正要掠出，却被鳩盤婆一擺手，阻止了，厲聲道：「在我面前，你竟敢放肆，更膽大包天，幾次三番，偸入我黑石峯……」

「地獄門。」秦娥竟無懼色，接道：「我早替你改了名兒啦，山裡山外，人人都知道你那窩兒叫地獄門。」

逍遙公子呵呵大笑道：「妙哇，原來地獄門這名兒是妳改的，小師妹，我可更喜歡，更愛你了，我身邊的美人兒論百上千，可就是少了個桀驁不馴的美人兒，小師妹，你可別走。」

艾芙大怒，但奇怪，秦娥她幹甚麼？不怒反笑，不但笑得那麼甜，那麼嬌媚，而且，還向逍遙公子走近了兩步，說：「你是眞的喜歡我麼？」

那逍遙公子竟情不自禁，迎了上去，說道：「而且爲你顚倒，靈魂兒已飛上半天了。」

驀然霧捲如濤，一聲脆生生響，只見逍遙公子兀自伸着雙手，才說得半句。「你打我……」不見人影，只聞秦娥的聲音，說：「而且叫你顚倒。」

逍遙公子一聲啊呀，一個跟蹌，秦娥的聲音又再入耳。「而且叫你飛上半天。」

果然，逍遙公子的身子飛了起來。

却見濃霧暴湧，同樣不見人影，只聞鳩盤婆的聲音，怒喝道：「敢在我眼前放肆。」

艾芙能見的只是逍遙公子飛起來的身子，倏忽又平穩落回原地，現在艾芙看見了，秦娥的身影由淡而濃，現身已在兩丈外，似乎脚下也一跟蹌，道：「鳩盤婆，你以大欺小，算甚麼本事，早晚我師傅找你算帳。」

這麼一眨眼間，秦娥已退到了數丈外的墻頭，顯然也吃了鳩盤婆的苦頭，脚踩墻頭，再又叫道：「賊虔婆，還有你這逍遙淫賊，有本事，來追我。」

話聲未落，人影早不見了，鳩盤婆大怒，只見她兩臂一握，身形拔起三丈高下，簡直像駕霧騰雲一般，向秦娥去處追趕前去。

艾芙不禁駭然，兩日來，秦娥總是如影隨形，還道不過是她在明，秦娥在暗，現在可看清楚了，敢情崆峒武學，實是玄奇，奇就奇在你不覺其玄，眞如胡姬所說，意動力隨，意到，也力到身到，它就令你覺得毫不以爲奇。

胡姬舒了口氣，道：「人家都已走了，還不下來。」

可不是就在那麼一瞬眼間，已又再是晨霧氤氳，庭空寂寂，草木蕭蕭，那還有一個人影，便連那麼多宮妝女子，全已去無踪跡。

艾芙溜了下來，道：「婆婆，好險

，多虧了秦娥，哎呀，她眞是妖眼，我溜出房時，她分明睡得香甜，原來她一直跟隨在我身後。」

「也跟隨着我們。」胡姬說。

「但我可又不明白了，那麼多宮妝女子，分明搜查過了，分明無人，她怎會又在假山脚下突然現身出來？」

忽聽嘻嘻一笑，道：「因爲我是妖眼呀，妖眼當然長在妖精身上，小哥哥，你怕不怕？」

艾芙駭得跳了起來，假山腹內本就幽暗，是以那秦娥陡然現身出來，已站在她面前，這才發覺，如何不大吃一驚。

「妖精，你眞是……啊！不……」

艾芙脚下一爻，躲到胡姬身後，秦娥嘻嘻一笑，說道：「這小哥哥是不是愛煞人，愛得人忍不住要親她，這就是師傅常說的嬰兒、赤子，你說不是麼？」

秦娥對胡姬說，艾芙見到她，眉頭皺了皺，她妖眼銳利，必是已看到了胡姬薄綢下的那張奇醜的臉。

胡姬道：「你得到老神仙多年的教誨薰陶，不也心性如赤子。」

「啊呀，你是胡姬？日前她問我，竟想不起來，師傅提及過你，不過是多年前了，我知道你被鳩盤婆逐出師門。」

胡姬黯然，一聲長嘆，只是點了點頭。

秦娥道：「那麼，我師傅，即是你師伯，你怎會以老神仙相稱。師傅提及你，可是始終稱你爲師姪的，而且讚不絕口，只不過那時我年幼，日久就淡忘了。」

艾芙正要知道啞婆婆胡姬當年被鳩盤婆逐出門墻之事，秦娥不再纏她，也就膽兒大了，道：「婆婆，一定是你看不慣那老怪物胡作非爲，忤逆了她。」

胡姬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弟子不言師過，何況已多年了。」

秦娥道：「我記起來了，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胡姬道：「老子之學，源遠流長，道德經中所謂古者、昔者，已不諱言，實源於崆峒，老子尊母，而陰陽動靜之機，陰動而陽生，老子稱頌母權，故有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秦娥道：「我記的更多了，當眞，師傅曾說過的，鳩盤婆因老子曾說過『而貴食母』，故求更堅信，甚至還信『可以爲天下母』，於是……」

胡姬點頭道：「於是，堅信老子所說，『牝常以靜勝母』，而眼見天下婦女三步不出閨門，四德三從，師傅怎會不切齒咬牙，也更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不僅那一股怨氣，指向孔仲尼，而且恨極了天下男人，尤其是那自稱儒家的讀書人。」

秦娥點頭道：「儒家以所謂禮教，束縛婦女，與老子之尊頌母權，實是背道而馳，老子斥孔子說：其人與骨皆朽矣，確實有理，只不過那鳩盤婆豈僅走了極端，簡直走火入了魔，聽說逍遙公子的生父，就是被她殺死的，此話果眞？」

胡姬瞟了艾芙一眼，欲言又止者再，最後仍然說道：「又豈僅逍遙公子之父，她雖恨極了男人，却又明白孤陰不生之理，是以把男人擄劫上山，一夜之後，便又立即殺却，甚至不許見天光，是呢，誰是那逍遙公子之父，只怕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秦娥跳了開去，一聲啊呀，道：「黑石峯右，有一深谷，白骨纍纍，可就是……就是……」

胡姬道：「故爾你師傅不准她出六盤山，你是個女孩兒，你師傅自難啓齒對你說得明白，何況已多年了。」

艾芙可忍不住了，哼了一聲，道：「說甚麼儒家以禮教束縛婦女，是恨極沒男人愛她倒是眞。古時男子狩獵，人與獸爭，死亡亦多，所生子女，只知有母，自夏禹治水，農耕的水利，由遊獵而定居下來的更增多了，因而也有了內外之分，是故自夏以後，男權日盛，到了那戰國春秋時代，紛紛列國，互相征伐殺戮，殘暴不仁，人慾橫流，故爾有老子的無爲自化，清靜自正，亦有孔子出來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那學老子的絀儒，尊儒者却絀老子，說甚麼道不同，不相爲謀，其實……」

「都該打三百大板，」秦娥道：「了不得，你師傅自嘲爲南郭先生，實是通天地人的眞儒，也才配稱儒者，有商鞅變法强秦，也就有漢高祖與民約法三章，因時應變應運而已。」

胡姬那露在薄綢外的一雙眼睛，煥出了光彩，道：「小芙兒，一切統之在道，你師傅已近道了，實是可敬。」

艾芙忽地撲入胡姬懷中，摟着她的脖子，道：「但最可敬的是你，我知道，多年前了，你一定時爲師傅演繹崆峒混沌之學，若說師傅近道，那是因爲近了你。」

胡姬摟住她，對秦娥道：「我知你喜愛她，誰會不喜愛呢，她不正如老子所說返本復初，心性，性靈，如嬰兒、如赤子麼？」

「所以，我就是忍不住要親她。」

艾芙不讓秦娥走近來，一躍而起，倏地一旋身，再又躲到胡姬身後，叫道：「婆婆，敢情她眞是妖精，能穿山入石。」

秦娥嘆嗤一笑，道：「這山腹爲何中空？那古代帝王，有幾個不是生活在恐懼中的，死後的葬身之地亦有疑塚無數，何況生前，那宮中居室，多有地道暗壁，這華清宮豈能無緊急時應變藏身之所，既有入口，又豈另無出路，小哥哥你這麼一想，就不難尋到了，出得去的地方，自然也進得來。」

那艾芙當然知道秦娥不是妖精，壓根兒也不信世間有妖精，只不過怕

秦娥歪纏。

胡姬浩嘆一聲，道：「當年得你師傳崆峒老人之助，逃出六盤山，以此爲藏匿之地，不料三十年後，再又以此爲避難之所。」

胡姬踱起步來，只見她雙眉緊鎖，可知憂心如焚。

秦娥道：「你怕了鳩盤婆母子？」

胡姬道：「不料她來得這麼快，當年我逃出六盤山，之所以敢在江湖中來去，便因有你師傅對她嚴加管束，不准她下六盤山，而今她既敢在長安出現，若非你師傅不在崆峒，便是你師傅已不能再管束她了。我如何不擔心。」

艾芙眉兒一揚，道：「婆婆，休道你帶着面紗，連師傅都已認不出你來了，即使朝夕相處了多年也認不出你來了，相隔了三十年後，那老虔婆怎會再認得你。」

胡姬又是一聲嘆息，道：「容貌可以改變，但舉手一投足，她就能認出我來了，小芙兒，爲何我不准你此來？這些年來，休道我傳授你的武功，即使你師傅所授，其實多半亦是崆峒的武學。」

艾芙的一雙眼睛越睜越大，道：「婆婆，我明白了，師傅在秦嶺山中發現的秘笈，其實不是無意中發現，而是你佈下的巧局，令師傅以爲是無意中發現，以爲是不知名姓的前輩奇人所留下，其實秘笈中便是崆峒武學。」

胡姬道：「現在再不能瞞你了，小芙兒，千萬緊記，休對你師傅言及，千數百年來，崆峒武學，皆與世與人無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你讀過遊俠列傳麼？那紅綠、聶隱故事，並非文人筆墨，虛構故事，豈僅未神其說，其實說的未近其十之一二，若還不信，你眼前便有一位紅綠聶隱。」

艾芙當然知道胡姬說的是誰，秦娥也抿着嘴笑，說道：「小哥哥，你不再怕我是妖精麼？世間無妖精，也無神仙，但崆峒武學出化入神，造極登峯，可以馭風凌空而行，那却是萬確千眞。」

艾芙怔怔地，兩眼放光彩，秦娥爲何跟蹤了她兩日，她竟絲毫不覺？那逍遙公子和那宮妝女子爲何總出現在前頭，既不能未卜先知，那就是能搶在她前頭，那不是馭風凌空飛行是甚麼？

胡姬繼續說道：「崆峒武學，歷代只選資質稟賦及心性皆靈慧絕佳的三五人傳授，正因天下莫能與之爭，一旦爲非作歹，那還了得。」

艾芙道：「我明白了，那遊俠列傳中的宮宮兒，那名兒原來有出處的。」

秦娥竟肅容道：「唯知足者不辱，知止者不殆。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

胡姬也肅容道：「這知足、知止、不爭，便是崆峒戒律，是以千數百年來，天下武林，皆不知有崆峒，偶有傳說，傳聞，傳而記之的，皆以爲虛妄的神仙故事而已，視爲文人的遊戲筆墨。可惜……」

說着，胡姬一聲浩嘆，道：「可惜我……」

艾芙道：「婆婆，我替你說了吧，可惜你投在鳩盤婆門下，若是在崆峒老人門下，怕不也是今之紅綠聶隱。」

胡姬點了點頭，道：「眼看着我師傅胡作非爲，逃離六盤山，崆峒武學，未能盡傳奧秘。」

「天下武林，以三聖爲尊，婆婆，別人不知，但瘋和尚和我爺爺却知道，你的武功更在三聖之上。若能盡傳崆峒博大淵源的曠世武學，那還了得。」

秦娥道：「小哥哥，你別瞧我。」

艾芙把嘴兒高高地噘了起來，說：「婆婆，才擺脫了殺千刀的瘋和尚，又來了一個瘋丫頭，婆婆，你聽她叫我甚麼？」

「婆婆，」秦娥的臉上盛放了璀璨的嬌花，因爲她一轉面，那縫隙中投入來的陽光，照亮了她的笑臉，說：「你問她，我第一眼見到她時，她是甚麼？穿着甚麼？而今你又看看，站在咱們面前的，是小妞兒，還是小哥哥？」

她竟也隨艾芙叫婆婆，艾芙道：「不成話。」

胡姬露在薄綢外的眼睛堆滿笑意，說道：「崆峒之學，根本無名，無以名之，名之曰道，道法自然，自然重在返本復初，是謂：『算之命而常自然』，小芙兒，這就是崆峒之學，亦即是老子之學，若必要解說，那就是自性而然，學老者絀儒，就是因爲儒家以禮儀制度，束縛了自性，違反了天道自然，也永不能近天道自然了。你叫我婆婆，其實我又何嘗是你的婆婆，她隨你叫我婆婆，乃是自然而然，若她叫不得我婆婆，她師傅我就該叫祖師爺爺的爺爺了，你明白了麼？而在她心中，從初到現在，難道你不是小哥哥，你不也要人家當你是小哥哥麼？自性而然，怎能說她瘋。」

秦娥道：「你明白了麼？道本虛無，本無名，又何必究名。」

艾芙頓覺心性空明，以往她一直把三聖一元大會宗旨，視爲無上至高，現在才知天道自然，才是上上之乘，無爲自化，淸靜自正，豈僅消弭了門派之爭，一切暴戾之氣，豈不自化了，可惜，那晚在鶴鳴山有緣得遇老仙翁，竟又失之交臂了。

只聽胡姬對秦娥道：「小芙兒豈僅和你有緣，亦和你師傅有緣呢！」

隨把艾芙和崆峒老人夜遇於鶴鳴山的經過說了，道：「她雖未曾執弟子之儀，却已得垂靑，有緣若得你引進，可是她天大的造化了，現在天色已大明，鳩盤婆母子及宮妝侍女，衣着怪異，白日市墨往來，豈不驚世駭俗，是以我該走了。」

「婆婆，你！」

「我以往嚴禁你北來，就是怕你闖禍，不料你不知天高地厚，眞以爲無敵天下了，你夜鬧小鎭之事傳入芙蓉城，可眞把我急壞了，你不去找那逍遙公子，他亦會找上你來，是以連夜趕來，不料竟因禍得福，我若不走，早晚被鳩盤婆發現，婆婆會是甚麼下場，你難道願意我被她擒回六盤山麼？我現在趁早離去，你有秦娥相伴，她强過我十倍，已不須再用我了。」

秦娥道：「且慢，讓我先出去瞧瞧，這驪山荒涼，日間亦罕有人迹，何況知道我們就在附近……」

胡姬道：「有話何妨直說。」

秦娥道：「我可不是輕視你，你出走六盤山，已三十年了，我師傅有言，除非她能勝得我師傅，否則不准她出山一步，這三十多年中，僅我在十餘年來記憶所及，她已五次來崆峒生事了。」

胡姬點頭道：「我明白了，我知道她的性情，最是好勝逞强，豈甘心被你師傅禁錮，不用說，日夕勤練功夫，不勝不休，不用說，一次比一次厲害，武功更精湛了。」

秦娥道：「她倒也守着諾言，不勝，不下六盤山。」

「而今，她却出山了，你師傅雖不在山中，她必已有了勝你師傅的把握。」

艾芙道：「當今，先前見你腳下跟蹌，可是……已傷在她手中。」

「幾乎傷在她手中。」秦娥道：「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仁是自然，不仁亦自然，鳩盤婆已到了不仁的極軌。」

「相生相殺，生態自然平衡，本亦天道。恭喜你，不料你小小年紀，已近道了。」

秦娥道：「唯一令我師傅皺眉頭的，就只有鳩盤婆了，知她隨時隨刻找上門來，我也隨時隨刻會遇上她，師傅擔心我的安危，特地傳了我一套功夫……」

胡姬肅容道：「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秦娥笑道：「原來你已見到了，正是如此，唯不爭者，天下莫能與之爭。」

秦娥在點頭，因爲她瞟着艾芙，見艾芙默默點頭，顯然亦有所領會。

原來胡姬與秦娥你一言，我一語，言語聽來似乎玄之又玄，其實非無爲，就是爲艾芙有爲說的。

秦娥繼續說道：「視之不見曰夷，聽之不聞曰希，搏之不得曰微。」

艾芙已是再次聽她說了，知有深意。

胡姬莊嚴內視，肅容道：「多謝你指點：曲則全，枉則直，娃則盈，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

秦娥道：「可惜我功力太淺了，而鳩盤婆每失敗一次，必加緊苦練，務要勝過師傅，有如今日，我就差點傷在她手中，別說了，她們必已把方圓數十里搜查遍了，不見我的踪跡，必要回頭，趁她們尚未回來，我去把她們引向灞橋方向，你久居此地，當然熟悉道路。」

胡姬道：「南向走終南山。」

「好主意，那終南山有逍遙公子狡兔之穴，反而少了戒備，何況那捷衛嬪妃，已傾巢而出，一刻之後，你就上路。」

胡姬道：「我……這小芙兒……」

秦娥抿嘴一笑，道：「她若少了一根汗毛，我賠她一條胳膊，誰敢傷害我的小哥哥，我們走啦。」

一把拉着艾芙，不容艾芙向胡姬告別，只叫得一聲婆婆，驀覺眼前一暗，秦蛾拉住她鑽入岩縫中，只聽一聲輕响，艾芙驀見岩壁迎面撞來，心頭一緊，却又登時眼前伸手不見五指，先前所見迎面撞來的岩壁，直如幻象一般。

秦娥道：「現在我們在地道中，出口在山腰。」

那地道不長，秦娥竟似在黑暗中亦能視物，腳下絲毫不慢，只一會功夫，已有水聲入耳，漸漸有了亮光，艾芙也漸漸看清了，原來那是天然洞穴，非但不清涼，而且燠熱難當。

驀然想起，華清宮是溫泉，地下山腹，如何不熱，她要問，但盈耳的水聲，宛若萬馬奔騰，眞貫耳欲聾，忽然，眼前霍然開朗，只見水簾隔阻，水岩上傾洩而下的泉水，巨响轟然，透過那水簾，隱隱可見山壑間，雲飄飄、霧氤氳，初昇的旭日，照在樹梢頭，在山風中飄擺搖曳。

艾芙幾乎歡呼出聲，原來出口有山泉垂瀑掩蓋，誰會想到水簾後別有洞天，若不是山腹中燠熱難當，可眞是洞天福地。

「難爲你，怎會發現出來的。」

秦娥道：「再簡單不過，我見到有兩隻獐子，鑽入水簾，心中一動，也鑽入看個究竟，就是這麼簡單，現在，咱們出去却要小心些，那婕衛嬪妃，無所不在，這驪山四處，必在她們監視之下，這個隱密所在，將來我們也許可以派上用場，來，小哥哥，你那遁甲功夫，其實也已獨步武林了，你隨後跟來。」

艾芙瞪大了眼睛，那知只見秦娥微一扭身，便已失去踪跡，知她已穿簾而出。

而今艾芙已不是初入江湖了，貼着山岩，飛掠穿過水簾而出，只見秦娥站在一個小崗上，顯然是故意顯露身形，雖然已扮成個落難的髒小子，但既已在華清宮亮過相，可不怕地獄門、逍遙宮的人認不出她來。

（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唐郎在梁乙匡的壽筵上欲乘混亂之際，舉掌擊殺梁乙匡，可惜梁乙匡剛摔了一跤，避過唐郎一掌，此舉被黃華山發現，待提醒梁乙匡，唐郎已藉故溜掉；唐郎與柳青青失去連絡，幸而憑着柳青青留下的記號，在城外一棵樹上發現一個包袱，內有他慣用的暗器及人皮面具，唐郎戴上人皮面具，剛從樹上躍下，竟遇上黃華山及欒雙清……



新派湖海恩怨錄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最後的刺殺

鐵漢難捨眞愛　痴女苦苦相纏

「跟咱們回梁府！」欒雙清沒好聲氣地道：「姓唐的，你自己掂掂份量，能勝得過咱倆麼？」

唐郎哈哈笑道：「原來今日遇上強盜了，在下若是唐盛也就罷了，可惜不是，因何要隨你們回去？」

黃華山道：「你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老欒，咱們前後夾攻，扒下他的人皮面具，看他還能嘴硬不？」

唐郎喝道：「慢！在下若是唐盛便天誅地滅，死無葬身之地，若証明不是，兩位便莫再胡纏。」右手揭下面具，讓他們看了兩眼，又再將面具戴上！原來他一口氣戴了兩張面具，揭了上面的那一張，還有一張。

天色已晚，黃華山驚鴻一瞥，未曾看清楚，只道認錯了人，不由呆了一呆。唐郎冷笑一聲：「請讓開。」

黃華山不由自主地讓開，唐郎乃提步前行，不料背後的欒雙清却叫了起來：「老兄，錯不了，就是他，我認得他的鞋子，快動手。」

唐郎什麼都換了，就是忘記換鞋子，亦料不到會在鞋子上露出破綻！電光石火般，背後已响起風聲，唐郎當機立斷，急轉身左袖微微一招，「颼颼」兩聲，袖管內已射出兩枝短矢來，直奔黃華山胸膛。

由於雙方距離不及三尺，加上臂長，實際袖管離他尺餘，事前又毫無跡象，黃華山那裡避得開，可憐他慘叫一聲，便仰天跌倒，口中叫道：「果然是他……」他心房被兩枝短矢射中，一語未畢，已經斷氣。

欒雙清亦料不到有此結果，刹那之間，一股寒氣自脚踵直透脊梁，不由自主地退了兩步。唐郎眉宇間充滿殺機，向前踏上幾步，右手落在腰際，冷冷地道：「你們爲何會來此處？」

欒雙清顫聲道：「你是黃蜂殺手團的成員？錯不了，咱們知道你們的暗記，擬尋找……」他邊說邊退。

他退，唐郎却進，再問：「我靴子有何特別？」

「你靴子後面穿了一個小破洞，昨天我搜查你的靴筒時發現的……」

「你太聰明了，可惜越聰明的人，生命越短暫，適才你若不開腔，不但黃華山不會死於非命，而你如今亦不必驚恐畏懼，其實你並不聰明，相反是頭呆鳥。」唐郎「刷」地把軟劍抖出來，道：「黃華山在黃泉路上久候啦，你們既然是好朋友，你也該下去陪他了。」

話音未落，欒雙清雙手齊揚，發出七八件暗器，唐郎軟劍揮舞，同時躍起丈餘，再一個沒頭觔斗翻下，向欒雙清射去。

欒雙清深知跑不掉，索性把命豁出去，抽出鋼刀來，趁唐郎身子尚在半空，便一刀扎過去，這一刀很毒，但唐郎却非省油燈，軟劍在其刀上一敲，借力又打了個沒頭觔斗，越過對方的頭頂，向他後背翻下。

好個欒雙清一個風車大轉身，再一刀劈出，欲趁對方脚步未穩，爭取先機，可惜他碰到的是出色的殺手，臨場比常人冷靜機靈狠毒，他沉住氣，連擋三刀便已站穩了脚，隨即展開反攻。

欒雙清一見自己落單，已先懼了三分，當唐郎反攻時，立即手忙脚亂，才七招，「颼」地一聲响，左腿已着了一劍，這一劍反而刺激了他，喝道：「老子跟你拚了！」

唐郎冷笑道：「早該如此！」手腕連抖，一招三式，攻對方的肩、胸、腹。欒雙清拚起命來，威力大增，居然與唐郎拉成均勢。

唐郎有十足十的把握殺他，但不願拖延工夫，可是俗語有謂「狗急跳牆」，還有「一夫拚命，萬夫莫敵」之句，此刻形勢正是如此，欒雙清採取兩敗俱傷的打法，唐郎十成功夫，只能發揮出七成，眨眼間，兩人鬥了一百回合，仍然難分勝負，唐郎甚是焦急。

唐郎甚是心焦，左臂倏地一抬，欒雙清猛吃一驚，只道對方又要施袖弩，不由自主地向旁一挪，唐郎的長劍早已候着他，手腕一翻，「颼」地一聲，劍刃落在欒雙清的肩上，將其皮肉劈下一大塊來。

欒雙清痛得齜牙瞪眼，唐郎移前一步，軟劍分心便刺，欒雙清受傷，無心戀戰，忙不迭後退，唐郎左臂微微一抬，一枝急勁的短矢射了出來，正中欒雙清的胸膛，唐郎這才鬆了一口氣。

欒雙清臨死前的眼神十分駭人，唐郎似未曾見到，他知道短矢射進心房，大羅神仙也救不了，是故將其屍體踢進草叢中，回來再收拾黃華山之屍體。

唐郎殺了人後，立即奔向城門，進得城來，天已向晚，家家戶戶的烟囱都冒着炊烟，唯獨其中一家不見動靜，他心中奇怪，馬上前往敲門。

未幾，一名少婦來開門，唐郎哈腰道：「大嫂，在下趕了一天路，半路被人打劫，可否行個方便讓在下借宿一晚？嗯，隨便有個遮頭的地方就行，柴房也好。」

那少婦見他一臉「病容」，動了惻隱之心，期期艾艾地道：「但今日家裡只我和犬子……不太方便吧……」

唐郎忙道：「那我在灶房裡待一宵就好，你們把門閉緊就是。」

那少婦考慮了一陣，終於點頭讓他進去。那屋子不大，建造時日已久，看來這家人並不富裕。少婦紅着臉道：「咱們家窮，今夜不開鍋，你……」

唐郎忙把背包打開，道：「大嫂，這些你拿去蒸熱，咱們將就吃一頓，明日我若找到朋友，什麼都可解決。」

少婦尚在猶疑，那孩子却哭了起來，唐郎又一味催促，少婦這才厚着臉皮把乾糧拿去。

過了兩三盞茶工夫，七八個熱騰騰的饅頭端上來，三個人坐在桌前吃起來，那少婦甚是羞澀，一直不敢抬頭。唐郎忍不住問道：「大嫂，尊夫因何不在家？」

「外子是當兵的，最近城內也不知發生了什麼事，鬧哄哄的，他是當夜班的，這兩天都沒辦法回家睡。」少婦見他不斷打量四壁，又羞澀地道：「外子好賭，讓咱娘兒有一頓沒一頓的，請莫見笑。」

「命運如此，夫復何言？在下只有同情，豈敢見笑！」

那少婦止不住眼淚，簌簌地淌下來，忽然長身把孩子拉進房內去，不知爲何，唐郎了無倦意，坐在小廳內沉思良久。

看看已是三更，大門忽被人敲响，唐郎吃了一驚，走至房門前呼道：「大嫂，有人敲門，如何是好？」

忽聞外面有人嚷道：「臭婆娘，怎還不開門？莫不成窩藏着野漢子？」少婦慌忙下床開門，只見走進一個年在三十，臉色蠟黃的漢子來，一眼看見唐郎，又叫了起來：「這野漢子那裡來的？」

唐郎突然出手，抓住其手腕，低聲道：「別嚷！再嚷便不客氣了。」那漢子一張臉都變了顏色。唐郎又道：「在下來此只是借宿，並無惡意，令正適才在房內睡覺，門關得死死的，你若是個好丈夫，還會怕老婆偷漢子。」

那漢子吶吶地問道：「你到底是誰？」

「在下喚趙聰，是河南人氏，來京尋友，半路住進黑店，被人洗劫一空，住不起客棧，因此來借宿的。」

此刻少婦已點了油燈，唐郎道：「你看清楚，我是不是通緝犯？」漢子看了他幾眼，搖搖頭，唐郎將他按在椅子上：「在下問你幾句話，你們到底要捉什麼人？」

「一個叫唐盛的男子和他的妹妹。」

「抓到了沒有？」

漢子搖頭道：「奇怪，他們似有飛天遁地之本領，城內各處都佈了人，但結果還是搜索不到，上面也心灰意冷，估計那兩人已去遠，是以只虛應了事，我也乘機回家歇歇。」

「那兩兄妹幹了什麼大逆不道的事？如此勞師動衆的！」

「咱們也不太清楚。」

唐郎見狀，便放了他，道：「得罪了，你有位好妻子，因何忍心教妻兒挨餓？他日兒子長大了也看不起你。」那漢子赧然地垂首，表示悔過。唐郎又道：「你進房睡吧。」

那漢子如逢大赦，忙拉着妻子進房。唐郎知道柳青青至今尚未被捕，放下心頭大石，但隨即升上一個疑問：「青妹未被捕，她又去了何處？」仔細一想，又覺得柳青青還有些事情瞞

着自己。「莫非有人收藏了她？」他忍耐不住，先掏出一錠銀子，放在灶頭上，然後輕輕越牆而去。

唐郎一路蛇行鼠伏，避過無數的巡兵，費了好大的勁才到達劉香記女紅店，看看四周無人，便輕輕扣門。過了好一陣，劉夫人才在門後問道：「誰呀？」

「劉夫人，是我，十一郎。」

大門迅速打開，唐郎立即閃了進去。劉夫人驚詫中也帶點不悅：「怎地你還未離開京城？此刻找上門來，似乎不是你們的作風。」

唐郎一對眼睛到處溜，隨口問道：「十八妹可是匿於此？」

劉夫人看來並非是「如來佛」的人，只見她臉色一沉，冷冷地道：「你說什麼？老身根本不知道，三更半夜，孤男寡女共處一室，可不大方便。」

唐郎又是好氣又好笑，更加焦急，倏地抓住劉夫人的手臂，問道：「夫人，十八妹的下落，你一定知道……」

不料劉夫人出奇地冷靜。「你弄錯了，我根本不知道。十一郎，你該離開了，僱主要怎樣跟你算賬，老身不知道，但你要再殺死梁乙匡，肯定沒機會了。」

唐郎一挺胸，道：「那又未必，限期未屆，你們都不能輕視我，更不能斷定我已失敗。」

「很好，老身一向喜歡有志氣的青年，若你不欲失敗，應速離開，待風聲平靜之後，再思良策，十八妹的事，你不能管，否則功敗垂成！嗯，老身聽人說，這是你最後一宗生意，希望你好自為之，莫為一個女人而毀掉自己畢生前程。」

唐郎身子一震，一顆心却亂如麻，半晌方吸了一口氣，道：「請夫人轉告僱主，着他放心，明春元宵夜之前，梁乙匡必定身首異處。」

劉夫人不置一詞，把門打開，悄悄探出去看了幾眼，淡淡地道：「你可以走了。」

唐郎離開劉家，却有無處可去之感，忽然咬一咬牙，向他與十八妹的「家」竄去。此處離劉香記不遠，但當他轉過小巷，即聞黑暗中有人呼道：「有人，停步！」

唐郎起初還以為是自己暴露了，後來聞腳步聲向左而去，方放了心。但剎那間，一顆心又再提起，立即施展輕功循聲奔去，出了巷子，果見前面有三道黑影，最前面那一個身形纖細，似是女子，後面那兩個，一望服飾即知是公差。

唐郎心中認定前面那一位必是十八妹，是以毫不猶豫地追去，那女子的武功顯然在男的之上，雙方距離逐漸拋開，但前頭屋頂上突然躍下幾位公差及官兵，把去路堵住。

「附近可能尚有人。」一個念頭閃上來，唐郎立即飛上屋頂，躡手躡腳追前，待他到得跟前，居高臨下，果然發覺那女子的身材極似柳青青。

那幾個公差的武功還眞不弱，那蒙面女子幾番衝突，都未能成功。一位公差喝問道：「閣下到底是誰？再不開腔，可別怪咱們。」

那女子一味啞鬥，另一位公差道：「繆大哥，何必多問，瞧這婆娘必是唐盛的妹妹，總之咱們將她逮住，有利而無害。」

第一個開腔的公差道：「俺就怕她是唐盛的妹妹，活捉賞金多一倍哩！」一頓又道：「瞧她一聲不吭，九成是正點子，大家先別急，把她困死，抽一個人去報告，請上峯派人四處堵截，教她插翅難飛。」

唐郎再也忍不住，喝道：「相煎何太急！」

那女子嬌軀一震，回了一句：「本是同根生！」

唐郎再無疑問，立即飛躍下去，人在半空，左臂一抬，「颼」地一聲，一根短矢脫袖而出，正中一名公差之胸膛，唐郎軟劍急舞，喝道：「走！」

柳青青知他之能，見有缺口，立即轉出，躍上屋頂，一個公差追前，此刻只剩三名公差，如何困得住唐郎？他低叱一聲：「看箭！」左臂一抬，那公差見同伴無聲無息死亡，已成驚弓之鳥，見狀立即偏身一讓，唐郎腳尖一點，斜飛丈餘，再一頓，已上了屋頂，往柳青青追去。

他幾個起落，已追上柳青青，那公差見狀，那裡還敢再追？忙不迭躍下地去，高聲叫道：「快來，正點子在此！」俄頃，鑼聲四起，風聲鶴唳。

柳青青回頭道：「快來！」她倏地躍落地，竄進一條小胡同，唐郎連忙跟進。柳青青推開一扇門閃進去，待唐郎進去方把門關上。

唐郎問道：「青妹，妳跑去那裡？愚兄到處找不到妳！」

柳青青表示噤聲，拉着唐郎進房，揭起床板，躍了下去，下面原來有條地道，漆黑之中，柳青青左轉右彎毫不猶豫，看來她已走慣了。

唐郎聞到她的喘息聲，乃道：「青妹，妳累了，歇歇吧！」但柳青青仍堅持再走，又過了兩盞茶工夫方停下來，心中暗暗奇怪，不知這地道有多長。

只聽柳青青道：「大哥，你可以亮火摺子了。」

唐郎把火摺子點燃，見墻上掛了兩盞油燈，便將其中一盞點着，燈光下，但見柳青青面色青白，吃驚地問道：「青妹，您……受傷啦？」

柳青青皺眉道：「受了刀傷，傷口化膿，剛才出去想到藥店子找點藥，却找不到……後來只好拐回『家』去，誰曉得一出來就讓他們碰上啦，幸好你來了，否則後果眞的不堪設想！」

「傷口在那裡？我來替妳上藥。」

柳青青紅着臉，期期艾艾地道：「我自己來……你把燈吹熄，轉過身去……」

唐郎脫口道：「吹熄燈那裡還看得到，我來幫妳。」

「不行。」話說出了口，柳青青垂下着頭，吶吶地問道：「大哥，你覺得小妹如何？」

唐郎有點摸不着頭腦地道：「您？很好啊！」

「小妹不是指這個……你那天說的話還算不算數？」

唐郎見她滿臉通紅，才恍然大悟，道：「青妹，難道妳還不清楚我的心意？我是非卿不娶……大丈夫對自己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都需負責。」

柳青青似放下心頭大石，緩緩寬衣，忽然又冒出一句話來：「那天我看過你的……今日讓你看到我的……這也公平……但不許你笑我。」

唐郎一顆心登時怦怦亂跳，柳青青解開幾顆扣子，把上衣拉下來，露出冰雕似的香肩，上衣徐徐滑下，至腰際方停住，只見粉雕似的玉峯下有一道傷口，直拖至後背，足足有尺許長，傷口已腫了起來，果然已灌了膿，他又心疼又氣憤，脫口問道：「是誰幹的？」

「不認識，總之是吃公飯的，他使的也是軟劍！」

「難怪傷口淺而長。」唐郎接過布包，裡面放着傷藥、紗布。他見墻角有一個水缸，舀了一殼清水，先用劍尖刺破皮膚，然後輕輕擠膿，但見柳青青粉臉煞白，緊咬牙齦，痛得她玉峯顫動，却不吭一聲，唐郎甚是心痛，道：「再忍一忍，不把膿血擠清，還是合不了口！」

唐郎足足弄了半個時辰，才把膿血清掉，然後敷上藥膏，但聞柳青青輕哼一聲，腰肢一軟，躺在唐郎懷內，却原來那藥膏甚為霸道，一上傷口便似刀割一般，難怪柳青青痛暈過去。

唐郎見她滿頭大汗，細心地用紗布替她拭去汗珠，仔細上了藥，然後用紗布紮緊，目光落在新剝鷄頭肉上，心房又怦然一跳，他不敢多看，輕輕將她上衣拉好，讓她躺在自己懷中，心中充滿了甜蜜，覺得就算今生今世便都活在地道中也是值得的。

柳青青半暈迷中睡在唐郎的懷內，兩個時辰後才瞿然醒來，倏地轉過頭來，伸手輕撫着唐郎的臉，喃喃地道：「大哥，這是眞的？我不是在作夢？」

「這當然是眞的，愚兄就在妳身邊。」

柳青青把螓首埋在唐郎的懷內，半晌方道：「我睡了多久？你為何不喚醒我？」她未待唐郎答覆，又道：「你可知道！這兩天來根本未合過眼……都在擔心你。」

唐郎激動地把火熱的嘴唇，印在她頰上、額上！道：「愚兄何嘗不是如此？」

柳青青嬌羞地道：「我依你的指示出西門找不到你，料你尚困在城中，因此才進城來，你到底藏在那裡？」

唐郎這才將經過告訴她。「這是什麼地方？妳怎知道這裡？」

「這地道是『如來佛』提供的，可以通到城外，但在南城門那方。大哥，你已暴露了身份，看來已無機會再殺梁乙匡了，有何打算？」

「愚兄也不知道……管它的，反正咱們還有幾個月工夫，慢慢再作打算。」

柳青青眸子閃閃發光，訝然問道：「大哥，你還想再殺梁乙匡？太危險了，人家必有準備，再進梁府，等於送羊入虎口！」

唐郎想了一下，也覺成功的機會十分渺茫，沉吟道：「不殺死梁乙匡，咱們怎得安寧？再說，縱使我殺得了他，你也還欠『如來佛』一宗生意，『如來佛』同樣也不會放過你！」

柳青青睜着一對妙目，道：「小妹隨你決定！」

唐郎咬牙道：「不管什麼梁乙匡、『如來佛』，只要咱們能好好活幾個月，已不枉今生！」

「活幾個月，便已足夠？」

「能跟你共同生活幾個月，愚兄雖死無憾，只要快活，幾個月已足夠，若不快活，活一百年又有什麼意思？」

柳青青再度埋首在他胸膛內，唐郎忽然粗暴地捧起她的臉，嘴唇落在她的朱唇上，柳青青「嚶哼」一聲，放軟腰肢，任他施為。半晌她才輕輕推開他。「大哥，地道內的食物只夠咱倆再吃兩三頓，此處並非久居之所……」

「如今料已天亮，今晚咱們便潛出去，然後浪跡天涯，什麼事也不管。」

柳青青搖搖頭，道：「浪跡天涯太危險了，咱們應該找個清靜的地方隱居下來，只要『如來佛』找不到，咱們都可以活到一百歲……屆時還子孫盈膝呢。」唐郎大喜，嘴唇又落在柳青青的朱唇上，天地雖大，但似只有他兩個，世界煩惱本多，如今都成灰塵。

*　*　*

離開地道時，星月滿天。唐郎回首望一望京師，但見那麼大城直似一頭巨大的怪獸，他慶幸自己能與心上人逃出其利爪。

柳青青驚魂未定，急道：「大哥，咱們快走吧。」兩人趁黑趕路，只是柳青青傷口未癒，跑得快便牽動傷口，是以一夜下來，只趕了三十多里路。

天亮之前，柳青青胡亂化了粧，兩人扮作逃難的夫婦，尋找偏僻的小路走，一連三天，未遇到一點丁風險，看看離京師漸遠，方放下心頭大石。

「大哥，你準備帶小妹去何處定居？」

「你喜歡住在那裡？」

「江南景色如畫，本是最佳之所，但人跡多不方便，西北人烟稀少，而

又漫天風沙，實不宜久居……關外白山黑水，草長馬肥，倒是個好去處。」

唐郎道：「所謂大隱隱於市，咱們不如就在附近擇地而居。」但柳青青反對，因爲此處着實太靠近京師。兩人見路便走，一路向東南。這天到了一座小集，唐郎見人口不太多，而且十室九空，認定是個好地方，便決定在此居住。柳青青就像一頭溫馴的小羊，任由箇郎主意。

唐郎化了名，向人買了一棟小院，當下兩人便着手佈置起來，忙了兩天，那空屋已弄得頗爲像樣。唐郎問道：「青妹，咱們何時成親？」

柳青青雙頰如同晚霞，嬌羞地道：「小妹都已是你的人了，你喜歡何時成親就訂幾時。」

「擇日不如撞日，今晚咱們便……」唐郎邊說邊輕舒猿臂，欲攬小蠻腰，不料柳青青却像兔子般跳開，他疑惑地望着她。

柳青青道：「雖說旅居期間，一切從簡，但成親却也不能免俗，要拜個堂，大哥，你明天去買些香燭紅巾，明晚才拜堂，如何？」

唐郎那有不允之理，次日跑了幾里路，方辦齊了應用物品，柳青青又買了好些菜，兩人都沒有親戚，燒了菜，燃點紅燭，用紅巾蓋面，各持一綫紅繩，便當天八拜。柳青青耳畔已聞唐郎喃喃地禱告：「我唐郎今生若負柳青青，願死於非命。」

柳青青見箇郎發了這樣的毒咒，又驚又喜，當下也誓曰：「柳青青嫁與唐郎後，若做出失德之事，死無葬身之地！」不知爲何，唐郎聽了她的誓言，心頭突然湧上不祥之感。然今日到底是大喜的日子，那有心情顧及其他？當下挑開紅布，燭光下，但見柳青青嬌艷欲滴，忍不住讚道：「娘子，您好美。」

柳青青「噗嗤」一笑。「傻子，菜涼啦！」

唐郎扶她坐下，又坐到她對面去，兩人互敬三杯，便吃起菜來，唐郎吃了幾口便道：「今日這些菜因何無味道？」

柳青青訝然道：「這些菜都是你平日最喜歡吃的呀！」

「唔，爲夫知道了，因爲秀色可餐，爲夫吃飽啦！」

柳青青正想撒嬌，已遭唐郎攔腰抱了起來，道：「請娘子原諒，爲夫實在忍不住啦！」柳青青一張俏臉比火還紅，輕閉着雙眼，睫毛像一對刷子般，掛在淚膛上，更使唐郎按捺不住，將她放在床上。

柳青青忽然道：「火……大哥，先把燭吹熄。」唐郎不想拂其意，跳下床吹熄了火，把身子湊上去，又聞柳青青蚊吶似地道：「大哥，你可得愛憐……惜花……不可太粗暴……」

唐郎唔了一聲，便動手爲她輕解羅衣，帳子滑了下來，但仍掩不住床內的春色，半晌，方聞柳青青道：「大哥，小妹要下床……你還吃不吃飯？」她跨身出去清洗，唐郎點了燈，目光一及，一張嘴巴再也合不攏來。

但見床巾上，落紅點點，唐郎如被人封住了痲穴般，一動不動，他心中不斷問自己：「這是怎麼一回事？」柳青青在此之前，分明還是位處子，那麼上次在崔府花園內與自己荒唐的又是什麼人？如今自己娶了柳青青，萬一那女子找上門來，又如何交代？

這幾個問題，有如走馬燈般，在他腦海中轉個不停。忽然背後傳來一個嬌羞的聲音：「大哥，你在看什麼？」柳青青同時也看到床巾上的証據，雙頰登時飛紅，嗔道：「這有什麼好看的？要否剪下來留作紀念？哼，莫非你懷疑我早非完璧？」

唐郎忙道：「愚兄怎會懷疑你？咳咳，我是很感動……睡吧！」他一口將燭光吹熄，躺在床上那裡睡得着？心中不斷盤算着柳青青的話，覺得一早她說的話與「事實」已有出入，有些更是自己一廂情願的想法，可怪不得她，只可怪自己孟浪。

他怕柳青青懷疑，故意發出鼾聲，心中又忖道：「青妹確是一位理想的終生伴侶，我又何必理會這許多？就算我對不起那位『捨身的菩薩』吧！」

話雖如此，他腦海中又浮上蝶兒的影子來，只有她有此本領，只有她最熟悉崔府的地形！他一夜未睡，恐露出破綻，便悄悄下床，坐在地上運功調息，待柳青青醒來時，他已收功了。「大哥，怎地這般早下床？」

唐郎微笑道：「不早啦，我看妳睡得這般死，不忍喚醒妳。」

「人家倦嘛！」柳青青嬌羞地爬下床來，問道：「今早你要吃什麼？」

「只要是妳煮的，我什麼都吃！」

＊　＊　＊

日子過得飛快，眨眼已兩個月，唐郎和柳青青每天都沐浴在甜情蜜意中，而且十分平靜，此處果然十分隱蔽，沒一個外人涉足。這天清早，唐郎見柳青青臉色青白，吃了一驚，問道：「青妹，妳身子不適？」柳青青搖搖頭，唐郎忙道：「愚兄去找個大夫來。」

柳青青急道：「傻蛋，誰有病，我……你快做人爹爹了，還這般毛躁。」唐郎張大了嘴巴，忽然大叫起來。柳青青嬌嗔道：「瞧你，左鄰右里的人都知道了，不害羞，十畫還沒有一撇哩。」

「做父親有什麼好害羞，人人均需經此階段。」唐郎將柳青青摟在床上，道：「好娘子，待爲夫去買菜，妳以後需小心。」言畢，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他跑到集上，買了一隻鷄，還有鷄蛋、豬肉和菜，拿得兩手滿滿的，然後輕輕哼着歌，慢慢回家，忽然背後傳來一陣衣袂聲，唐郎吃了一驚，回頭一望，但見三名漢子追着一位滿

身染血的白衣青年，向這邊奔來。

唐郎裝作若無其事般，繼續前進，又聞那白衣青年一聲驚呼，唐郎忍不住再回頭，原來那白衣青年已被追上，三個漢子刀槍並舉，將他死死困住。

「小子，你分明跟唐盛是一伙的，趕快招供，否則要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唐盛兩個字一入耳，唐郎心房即如被長劍扎了一記，忍不住停下脚來。與此同時，那白衣青年剛好抬起頭來，跟他打了個照面，只見他雙眼露出笑意，又聞他道：「我白十七素來獨來獨往，什麼唐盛宋衰的，誰認識。」

「臭小子，死到臨頭尚不知。」

「颼！」刀光過處，白十七一蹲身，閃避稍慢，頭巾被劈斷，秀髮如瀑布般披了下來，「嗬，原來是個娘兒。」

唐盛吃了一驚：「這不是十七妹白冰冰麼？我……」他心中甚是矛盾，一動手身份便暴露，這兩個餘月的寧靜生活便被打破，說不定以後永無寧日，不動手又覺有欠道義。

忽然一個念頭竄上來，「青妹已懷孕了，豈能再奔波？再說，我最少也得剩下一根苗。」此念一生，便狠下心腸，扭頭繼續前進。

背後傳來白十七的話，又使他情緒翻江倒浪。「唐盛嘛，他今天會到崔振中家裡花園內那座涼亭。」

「放屁，是他約你的麼？」

「你們停手，姑奶奶才說。」

那三個漢子心想唐盛才是正點子，又見她已受傷，煮熟的鴨子飛不上天，是以停了手，喝道：「還不快說！」

白冰冰道：「其實姑奶奶也要找他，那斯曾強暴了我，事後却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一樣。」

其中一個漢子怪笑道：「想不到那斯還是個採花賊，嘿嘿，他既然是強暴妳，又怎會負責任？倒不如由咱兄弟……」

另一個忙截口斥道：「老應，別色迷心竅，老子可不願穿舊鞋！小姑娘，妳知道他在何處，就告訴咱們，老子們替妳報仇雪恨，嘿嘿，大丈夫幹採花賊，實在可恥。」

白冰冰沉吟道：「姑奶奶告訴你們也可以，但對我有何好處？反正都難逃一死，又何必助你們升官。」

姓應的道：「你差矣，死有很多種，受折磨慢慢死，一刀了斷也是死……」

剛才那位姓車的忙又截口道：「咱們准你不死就是。」

白冰冰哈哈笑道：「姑奶奶又非三歲小孩，你們三位若將我交給朝廷，還有什麼能夠保得住姑奶奶的性命。」

姓車的道：「咱們立即放你走，如此你大可以放心了吧？」

「姑奶奶憑什麼相信你們三個？」

姓應的怒道：「形勢迫你非信不可，只要你自忖脖子能抵得住快刀，你便可不說，快說，否則咱們不客氣了！」

白冰冰只好道：「他約我在泰山相會，日期是……」話未說畢，但見一道人影自土包後竄出，向姓車的飛去，行動迅疾，有如閃電。

那姓車的吃了一驚，連忙舉刀劈出，旁邊那位漢子見狀，也將短槍刺出，來的正是唐郎，只見他一扭腰，避過姓車的那一刀，左臂一挾，挾住槍杆，右手已多了一柄匕首「颯」地一聲，直進其胸膛。

匕首一進即出，人亦後飛，隨着血箭狂射當中，白冰冰的長劍也出，向姓應的刺去，姓應怒的道：「臭婆娘，原來還有同黨。」

唐郎既知在崔府捨身救自己的是白冰冰，心腸再硬，也不能不顧而去，是以迅速繞了半圈，來至小山包後，換了一張人皮面具，然後猝然出手搶救白冰冰，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一閃即逝，待姓車的定下神來，已喪失了一名同伴。

說時遲，那時快！唐郎已揮着匕首撲上來，他無暇多想，連忙揮刀相迎。白冰冰與姓應的亦鬥在一起，她以一敵三，雖然力不能逮，身子亦受了傷，但如今以一敵一，却大爲輕鬆，只鬥了八九個回合，覷得眞切，長劍狂舞，引開對方的視線，左臂微微一抖，一柄飛刀已射進姓應的脅下，殺人最令人頭痛的便是他們殺人的技倆。

姓應的本來不是這般膿包，但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中了暗器，身手一慢，白冰冰長劍削下，「喀嗤」一聲，劍刃已將其右前臂切掉。

血光迸裂當中，姓應的但覺痛入心肺，忍不住狂嚎起來，叫聲未了，再一柄飛刀射進其喉頭，一切登時寂然。白冰冰受傷頗重，殺了人之後亦氣喘不已，但她強提一口氣，道：「哥哥，待小妹來助你！」

唐郎道了一聲好，故意向右一讓，姓車的見連喪兩名同伴，他再強勇，此際亦三魂失了六魄，毫不猶疑，立即標前，唐郎右掌的匕首同時射出，「嗤！」匕首直入肋下，姓車的似洩氣的皮球般，身子頓時一慢，白冰冰的飛劍立即刺出。

姓車的忙不迭舉刀相迎，好個唐郎倏地伏下身，雙手撐地，雙脚連環踢出，姓車的閃過第一記，却中第二記，一個踉蹌，幾乎失去重心，但這已夠了，白冰冰焉肯錯失良機，長劍過處，已在其喉頭上補了一劍，其準無比，直如百步穿楊。

白冰冰殺了人後，氣力似已用盡，噗地一聲，摔倒地上，唐郎連忙將她扶起，不料白冰冰倏地刮了他一巴掌，唐郎怔怔地望着她，白冰冰呸了

一聲：「你別假惺惺了，姑奶奶捨身救了你，你事後像沒事人一樣……誰要你來獻殷勤！姑奶奶可是以清白之軀給你的！」

唐郎再呆了一呆，不悅地道：「誰知道是你捨身……誰又知道你會跑去那裡？」

「我在你跟十八丫頭住的地方找了幾次，都找不到人，分明是有意避我！告訴你，不許你跟柳丫頭有什麼瓜葛！」

唐郎冷冷地道：「難道我該與你有瓜葛？當時我迷迷糊糊，誰知道那女人是不是妳！」

白冰冰雪白的臉倏地脹紅，喘着氣道：「你這沒良心的，這種話你也說得出來！我問你，你左大腿上是不是有一塊金錢般大小的朱砂痣？」唐郎心頭一沉，登時無話可答，對白冰冰再無疑問。「如何？姑奶奶若非那人，又怎會知道？十一郎，我問你，你到底要怎樣處置我？」

唐郎吶吶地道：「你對我雖然恩重如山，但却是你自願的，我適才不是救回了你一命，還待怎地？」

白冰冰勉力坐了起來，伸手要再刮他，唐郎連忙跳開。

「我說的可是至理，難道你想迫婚？我不愛妳，妳嫁給我也沒意思！」

白冰冰罵道：「賊漢子，你一定是看上柳丫頭那狐狸精，除非你殺死我，否則教你們永無寧日！」唐郎見她說得惡狠狠的，不禁打了個寒噤。正想拂袖不顧而去，忽聞一陣馬蹄聲響，兩人一齊回頭望去，但見來了七八騎快馬，馬上人一望即知均是吃公飯的，均吃了一驚，白冰冰道：「還不趕快抱起我來！」

唐郎稍一猶疑，只好再彎腰將她抱起，白冰冰雙臂似樹籐般，勾住其脖子，氣息全噴在他脖子上，呵氣如蘭地道：「快跑！」

唐郎轉身拔足就跑，越過小山包，向家的方向奔去，跑了一半，心頭一跳：「此刻帶她回家，豈不是連累了青妹？」想至此，一咬牙，改了個方向，向集後方奔去，忽見樹林下拴着兩匹馬，騎客似是客商，坐在樹下歇息，白冰冰在他耳邊道：「快搶馬！」

唐郎跑到樹下，白冰冰揮劍斬斷馬韁。「快上！」唐郎躍上一匹馬，雙腳一挾，往外馳去。那兩個馬主大聲呼叫，另一個解韁要追，背後一陣如雷的馬蹄聲響，來了七八騎快馬，自他們身邊馳過！

料不到搶來的坐騎，居然是匹良駒，雖然多馱了一個人，但速度依然不慢，背後那七八乘快馬，因爲經長途跋涉，氣力不繼，雙方距離逐漸拉遠了。

過了兩頓飯工夫，唐郎回頭望去，背後追兵已如黃豆般大小，這才噓了一口氣。白冰冰冷冷地道：「你別高興得太早，他們可以循跡跟踪，還是趁馬兒有氣力，多跑幾里路吧！」

未幾至一座樹林，白冰冰又道：「策馬進林。」待馬兒進了樹林，又道：「在林內兜兩圈再走！」唐郎不由暗讚她聰明。再過頓飯工夫，馬速逐漸慢下來，白冰冰又道：「找個地方停下來！」

唐郎馱她進一條山村，向農家借宿。屋主人只道他倆是夫婦，只空出一間房來。白冰冰一進房便道：「快替我敷藥，傷藥在囊中。」唐郎取出傷藥，見她胸襟染血，不禁猶疑起來。白冰冰嗤地一聲笑了出來：「你到此刻才覺得不好意思？那一夜爲何……」

唐郎截口道：「那一夜我着了道兒，豈可同日而論！」

白冰冰自己動手把上衣解開，道：「你看清楚，我若能自己動手的，還會要你代勞麼？莫以爲我白冰冰是位下賤的女人！」

唐郎不由抬眼望去，只見她玉峯下一道劍痕，直達後背，這傷跟柳青青的，幾乎一模一樣，不由脫口道：「傷你的也是使軟劍的？」

白冰冰一時沒有料到其語病，頷首道：「那漢子一把軟劍十分奇詭，他日你遇到他，可得小心，料是大內高手，可惜不知其姓名。」唐郎沒奈何，只好替她上藥。無可否認，白冰冰的一切實不在柳青青之下，只是一位溫順體貼，一位冷艷高傲。

那一夜，他有如猪八戒吃人參菓，雖經雲雨，但實在未留印象，此際接觸，禁不住心頭怦怦亂跳，待他裹好了傷，才扶她躺下，白冰冰道：「我腰上還有一道傷，煩你再辛苦一下！」

腰肢有如柔軟的白緞，白緞上有一道紅線，格外觸目，不過傷口較淺。唐郎又仔細地替她上好了藥，然後道：「你睡吧，我到外面把風。」

白冰冰道：「姑奶奶知道你最重信諾，絕對不會捨我而去，因爲你外剛內柔，雖然沒良心，却非絕情，在姑奶奶傷癒之前，你是不會去找小狐狸精的。」

唐郎爲之氣結，滿腹心事地走出屋外。夜風頗大，砭人肌膚，却吹不散唐郎心中的陰霾。他心中固然掂掛着柳青青，但目前的白冰冰又如何解決？不顧白冰冰，於理不合，亦太絕情，若跟白冰冰亡命天涯，日後如何對得起柳青青？眞是左右不是人！

最恨的是白冰冰亦是以處子之身給了自己！忽然，他聽到一個異响，連忙伏地聞之，隱隱聽到馬蹄聲，心頭大驚，連忙進房推醒白冰冰：「快起來，他們追來啦！」

白冰冰好整似暇地伸了個懶腰，道：「你不知我受傷了麼？還不抱我上馬！」時機緊迫，唐郎不便多說，連忙抱她上馬。黑夜之中，見路便走，不辨東西南北，天亮之後，離那山村已甚遠，唐郎淡淡地問道：「你準備去那裡？」

「看你如何安置我！」白冰冰仍倚在唐郎懷中，溫順得像頭小貓。「像咱們這種人，還有什麼去處？亡命天涯！」

這句話就像一把匕首般，刺進唐郎的胸膛，連嘴角的肌肉也抽搐了一下。白冰冰微笑道：「你抱着美人還不高興，別人連做夢也想不到哩！」

「多謝了！夫婦之道，絕非以外表來衡量。試問誰喜歡蛇蝎美人？」

白冰冰怒道：「你認爲姑奶奶的心腸有如蛇蝎？簡直豈有此理！早知那晚我便不去崔府，看你還有今日否？」

唐郎哈哈笑道：「你別以此來威脅我！唐某也不是省油燈！」白冰冰臉色一變，忽然在他懷內抽泣起來，淚如泉湧，把唐郎的衣襟也沾濕了。唐郎既有點心軟，又不耐煩。「哼，你哭甚麼？硬的不來，又來軟的？」不料白冰冰索性哭出聲來。

馬匹經過一條小村時，村夫都用驚奇的目光望着唐郎，唐郎沒好氣地道：「你到底哭完了沒有？」

白冰冰委屈地道：「我連用哭來發洩一下也犯着你！莫非你回心轉意，決定娶我爲妻？」

唐郎登時閉嘴，但半晌又忍不住道：「我老實告訴你，唐某已經成了親，而且快做父親了！」

白冰冰似被人捅了一刀，倏地自他懷內直起身子來，問道：「是誰？一定是柳青青那小狐狸精！」

「不許你罵她！我和她結合是兩情相悅的，她一絲勉强我的成份都沒有！」

白冰冰臉色雪白，右掌舉了起來，却擱不下去，忽然重新伏下哭泣。「沒良心的漢子，要了我的身子，又跟別人好！我問你，你準備如何處置姑奶奶？難道要姑奶奶白白讓你玩弄？」

「你說吧，你要我如何賠償？」

白冰冰抬頭問道：「女兒家的清白之軀，可以用別的來賠償麼？除非用愛！」

唐郎仰頭噓了一口氣，令人都看得出他心中的苦惱。白冰冰眼神一黯，她苦纏唐郎，芳心中確只有他一人，她自小即因比人强而高傲，從未看得起任何男人，只有唐郎很早便闖入其心扉。隨着時光的流逝，唐郎在她心目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

可惜唐郎完全沒把她放在心中，也幸好唐郎對其他女人同樣不假詞色，白冰冰方好過一點。但崔府一幕却造成了她一個機會，她不願唐郎死，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只有獻身一途。

這對白冰冰來說，乃很大的犧牲，亦是唯一可以示愛的方式，可惜箇郎全不將她放在心上，想至悲哀處，忍不住又珠淚暗彈。

唐郎見她兩顆晶瑩的淚珠沾在睫毛上，心頭一軟，低聲問道：「你怎地一時生氣，一時又流淚？」

白冰冰張開淚眼，梨花帶淚，惹人憐愛，哽咽地道：「我就不信你會不知道……唐郎，你不要我，可曾替我設想過？難道要姑奶奶守一生活寡？」

唐郎痛苦地長嘆一聲：「爲何老天爺要如此作弄我！那一夜，妳若是青妹，豈有今日之煩惱！」他隱隱覺得有絲不祥：「爲何在做最後一宗生意時出現這種令人煩惱的事？」

自懂事以來，唐郎從未被兒女私情所困，如今一下子便來了兩個，而且教人難以處理，他認定這是凶兆。半晌，才反問：「十七妹，你要我怎做？」

「你是男子漢，怎地反而問起我來？」白冰冰委屈地道：「一個女人失了貞節，當然希望男人能夠有始有終！」

唐郎呻吟了一聲：「但……那夜的事，實非我所願……你應該知道……」

「不管是否你自願，但事情總是由你造成的，便得負責！」白冰冰忽又滚下兩串情淚來。「我都不計較名份了！你還待怎樣？難道多要了我一個女人，便會辱沒了你？」

唐郎身子一震，他很了解白冰冰的性格，她肯降爲小星，對她來說已是極限。白冰冰又問：「你不敢跟青丫頭開口？」忽又幽幽地一嘆：「只怕以後你也不會待我好……我知道你一顆心都放在她身上……可惜那一夜的荒唐，不能爲你造個骨肉……」

唐郎身子再一震，倏地道：「如果你不嫌棄的，唐某只好硬着頭皮跟青妹商量！」

「廢話！你竟這般怕她？好像很委屈你……就不會爲我着想……」白冰冰又哭了起來。

唐郎嘆道：「算啦，別再哭啦，哭得人心煩死了！咱們試試看能否從頭開始！」白冰冰這才轉嗔爲喜。此時馬兒因經過長途跋涉，顯得氣力不繼，唐郎見附近有草，便躍下來讓牠休息，同時將白冰冰放在地上。

白冰冰急問：「唐郎，你要獨自上路？」

唐郎沒好氣地道：「難道你要我抱着你去解手！有事你便高聲呼叫！」白冰冰羞紅了臉，心中有如打翻了一瓶五味素，也分不出是甚麼滋味，只恨不得放聲痛哭一番，但她性子倔强，又豈肯隨便痛哭。

唐郎去了好一陣才出現，白冰冰掙扎地在地上爬起來，道：「唐郎，咱們找個地方歇下來，好歹等我養好了傷再說！」唐郎無可無不可地一手提韁，一手拉着她的手，向一座小村走去。

由於金兵佔領了江北，許多有血性的人都搬到江南去了，是故許多村子都有空置的房舍，也不知屋主人是誰，唐郎隨便給了點錢予村民，便賃了一棟比較乾淨的土房子，略略整理了一下，便去買了些食物回來。

（未完・六）

上文提要： 金燈門這回找到王俊接任掌燈，稱爲老大，他們到保定府張伯年家對付血手七醜，因須了解張府的人物和熟悉張府地方環境，由王俊喬裝儒醫爲張公子治怪病，藥到病除，張員外張伯年見兒子寶生霍然痊癒，準備酬恩宴答謝。同時金燈門亦將七醜的老二耿光和老七黑衣少女打跑，將老六丁坤劈殺，暗中行事，並未驚動張員外和張府上下人等，做得乾淨俐落……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臥龍生・文　可飛・圖

金燈門

索香爐另有用意　探言行略知皮毛

王俊道：「咱們不能接受。」

蕭飛燕接道：「大哥，咱們要生活，不能偸、不能搶，也不能接受人家的酬謝，咱們吃什麼？」

王俊怔了一怔，道：「五妹，咱們應該受酬了？」

蕭飛燕低聲道：「是！不過，咱們也不能收人家很多的金銀。」

王俊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能亂敲竹槓。」

蕭飛燕道：「大哥，張夫人是一個篤信佛教的人，所以她建了一座佛堂，大哥要提出來到她的佛堂去膜拜一下。」

王俊道：「爲什麼？」

蕭飛燕道：「張夫人佛堂中，有一個供奉神位的香爐，大哥看到之後，就不妨開口討取……」

王俊爲之呆了一呆，接道：「這個如何使得？」

蕭飛燕笑一笑，道：「驟然間聽起來，自然是不便取人之物，但如大哥仔細的想一想，那就有些不同了。」

王俊道：「我這作大哥的，想不明白，請明說了吧！」

蕭飛燕道：「那隻香爐，放在張夫人的佛堂之中，也只能當作了一個香爐用了，如是到了我們手中，那就不大相同了。」

王俊說道：「五妹，可告訴我詳細的內情。」

蕭飛燕道：「張員外夫婦都還在廳中候駕，咱們不能躭誤得太久了。」

沒有容得王俊回答，蕭飛燕已轉身行出內室，高聲說道：「員外，夫人，王大夫已然起來了。」

這麼一來，王俊就算是不想出來也不行，只好緩步行了出來。

一方首富的張員外，竟然一挽袍，拜了下去，道：「大夫，張家人丁單薄，四代單傳，犬子的重病，多虧先生大施妙手，救他於垂死之中，如非先生大德，伯年這家產，承繼無人，倒可以捐助貧苦人家，也還罷了，只是香火斷絕，張家一脈，由我而終，那就愧對歷代的先祖列宗了。」

張夫人亦跟着拜伏於地。

王俊伸手扶起了張員外，但却不便去扶起張夫人，急得雙手互搓，道：「員外，夫人快快請起，王俊只不過略盡心力罷了，如何當得起如此大禮。」

張伯年歎一口氣，道：「大夫，犬子之症，來得怪異，羣醫束手，如非先生跋涉風塵而來，犬子焉有命在。」

張夫人接道：「何況，先生於大年下離家來此，這一份盛情，我們夫婦眞不知如何報答。」兩人一開口，有如連珠炮轟，完全沒有王俊接口的機會。

張夫人的話剛落口，張員外又搶着說道：「張家得先祖餘蔭，財源廣進，伯年這一代，又聚集不少的財富，先生是一代儒醫，伯年本不敢以阿堵物唐突先生，但繼而一想，這些財物，轉存於先生之處，以先生絕代醫道，廣開善路，懸壺濟世，不收藥資，豈不是可以加惠很多貧苦人家麼。」

他說的道理堂皇，王俊倒是不便婉拒，自然，也受了蕭飛燕勸說的影響，略一沉吟，道：「員外如此仁善，在下倒也不便拒人於千里之外了。」

張員外喜道：「先生深明事理，惠然肯允，蒼生有福。」

一面說話，一面由袖中取出了一疊銀票，遞了過去。

王俊伸手接過，本是漫不經心，但目光一觸到那銀票的面額，不禁吃了一驚。

那是一張伍千兩銀子的巨額銀票。

王俊出身寒微，做夢也沒有想到過，一下子能持有這麼多銀子。

銀票一共十張，合計是五萬兩銀子。

王俊盡量保持着鎭靜，但他的持拿銀票的右手，仍然有些微微的顫抖。

張伯年輕輕吁一口氣，道：「先生可以開幾家大的藥舖，施捨藥物，如有虧損，伯年願每年貼補。」

王俊還未來得及答話，蕭飛燕的聲音已傳入耳際，道：「大哥，收下吧！張伯年富甲一方，五萬兩銀子，雖然是個大數目，但在張伯年的眼中，却算不得什麼，對張家聚集的財富而言，只不過是九牛一毛罷了。」

聲音微微一頓，又道：「大哥，記着，張夫人佛堂中那隻香爐。」

聲音很細小，但却很清晰。

王俊轉眼看去，只見張員外的臉上是一片虔誠之色，似是正等待王俊的答覆。

看神情，張員外倆夫婦，並沒有聽到蕭飛燕的聲音。

王俊緩緩收起了銀票，道：「在下會珍惜這五萬兩銀子，作一些有益世道人心的事。」

張伯年道：「笑納！笑納。」

王俊目光轉注到張夫人的臉上，瞧了一陣，道：「夫人，可是位篤信佛祖的人？」

張夫人怔了一怔，道：「不錯！不錯，先生好眼光。」

回顧了張員外一眼，低聲道：「老頭子，我瞧這位大夫，一臉書香氣，不但是一位好大夫，而且，還是位具有神通的人。」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道：「夫人，如是在下沒有看錯，這張府之中，應該建有一座佛堂了。」

這一下，張員外也楞住了。

原來，張夫人那佛堂建在後園之中，那是雖三尺童子，亦不准涉足的禁地，這座佛堂，知道的人不多。

張夫人滿臉訝異之色，道：「先生，你怎麼知道的？」

王俊暗道了兩聲慚愧，笑道：「夫人可是晨昏兩次，佛堂叩拜？」

張夫人道：「是啊！十年如一日，從未間斷。」

王俊點點頭，道：「在下除了研習醫道之外，也研討佛理，見夫人眉宇間，隱隱透出祥瑞之氣，必是佛門中甚得佛性的方外弟子。」

張夫人道：「原來如此。」

不聞張夫人的邀請，王俊只好硬着頭皮說道：「夫人，在下可否見識一下那座佛堂？」

張夫人怔了一怔，道：「這個……」

王俊道：「昔年在下曾在峨嵋山苦行洞，面壁百日，能見佛光瑞祥，也許能爲夫人指點一些什麼！」

他飽讀詩書，滿腹經綸，被形勢逼得滿口胡謅起來，自非一般江湖人物可比了。

老員外點點頭，道：「大夫想見識一下妳的佛堂，咱們就陪大夫去一趟吧！」

張夫人笑一笑，道：「老爺說的是！」

目光一顧王俊，道：「大夫，既然如此，老身帶你一觀。」

王俊覺着臉上有些發燒，內心也有些怦怦跳動，一抱拳，道：「那就有勞夫人在前帶路了。」

*　*　*

這是座廣植奇花的大花園，佛堂建築在花園一角處的綠蔭之下。

張夫人停下了脚步，回顧了王俊一眼，道：「大夫，這座佛堂，只有我們夫婦和一位打掃佛堂的老尼去過，就是犬子，也未涉足一步，大夫恐怕只能一個人去了。」

原來，蕭飛燕也跟着行入了後園。

王俊點點頭，道：「如是確有不便之處，在下也不用看了。」

張員外道：「既然來了，豈有不看之理，夫人請帶路吧！」

就這樣，蕭飛燕被擋駕在佛堂之外。

綠蔭下，一堵紅磚圍牆，把佛堂花園分隔成兩個境地。

張夫人輕叩木門，前來開門的是一個獨目老尼。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袈裟，顯得有些冷漠和孤寂。

放進了張夫人和張員外，却橫身攔住了王俊，道：「施主，這是私人佛堂，除了男女主人之外，外人不得涉足。」

張夫人道：「妙花師太，不可無禮，這位王先生是我們張家恩人，已得我夫婦允准他進入佛堂。」

獨目老尼一合掌，道：「如此，施主請進吧！」

王俊感覺到一陣微風，掠體而過，舉步行入佛堂。

四隻高燒的巨燭，把這座有些陰沉的佛堂，照得一片通明。

王俊遊賞過的寺院不多，但直覺的感覺到這座佛堂色彩很怪異。

那是黃色牆壁，藍色的屋頂，再加上一幅白色的神幔。

這顏色，並不衝突，但却極不調和。

目光轉到了佛堂前面，果然看到了一隻古色古香的爐子。

說不出那是什麼東西製成的，看上去，不是鐵，也不是陶瓷燒成，說不出什麼！

王俊目光轉注那香爐之上，道：「這是一件古物。」伸手抓去。

張夫人吃了一驚，道：「王大夫，你要幹什麼？」

王俊道：「在下想看看這隻香爐。」

張夫人搖搖頭，道：「大夫，這隻香爐，很名貴。」

王俊道：「哦！」

張夫人道：「所以，你最好不要動它。」

王俊微微一笑，道：「夫人，這香爐，能值多少銀子？」

張夫人道：「總在數千兩到萬兩之間。」

王俊道：「如是在下希望把它買下來，不知夫人肯否出賣？」

張夫人說道：「大夫，你要這隻香爐幹什麼？」

王俊心中大急，沉吟了一陣，道：「這個，可以作配藥之物。」

一直沒有接口的張員外道：「配藥用？」

王俊道：「是！這是石中之膽，用來配藥，可以醫治很多的病症。」

張夫人望了張員外一眼，張員外微微頷首示意。

張夫人輕輕吁一口氣，緩緩說道：「可以，如若大夫喜歡，你就請拏去吧！」

王俊似是未想到，得來的如此容易，不禁一呆，道：「這個！這個！在下實在是有些失禮了。」

張夫人道：「大夫，這個佛堂，除了香爐之外，再無其他名貴之物，先生可以去了。」

這幾句話說得很明顯，簡直是單刀直入，一開口，就說出了王俊的用心。

王俊想辯解幾句，但覺有口難開，無法想出一種理由來作解說。

張夫人輕輕吁一口氣，道：「難道還要選一件什麼東西？」

王俊只覺被羞辱的感覺直上心頭，但却又無法說出一個所以然來。

只好強自忍下一口氣，拿起香爐，舉步向外行去。

張員外沒有阻攔，張夫人也沒有阻攔。

那獨目老尼仍然站在佛堂的大門口處，獨目中神光閃閃，射出濃重的殺機。

王俊不自覺的打了一個寒顫，說道：「師太！」

獨目老尼冷哼一聲，道：「你拿這香爐作甚麼？」

王俊道：「此物承蒙張員外夫婦送給在下。」

獨目老尼道：「貧尼也略通醫道，只可惜，小少爺沒有先來找貧尼看看他的病勢！那就不會受你的要挾了。」

語聲一頓，接道：「先生也研究佛理，博古通今，但不知是否知曉一句話？」

王俊道：「師太請說！」

獨目老尼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先生根本不會武功，又如何保存這隻香爐呢？」

王俊哦了一聲道：「師太的意思呢？」

獨目老尼道：「大夫如是聰明，就把這座香爐賜於貧尼。」

王俊冷冷道：「哦！妳就不怕懷璧其罪了麼？」

獨目老尼道：「不怕，貧尼這把年紀了，早已把生死之事，看作很淡然了，就算眞的有強盜，也得先殺老尼，才能够取走這香爐了。」

王俊微笑道：「老師太，這又何苦呢？如是在下把這座香爐拿去，製成藥物，豈不是可以濟世活人了？」

獨目老尼冷哼一聲，未再多言。

但她擋在門中，却無讓路之意。

還是張夫人低聲說道：「老師太，讓他去吧！」

獨目老尼一臉冷厲之色，連連冷笑了兩聲，才讓開去路。

王俊雖然捧着那古色古香的香爐離開了佛堂，但他內心之中，却是越想越覺得不是味道。

蕭飛燕站在佛堂外一棵老榕樹下面，看王俊手捧香爐而出，並未立刻迎上來。

王俊大步而行，一口氣走到了蕭飛燕的身前，道：「這個給誰？」

蕭飛燕低聲道：「現在，你最好自己捧着，咱們立刻告別。」

王俊好不容易要到的香爐，總不能丟下不要，只好跟在蕭飛燕的身後，離開了後院。

本來是極受尊重的貴賓，但自王俊得到了香爐之後，張夫人、張員外，竟然不肯再出來見面，只派了一個管家把王俊送出了張府。

這正是過年的時間，家家戶戶張燈結綵，大人、小孩也穿着新衣，街巷之間，是一片恭喜發財之聲。

王俊出了張府大門，那送行的管家就轉身而去，如非正在過年，大約立刻會關上了大門。

蕭飛燕早已在門口等候，低聲說道：「大哥，前面街口，有一輛馬車，正在等候。」

王俊望了蕭飛燕一眼，欲言又止。

其實，那蕭飛燕根本就沒有給他說話的機會，快步向前行走。

轉過一個巷口，果然停着一輛馬車。

蕭飛燕早已登上篷車，舉手相招。

大年下，竟不知她在何處僱了這一輛篷車。

不過，這也不算什麼稀奇事，有錢能使鬼推磨，只要多出一些銀子，必有人會放棄了年節。

王俊登上了篷車，蕭飛燕立刻要車伕放下垂簾。

篷車向前行去。

王俊忍了又忍，終於忍耐不住，道：「五妹，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蕭飛燕微微一笑，道：「大哥好機智，輕而易舉的就取得了這座香爐。」

王俊道：「這座香爐有什麼名貴，咱們又爲什麼非要取得它不可？唉！我本是很受敬重的貴賓，爲了這一座香爐，可算是受盡了白眼。」

蕭飛燕道：「大哥，這值得的。」

王俊歎口氣，道：「五妹，我這個作大哥的，心中有很多的話，不知是當不當說？」

蕭飛燕道：「大哥有什麼話，自然是應該說了，不過，也不用急在一時……」

王俊接道：「還不用急在一時？何時才是我說的時候？」

蕭飛燕道：「等一會，見到了二哥、三哥，以及四哥，六妹，大哥有什麼話，可以盡量的說出來。」

王俊道：「五妹，我現在就蹩了一肚子疑問，難過得很。」

蕭飛燕道：「唉！我知道你不但有一肚子疑問，而且，還有一腔怒火，覺着有一種被戲弄的感覺。」

王俊道：「你既有此想，就不應該如此對待我。」

蕭飛燕道：「大哥，我們兄弟情同骨肉，因才而用，並非有意麻煩大哥。」

她很會說話，而且婉轉動人，王俊一腔怒火，被她幾句話，竟然消去了大半。

王俊搖搖頭，歎口氣緩緩說道：「五妹，張員外也很奇怪。」

蕭飛燕道：「那裏奇怪？」

王俊道：「他不吝惜珠寶、黃金，一送數萬，這座香爐雖是古物，也不過數千兩銀子的價值，怎的竟不願賜贈咱們。」

蕭飛燕微微一笑，道：「大哥，你是讀書人，應該知道，藝術品的價值，並不在乎它能值多少銀子，而是，一個人對它有多少喜愛，能够鑑賞和喜愛古物的人，別人看來一文不值的，在他而言，雖萬金也不願以物相賜。」

王俊道：「這座香爐，是一件珍貴的古物了？」

蕭飛燕道：「大哥，對古物，我知道的不多，我無法說明這香爐的價值。」

王俊道：「什麼人知道，如若這一座香爐全無價值，你們總不會讓我去取吧！」

蕭飛燕道：「二哥知道……」

語聲一頓，接道：「大哥，再忍耐一些時間，你心中的疑團，見到了大夥之後，立刻就會給你解說明白了。」

王俊未再多言。

篷車快速的向前行去，直出北門。

行約十餘里路，篷車停下。

蕭飛燕當下抱起了香爐，行下篷車道：「大哥，到了，下來吧！」

王俊下車四顧，但見一片荒涼，目光所及處，不見一處房舍。

蕭飛燕已打發篷車離去，但聞輪聲轆轆，篷車去遠。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五妹，這是什麼地方？」

蕭飛燕道：「白狼坡。」

王俊道：「很荒涼的地方，二弟、三弟他們都在何處？」

蕭飛燕道：「傳說，這地方出了一隻白狼，能够幻化人形，迷惑少年男女，原來居住於此地的人家紛紛搬遷而去，連一些附近田地，也因而廢耕，形成了這一片荒涼之區。」

王俊道：「咱們到此作甚麼？」

蕭飛燕笑道：「這一片荒地，方圓三四里，附近人家絕不涉足，所以，清靜得很，這地方可以讓咱們過一個又平安，又清靜的年節。」

王俊道：「四週不見房舍，咱們要棲居何處？」

蕭飛燕一面舉步而行，一面說道：「前面一片叢林，後面有一座很完整的宅院。」

王俊忽然覺着，江湖上的飄蕩生活，和常人有着很大的不同。

穿過一片叢林，果然有一座青磚砌成的宅院。

看上去，像是座很古老的宅院，四週的青磚上都長滿綠苔。

但這座房子建築得很堅牢，看上去雖古老，但却沒有破損。

蕭飛燕走到大門口處，已高聲叫道：「掌燈大哥駕到。」

但聞一陣急快的步履之聲，三男一女快步迎了出來。

當先一人，虬髯繞頰，正是老二于重，身後緊隨着老三方昭。

第三位一襲青衫，劍眉朗目，長得十分英俊。

王俊雖然沒有見過，但已猜想到是金燈門中的老四，言小秋了。

第四個，一襲鵝黃短襖，鵝黃色的長褲，足穿鹿皮小劍靴，粉頰朱唇，秀眉鳳目，軀體玲瓏，全身透着一股勁兒。

不問，王俊亦可想是六妹黃娟了。

四個人一字排開，躬身一禮，道：「見過掌燈大哥。」

王俊抱拳還了一禮，道：「諸位賢

弟賢妹，不用多禮。」

于重道：「廳中擺好香茗細點，恭候大哥，小弟先走前面一步帶路了。」

蕭飛燕緊走一步，追在王俊身後，低聲道：「大哥，我們在江湖上行走，常常戴着人皮面具，以免到處招人注目，此刻，他們都未戴面具，是以眞面目和大哥相見。」

王俊哦了一聲，道：「整個的金燈門，只有咱們這幾個人麼？」

蕭飛燕道：「不錯，就是咱們這幾個人，但兵在精而不在多，我們每一次行動，都有很精密的計劃，各自發揮所長，無往不利。」

說話之間，人已行入大廳。

大廳中打掃得很乾淨，一張八仙桌上，早已擺滿了香茗細點。

于重抱拳一禮，把王俊讓入上位。

王俊也明白無法推辭，一面坐了首位，一面說道：「各位賢弟賢妹請坐！」

于重、方昭、言小秋等依序入坐。

蕭飛燕把香爐放在桌子上，道：「掌燈大哥略施小計，就取得了這座香爐。」

王俊苦笑一下，道：「全是五妹在幕後指揮有方。」

蕭飛燕說道：「大哥的機智，小妹不敢居功。」

于重端起茶杯，道：「各位弟妹，以茶代酒，咱們先敬掌燈大哥一杯。」

喝乾了一杯茶，王俊再也忍不住胸中的重重疑問，說道：「各位弟妹，王俊一個窮儒，課讀糊口，想不到竟因一時機緣，接掌了金燈，事情來得太突然，我又全無江湖經驗，對江湖上的事事物物，知曉得太少，目睹、耳聞，盡多不解之事，想向諸位賢弟、賢妹們請教一番。」

于重點點頭，道：「大哥說的是，咱們洗耳恭聽。」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血手七醜，是否被咱們殺了？」

言小秋道：「七醜中，五醜被誅，逃走了兩個人，但也都受了傷，大概不會再掀起什麼風浪了。」

王俊哦了一聲，道：「七醜中兩個受傷的是什麼人？」

于重道：「四弟設計，咱們全體出動，搏殺截擊，確已除去，兩個雖然逃走，但他們也委實受傷不輕，是老二耿光，和老七黑狐狸陳嫦。」

王俊目光轉注到那香爐身上，接道：「這是張員外佛堂之物，咱們爲什麼要取到手中，雖非搶奪，但却是挾恩强索，這和咱們金燈門行仁江湖之旨，豈不是有些不符麼？」

嬌媚俏麗的黃媚突然啓動櫻唇，由口中婉轉傳出一縷清音，道：「掌燈大哥，這是小妹的主意。」

王俊怔了一怔，道：「你的主意？」

黃媚點點頭，道：「是的，小妹借人皮面具掩護，混入張府數日之後，發覺了張府後園中，有一座佛堂。」

王俊道：「那沒有錯，有錢人家，建一座私人的佛堂，有何不可？」

黃媚道：「佛堂沒有錯，但那看守佛堂的獨目老尼，却不是一個平常的人物。」

想到那獨目老尼的冷漠神情，王俊不自覺的點點頭，道：「那老尼確然有些陰沉可怕，但她和這香爐何關？」

黃媚道：「小妹聽得前任掌門大哥說過，這座香爐，不但是一件古物，而且，是一件奇寶，原是南京沈萬三家藏物，沈家被抄家之後，此物被收入國庫，想不到竟落到張伯年的家中。」

王俊道：「沈家被抄，距今已數十年之久，此物也許被人盜出，輾轉流落，張家有錢，把它收購了，也不算什麼錯失。」

言小秋微微一笑，說道：「此物十年前出現過二次，牽涉入一樁武林公案之內，咱們要大哥取出此物，用心在借物查證一段昔年的公案。」

王俊道：「哦！什麼樣公案呢？」

言小秋道：「上一代的掌燈大哥，被人暗殺的公案。」

王俊道：「原來如此。」

于重道：「大哥，咱們金燈門本不許爲私人的恩怨拚命，但由於更上一代掌燈大哥，是因公而亡，咱們不能不查。」

王俊道：「找到這一隻香爐，就能找出兇手麼？」

于重道：「不能說已找出兇手，只能說已找出一點頭緒。」

方昭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那張伯年看來不是一個普通人物。」

王俊微微一怔，說道：「三弟之意，可是說那張員外，牽涉入謀殺更上一任掌燈大哥的事？」

方昭道：「目下情況，還未明朗，咱們請掌燈大哥來此，就是要評斷此事，二則，也可使咱們兄弟團聚幾日。」

王俊點點頭，道：「說的也是，諸位賢弟，賢妹，一片俠心，奔走風塵，爲人受苦，過年時刻，大家實在也該休息一下了。」

方昭微微一笑，道：「大哥，咱們兄弟爲了保持江湖上行動的方便，從來不願被人認出眞正面目，所以，在江湖上走動之時，大都戴着一個人皮面具，只有兄妹相聚一堂時，才以眞正面目相見。」

王俊目光轉到了黃媚的臉上，只覺她千嬌百媚，意態橫生，實在是很少見到的美女，任何人也看不出她是有着一身武功的人。

心中念轉，口中問道：「張府中那一劍，可是六妹出手？」

黃媚道：「是小妹獻醜。」

王俊道：「那是石破天驚的一劍，

我想不出，人怎能把一支劍運用到那等神化之境，更想不出那一劍，出自六妹之手？」

言小秋道：「咱們這羣兄弟之中，本以大哥的內功最深，六妹的劍術造詣最深，那一招『劍氣化龍』，確具有無與倫比的威勢。」

王俊道：「可笑的是，我這個作大哥的，竟然是一點武功也不會。」

言小秋道：「金燈門照例歷來的掌燈大哥，都是武功高强，但他們很少能活過五年……」

王俊接道：「爲甚麼？」

言小秋道：「因爲，我們這幾個兄弟們，結下的仇恨太多，這筆賬，都被算到了掌燈大哥的頭上，他們想找我們報仇，但却無法找到我們的行踪，只好把這份仇恨算在大哥的身上了，因爲只有掌燈大哥，永遠是以眞正的面目在江湖之上出現。」

王俊道：「唉！如果掌燈大哥也戴上一個人皮面具，豈不是可以活得長遠一些？」

黃媚笑一笑，道：「掌燈大哥執掌着金燈，他代表了金燈門，一般而言，他們不願意戴着人皮面具，因爲，一個標誌的隱晦，就等於把一個組合完全的神秘起來。」

王俊道：「諸位弟妹，江湖上是不是有很多人知道咱們這個金燈門的組合？」

方昭道：「知道，大部份江湖中人，都知道有這麼一個愛管閑事的金燈門。」

黃媚道：「我們行動便捷，來去如風，江湖道上，只知道有金燈門這個組合，但却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

言小秋道：「很多人認爲我們是一個很龐大的組合，他們從來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我們行動迅速，手法乾淨，知道我們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黃媚道：「過去的掌燈大哥都有一身好的武功，但他們却都很快的死去，金燈再傳，到了大哥的手中，金燈門傳統是：不保護任何私人，所以，我們很少照顧大哥，事實上以前的大哥，武功都高過我們很多，也用不着我們保護……」

黃媚目注王俊，嫣然一笑，接道：「這一次不同了，執掌燈的大哥，完全不會武功，不論從任何一個方面看，咱們都應該全力保護大哥，對麼？」

王俊道：「唉！在下無能，要勞動諸位賢弟賢妹保護我，豈不是浪費了很多的人力？」

黃媚道：「不！我和五姊，已被指定保護大哥的人。」

王俊道：「這個……」

黃媚接道：「二哥說，我們女孩子比較細心一些，而且也有耐性。」

蕭飛燕道：「大哥你心中不是有很多很多的疑問麼？現在可以問了。」

王俊道：「有些疑問，已得你們在談話中解說明白，有些疑問，我想不用問了。」

蕭飛燕道：「爲什麼？」

王俊道：「我雖然還不完全瞭解，但我知道，諸位賢弟、賢妹，都眞實爲天下造福的人了。」

蕭飛燕笑道：「大哥沒有經歷過江湖上事務，對我的行爲，也許會覺着怪誕一些。」

王俊說道：「這個，在下眞是有些不大習慣。」

蕭飛燕道：「大哥，我們兄妹難得有如此閑暇的相聚，每一年中，大概只有幾天，這幾天中，我希望大哥能多瞭解我們一些。」

王俊點點頭，道：「咱們實在太匆忙，唉！這倒體會到了一件事了。」

蕭飛燕道：「什麼事？」

王俊道：「生命的價值，有些人是在爲別人活着，雖然，大部份的人是在爲自己活着。」

黃媚道：「我們這些人都是爲別人活着的。」

王俊道：「六妹，爲別人活着的人是不是有些快樂？」

黃媚道：「不完全是，因爲，我們究竟也是人，有血有肉的人，我也會覺着困乏，也會覺着空虛，我不知道幾位兄長和五姊的感覺如何？但我個人的感覺是，我會常有着失落的感受。」

王俊道：「哦！」

黃媚笑一笑，接道：「不過，我覺着快樂的時刻，比痛苦多一些。」

王俊道：「是的，六妹，不論是爲自己，或是爲別人活着，都會有痛苦。」

于重哈哈一笑，道：「六妹，大哥，人生的問題太深奧，咱們想了很多年，也沒有想通過，咱們難得有這麼幾天的集會，大家應該好好快樂一下。」

方昭道：「二哥說的是，六妹不但劍術造詣奇高，而且，還燒得一手好菜，大哥只怕還沒有品嚐過六妹的手藝呢？」

王俊道：「沒有。」

方昭道：「那就勞動六妹的芳駕，下厨房了。」

黃媚站起身子，道：「大哥，別太聽三哥的誇獎，寄望太高了，你會失望。」

站起身子，向厨下行去。

蕭飛燕道：「我去幫幫六妹，我不會作菜，至少，可以燒火洗菜。」

站起身子，緊隨黃媚身後而去。

目睹二女去後，二弟于重突然神色莊嚴的說道：「大哥有一件事，咱們還沒有告訴大哥。」

王俊一怔，道：「什麼事？」

于重凝重地道：「關於更上一代掌門人的身份。」

王俊道：「二弟請說！」

于重道：「他是六妹的父親。」

（未完・三）

上文提要：

丘浩跑回老龍洞通知厲莫野往見涂玫瑰後，又再趕往于家，途中他曾遇上扒手，幸而憑着他的機智，把被竊的財物偷回，但却惹來扒手糾黨追至，要丘浩交出財物，丘浩幾經哀求，對方仍不罷休，結果惹怒丘浩，把五人擊斃，並騎走其中一匹馬趕路，可惜他抵達于家後，才知于立剛被佟家姐妹請回佟家莊，丘浩策馬追趕，路經王老十的野店，剛踏入店門，竟被人襲擊……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　飛・圖

邪道小子

百詞莫辯苦况　寃家窄路相逢

面前站着「摘 星聖手」皇甫大山與「秦川鐵手」司馬大胆二人！

此刻，司馬大胆咬着牙，叱吒道：「小雜種，你今日落單了！」

他咬牙是咧着嘴巴咬的，滿口白牙全露出來了！

皇甫大山也忿忿的道：「老夫兩次栽在這小子手裏，實在叫人難嚥這口怨氣！」

丘浩雙肩一晃，又躍回場子上，冷冷道：「所以你二人合計着偷襲我呀！」

皇甫大山道：「對付你這小惡人，少不得也不計較那麼多了！」

司馬大胆嘿然，道：「上一回若非你這小子插一手，當今江湖上，『黑獄十三煞』大概只有『黑獄七八煞』了！」

丘浩搖搖頭，道：「那是你說的，我以爲你的話應該加以修正！」

司馬大胆叱道：「修正？」

丘浩道：「當然，因爲就算你們殺死幾個十三煞，你們之間也別想活了，他們一定會拿你們墊底！」

他這話並不是吹牛，司馬大胆也相信。

皇甫大山急急的問道：「小子，你是他們什麼人？」

丘浩大方的道：「接班人吶！」

皇甫大山頓足道：「小小年紀，已是身具上乘武功，若不及早除去，他日江湖無寧日了！」

丘浩道：「什麼？要把我除掉？」

皇甫大山道：「留你不得！」

丘浩嘆道：「我好苦呀！」

司馬大胆叱道：「耍嘴皮不是？」

丘浩道：「誰要是胡說就是王八蛋！」

皇甫大山吼道：「你小子已經不如王八蛋了！」

丘浩抗聲道：「你們不知道，我是多麼想切下你們之中任何一個人的頂上人頭，去換我寶貴的生命呀，你們更不會知道，我又打心眼裏不想殺你們，誰知道你們却又不放過我，你們說，我苦不苦？」

司馬大胆火大了，他擧着鐵牌大聲罵：「奶奶的，你小子說的是什麼混帳話，老子砸扁你！」

他當然不知道丘浩說的全是心裏話！

皇甫大山更冒火，小惡人開始橫行江湖了！

他對司馬大胆道：「司馬兄，今日咱們難得遇上這麼好的機會，先合力廢了他一身武功，然後逼他帶咱們去找『黑獄十三煞』，如何？」

司馬大胆嘿嘿笑道：「皇甫兄，這正是我要說的！」

丘浩的尖刀已拔在手上了！

面對强敵，他不敢大意，他除了逃走，否則就只有拚命，這時候他當然不會逃！

如果眞的逼急了，他就割下他們之中一顆人頭，立刻趕回老龍洞去換

解藥！

只不過那是丘浩的下下策，因爲，如果他切下他們的人頭，江湖上他就惡定了，他這一輩子只有跟着十三煞幹活了！

他當然不想當惡人，他的心中還恨他們十三人，他只要在夜裏睡醒過來，摸一摸全身上下那麼多的疤痕，他就想哭！

然而……

皇甫大山移動身子了！

司馬大胆不動，他直逼着丘浩，只要丘浩移動，他便立刻揮鐵牌兜上去截殺！

司馬大胆的鐵牌上面有三隻尖錐，每根有半尺那麼長，金光閃亮的比短刀還厲害，打在身上骨裂肉碎！

丘浩面色凝重，他想着那日在斷崖的山道外，屠大年屠大叔就是同這個瘦高大漢子交手，有一把短刀插在這人的肩胛骨，如今好像是好了！

他冷冷的對司馬大胆道：「你這位大叔呀……」

司馬大胆火大了，他「呸」的一聲叱道：「你是什麼東西，胆敢大言不慚叫我大叔！」

丘浩道：「不叫你大叔叫什麼？」

司馬大胆也一怔，但他嘿然一聲道：「你這小惡人，是不是想在死前有個交代？」

丘浩道：「我不交代什麼，人若死了，有什麼好交代的？天塌吧，地陷吧，與我何干？」

司馬大胆一擧手中鐵牌，叱道：「那你要說什麼？」

丘浩道：「我只是想提醒你呀！」

「提醒我什麼？」

「上一回你與屠大叔殺得凶，拚得慘，我說過三招叫你肚皮破，後來我也放你走了，你難道忘了？」

司馬大胆臉一熱，叱道：「小子，當時老子肩頭挨了一刀，我才忿然離去，如今可就不同了，小子，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你小子等着挨掌吧！」

丘浩咬咬唇，面無表情的道：「還有你……你……」

他指向側面欲出手的皇甫大山，道：「你這位大叔！」

「別叫我大叔，你不配！」

丘浩也不管，又接着說下去，道：「別管配不配，我曾經同你交過手，我只在你的身上抹一下，如果要你死，我此刻也不會有這痲煩了！」

「你放屁！」

丘浩道：「你們是好人，怎麼也罵人？」

皇甫大山道：「對付惡人，我們還要殺！」

丘浩道：「上一回你同我石大叔拚命，若不是我及時叫走我石大叔，你早就死了！……而且死得很慘！」

皇甫大山當然記得，當時丘浩就會對他解說，姓石的有一記「海底撈魂」，那是碎了他下身的毒招，他在頭上力拚之際，一定會忘了下三路，他這一輩子也忘不了！

此刻，丘浩如此一說，皇甫大山怒極反笑，道：「小子，就算你說破你那小嘴皮子，你今天也要躺下！」

丘浩尖刀平擧胸前，他忿然的道：「看來我是一片菩薩心，換來一陣咒罵聲，來吧，不就是玩命嗎？」

他這話甫出，兩件兵刃已到了他的身兩邊，兩個敵人分開幹，看來一招就要丘浩躺下了！

丘浩尖聲厲吼：「殺！」

別看他是娃娃臉，刀聲可不小，「咻！」

他的身子眞快，大旋身，貼着刺來的長劍便順勢往皇甫大山的懷中旋滾去，那身法比皇甫大山抽回他的劍還快上了分半！

便半分也足夠了，丘浩的尖刀已往皇甫大山的脖子上切去了！

那司馬大胆也吃驚，他想不到丘浩會有這一手險中求勝使出來！

「皇甫兄小心吶！」

司馬大胆在一牌掄空中大叫起來！

丘浩的尖刀欲割破皇甫大山的脖子，但他却又在這電光火石間變了心意！

他改變心意，是因他內心中在吶喊：「我不要當一輩子惡人哩！」

就是這一念之間，他的手腕猛一翻，又以刀背劃過皇甫大山的肩膊，他閃掠在三丈外站住了！

有血，但不多，皇甫大山摸摸自己的脖子，驚得滿面泛青！

司馬大胆衝上來了：「皇甫兄，你沒事吧？」

皇甫大山冷冷道：「這小子是什麼意思？」

司馬大胆道：「我以爲……以爲這一下完了！」

皇甫大山道：「你……你爲何如此……」

丘浩想到這是第二次以刀背抹過敵人的脖子，上一回他是以刀背抹過張形的脖子，這才多久呀！

他沉痛的道：「我不想殺人，你們只要不殺我，我就不會殺你們！」

皇甫大山在咬牙，他不知如何出手，他的脖子在流血。

司馬大胆沉聲道：「馬失前蹄常有的事，皇甫兄，你包紮傷口，這小子交給我了！」

皇甫大山仍然怔得不開口，他既驚又怒，「摘星聖手」之名，難道就此完了？

皇甫大山當然不甘心，他楞然的對司馬大胆點點頭！

丘浩疾轉身，面對司馬大胆，道：「這位大叔，你行行好吧，你們知道嗎？我是多麼想切下你們的人頭呀，我的命就在你們的人頭上了！」

司馬大胆怪吼，道：「放你娘的屁，有本事何不摘下司馬大爺的項上人

頭？」

丘浩道：「我眞的像個惡人嗎？」

「廢話，你根本就是小惡人！」

丘浩眞的火大了！

他只一發火，那模樣就是要哭一樣，這是他的習慣，因爲當十三煞要揍他的時候，他當面是不敢哭的！

丘浩事後才哭，他暗地落淚，却也種下了恨的種子，日子久了，便也叫人以爲他是在哭，而實際上他在發火！

一個人把恨與悲糾纏在一起難分明，這個人一定很痛苦，丘浩能說不夠苦嗎？

他把小臉蛋一甩，吼叫起來：「來吧，來把我殺了吧，你是大人，我知道你下得了手的，來吧！」

司馬大胆的鬍子一翹，大鐵牌半側面的就砸過來了！

丘浩看來未動，實際上他已原地雙脚一錯拔空旋起兩丈多，他的尖刀未切下來，當司馬大胆的鐵牌二攻砸空的時候，丘浩在空中的右腿忽然一個側踢！

「砰！」

「小子你……」

司馬大胆的左耳着了一脚，被丘浩踢得頭一偏，斜出一丈遠才站定！

司馬大胆怔住了：「小子，你這一招不應該出腿，你應該下刀！」

「我說過，我不想殺人！」

司馬大胆冷冷道：「小子，你若下刀殺，你的一條臂就碎了，老夫的是誘敵，下面等你出刀，而你……却突然出一腿！」

丘浩冷笑道：「大叔，別吹牛了，你砸不到我的！」

司馬大胆沉聲道：「老夫久經伎陣，從未有人敢說老夫吹牛，你這小子可算是第一人！」

丘浩道：「你是在吹牛，如若不信，咱們原招來過，你一定會知道誰的話對誰是在吹牛！」

司馬大胆怒視過去，道：「你說甚麼？咱們原招從頭再來過？」

丘浩道：「我是這麼說的！」

司馬大胆揉揉耳朵，覺得好多了，他冷笑，道：「小子，你可別後悔！」

丘浩道：「怕是你後悔！」

這幾次的搏殺，早就把丘浩殺出信心來了，他能把十三煞的絕招溶於一爐，神會心領的不斷磨練，倒成了另一套怪武功，這種奇遇，便是他自己也想不到！

當然，十三煞更是想不到！

此刻，司馬大胆也抹下臉，硬起頭皮以大欺小了！

他走上一步，沉聲道：「好，咱們原來招式，你可不許耍賴！」

丘浩道：「這話應該由我說！」

司馬大胆忿怒的出手了！

不錯，司馬大胆的鐵牌又是半側面砸來了，只不過他的鐵牌暗含陰招——封上路也襲兩翼，正是他成名的絕招「撼天雷轟」！

丘浩果然又騰空而起，半空中他發現敵人好像是三個鐵牌在等他！

一聲尖叱，他的身形空中旋，而且旋得十分怪，也十分快，這樣，敵人就弄不清他的去向了！

這只是剎那間的事，隨之便聞得「叮咚」之聲驟起，又一聲「轟」，司馬大胆的鐵牌落在五丈外，地上被砸得塵土飛揚！

司馬大胆口中發出嘶嘶聲，身子直着往後退！

皇甫大山吃驚的道：「這是甚麼武功？」

丘浩已落在店門口，他冷冷的道：「告訴你們也沒關係，這一招是我風大叔敎的！」

「『邪刀』風雲？」

「是呀！」

司馬大胆怪叫道：「你小子這一刀之賜，司馬大胆永記心頭，小子，今天你露臉了！」

「我露甚麼臉？」

「你一舉擊敗關洛道上兩大高手，你這臉露大了，也風光了！」

丘浩道：「我不要露臉，也不要風光，我只要能活下去就滿足了！」

皇甫大山冷笑道：「你這小惡人，你怕是再也無寧日了，你隨時等着我們割你的人頭，你更要等着洛陽知府的人把你的人頭高掛在城門樓上，你是難以活下去了！」

丘浩的話並非指這些人會找他痲煩，他指的是身上中的毒，這事情皇甫大山與司馬大胆是不會知道的！

丘浩握刀在手，他心中更恨，他應該切下這二人的頭，抱着人頭回老龍洞，他就死不了啦！

如果他做了，十三煞就把他當成了寶，吳非吾就會把解藥給他服下！

然而，他實在下不了手，而面前這兩人却一心想整死他，這就叫丘浩火了！

他提刀忿然的逼上去了！

＊　＊　＊

丘浩以尖刀指向司馬大胆，看情形眞要殺人了！

皇甫大山已沉聲道：「口口聲聲你不殺人，你小子這是幹甚麼？」

丘浩道：「是你們逼我的！」

司馬大胆叱道：「胡說，老夫的兵器還在地上，什麼時候逼你了？」

丘浩嘆口氣，道：「這麼說，你二位不再殺我了？」

皇甫大山暗咬牙，他怒聲道：「今天放過你，他日絕不放過！」

丘浩道：「什麼叫他日？」

司馬大胆道：「我等傷養好，再遇上你，那時候我們自不會再輕敵了！」

皇甫大山跟上一句，道：「以爲是個娃兒，不料手段比十三煞更狠！」意思是他也大意了！

丘浩收起尖刀，他心中可想到了！自己還有十二天好活，等他們養好傷，自己也許早就不在這世上了，唉，這種世界，死了反倒安靜！

「二位大叔，既然你們今日不要我的命，我便不把你們的人頭切下來，不過，你們最好馬上走！」

司馬大胆道：「我們本來是要走了！」

皇甫大山已往他的馬旁走去，他仍然以手按着脖子，那份不甘心而忿怒之色，眞的是溢於言表，憑他在關洛道上的聲望，又那麼的被官家看重，如今竟然會一而再的敗在一個少年人手下，那麼窩囊！

皇甫大山跨在馬背上，他不開口，重重的看了丘浩一眼，抖着繮繩與司馬大胆二人直往西方馳去！

丘浩看着他們走遠，這才轉入店中！

王老十走到丘浩面前，搓着兩手不開口！

「掌櫃的，我要吃點熱湯什麼的，我那匹馬可得上些好料，我想吃完了，睡一個時辰，方便嗎？」

王老十忙陪笑道：「只要少爺不怪罪，吃飯睡覺沒問題，剛才見少爺你那種飛上天的功夫，嚇人哩！」

丘浩道：「老掌櫃，我是在躲，我可不殺人！」

王老十道：「是，是，我看見了，你把那兩位大爺放走了，眞英雄也！」

丘浩心想，我還英雄呀，就快死了，狗賊也不如！

王老十把一大碗肉湯端上桌，又叫老伴以草料拌黃豆去餵外面的馬，且等丘浩把大碗肉湯喝下肚，王老十便把丘浩領到他住的小屋子裏。

丘浩對王老十道：「我只睡一個時辰，時辰一到，你可得把我叫醒喲！」

王老十道：「你少爺放心，準定一個時辰叫醒你！」

丘浩這才放心的躺在床上睡下了！

他實在太累了，一個人騎馬奔馳了一天又一夜，他便是鐵打的漢子也吃不消！

丘浩只一躺下，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了！

＊　＊　＊

丘浩只睡了半個時辰還不到，山道上來了幾個人，他們是公差，王老十一看便吃一驚！

眞是陰差陽錯！

這世上本就充滿了陰差陽錯與光怪陸離，要不然，江湖又怎會無風三尺浪？

王老十已迎出野店外，他打躬作揖的對着五個人笑哈哈！

五個人中，他印象最深的便是爲首的大漢，如今的洛陽府衙捕頭大人「冷面金剛」羅玉！

羅玉來了，他帶着四名捕快進入山區來了！

「掌櫃的，弄些吃的。」

「是，是，大人請裏面坐。」

羅玉五人走入野店，圍坐在一張桌子上，王老十可就緊張了！

他走到小灶房，王大娘也緊張：「這可怎麼辦？」

王老十低聲道：「小惡人我看是好人，只要他不走出來，應該沒問題！」

王大娘道：「老十呀，那少年人心善面也善，要是被公差們抓走，於心何忍？」

王老十看看外面，又低聲道：「所以我們裝糊塗！」

王大娘道：「門外拴了他的馬……」

王老十道：「我來應付。」

於是，他端着小菜包子酸辣湯送出來了。

那羅玉居中而坐，四個捕快分左右，吃的東西送上來，羅玉抓起一個包子吃起來！

王老十一邊侍候着，羅玉邊吃邊問：「店家，可發現什麼歹人嗎？」

王老十以布裙拭着手，乾笑道：「大人，窮山僻野地方，歹人來幹甚麼，沒見過！」

羅玉道：「這幾年，這條山道我走過三次，頭一次最是令我遺憾！」他深深的嘆口氣，又道：「他沒有死，我越想越覺得就是浩，他一定是浩！」

王老十當然聽不懂羅玉在呢喃些什麼！

羅玉又看看外面，道：「天不早了，唉，這些天我四出跑遍了，總希望碰上他，却……看是白跑了！」

好像他的胃口也大減，便對四個手下吩咐：「快吃吧，完了我們往南邊走，然後再折回大路上！」

四個公差吃得快，剎時間桌上的東西一掃光！

羅玉拋下一兩銀子，王老十就是不肯收，羅玉面色一寒，叱道：「爲什麼不收？」

王老十笑呵呵的道：「大人們爲地方辛苦奔波，這頓飯我請客！」

羅玉道：「我們已有公糧，怎好吃了不給錢？老掌櫃，我若不給錢，前脚出門，你指着我們背後罵祖宗！」

王老十道：「我不罵，是我誠意！」

羅玉面色一緊，道：「你若不收下，拉你去衙門，你這是行賄呀！」

王老十一把拾起銀子，笑道：「咱不打官司，各位大人我貪財了！」

羅玉當先往店外走，四名捕快緊跟了，五個人已走出店外五七丈遠了，羅玉突然望着樹下的那匹馬，不由得「咦」了一聲：「人呢？」

他以爲騎馬的人應該在店裏，這時候他才發覺店裏並未有別的客人在！

他停下脚步回頭問：「店家！」

王老十剛放下一顆心，聞言立刻又走出門，笑迎上去，道：「大人，你還有吩咐？」

羅玉指着馬，道：「那馬是誰的？」

王老十暗自吃一驚，他力求鎮定的道：「哦，大人問那匹馬呀，那是一個外地人寄放的，說是這兩天來拉走的，大概就是這一半天了吧。」

羅玉立刻自懷中摸出一張懸有重賞的告示，攤開來叫王老十看仔細，道：「你看看，是不是這上面的十四個男女呀？」

本來是十三個惡人像，如今增加了！

自從上一次大山裏劫寶失敗之後，告示上便又多了一個人——一個年輕人，而且年輕人的懸賞比十三煞還多一倍，賞銀兩千兩！

王老十從第一個看到十四個，這上面的人他好像大部份，不，應該說是都見過，其中一個就在他內屋裏睡着了。

只不過，他每看一個，便搖一次頭！

他一共搖了十四次頭！

羅玉收起告示，沉聲問：「你看清了？」

王老十道：「完全看清了，一個也不是。」

羅玉有些不相信，緩緩走到那匹馬的前面，他一邊摸，一邊琢磨，又把馬蹄托起一隻查看，眞行家！

羅玉看了個仔細之後，點點頭，道：「這是馬販子們騎的馬，西北過來的！」

王老十心中一聲噗通，似是落下石頭一般！

羅玉再看看四週，又看看店裏面，這才對王老十道：「店家，若是發現畫像上的任何一人，你設法快去通報，府衙有重賞！」

王老十忙點頭，道：「是，是，一定！」

於是，羅玉率領着他的人走了！

他們轉往南邊山道往山上走去，王老十站在店外看得清楚，直到羅玉五人消失在山林中，他才敢大喘氣的走進店中！

王大娘在拭汗，是嚇出來的冷汗！

她有些不自在的道：「當家的，剛才官差若是進來搜，咱們就有窩藏犯人之罪，清淡日子一輩子，到老來還要往衙門打官司呀！」

王老十指指內房，道：「快，一個時辰也到了，咱們把他叫起來，我的心幾乎跳出來了！」

他指指那匹馬，又道：「西北馬販子的馬？那位大人是不是看走眼了？」

其實丘浩騎的馬還眞的是他從幾個馬販子手上弄來的，他殺了五個馬販子，那是出了武關之後的事！

這証明，羅玉還眞有一套，見馬便知出自何地！

* * *

「喂，少爺子，快起來，一個時辰到了。」

丘浩正好睡，被王老十推醒過來！

「時辰到了？」

王老十低聲催促，道：「到了，少爺呀，你趕快起來往北走……」

丘浩聽出王老十話中有話，一挺身下得床來，揉着眼睛問：「可是出事了？」

王老十指着南邊，道：「衙門公差有五人，其中一人是捕頭大人，專門抓你們的！」

丘浩道：「我們？」

王老十道：「你們十四人吶，少爺快走！」

丘浩心頭一緊，道：「不是十三煞嗎？怎麼會是十四人了？」

王老十道：「實不相瞞你少爺，那位捕頭大人取出一張懸有重金的告示要我認，上面一共畫影圖形十四人，其中少爺的模樣也在上面，嗨，你的懸賞金也最多！」

「多少？」

「別的十三人，每人一千兩，唯獨你少爺，註明了賞金是白銀貳千兩。」

丘浩聞言，哭笑不得，江湖道上萬兒未立，官家却替自己冠上惡人中的惡人了！

走到外面，丘浩問王老十道：「老掌櫃，你爲甚麼不求賞？兩千兩銀子是大數目呀！」

王老十與王大娘都搖頭，王老十道：「銀子多了不見得就是好事，你少爺兩次在我這野店中同人拚命，我夫妻發覺你不是惡人，要不……」

王大娘道：「要不你不會把殺你的人放掉。」

丘浩道：「其實你們把我交給公差們，我也並不恨你們，因爲……」

王老十道：「我老夫妻二人可不是小人呀！」

丘浩道：「我是個活不久的人，早死個十天八天，對我並沒有什麼，而你們却可以賺取銀子兩千兩。」

王老十怔怔的道：「少爺，你開玩笑？你活蹦亂跳活得好，怎麼只有十天八天好活的，別說了，你快上路吧，記住往北走！」

丘浩自懷中取出一片金葉子，他狠狠的塞入王老十的手掌上：「拿住，我回敬的！」

王老十幾曾摸過金葉子？

他甚至活了幾十年還是頭一回見到金葉子，大山裏開一家小小野店，賺的是蠅頭小利呀！

王大娘也楞住了，直待丘浩拍馬離去，他老夫妻二人這才慌了。

爲甚麼會發慌？

怕有人搶呀！

王老十拿着金葉子從外走到裏，從內又奔出來，床底下、高樑上、牆角邊，就不知道把這片金葉子藏在甚麼地方才妥當！

王大娘出主意，還是埋在地下

吧！

王老十接納他老伴的話，果然把那片金葉子埋在地下了，眞累人！這以後的半個多月，他老夫妻都會在半夜裏驚醒過來，就怕被人挖走。

如果沒有這片金葉子，王老十夫妻一定心不煩！

* * *

丘浩拍馬向東北方走，他的目的當然是去佟家莊，因爲于立大夫被佟家莊的姊妹二人請去替他們老爹佟長青治傷去了！

佟長青的屁股上被白盼兒狠狠的打了一鏢，皮開肉綻之外，便骨頭也似裂了，另外，他後來才發覺，呂不悔的一把小飛刀竟然中在他的肩頭上，他事後才知道！

事後也發覺他帶的藥也不靈光，急忙回去佟家莊，這是後來才想到十八盤有個名大夫叫于立，便派女兒重禮聘請來了！

* * *

丘浩就是找于立才往佟家莊趕方向，算一算日子，他還有十一天好活！

一個人知道自己還能活十一天，實在很難說這個人會做出甚麼事情來！

也許有人乾脆認了，找個涼快地方等死！

也許有的人會發火，弄把刀找幾個寃大頭陪葬！

當然，有的人會找個姑娘陪到他嚥下最後一口氣。

也許有人抱着老酒喝個醉醺醺，最好一醉不起！

丘浩不是沒希望，他的希望就是去找于立。

扁公公叫他找于立，他相信于立一定能爲他解除身上中的「三七斷腸毒」！

丘浩沒有到過佟家莊，雖然佟家莊離洛陽城並不算遠，可也得過黃河！

丘浩幾經打聽之下，他趕到黃河邊上了！

* * *

丘浩實在運氣不佳，他來到黃河邊上，這一帶沒有渡河的大船，他的馬就過不了河！

黃河的水自出了龍門峽之後，漸漸的河面寬起來了，那平坦的大中原就在前面，中原雖大，却也被黃河整得不是水災便是旱災。

丘浩可不知道這些，他坐在馬上直發愁，這可怎麼辦？河面這麼寬，河邊流沙處處，那佟家莊又在河那面！

他沿着河邊往東走，只不過走了五里多，有道石堤下，一條小舟靠在河岸邊，小舟的繩子就拴在一棵老柳樹樹根上，正有個人在船邊閒坐着。

丘浩拍馬走過去，他先把馬拴在樹下面，緊走幾步到了船邊，這才發現船頭上坐着個年輕漢子，小船的矮艙內，好像還睡着一個人！

丘浩笑了！

* * *

船上的年輕人赤雙足，兩根釣竿在手中！

年輕人只看了丘浩一眼，便又釣他的魚，似乎有些不太願意理會人！

丘浩走到船邊：「大哥哥，我想過河。」

年輕人冷冷道：「你過河對我說幹甚麼？」

丘浩道：「我沒有法子過河！」

年輕人叱道：「渡口有船你不去，跑來跟我囉嗦甚麼？」

丘浩道：「什麼渡口？」

年輕人看看丘浩的打扮，怪體面的，這才又道：「渡口就是放船把客人馬匹渡過河的地方，那地方有大船！」

丘浩道：「渡口在那兒？」

年輕人指指東方，道：「嗨，再走二十里路！」

丘浩看看天色，道：「天快黑了，也有船？」

年輕人道：「你等明天吧。」

丘浩道：「大哥哥，我怕等不及了！」

年輕人鼻子一抽，道：「那是你的事！」

丘浩道：「求你送我過去，好不好？」

年輕人道：「我這小船渡不過你的馬！」

丘浩道：「渡人也行！」

年輕人道：「那馬……」

丘浩道：「就拴在這兒！」

年輕人冷冷道：「我還是沒功夫！」

丘浩忽然想起巧兒阿姨的話，有錢能使鬼推磨，一文錢逼死英雄漢！

立刻，他自懷中摸出一片金葉子！

起初他會摸出一把金葉子，如今他也明白財不可露白，他只取一片亮在手上，道：「大哥哥，你送我過河，這個就是你的了！」

年輕人眼一亮，想了一下又看看矮艙內。

丘浩幾乎要跳上船了，急又問：「大哥哥，這是金葉子，行不行？」

年輕人道：「你等等，我問問我師父。」

「不用問我了，送他過河！」

矮艙裏傳出粗重的聲音，丘浩大喜過望，舉步便登上小船！

年輕人收起釣竿又跳下船，樹根上解下纜繩子往船頭一拋，便走到船尾去搖櫓！

他對丘浩看了又看，問道：「小兄弟，你走運，平日裏我師父是不許人前來打擾的，你例外了！」

丘浩忙對着小艙內道：「謝謝這位大叔！」

只不過他的話甫落，矮艙內緩緩

的站出一個灰髮大漢，一頭灰髮猛一甩，那人已對搖櫓的年輕人吩咐：「收櫓，順流而下。」

「是，師父！」

丘浩愕然，道：「哎，我到對岸呀！」

「你不用去對岸了，你死吧！」

丘浩猛吃一驚，他不由得定睛看，嗨，怎麼自己那麼倒楣，對頭冤家會碰上了！

丘浩不但感無奈，也有無力感，想活下去，可也眞是不容易呀！

＊　＊　＊

灰髮大漢紅光滿面，一根鐵杖拄在船板上，這時候河水悠悠，船也悠悠，兩個人只一對上面，灰髮大漢已哈哈冷笑道：「甚麼風把你這小惡人吹到我這小船上來了！」

丘浩道：「造化弄人，一定是倒楣風把我送到你老人家面前了！」

那人冷笑，道：「小惡人，咱們順流往下八十里上岸，咱們登南岸！」

丘浩道：「那是甚麼地方？」

那人道：「那地方離洛陽近呀！」

丘浩道：「我不是去洛陽呀！」

那人道：「你非去洛陽不可！」

丘浩指着北岸道：「不，我有要命的事要去辦呀！」

那人頓頓手杖，道：「去洛陽也是要命，因爲官府正在加倍賞金捉拿你！」

丘浩道：「你圖賞金？」

那人道：「隨你怎麼說我吧！」

丘浩道：「曾記得那天你老和我萬大叔交手，你中了幾槍眞淒慘，是我把萬大叔騙走的，要不然……」

這灰髮大漢，不錯，正是「黃河魚叟」張彤！

那天在大山裏，張彤與「血槍」萬子壯對上了！

萬子壯至少刺了張彤五槍，如今張彤的紅面上還貼着一塊藥布，左手臂上纏着布，光景至今傷還未痊癒，正在船上療他的傷了！

可眞是巧，丘浩自己送上門來了！

張彤對丘浩的印象很深，只一眼便看出，他的心幾乎跳到嘴巴外！

想着丘浩是官家加倍出賞金捉拿的人，就算丘浩不上船，他也不會放過丘浩！

＊　＊　＊

此刻，丘浩有些心慌了，這大黃河可比老龍岸上的老龍潭的水大多了，這要是跳下去，怕不被淹死也會被這滾滾黃水嗆死！

「老爺子，我記得我並未得罪你呀！」

「你不配得罪老夫！」

「說的也是，只不過我那天可以一刀把你的頭切下來，可是我沒有，我放你一馬，我以刀背只輕輕的在你脖子上掠了一下，你老不會忘記吧？」

張彤的面色更紅了！

他怎麼會忘記？他這一輩子也不會忘記這件事，當時他還問丘浩的名字，丘浩只說自己叫娃兒！

張彤鼻子抽了一下，沉聲道：「娃兒，江湖是個現實的地方，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那時候，老夫帶傷未留意，想不到你出刀如此快！」

丘浩道：「我現在更快！」

張彤哈哈大笑，道：「如是在岸上，老夫也許忌憚你小子幾分，這是甚麼地方？這是船上，乃老夫的一畝三分之地，你想還有那種機會嗎？」

丘浩道：「老爺子，你知道我爲何要過河嗎？」

張彤道：「我管你是爲何過河，你這一輩子也休想過得這滔滔黃河了。」

丘浩道：「我可以對你老爺子說，我要過河，也是爲了你呀！」

張彤冷笑，道：「如果爲老夫，娃兒，你就乖乖的讓我把你綁了送進府台衙門！」

丘浩道：「我實在不想當惡人呀！」

張彤道：「你已經當了！」

丘浩道：「我以後不幹，行不行？」

張彤叱道：「你下輩子再做好人吧！」

丘浩本要說出吳非吾逼他殺人之事，只不過張彤這麼一吼，丘浩不說了！

張彤如果知道，丘浩切下他的頭，就可以換取解藥活下去，就不知道他是甚麼滋味！

不過，情勢上，張彤是不會放過丘浩的，這小船上可是絕佳的機會，除此之外，張彤再也想不到有更好的機會捉拿這個娃兒了！

＊　＊　＊

小船隨波逐流，漂浮在黃河中央！

丘浩不出刀，他心中也焦躁極了！

張彤不出杖，他爲甚麼要出手，這時候出手是不智的，等到接近洛陽最近的地方再出手，就算是落入河中，他也有辦法捉住他！

丘浩面對一心要活捉他的「黃河魚叟」張彤，心中有說不出的味道，酸辣苦澀全有了！

「老爺子，你爲何一定要我死？」

「你應該不必多此一問！」

「其實，我是個就快要死的人了！」

「不錯，等到了下游老樹坡，老夫抓你去洛陽，你就活不長了！」

老樹坡是黃河南面一個小地方，那地方距離洛陽最近，也有一條官道可以走！

丘浩道：「我是說……」他本想說出自己服了毒，於這世上的日子只有十一天，卻不料張彤又得意的道：「洛陽知府丘閻王，審問犯人可乾脆，洛陽如今沒監獄，過個堂你就上法場！」

丘浩却不知道，他爹就是丘閻王！

丘冠中在金州城的時候，曾把人頭掛在城門樓右邊的垛子口上示衆，他幹了七年多一點，人頭就掛了一百五十五顆之多，誰還敢在金州犯王法？

如今丘冠中已在洛陽六七年了，他又砍了不少人頭，只可恨他的心腹憂慮，就是沒有抓到「黑獄十三煞」中任何一個人，甚至，他的兒子反被十三煞抓進黑獄老龍洞，這就更叫丘閻王氣結！

洛陽府衙的告示已經貼了六七年，至今還在可以貼告示的地方猛貼着，就怕人們看不見！

當然，抓惡是「冷面金剛」羅玉的職責，羅玉也曾當着丘冠中的面前，把個肉厚得宛似小娃屁股的胸脯拍得「叭叭」的响，保証一定抓到十三煞！

他已保証了七年，可是他一個也沒抓到，如果不是他風塵僕僕的忙着四下裏抓惡人，丘冠中早就罵人了！

自從上一次與總兵府合計捉拿十三煞人失敗之後，羅玉發現那少年人好像就是失踪被擄的丘浩，他心中那份激動就別說了！

他想了許多日，最後才對丘夫人暗中說了，他是千囑萬咐拜託，叫丘夫人別把這事對丘大人提！

那丘夫人雖然答應下來，却又思兒心切的哭了好幾天才穩住心情！

這兩年，丘夫人已經淡忘了丘浩，任何傷心事，總會時過境遷的，只是經羅玉這麼一提，丘夫人又担心了！

她十分明白丈夫的倔脾氣，就算是親生兒子，一樣會拉去刑場砍頭！

有了這雙層憂慮，丘夫人的日子過得很苦！

＊　＊　＊

現在，如果張彤把丘浩抓到洛陽領賞金，丘浩也許會見到他爹娘，可那就眞的是最後一面了！

丘浩當然不會被張彤捉住！

他的心中在忿怒——我不殺你項上人頭，你個老小子却一心想捉我進衙門，以爲我小是嗎？

丘浩一發火，他拔刀了！

張彤橫起手上鐵杖，叱吒道：「小子，你可要看清楚，認明白，這是在小船上，不是在陸地，你閃展騰挪使不出來，出刀是自討苦吃。」

丘浩面皮一皺，道：「我已經苦得不得了，老爺子，你還是放我過河吧！」

張彤冷笑，道：「休想！」

丘浩道：「不要逼我，老爺子，再出刀，我就不客氣了，你又何苦？」

張彤沉聲道：「操，那日老夫身中數槍，才叫你在老夫面前逞那麼一次强，你當眞以爲老夫非你敵手？」

丘浩道：「看來我別無選擇了！」

張彤只一聽口氣，便知丘浩要出刀，立刻又高聲的對船尾的年輕人道：「給我記住，如果船翻了，咱們在水中把他弄個死不死活不活的拖上岸，上了岸咱們立刻往南！」

往南就是去洛陽，那年輕人忙應道：「是，師父！」

丘浩咬牙道：「老小子，你眞把我吃定了？」

老爺子改成老小子，丘浩果然冒火了！

這世上本都全是好人，大部份是被逼得當惡人，那有天生是惡人，只因爲這江湖是個大染缸，盡是爭着人踩人，踩死了便也算了，踩不死而又被踩久了，當然也就變質的當他娘的惡人了！

丘浩就是被踩得冒火了，他的尖刀一指，道：「老小子，老王八，他娘的，你知道我被人罵了多年的小王八蛋嗎？我現在就罵你老王八蛋！」

張彤聞罵，面色一寒，叱道：「你小子眞可惡，不敬老尊賢，還罵老夫！」

丘浩道：「我罵你，是因爲你是個不講義氣的老王八，我放過你一馬，你爲何不回報？」

張彤道：「捉你還來不及，那有放掉你！」

丘浩再罵：「所以你是個老王八、老烏龜、老甲魚、老鱉老……」

「殺！」

張彤被罵，而且都是水中的東西，他在河上是「神叟」，魚鱉蝦蟹他吃了一輩子，如今被少年人罵是烏龜鱉，早就按捺不住了！

他虎吼一聲，掄起鐵杖就掃打！

他上當了，因爲丘浩就是要他先動手，丘浩不先出手，就是因爲船晃動，他怕萬一撲上去，萬一出招落空，再萬一落入水中……

此刻，張彤一招掃打，丘浩認得準，尖刀斜指，身子一扭便穿進杖影中了！

沒有太大的聲音，但張彤却已手按肩頭，一個倒翻身飛撞在船尾！

嗨，他的肩頭上標血了！

丘浩斜身在船邊，一手抓緊繩子才穩住身子，他還未站定身子，便聞得船尾張彤一聲暴吼：「走，咱們到水中去捉他！」

丘浩尚未會過意，便見船尾的張彤師徒二人像泥鰍似的，一閃而溜入水中了！

丘浩叫喊不及，正自苦惱不已，忽覺小船閃呀閃的閃了七八下，丘浩想用力穩住，但小船却「噗通」的一下子往左邊翻過去了！

丘浩也不呆，他知道張彤他們在船底動手脚，一心想在水中捉拿他！

就在小船往左面扣下的時候，丘浩借着小船一翻之勢，雙臂力張，彈身足有五丈那麼遠，「噗通」一聲便投入河水中了！

他才不隨小船翻在小船下面，任

張彤師徒捉拿他，他盡力往遠處躍！

丘浩只一落入水中，便一個勁的往北岸潛，還恐怕被張彤師徒二人發現！

其實他是多慮了，因爲黃河之水十分混濁，人入水中便睜眼也看不到兩尺遠，張彤師徒再是水中能耐好，他們怎知丘浩在老龍潭也習過水性！

丘浩可以在潭底捉魚，當然水中功夫也不錯，眞想在水中捉他，那還得憑藉些什麼，至少丘浩手中還有一把喝過許多人血的尖刀！

* * *

張彤與他的徒弟把小船一翻，便立刻伸手去抓人，兩個拉得緊，但到水面一看，見是自己人！

那張彤可急了：「快找！」

二人就在小船邊的四週摸，再加上天色快黑了，師徒二人摸了半天也不見有丘浩的影子！

那張彤抓住小船底，對他的徒兒道：「可惜呀，可惜呀，一定是船翻便沉入河底了！」

他的徒弟道：「師父，咱們坐在小船上找，活人水底鬧，死人水面漂，咱們就在水面等他漂出水面來！」

他再看看張彤還在流血，便又道：「師父，快把船翻正吧，你老人家在流血！」

張彤咬牙切齒，吹鬍子瞪眼睛還帶吸大氣，因爲他徒兒提起他在流血，他才頓覺痛得難耐！

師徒二人把小船又弄翻過來，張彤只一躍上船就四下裏看，水面上找，只不過天已昏暗，水面上他甚麼也看不見，滾滾黃水往東流，氣得他全身發抖！

* * *

丘浩也發抖，只不過丘浩是用力的抖着身上的水漬，看上去他在發抖似的！

丘浩也幸運，人不能盡走霉運，多少也得受上天的垂憐吧！

他現在就受到上天的垂愛，他游到一段石岸邊爬上岸去了！

岸邊還有一排柳樹，這一段河岸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因爲黃河只一入中原，許多岸邊有浮沙淤泥，人畜一旦落入浮沙中，那就完蛋了！

丘浩不知道這些，他爬上岸，抖一抖身上的水漬，細看四下無人，乾脆把一身濕衣褲全脫下來了！

他用力擰乾衣衫與長褲，光着屁股坐在河岸柳樹下！

丘浩很會照顧自己。

他在老龍嶺的時候是「苦出來的」，「黑獄十三煞」沒有一個把他當心肝寶貝對待，他們都打過他！

一個娃兒被十三個惡人打得死去活來却又在痛苦中活過來，這娃兒就不簡單！

如果丘浩在他的父母身邊，他最多會讀書，想會照顧自己在困苦中掙扎，那就困難了！

丘浩現在把衣裳用石塊壓着，等河面上刮來的風把濕衣吹乾！

這些動作也做慣了，當他住在老龍潭的怪船上的時候，經常被屠大年或石大海他們突然一腳踢落老龍潭中，丘浩被踢落水中還不能發火，他笑着再爬上岸，然後把濕了的衣衫在潭邊晾！

他現在就把衣衫在河邊晾着，唯一令他不自在的，是他的肚子有些餓。

深秋的河岸，刮的風頗大，只不過丘浩並不覺得冷，他只覺得餓！

丘浩小時候服過扁鴉爲他調治的補藥，大病小病他不曾有過，一副小金剛模樣，這點涼風沒甚麼！

天黑了，河面上甚麼也看不見！

河面上只有翻滾的浪花一閃而逝，然後又是個一閃而逝的浪花！

丘浩晾了一陣濕衣褲，拿在手上抖了抖，就那麼勉强又穿上身！

兩把小刀與金葉子仍然在口袋裏，丘浩拿着尖刀，往小山坡上走去了！

他不但有些餓，也在操心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他搬指頭算一算，能活的日子只有十天了！

他也恨，恨那些人爲甚麼一定要他死，他們是白道有名的人物，却對他一個少年人容不下！

丘浩更想着在老龍洞中的時候，差不多每一個大叔或阿姨都會對他說過：「娃兒，想當人上人，江湖上多殺人！」

他怎麼也弄不懂他們這句話的含意！

這句話的意思可大了，想想看，那個朝代的開國皇帝不是殺了成千上萬的人才當上皇帝的？

前人說的話——一將功成萬骨枯呢！

「人魔」吳非吾有一回也曾對大伙說過，便惡人吧，一樣可以打天下，只不過時機未到罷了！

丘浩聽來的歪道理可多着吶！

跟惡人長年生活在一起，他何止聽這些，只不過多了，便也並不爲意了！

* * *

翻過這座小山坡，遠處有幾點燈光在閃爍，灰濛濛的一大片，好像是個莊院！

丘浩好不容易找到大路，他順着大路往那有燈光的地方趕去了！

就在他快步走了半里遠，迎面閃出一批人來！

丘浩閃到路邊看，却是個小轎往這面抬過來了！

兩個轎夫抬着轎，走呀走的十分有規律，想那坐轎的人一定被抬得好自在。

這時候，丘浩的出現，倒叫抬轎子的人吃一驚。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小羅和童翎在對答之中，雖然不知這教主是誰，但他說：如果你與小仙蒂能多生孩子，要爲他留一根。他說和龍起雲是同門，那小仙蒂和他是甚麼關係，而小五子的胎是誰經手，更爲重要的是眞假童先生，假的是齊天榮，似非教主，而眞童先生才確定是教主，至於雲中子出現，是否教主，更是一個謎……茜茜願抵押作賭本，小羅被慫恿又受騙，茜茜被挾走……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垂死英雄

樣貌不似乃父　身份耐人尋味

因爲小羅也算是過來人，有過和女人的經驗。

他無法想像和一個陰陽人作那事，是甚麼感受？

這種遐想就算正人君子偶爾也不能免。

人類的思維是極難控制的，所以才有「心猿意馬」之比喻。一匹野馬和一隻猴子都是很難控制的。

「恩公，恕我無狀，我可以告訴你和齊天榮那妖人做那事的感受，我是說我爲雄他爲雌！那是十分怪異，也十分奇妙的人生經驗。」

「怎麼奇妙？」

「這怎麼說呢？女人不像女人，却又男人不像男人，總之，無法用人類常用的男女關係來形容。」

小羅目瞪口呆。

郭玉書却嘆口氣道：「那是罪惡的、骯髒的！」

「你是說在山中別墅中，齊天榮曾和玄陰敎敎主童先生在一起過？」小羅已知玄陰敎敎主不是童先生。

甚至他已知道他不叫童翎，因爲童羽似乎沒有一個兄弟。

「是的，他們的私交似乎不錯。」

「由他們的私交，應該可以猜想齊天榮的身手如何。」

「當然，齊天榮似乎也是身負絕技。」

「星宿海老怪冷通天呢？」

「別提那個老魔，那是個老色鬼，和齊天榮的關係也就可想而知，但總是他爲雄齊爲雌。」

「老怪的武功呢？」

「應該和齊天榮差不多。」

「以齊天榮和冷通天來比，孰强孰弱。」

「這就不知道了，他們從未動過手。」

小羅道：「但至少郭大俠應該知道玄陰敎敎主比他們二人如何？」

郭玉書道：「看他們二人對敎主的尊重態度，顯然比他們二人高出多多，我也可以看出玄陰敎敎主和他們偶爾在一起弄女人，不過是籠絡他們，爲他所用而已。」

小羅道：「據郭大俠所知——」

郭玉書慚然道：「少俠千萬別稱郭某爲『大俠』，這個字用在郭某身上，對這『大俠』二字太不公平了。」

小羅以爲，此人前半生固然是一塲糊塗，但尙知今是昨非。一個人只要能自省自反，還是有救的。

小羅道：「郭兄不要自餒，人生在世，誰也不免偶爾走錯路，有人說：事窮勢蹙之人，當原諒其初心，功成行滿之士，要觀其末路。郭兄大徹大悟，前途大有可爲。」

那知郭玉書忽然左手揪住髮髻，右手持劍一削，長髮已被削了下來，頭上只留了沒三四寸長的頭髮。

小羅本想阻止却已不及，道：「郭兄你……」

郭玉書淚下道：「釋氏隨緣，吾儒素位」之句是渡海的浮囊，世路茫茫，一念求全則萬緒紛起，隨遇而安則無入而不得也。」

小羅以爲此人雖然行爲離譜，文事底子却相當深厚，道：「郭兄今後行止可有打算？」

郭玉書道：「斷此三千煩惱絲，少俠應知郭某的意願了，只求黃卷青燈，了此殘生。」

說畢深深一揖，道聲「珍重」！轉身含淚而去。

小羅以爲，此人心地不錯，以他的遭遇來說，到底是天作孽還是自作孽？其情可憫，其狀堪憐。由此可見，追殺「大喬」和「小喬」的也可能是齊天榮。

小羅悵惘片刻，想起劉大泰，怕他有失，連連呼叫十餘聲，終於有了回應。不久劉大泰就出現了，道：「讓少俠奔波找尋，眞是不該。」

「不，由于我又回到來路，只怕兄與老葛找人不到，所以不能不四下尋找，老葛已經找到了。」

此刻「葛三刀」在林中練習刀招，累了就躺在地下休息，不知不覺睡著，但被小羅的呼叫聲驚醒。

只是，他未聽清是甚麼聲音，只感覺呼叫聲內力雄渾而已。

「葛三刀」知道自己的記憶力不怎麼好，怕忘了剛學會的那四招刀法，立刻又練了起來。

但是，居然就在小睡片刻之後，四招又忘了一招半。

如今只剩下兩招半了。

「媽媽地！我甚麼這麼差勁，見了小羅怎麼好意思說出口？這不是世界上特號的飯桶？」

再思再想，一邊演練，無論如何是想起來了。

就在這時，四個人出現林中。

居然是受了挫折，狼狽逃走的賈聖仁、柳無情及左氏兄弟四人，賈、柳二人見只有「葛三刀」一人在此，不由樂壞了。

賈聖仁的眼珠子又紅了。

他這一輩子也忘不了「葛三刀」那一泡尿。

他不但要宰了「葛三刀」，還要把他拋入尿桶中泡上一百二十天。

他嘶吼着道：「姓葛的，你命該如此！」

「葛三刀」道：「遇上你，眞的是命中註定。」

賈聖仁道：「我要把你弄個半死不活，然後再把你栽在糞坑之中，讓你變成肥料！」

「葛三刀」道：「無論如何，你老小子喝過我『葛三刀』的陳年老酒，不過我還要附帶說明一下，在那次讓你喝我的老酒之前，我在開封剛嫖過！」

這麼說，賈聖仁喝的是加料的老酒了。

賈聖仁掄刀猛撲而上。

「葛三刀」前三刀威猛凌厲，把賈聖仁逼退了一步，但後面就不濟事了。賈聖仁獰笑連連。

報仇是令人興奮的事。

只不過，就算報了仇，他總是喝了這小子加料的「花雕」了。

三人在一旁無意插手，因爲他們相信賈聖仁可以收拾他。

「葛三刀」又用了一次那凌厲的三刀，以後就不靈了。

現在，賈聖仁刀刀不離他的要害，袖口被刺破一孔，左肩上又被挑破了皮肉，另外一刀，差點切中他的右腕，「葛三刀」心道：「小羅……你再不回來，我就完了。」

「刷刷刷」三刀，其中一刀又自「葛三刀」頂上掠過，帶走了一綹頭髮，不由心頭一寒，這「佛面魔心」賈聖仁成名二十餘年，絕非等閑之輩。

上次兩個小羅輪流上，還要千餘招才擺平了他們。

這工夫賈聖仁趁「葛三刀」一招用老，一刀向他的脖子上砍來，如果中刀，很可正中刀口。

在這要命關頭，人類本能的自衞觀念立刻就出現了。

「葛三刀」本能地用上了剛學會的四招所剩下的二招半中的一招。

另外一招半是眞的忘記了。

他先施出這一招本是抱着絕望中的孤注一擲心態。

那知「噹」地一聲不知自那裡來的倡力，把對方的刀盪開尺餘，怪怪地一刀由對方左肩劃到右脅之下。

這當然還是賈聖仁應變得快才有此結果。

通常在穩吃的情況下，陡然發生這種反常的事，能把受害的程度減低如此，是很不容易的。

換了別人，可能已被開膛破肚了。

即使如此，這道血槽也有一尺二三寸之長。

賈聖仁驚嘶聲中踉蹌倒退一丈有餘，低頭望去，胸前一片殷紅。

這意外也驚壞了柳無情。

由于他以爲馬上「葛三刀」就會倒下，所以剛才這反常的突變他沒有看到，只在賈聖仁驚嘶時看到。

他幾乎不信這既定的事實。

至少，他以爲八成是老賈托大也太大意所致。

因此，他立刻掄刀撲上。

一招卻敵，「葛三刀」對這刀法的信心眞是好得邪氣，依樣葫蘆，再施出剛才對付賈聖仁那一招。

這一次雙方的刀還沒碰上，柳無情就驚噫着急退。

只不過，他退得夠快，怎奈這一刀的變化太奇，任何一個變化都有異于正軌，也就是不按牌理出牌。「刷」聲，褲子左邊由襠部直裂到褲管。

柳無情急退五七步。

他心頭涼涼地，褲襠中也灌進了

風凉颼颼地。

所有的人都好像被震住了，包括「葛三刀」自己。

柳、賈二人交換一個驚凜和狐疑的眼神，二話不說，掉頭狂竄。

左恩邊跑邊道：「金刀聖母的徒弟，可眞不是蓋的……」

四人狂竄七八里路，見無人追來才慢下來，柳無情急忙爲賈聖仁那一道尺餘長的血槽上葯。

左義喘着道：「他既是金刀聖母之徒，刀法如此厲害，爲甚麼武林中無人知道這號人物？」

柳無情道：「所謂金刀聖母，八成是信口開河，不願說出師承，據說以刀法而論，能在武林中拔尖的人物，大概只有『黑白陰陽判』秋鳳池了！」

賈聖仁道：「柳兄說得不錯，金刀聖母根本無其人，像這樣詭奇淩厲的刀法，也只有秋鳳池的可能性最大。只不過『葛三刀』這種料子他會被秋鳳池看上？」

「我也想不通。」柳無情道：「就算他確是秋鳳池之徒，爲何以前身手有限，從未施展這幾招絕學？」

* * *

瀟瀟夜雨。

客棧不大，客人也很少，也許正因爲如此，這後院僻靜的小屋中兩個年輕客人才會看上這家客棧。

年輕人有無窮的精力，相悅之下，幾乎能無休無止。

雨下了一夜，他們也狂歡了一夜。

他們正是影子小羅及軟軟姑娘。

教主不在教中，軟軟出來找小五子。

她們二人定計，詭稱小五子要打胎，引出教主，看看他到底是誰，事實上小五子也確有墮胎之意。

但軟軟來找到那山中小屋，却遇上了影子小羅。

一夜纏綿，時已過午，仍然相擁交頸而眠，這一覺竟又睡到紅日西沈，似乎只要不下床，他們可以不飲不食。

「小羅，你的病是不是好了？」

「沒有啊！」

「小羅，有絕症的人會像你這樣，簡直叫人招架不住。」

「軟軟，妳不是也像飢渴已久的餓狼一樣。」

軟軟立刻砸了他一拳，也踢了他一脚，直到小羅求饒爲止，道：「死小羅，你好壞，得了便宜還賣乖。」

小羅道：「軟軟，第一次是誰先佔誰的便宜？」

「才不管甚麼第一次哩！反正總是男人佔女人便宜。」

小羅道：「妳去找過小五子？」

「對，可是沒有找到。」

「妳們是不是有甚麼默契？」

「由于小五子懷了孕，她想出一個計謀，以打掉孩子爲由，把話傳到教主耳中，一試便知教主是不是童先生？」

「結果呢？」

「還不知道，可惜找不到她。」

「妳以爲教主就是童先生？」

「八九不離十兒！」

「妳們原計劃又要如何？」

「不過是試試教主是不是孩子的父親？如果是的話，像他這年紀的人，一定希望要這個孩子而不希望打掉。」

小羅道：「對！中年以上的人，必然重視這個骨肉。」

「怎麼？年輕人就不重視？」

「一般來講，年輕人還想不到傳宗接代的問題！」

「那麼，你也不想了？」

「不是不想，只是並不如中年以上的人那麼迫切！」

軟軟道：「可以下床了吧！總不能永遠粘在一起吧！」

「如果能不吃不喝而生存，我就和妳永不下床，成爲『和合雙仙』，合藉雙修。」

軟軟道：「快下床洗洗臉，也該吃些東西了。」

小羅下床梳洗過，弄了些吃的，剛吃過還未離桌，門外伸進一個鬢髮斑白的頭來，似乎眇了一目。

軟軟嚇了一跳，道：「甚麼人？」

小羅道：「是啊！你是甚麼人？」

老傢伙居然登堂入室，就坐在小羅原先的位子上，還有些酒菜未吃完，老傢伙竟吃了起來，道：「想不出老夫是誰嗎？」

小羅道：「素不相識。」

眇了一目的老人道：「只有一隻眼的老傢伙，而且用吳剛斧，你們兩個仍然想不出來？」

軟軟道：「莫非你就是『窮仙』百里光？」

「丫頭，還是妳的見聞廣些，」百里光道：「這小子據說只有半年的壽命，就拚命在床上下功夫。反正不玩白不玩，玩一天算一天！」

「老頭子，你胡說甚麼？」軟軟不悅了。

「我胡說？」百里光獨目一翻道：「你們兩個自昨天晚上就上了床，有沒有數一數，一共有多少次？」

原來這老賊在暗中作了觀衆。

這在一位姑娘來說，那還得了？軟軟拔劍刺去。

百里光用筷子一格，一劍刺空。

老賊仍未離座，甚至還喝了一杯酒，挾了一塊雞肉納入口中，道：「丫頭，還是歇歇吧，累了一天一夜哩。」

軟軟左一劍右一劍，但老賊似乎輕鬆得很。

而且還一邊吃喝一邊說些輕薄的話，道：「丫頭，這樣沒有節制地不分晝夜地倒弄，只怕會淘虛了身子，至少也會使這小子早走幾天！」

小羅道：「老賊，你當眞是爲老不尊的老雜碎！你給我滾出去！」立刻攻出一劍。

這一劍也被百里光閃過。

這老賊的身手了得，他能和齊天榮及星宿海老怪這些同伙，豈是等閑？

甚至這些人又和玄陰敎敎主同起同坐，百里光和玄陰敎敎主當然也認識，且有私交，如果沒有兩把刷子那還成？

兩人連攻十餘劍，雖逼得老賊蹦來蹦去，却還能喝酒吃菜。小羅心道，老賊，我看你還能不能這麼囂張——

猛然施出那一招半劍法。

各家各劍法，妙用無方，詭奇絕倫，老賊一驚，一個雲裡翻離開桌子一丈以外。

然而，還未站穩，另半招又到。

老賊有如驚弓之鳥，突然拔出吳剛斧，「叮噹」兩聲接了下來，却一步也未退。

這也是自使用羅寒波的一招半劍法以來，唯一未被震退的高手，也可見這老賊的技藝之高了。

「好小子，這一招劍法八成是你老子羅寒波的絕活，只可惜你僅能發揮約七成的威力。」

的確，小羅以爲也許還不大夠七成威力呢。

一招半劍法一用再用，就不靈了。

百里光陰笑道：「原來只會一招半！小子，你爲甚麼不多學兩招，就憑一招半，唬唬江湖末學還湊合，在老夫面前却還差一大截子呢。」

兩小連手配合猛攻，却仍敵不過一把吳剛斧。

因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窮仙」比「神州七子」「塞外三鷹」以及「南海雙星」等人還要略高些。

兩小雖然非同小可，都有過奇遇，七八十招之後，都知道不是老賊的敵手，却又無法罷手。

因爲老賊不罷手，他們任何一人要罷手，另一人都會突然間承當雙重的壓力而遭致危險。

過了百招，二人越來越不濟。

儘管年輕，一天一夜的纏綿又怎會不大量消耗體力？

尤其是軟軟，本來膂力就很差，在老賊沉重的吳剛斧之下，有時幾乎握不住長劍而脫手飛出。

小羅也好不了多少，只是他比軟軟學得多些，而內力也渾厚多多，但因他時時廻護軟軟，也就和軟軟差不多了。

「嗤」地一聲，軟軟的褲子被吳剛斧划破，小羅急忙攻上。就在這時，後窗外傳來一聲夜鶯的啼叫。

小羅這時忽然挨了一脚，栽到左邊內間去了。

現在只賸下軟軟一人，她剛才本在看被划破的褲脚，如今見小羅栽入左邊間內，不知有無受傷，所以老賊不攻，她也不攻。

她希望就此溜走。

那知小羅又自左邊暗間內衝出來，劍光閃爍，向老賊攔腰掃去，力道猛速度快，一點也不像拚過招的樣子。

老賊不由納悶，這小子有「五陰鬼脈」絕症，又在床上折騰了一天一夜，那還有這麼多的體力？

老賊可也不含乎，吳剛斧「呼呼」生風。

加上軟軟，二人仍被老賊逼得繞桌打轉。

三十招之後，「嗤」地一聲，軟軟的衣袖又被吳剛斧掃破，嚇得軟軟尖叫一聲。

幾乎同時，小羅又被一掌砸退。

這一次他栽到右邊內間去了。

似乎老賊還顧及身份，在小羅不在時，他停手不攻擊軟軟一個人。

就這樣，由一更天一直拚到三更，打了八百多招，老賊一頭大汗，小羅和軟軟也快虛脫了。

百里光喘着道：「小賊，要死的人哩！那裏來的力氣？老夫有把握把你帶走。」

小羅道：「老賊，我以爲你誰也帶不走，可能會累個半死，我勸你還是趁早滾蛋吧！可別到時候連走路的力氣也沒有了。」

軟軟也想不通，她自己即將虛脫，小羅却好像永遠不累，內力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似的。

無怪他在床上生龍活虎，把她弄得死去活來。

這小子似乎天生異稟，與常人不同。

這樣的人他的壽命會只有半年嗎？

又打了約兩百招，都快四更了，老賊畢竟是快到七十的人了，人老了各方面都差了，僅僅是經驗老到些而已，但畢竟動手全靠經驗是不夠的。

汗水濕透了他的一頭華髮和衣衫，眼前直冒金星。

要命的是，小羅此刻忽又施出他新的劍招，而不是原先用過的那一招半劍法，淩厲玄奧，至大至剛。

百里光被這一招逼了一步半，他簡直弄不清，爲什麼這小子打了近千招才又施出新招？

不折不撓的作風，就會使對手畏懼。

百里光又萌退志，他沒見過這等沒完沒了的打法。

他自然不是不敵而退，而是不耐而退。

不要說被這小子擊敗，即使兩敗俱傷也划不來。

百里光道：「小子，老夫沒有閑工夫和你胡攪蠻纏，我走了……」老賊打了近千招，輕功似乎不太受影響，一式「寒塘渡鶴」穿戶而出，一掠就是七八丈。

小羅道：「老賊，你怕纏是不是？咱們非纏到底不可！你想抽身？哼！門兒也沒有。」

小羅疾追，軟軟道：「小羅，算了！窮寇莫追！」

但小羅已經追遠了，軟軟上了屋面已不見人影。

其實小羅並未追上百里光，而是在一個瀑布下的一個山洞中和眞小羅滙合，因爲和軟軟一天一夜纏綿的是假小羅。

他們二人有時互相支援，相互照料。

眞小羅當然不會和軟軟胡來，一來他有了小仙蒂，連身邊的茜茜百般接近他，他都不碰她一下。二來影子小羅是他的好友，在道義上他也不會如此。

假小羅道：「羅少爺，若不是你及時趕到，我八成要完！」

眞小羅道：「兄弟，怎麼又這麼稱呼了？」

假小羅道：「我應該這麼稱呼的，百里光這老小子分明是想去抓羅少爺的，他自然不知道有兩個人。」

眞小羅道：「兄弟，暫時也不要讓軟軟發現有兩個小羅。那會有糾紛的。」

假小羅道：「羅少爺約我來此八成有事交代。」

「是的，我要傳你三招劍術。」

「羅少爺最近見過令尊和令堂？」

「沒有。」

「那三招劍法是誰的？」

「我相信是家父母的，卻要一位陌生道長代傳。」

影子小羅道：「少爺也不認識那位道長？」

「是的。」

影子小羅茫然道：「有件事我一直很納悶，爲什麼令尊令堂已証明健在，卻一直沒有和你團圓？」

小羅也茫然搖頭，道：「相信給我藥而使我功力增長，功力時間延長的披髮人正是家母，但畢竟沒有証實，所以我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影子小羅道：「少爺在外面闖蕩，十分危險，而令尊、令堂居然能放心大膽地任你闖蕩。」

小羅道：「關於這一點，我大致可以想像，在家父母身邊固然好，但必然變成溫室中的花草，他們要我不斷地歷練，此其一。另外，暫不相認，對於家父母仍然健在之說，不攻自破，至多是使武林中人半信半疑而已。」

影子小羅對這說法也半信半疑。

小羅道：「還有一件事，兄弟也許可以看出來。」

「什麼事？」

「你認爲小仙蒂是不是很像龍起雲龍大俠？」

影子小羅一楞，道：「少爺這話是不是有點……」

「有點矛盾？」

「不是嗎？他們是父女，多少會像點吧？」

「是的，兄弟，但你不妨閉目仔細想想，他們像嗎？」

影子小羅又楞了一會，這才眞的閉上眼睛思索。

很久很久，忽然驚異地睁開眼，道：「奇怪，的確不像，只不過有些人也許不像父親像母親。」

小羅喃喃地道：「也許……」

影子小羅道：「少爺，你一定有話不願說出來。」

小羅道：「兄弟，我來傳你三招劍法。」

影子小羅道：「少爺……」

「兄弟，你要是瞧得起我，就不要再如此稱呼。」

「不，少爺，我只是龍大俠的僕人，也可以說是他創造出來的一個傀儡，我的身份低微，理應叫你少爺。」

「不。」小羅道：「誰也不比誰高貴些，理應一律平等，況且，你爲了我而被惡醫潘奇解剖，九死一生，你爲了我，不顧生死，硬闖玄陰教，你爲了我時時不離我的左右，兄弟，我羅天沒有兄弟姊妹，但我深信，就算有，情感也絕對不會超過你對我的深厚……」

說到這裡，二人淚眼相望，繼而擁抱在一起。

很久之後，二人抹去淚痕，小羅道：「從此以後，我叫你哥哥，你叫我弟弟，再客套就是虛假。」

影子小羅還要說話，小羅揮手阻止，道：「大哥，我來演練這三招劍法，你注意了。」

影子小羅也很聰明，不久即學會，道：「兄弟，你剛才說小仙蒂不像龍大俠，是什麼意思？」

小羅道：「大哥，下次我會告訴你。」

影子小羅道：「兄弟，我發現你近來功力陡增，今非昔比，犯病的時間縮短，是怎麼回事？」

小羅道：「第一，披髮人給我的藥有增加功力縮短犯病的奇效，另外還有件怪事。」

「什麼怪事？」

小羅說了周光廸借賭本給他，使他輸了一百萬兩銀子，而想把他的女兒嫁他抵債以及挨揍的事。

影子小羅道：「他的女兒一定很醜！」

「不，除了臉上有些雀斑，應該是很不錯的。」

「兄弟不要，是意料中的事，因爲你不是到處留情的人。此事不成，兄弟是否能還百萬賭債？」

「大哥你是知道，我的賭技並不是頂尖兒的。」

「不還賭債，周光廸就沒完沒了。」

「對，以後他想出一個辦法來，每次遇到我，就打我一頓，每打一次，

抵銷債欵五萬兩。」

「這……」影子小羅面色一變，道：「兄弟，你就讓他打也不還手嗎？」

小羅道：「周光廸是個罕見高手，我打不過他。」

影子小羅道：「兄弟，下次我們合力對付他。」

「那倒不必，而且也會暴露你的身份。」小羅道：「再說我發覺他打我也許是有深意的。」

「有深意？我看他是誘兄弟入彀再折辱你。」

小羅道：「也許不是。」

「兄弟，你這人也太心軟了吧？」

「不，大哥，我事後發覺，每次被他打過之後，身心舒暢，精神抖擻，而且嘴唇及指甲泛紫的現象已有顯著的改進，也就是逐漸消褪。」

影子小羅忽然一楞，吶吶道：「他當衆打人會是爲了救你？要救你又何必當衆使你難堪？」

小羅道：「我也不明白，只不過他似乎說過，當衆打我，才更有效果，我也不懂他的意思。」

影子小羅仔細打量小羅的嘴唇和指甲，忽然激動地抱住他道：「兄弟，你眞的好多了！」

小羅道：「大哥，這可能是個秘密，不必說穿。」

「當然，當然！兄弟，我只是覺得你老是在大庭廣衆之下，被人拳打脚踢而爲你傷心……」

影子小羅又淌下淚來。

他自幼失怙，一旦獲得友愛，就特別珍貴重視。

小羅道：「大哥，你不必爲我擔心，我會越來越好的，倒是你，也要小心，因爲除了你我和龍起雲等幾位長輩，別人根本不知道有兩個小羅，萬一大魔頭們把你當作了我，那就對你不利。」

影子小羅道：「兄弟，你放心吧，我會應付的。」

小羅道：「大哥，我走了，軟軟來了……」

小羅走後，軟軟本在洞外附近叫了幾聲，也許是未聽到回應，已追向別處去了。影子小羅正要去找，忽然洞外出現一人。

影子小羅雖不會和『暴雨』司空展打過交道，他以前卻聽說過也見過此人數次，自然認識。

「你不是『暴雨』司空大俠？」

「小子，你要負責！」

「負什麼責？你有沒有認錯人？」

「小崽子！你不必花言巧語，你說吧！是不是根本就是設計騙我害我？」

影子小羅不知何事，茫然道：「到底是怎麼回事？」

司空展厲聲道：「你還要裝糊塗？」

小羅道：「我裝什麼糊塗？我爲什麼要裝糊塗？」

司空展力砸三掌，都被小羅化解，一點也未沾到便宜。

當然，司空展把他當作了眞小羅，過去他嚐過眞小羅的苦頭，自知不是他的敵手，但又不甘心上當。

小羅道：「司空展，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你作了欺人太甚的事，居然裝憎扮傻！」

小羅深信是兄弟要了他，小羅道：「司空展，我近來的記憶力很差，也許是大限不遠了！一兩個月前的事，經常忘得乾乾淨淨……」

司空展看他的樣子，似乎不像在說謊。

他當然也知道小羅有「五陰鬼脈」絕症。道：「數月前你說能治『陽萎』！給我的方子，連服數劑，居然……居然……」

司空展痛心疾首，捶胸頓足。

一個男人如果在這方面不成了，是很自卑絕望的，尤其是在五十以下的人，有很多人到了七十還行，但通常在六十以上都會逐漸退步的。

如果本來還湊合，一下子完全失去機能，這當然更是使人無法容忍的事。小羅不知司空展和羅兄弟有什麼過節？至少知道司空展不是什麼好東西。

現在看他有痛不欲生的樣子，不免有點同情。

因爲影子小羅自己在這方面有如生龍活虎，爲所欲爲，而且控制自如，也就無法想像失去機能是什麼樣子。

甚至他很難想像，怎麼會不管用？

小羅道：「好好！你先別懊喪，讓我看看，你到底變成什麼樣子？是不是眞的像你說那樣子？」

「什麼？給你看？你是不是還沒有要夠我？」

「我要你幹什麼？八成是你自己淘虛了身子。」

「不，我本來還行，都是你那兩劑藥。」

「我總要看看是什麼樣子，不能憑你一面之詞。」

司空展大聲道：「不用看，反正是垂頭喪氣的了。」

小羅道：「你既然找上我，就希望我能爲你治好，恢復昔日的雄風，我不看清楚怎麼成？」

司空展在猶豫。

他以爲這大年紀了，掏出來給一個年輕人看成何體統？

萬一這小子到處宣傳，繪聲繪影，說他的「那話兒」是什麼樣子，不是變成了天大的笑話？

他的人已經丢大了。

因爲他的一些女人紛紛求去，有的甚至說他是佔着茅坑不拉屎，他是最最不喜歡這句話的。

小羅堅持要看看貨色，再決定如

何對症下藥。

司空展卻以爲，這一點必須堅持，不可輕易示人。

兩人僵持不下，都不讓步，這個洞外瀑布下的水潭邊，忽然出現了一個女人。這女人年紀不太大，大約在三十以下，看身段還挺窈窕。

也許是趕路，出了一身汗，到了潭邊，迫不及待地在大石後匆匆褪盡衣衫，走向潭中。

小羅心中一動，對司空展道：「司空展，你不必掏出來看了，在這景象之下，有點『動靜』沒有？」

司空展道：「甚麼『動靜』？」

「你少裝糊塗，你看到沒有？那女人像是玄陰教副教主歐陽芳菲，細皮白肉，胴體還相當誘人，你見此畫面，有沒有『律動』的現象？」

司空展道：「似乎有一點點，只是一點點！」

這工夫歐陽芳菲已跳入潭中游起泳來。

小羅長嘆一聲道：「你只怕是完了。」

司空展面色大變，道：「怎麼？今生無救了？」

小羅道：「大概是報應，因爲今生你弄的女人太多。」

司空展道：「小羅，你如果能使我重振雄風，我願意送你五萬兩，而且馬上付給你。」

小羅道：「價碼還可以，但我有個條件。」

「怎麼？送你五萬兩還要求甚麼條件？」

「對，應該說，這條件比五萬兩還重要。」

「說吧！」

「治好之後，你只能有一妻一妾，不許再多弄一個女人。」

「這……這條件我答應。」

小羅取出一個藥瓶，倒出十五顆藥丸，道：「這是妙藥，名叫『二度梅開』，能起死回生，你先服下三顆，以後每天服下兩顆，五六天後，你見了女人就不會自卑了。」

司空展伸手去接，小羅又縮回手道：「銀票呢？」

「靈嗎？」

「心誠則靈，你到底要不要買？我可不會勉强你。」

司空展取出五萬兩銀票遞過，然後接過藥，還嗅了一下，道：「是甚麼藥材煉製的？」

「海狗鞭、鹿鞭、龜鞭、蛇鞭、虎鞭、熊鞭和鶴鞭等，所以又稱之爲『七鞭丸』。」

「是你煉製的？」

「我？」小羅道：「你太高估我了！你可聽說過星宿海老人冷通天這個老甲魚老不死？」

「當然，他是武林中的頂尖高手，據說會『房中術』，近八十的人，已有四十幾個女人，而且越老娶的女人就越年輕，最後一個才十五歲半。」

這些話並不是眞小羅對齊天榮及百里光在齊的壽誕席上信口胡扯的，而是武林盛傳有這麼回事。

「怎麼？你會認識冷老怪？」

小羅道：「這老怪有時一點架子也沒有，他風聞我在這方面有獨到之處，特從老巢趕到中原來專訪我，希望印証一下『玉房秘訣』、『素女經』以及『栽接術』等等，結果他十分佩服我的經驗。我們互相交換經驗及秘方，我送他『黃帝御一千二百女要錄』，還送我『七鞭丸』，這就是此方的來源。」

司空展信了他的話，立刻服下三丸。這工夫歐陽芳菲又走出水潭，小羅道：「司空展，在目見可欲，加上剛服過『七鞭丸』之下，是不是『反應』比剛才要好得多？」

「對對！現在果然有了……」司空展十分激動，事實上自然是心理作用，在「不見可欲」和「已見可欲」的不同情況下，自有不同的反應。

還有，他對小羅的特殊「技能」早已心服，服下幾粒藥，即使只是甘草丸，在潛意識中也像服了仙丹一樣。

況且大多數的性無能(陽萎、早洩)等暗毛病，多爲心理所造成，生理上的因素反而較少，除非受過傷。

此刻歐陽芳菲忽然聽到了二人交談，向洞中望來。

這一看不由盛怒，就算她極爲放浪，也絕對不許有人窺浴。

歐陽芳菲厲聲道：「你們兩個色魔給我滾出來。」

影子小羅和司空展掠出洞外。

歐陽芳菲指着司空展厲聲道：「老不修，老棺材板，像你這一把子年紀了，也會作這種缺德的事。」

司空展道：「在下和小羅先來妳是後來的，而且來此之後也不仔細看看四下有沒有人就下水，妳能怨誰？」

小羅道：「司空展，這你就不對了。」

「我不對？」

「當然，」小羅道：「雖說我的『七鞭丸』是名家的配方煉製的房中聖藥，也需要藥引子。」

「甚麼藥引子？」

小羅道：「剛才你服下名藥『七鞭丸』之後，看到一個細皮白肉的胴體，能說沒有亢奮作用嗎？」

「這……」司空展不出聲了。

小羅道：「所以你該感激歐陽芳菲才是。」

歐陽芳菲不知他們在說甚麼，餘怒未息道：「小羅，你說的亢奮作用是甚麼意思？」

小羅大致說了。

司空展無地自容，歐陽芳菲更加怒不可遏。

小羅道：「歐陽芳菲，助人是一件好事，況且司空展並非故意窺浴，不過是適逢其會而已。但妳却幫了他的大忙，似乎他已由『無用』變爲『有用』

了。」

歐陽芳菲怒極向司空展砸出三掌。

司空展也不含乎，硬架硬接打在一起。

這兩人的身手相差不多，歐陽芳菲稍高一籌，但因司空展內力較爲雄渾，補了招術之不足。

小羅道：「司空展，你要記住我的話，暗毛病好了之後，只許有妻妾，若再玩弄婦女，我就叫你再度變成一個『無用』的人。」

司空展道：「我當然願意信守諾言，只不過我不免有懷疑，莫非這藥有甚麼不妥。」

「不是藥不妥，而是這『七鞭丸』中加了『蠱』，我可以遙控，一旦你失信，就會『脫陽』而死。」

司空展道：「小子，你使詐。」

小羅道：「這不是使詐，這是防你一手，旨在使你改邪歸正，絕對不再糟塌婦女，傷天害理。」

小羅走了。他給司空展的藥的確是輔助腎功能的藥，但正如前述，這種病先要建立信心才行。

小羅經常接觸女人，而且數字可觀，自然另有深意，但絕對是兩廂情願的事，他這麼做是爲了救人。

* * *

小羅和「葛三刀」到處找尋茜茜。

雖然他絕對不能負小仙蒂，茜茜的情意却也不能視若無睹，所以二人每天分頭出外尋茜茜。

午後天氣有點燠熱，小羅找得累了，就在一株大樹下打個盹兒，不一會一個陌生少年人奔來。

小羅打量這俊美的少年人，就和小姑娘一樣。

甚至相當好看的小姑娘也沒有他美。

「請問，這位是不是羅天羅少俠。」

小羅道：「正是，小弟是……」

俊美少年道：「小弟是『醫仙』的書僮，周老爺子叫我來請少俠，說是小仙蒂在他那兒。」

一提起小仙蒂，小羅就忘了一切。

即使他陷入了極端的煩惱中，只要提起小仙蒂，他能立刻打起精神來。小仙蒂的確是他的第一生命。

小羅一躍而起，道：「周大國手在何處？」

「他有個秘密草廬，就在此山之中……」

小羅是個心細的年輕人，以爲周光迪每次見到他就揍人，固然是另有原因，但此刻召見他要他和小仙蒂團聚，似乎無此可能，道：「小兄弟，你見過小仙蒂？」

「是啊！」

「她是甚麼樣子？」

俊美少年大致說了，也沒有甚麼不對之處。

「小兄弟，以前我沒有見過你。」

「是的，我也沒見過羅少俠。」

「你既是周光迪大國手的書僮，爲甚麼不常在他的左右？」

俊美少年道：「周老爺子有兩位書僮，我是負責製藥煉丹的，就住在這草廬中，很少下山，自然未見到羅少俠了。」

小羅道：「我們快走吧。」

少年人領路，小羅跟着，一口氣奔行二十餘里。

在深山莽林中有一個小小的莊院，四周圍牆以合抱粗的原木砌成，裡面有數椽木屋。

看來十分別緻古樸。

當然，敢住在這深山莽林中的主兒，一定不是等閑之輩。

俊美少年上前敲開了門，開門的是個老人。

這老人小羅也未見過，只是小羅也並不太懷疑，以周光迪目前的處境來說，他的確需要幾處秘密住所。身爲名醫，找他的人太多，大概也有想殺他的人。

俊美少年一直把他帶到一個客廳門口，伸手一讓，道：「羅少俠，就是這兒！」少年人先入廳，站在一個中年人身後。

這個中年人居然是「獨角鰲」齊天榮。

那俊美少年露齒一笑，似在表示他請客的本領高明。

（未完・九）

上文提要：七寶和尚領着江楓及雪、霜兩女，易容來到少林寺，欲求方丈傳授少林武學予江楓，以便日後對付強敵，可惜少林寺已經落入天王門及天后宮手上，方丈及寺內僧衆均受制於敵人，自身難保，無法幫助江楓，不過方丈還是取出一塊黃布，着江楓前往汴京相國寺外求助狗皮葫蘆，或許有所幫助，於是，江楓等連夜起程，奔向汴京……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先祖受恩少林　世代候命回報

七寶和尚雖然一直小心四顧，未發覺有人追蹤，但仍然放心不下，沉聲說道：「兩位姑娘，妳們要留心一些，別讓人盯上了我們還不知道。」

「很奇怪的感覺，」吟霜道：「我和姐十分小心，但却瞧不出有人追蹤，但感覺上，却好像被人追蹤。」

「我也留神四處，」江楓道：「沒有發現追蹤的人。」

「吟霜，這種感覺由何而來，是天狐武功？」大和尚道：「還是張姑娘的奇技？」

「都不是，可能是我多心了。我相信，眞的有人追蹤，絕對逃不過我們的監視。」

大和尚吁了一口氣，道：「疑心生暗鬼，妳眞把我嚇了一跳！」

揚鞭急馳，車行如風。

* * *

七寶和尚無法確知江楓的武功能高到何等境界，但他知道少林寺達摩、戒律兩院院主的武功，絕不在自己之下，對方沒有倚多爲勝，反而以寡擊衆，六個人對付兩院住持，和十二位上座高僧，這十四個人是少林寺的眞正精銳，江楓又能對付人家幾個人呢？

一對一，大和尚相信江楓可以，但絕不能同時對付兩個人，兩個小狐女合起來只怕也對付不了一個，這趟少林寺之行，完全打垮了大和尚的信心，苦的是滿懷憂慮却不能說出來！

一旦使江楓瞭解了眞相，就有兩個結果——第一，是他根本不相信敵人武功高到那種程度，有心一試，說不定會轉回少林寺去，找那暗中把持寺務的人，放手一拚；第二，是信心崩潰，覺着三位師長的培養苦心白費了，武林三聖的技藝集於一身，竟是還不如人，那就心灰意冷，再無鬥志，他是武林中的希望，一旦他志氣消沉，這個仗，那裏還打得下去。

大和尚心中苦啊！「苦不堪言」大概就是這種滋味了。

他比江楓更希望早到汴京，以揭開謎底。

所以，他計劃趕路，在馬力負荷的極限下，加快速度。

原本要七八天的行程，大和尚只花了三天兩夜，就到了汴京(開封)。

大和尚沉默了，一路上很少說話，但他的舉止行動，仍然十分小心，先要兩個小狐女溜下馬車，潛伏道中，才把馬車馳入一座荒林，放走健馬，劈碎車輛，埋於地下，又戴上張四姑給他們的人皮面具，才步出荒林。

兩個小狐女似是感受到大和尚的傳染，竟然不再嬉鬧，一改故態，變成了端端莊莊的小姑娘。

看二女沉默不言，大和尚的心中有點難過，笑一笑，道：「有沒有發覺可疑的人？」

「沒有，」吟雪道：「妹妹潛隱道旁，未見行人，雪兒登在一株大樹頂端

，五里內未見可疑人物。」

江楓道：「和尚，你好像憂心忡忡？」

「是啊！希望能早些查出狗皮葫蘆，看看少林寺隱藏的神秘武功，對武林是否眞有幫助。」

「少林寺七十二種絕技，早已記於存册之上，只恐早已被人取走了，全寺僧衆已都任人宰割，無能抗拒，難道還能保護武學秘笈？」江楓提出了心中的疑問。

「果眞如此，老方丈也用不着要我們來汴京了，我和尚擔心的是狗皮葫蘆能否還活在世間，對我們有何交代。」

「他們根本沒有聽到狗皮葫蘆這句話，如何會找上他？」吟霜道：「咱們一見面，就不再離開他，一直把事情弄清楚才走！」

「好主意，江老弟心意如何？」大和尚投石問路，要江楓作個明確的決定。

「好！」江楓也是聰明人，已知道大和尚的苦心，歎口氣，接道：「但願少林寺那神秘的絕藝，確有價值。」

他心中仍是不太相信，但總算答應了委曲求全。

* * *

相國寺外，是汴京有名的雜耍市場，百藝雜陳，萬貨雲集，上至名人書畫，下至花布鞋襪，說書的、唱唱的、賣藥的，你只要有時間，跑個大半天還是觀賞不盡，所以，那裏人潮洶湧，穿流不息，也是三教九流的人物出沒之處。

江楓一襲舊青衫，洗得發白，再加上一張人皮面具，看上去像極四十左右的落第秀才；吟雪、吟霜也衣着破舊，臉色黝黑，雖不是要飯的，可是一看就知道是窮人家的孩子；大和尚灰布長袍，腰束白帶，像個跑單幫的人，四個人看上去，就屬他登樣一些。

雪、霜二女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熱鬧的地方，充滿着好奇，左顧右盼，看得開心極了。

地方雖熱鬧，但範圍不大，走了一圈，也沒有發覺甚麼是狗皮葫蘆。

「沒有這個地方，難道狗皮葫蘆是個人的名字？」江楓道：「這恐怕要找個人打聽一下。」

「我看到賣狗皮膏藥的，」吟霜道：「好像可以治跌打損傷，是一家小店鋪，一個人站在店前，講得口沫橫飛。」

「再走一遍看看，老方丈絕不會騙我們的，」大和尚道：「狗皮葫蘆可能是一種標誌。」

這種地方熱鬧好玩，只是品流複雜，扒手出沒，一不小心，就會被扒去財物，大和尚就遇上了，不過，以大和尚的精深功力和敏銳的感覺，這些扒手自然無法得手，但大和尚故作不知，扒手摸到一塊銀子後，却被大和尚回手一把扣住右腕，低聲問道：「老弟，幹這行業多久了？」

扒手右手拏着銀子，但右腕被扣住，全身勁力頓失，心知遇上了高人，苦笑一下，道：「十年了，你老兄是第一次來逛相國寺吧？」

「不錯，我是第一次來到貴寶地，你老弟技藝太差了，十年的歷練，應該是乾淨利落，怎麼會失手呢？」

「我丁彪是相國寺地盤上的扒手頭兒，技術一流，只是有眼無珠，遇上了高人，放了我，我保證你在汴京地面上，絕不會再遇上扒竊，這塊銀子還給你，而且，你老兄在這裏的花銷、用度，我全包了，頓頓酒肉、夜夜春宵，怎麼樣？交個朋友嘛！」

大和尚放開了丁彪，笑道：「好！交個朋友，銀子你收下，有道是『賊不空手』啊！你在這裏混了十年，想必是很熟悉這裡了。」

兩個人喁喁輕談，就像是老朋友在敘舊一樣，倒也不會引人注目。

「熟，熟得很，你要找人，只要說出姓名，我能說出他身上有幾條肋骨；找地方，我能數清楚相國寺這個地盤上，有幾個老鼠的洞穴，」丁彪大言不慚的說：「儘管請問吧！」

「我找狗皮葫蘆。」

「甚麼？狗皮葫蘆？是人還是地名？」丁彪皺起了眉頭。

「就是不清楚啊！」大和尚有點心慌了，這麼一個人，也不知道狗皮葫蘆是甚麼，可眞有點厭煩了。

「你確定他在相國寺？」

「確定，而且，已經在這裏住了幾十年。」大和尚說。

丁彪抓着頭皮，沉思了良久，道：「莫非是他？」

「誰？說說看！」大和尚道：「找到了，我再付一百兩銀子。」

「甚麼話？」丁彪道：「咱們已是朋友，還談甚麼銀子不銀子，只是我沒有把握，這檔事，還眞的把我難住了，狗皮葫蘆不是地方，也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綽號。」

「阿彌陀佛！總算有點眉目了。」和尚心裏唸佛，口中說道：「大概是個綽號吧。」

「有一個賣草藥的郎中，炮製了一種藥酒，藥酒裝在葫蘆裏，每年只賣兩百葫蘆，四月初一開市，賣完了就關門，明年四月初一再來，十兩銀子一葫蘆，價錢貴得嚇人，但藥酒却靈得邪氣，生意好到擠破頭，開市第一天就被搶購一空，葫蘆扯到狗皮上，那是因爲他除了賣藥酒之外，還賣一種狗皮膏藥，腰酸背痛，貼上就好，能散熱拔毒，」丁彪道：「可惜的是膏藥比葫蘆藥酒更少，每年只賣一百張，不收訂金，也不預約，四月初一去排隊，擠死了是你家事，據說是祖傳秘方，這個人，只有開市那一天在相國寺應市，不到中午，藥酒、膏藥，全已賣光，嚴格的說，他一年只在這

裏停留兩個時辰。」

「我要找他，越快越好，」大和尚說：「能不能找出他的住處？」

丁彪沉吟了一陣，道：「他不喜和人交往，聽說平常都在家熬藥、泡酒，住那裏我不知道，我得打聽一下，給我半天時間，晚飯時刻咱們再碰頭，就在前面的豆兒莊喝一杯，豆兒莊雖然不大，但手藝精巧，一道黃河鯉魚，燒得不輸於又一村，我先去訂個雅座，要不然，到時候絕對找不到位置。」

大和尚心裏急得要命，但表面上却故作鎮靜，笑道：「甚麼？一個小飯莊，生意竟好到人擠人？相國寺可眞是人多啊！」

「豆兒莊開張不過一年多些，但客人却多到排隊候座，手藝好是主要原因，店東主三個如花似玉的女兒，也是原因之一，」丁彪神秘一笑，道：「老闆娘掌廚，大女兒作下手，二妹、三妹跑堂，在汴京可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三個女兒以豆爲名，大豆、二豆、三豆，豆兒莊就是以她們姊妹爲名，價錢雖然貴一點，可是值得，你老兄去看過、吃過，就知道名不虛傳了。」

大和尚心中一動，道：「好，咱們晚上在豆兒莊見，你請客、我付賬，怎麼樣？五十兩銀子夠不夠？」

「甚麼？你要買人，那就少了一些，只吃一頓飯，三五兩銀子就夠我們揀好吃的了，」丁彪道：「別忘了我們已經是朋友，我請客，我付賬，你只管兩個肩膀抬張嘴去吃就行了。」說完，轉身就走。

七寶和尚沒有攔阻，也沒有示意兩個小狐女暗中跟踪，作扒手的都很機警，何況，丁彪是相國寺的扒手頭兒，手下兄弟衆多，再好的跟踪術，也可能被發覺，所以，大和尚決定賭一下，就算丁彪失約不來，豆兒莊也値得去觀察一下。

此刻不過是近午時分，還有三個時辰的等待辰光，只好在相國寺逛着玩了。

這一次是眞正的遊玩、觀賞，不但雪、霜二女看得過癮，就是江楓也看得十分投入，他們從來沒有在這種地方玩過，江湖上的說、學、逗、唱，如能去細心體會，還眞會增加人的見識、經驗。

大和尚却是無心觀賞，他一面留神人羣中是否有可疑人物，一面暗作盤算，找不到狗皮葫蘆，就立刻趕回終南山去，和張四姑仔細的研商一下，究竟該何去何從。

忽然間，七寶和尚才感覺到易花手張四姑是那麼重要！她胸羅博雜、藝出旁門，心中盡是鬼點子，勿怪江楓對她倚靠極深，但最重要的還是她對江楓的影響力，大和尚已感覺到江楓的主見很重，但却對張四姑言聽計從。

一切都十分正常，以七寶和尚的精明，未瞧出一點可疑之處。

收穫最大的是雪、霜二女，她們不但看得開心，也有了不少心得，體會出很多過去不懂的事。

直到夕陽西下，大和尚才說出和丁彪約會的事。

有些出人意外，丁彪竟然早在豆兒莊門口等候，看見江楓和兩個小狐女，低聲問道：「這三位是你的朋友？」

「是啊。」

「那就行，你老兄的朋友，我都歡迎，」丁彪低聲接道：「咱們已經是朋友，我還不知道你貴姓大名啊？」

「我姓齊，齊四，」七寶和尚回頭看看江楓和雪、霜二女，自己也覺得好笑，三張人皮面具遮去了英俊、美麗的容色，布衣陳舊，四個人中就只有他大和尚的穿着最像樣，也難怪丁彪要問個明白了。

豆兒莊僅有的一間雅房，被丁彪訂了，迎客的是一位花枝人樣的美姑娘。

但大和尚留心的是店東主那位坐在大門口處櫃枱後的老先生。

事實上，店東主並不太老，五十左右的年紀，濃眉虎目，頗具氣勢，但衣着裝扮上却故作老氣，大和尚無法從記憶中找出他的身份，但却肯定他是個具有武功的江湖人物。

難道這也是天馬堂或天王門組合的耳目？

丁彪說得不錯，豆兒莊座無虛席，還有人在排隊等候，迎客少女帶着幾人步入雅房，雅房中已然上燈，兩枝高燒紅燭，照得滿室通明。

「我叫三豆，諸位先請用茶，酒菜立刻可上，我這就去端茶上酒，小店人手太少，不能招呼諸位，還請擔待一二。」倒了五杯茶，含笑而去。

「打聽到消息沒有？」

「幸未辱命，狗皮葫蘆……」

大和尚打斷了丁彪的話，道：「吃過飯帶我們去，現在喝酒要緊。」

丁彪不太明白大和尚的心意，但他却未再多問。

酒菜都很可口，上菜的三姑娘也很莊重，事實上，江楓等四個人也不入三姑娘的法眼，雅室中最英俊的人物是扒手丁彪，三姑娘一團和氣，滿臉笑容，大概也是職業關係，如果江楓恢復了本來面目，情景是否如此，那就不能保証了。

江楓沒有說話，雪、霜二女更是不能開口，她們嬌甜的聲音，和現在的身份完全不能配合。

＊　＊　＊

離開豆兒莊，大和尚搶先說道：「丁老弟，現在就帶我們去吧。」

「他們三位呢？」

「一起去。」

「可是，狗皮葫蘆不喜歡和人交往，」丁彪道：「這麼多人去，他如不肯見客……」

「這個不用你丁老弟擔心，」大和尚道：「既然找上門，那就由不得他了。」

丁彪微微一怔，道：「齊兄，田大夫不是好欺侮的人……」

「老弟不要誤會，我們迢迢千里趕來，登門求敎，不見人，如何能夠回去？」大和尚道：「這樁事，不會連累你的，帶我們到田大夫的門口後，你就先走一步。」

丁彪已知大和尚是身懷武功的人，可能是有爲而來，也就不再多言。

田大夫就住在相國寺不太遠的地方，丁彪指指一座水塘旁邊的瓦舍，道：「那就是了，你們去吧！我就此告辭便了。」

大和尚取出一張三佰兩的銀票，道：「老弟，收下吧！算是老哥我一點心意，山不轉路轉，日後，咱們可能還有見面的機會，今天的事，要嚴守秘密，傳揚出去，對你有害無益，弄不好會枉送一條性命，還死得莫名其妙。」

「我懂了，齊兄沒有殺我滅口，足見高義，銀票我收下，今晚我就離去，躲它三個月再回來，」丁彪道：「下一次再到汴京，記着找我。」

轉身邁步，去勢如飛，很快便消失在夜色中。

大和尚吁了一口氣，道：「走！咱們闖進去問個明白。」

江楓四顧了一眼，接道：「趁現在四下無人。」

說是登門求敎，其實是越牆而入，幸好這個地方三面水塘，四無鄰舍，是汴京城中最荒凉的一個所在。

「諸位夜闖民宅，非奸即盜，說不出原因，可別怪我施毒傷人。」宅內人相當警覺，四個人落入院中，屋內已傳話出來。

「我們來自少林寺，找一位狗皮葫蘆，」大和尚道：「閣下是延客入內，還是由我們自己進去面謁？」

說的雖然是客氣話，却是擺明了非要見人不可。

室中亮起燈火，廳門呀然而開，一個手執拐杖的黑衣人當門而立，冷冷說道：「少林寺全是和尚，四位却是俗人……」

「我們帶有証物，大夫請查驗明白再說。」取出百明方丈交給他的一片黃色布塊，遞了過去，事實上，江楓也不明白，一片黃布能代表甚麼？

但黑衣人却十分重視，棄去拐杖，雙手接過，道：「請在廳外稍候，田某驗証之後，再來接待。」竟然掩上廳門。

江楓沒有阻止，却示意雪、霜二女飛上屋面監視，以防田大夫由後窗離去。

等了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黑衣人再度打開廳門，抱拳延客入室。

雪、霜二女身法靈巧，無聲無息的飄落實地，田大夫似未發覺。

也許他已經知道了，只是故作不知。

「我叫田平，也就是你們要找的狗皮葫蘆，我們三代相傳，恭候於此，今日總算有了用處，少林寺百年之前，傳了我祖父武功、秘方，我們仗此累積了萬貫家產，但也苦苦等了三代。」

江楓接道：「大夫的家人也住在這裏麼？」

他內功精湛，耳目靈敏，凝神傾聽，不聞他人聲息，似乎在這座宅院中，只住有田平一人。

「不敢相瞞，這裏只住了田某一人，兄弟家人早已遷移他處，這樁秘密只傳長子，少林寺傳來的武功，也只傳長子一人，田某家人目前只有田某一人會武，諸位再不來，我就要開始培養下一代的接班人了，我今年四十歲，五十五歲就要交給下一代接掌秘密，老實說，這種日子不好過，雖然錦衣玉食，但却數十年不能離開此地，平常也只有一個老僕人侍候我的起居，他每天完工，還可和家人歡聚，我却不能離此一日，生活過得很寂寞，我能等到報効少林的這一天，我這一生也就心滿意足了，也報答了少林寺的恩惠。」田平十分感慨地說。

（未完‧卅八）



上文提要：谷飛雲找到清眞子，將辛七姑的一番話說出，清眞子召集成眞子和二十名道人，到祖師堂救超眞子和長眞子，假超眞子帶他們到地窟去，通天教教主的四弟子孟時賢迎上去，跟着又走出兩個道人，相貌和清眞子、成眞子一樣，眞假難分，雙方打起來，孟時賢身手不凡，幸谷飛雲也跟入地窟，參加戰陣，卒將孟時賢等黨徒趕出祖師堂……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夜赴華嶽廟　商議救雙親

谷飛雲忙道：「道長，只要起下八位令徒璇璣穴上一小粒石子，即可醒來。」

超眞子說了一聲：「多謝。」迅速走到八個門人面前，目光一注，果然看到每人璇璣穴上嵌着一粒黃豆大的石子，連同衣衫一起陷入下去，心中暗暗驚異，忖道：「米粒打穴，谷少俠弱冠年紀，居然練成了佛門上乘神功！」一面隨手起下他們璇璣穴上的石子。八名弟子看到超眞子同聲叫了聲：「師傅。」

超眞子伸手一指被制住穴道的假超眞子，說道：「你們去看看，此人是誰？」

八名弟子依言看去，不覺異口同聲的驚啊出聲，望望師傅，又望望假超眞子，一臉驚奇的道：「師傅，這是怎麼一回事呢？他竟敢假冒師傅？」

超眞子問道：「你們眞的不知道他的來歷？」

八名弟子同聲道：「不知道，請師傅解說！」

超眞子心中暗道：「看來他們眞的不知道內情了。」一面問道：「你們誰的身上有黃蜂針筒？」

其中兩人忽然驚咦道：「弟子身上的針筒不見了！」

超眞子問道：「針筒是誰給你們的？」

其中一人道：「是師傅交給弟子二人的，因爲弟子二人武功較差，所以師傅給了弟子二人一份任務，就是一旦有事，師傅只要說一個射字，弟子二人就立即按下機簧。」

「很好！」超眞子道：「爲師告訴你們，此人是通天教派來的賊人，假冒爲師，企圖先佔據祖師堂，然後再圖顚覆本派，現在已全被拿下，就沒事了。」

八名弟子中有人道：「這裡還有兩個人，一個假冒二師伯，一個假冒三師伯的。」

超眞子點頭道：「不錯，通天教一貫技倆，就是以假代眞，他們派來的人，已全被拿下，今後你們要特別小心，才能防患於未然。」

八名弟子同聲應了聲「是」。

超眞子走到清眞子面前，稽首道：「方才多蒙二師兄提示，他們果然是不知情的。」

清眞子道：「不過五師弟，你要好好管教他們，尤須注意每一個人的言行，他們跟了假冒你的賊子一段日子，雖然他們並不知道內情，但好習慣學不到，壞習慣却是一學就會的，因此最近幾個月，你要特別嚴加管束。」

超眞子躬身道：「小弟敬遵二師兄指點。」

清眞子又道：「經過今晚的失敗，通天教匪徒可能會心存報復，五師弟要特別注意，大意不得。」

超眞子道：「小弟會留意的。」

清眞子頷首道：「好，那我們就回

去了。」

＊　＊　＊

鎭嶽宮下院，此時燈火輝煌，每一進屋宇，都照耀得如同白晝！

求眞子從二師兄、三師兄率領二十名弟子出發之後，想到玆事體大，自己的責任重大，因此一面派人趕上山去，通知主持鎭嶽宮的四師兄洞眞子，一面入內晋謁掌門人，報告今晚發生的事情經過。

原來元眞子因自己年歲已高，三年前就把觀中大小事情全交給二師弟清眞子處理，但這樣重大的事，自然要稟報掌門人了，方才清眞子因救人要緊，遲恐生變，來不及稟告掌門人，才要求眞子代爲稟報的。

等清眞子、成眞子一行人押着三名通天敎賊黨，回轉下院之時，掌門人元眞子早已坐鎭在第一進大殿上等候消息，洞眞子也率領了二十四名弟子從山上趕來，隨時準備支援。（他主持鎭嶽宮本院，負責華山派門人的訓練事宜。）

元眞子看到清眞子等人走上大殿，不覺站起身來，含笑道：「二師弟、三師弟，你們辛苦了。」

長眞子上前拜見了大師兄。

元眞子又道：「五師弟沒來？」

清眞子道：「小弟猜通天敎賊人失敗之後，未必會甘心，所以叮囑五師弟小心防範，不用來了。」

元眞子道：「愚兄已聽過六師弟報告，你們能夠一去就把五師弟、七師弟救出來，還拿獲了三名賊黨，一定是經過一場很慘烈的搏鬥無疑，二師弟，你把經過情形說出來給大家聽聽！」

清眞子笑道：「其實這場搏鬥並不慘烈，只有小弟和三師弟兩人，和兩個假冒我們的人，交手了近百招而已，今晚要不是谷少俠及時出手，咱們只怕全軍盡墨了。」

接着就把今晚的經過情形，詳細說了一遍，然後雙手呈上一張人皮面具，說道：「這張面具，是他們準備假冒大師兄的，幸虧咱們及時發覺，賊人還來不及假冒。」

元眞子接過面具，仔細看了一陣，笑道：「賊人如果假冒愚兄，你們眞不知道何所適從呢！」

成眞子也把兩管針筒呈了上去。

「無量壽佛！善哉！善哉！」

元眞子站起身，向空稽首，然後接着道：「天佑華山派，列祖列宗有靈，今天幸有谷少俠光降，才能及早發現通天敎陰謀，如果等他們把二師弟三師弟，逐個換成假的，就算他們不假冒愚兄，我這掌門人也無能爲力了，華山派也就淪入魔掌，萬劫不復了，今天能夠保住華山派五百年基業，實拜谷少俠之賜。」

說到這裡，舉步走到谷飛雲面前，說道：「谷少俠救敝派於危亡，這份大德，華山派代代弟子，都會永記不忘，貧道謹以至誠，代表敝派，請谷少俠受貧道一拜。」

說罷，果然跪拜了下來。

這下眞把谷飛雲鬧得手足無措，連想扶住都來不及，慌忙也跪了下去，扶住元眞子，說道：「掌門道長快快請起，谷飛雲當不起道長的大禮。」

兩人對拜了一拜，才把元眞子扶起。

元眞子含笑道：「沒有谷少俠，華山派就會萬劫不復，受貧道一拜，谷少俠是絕對受得起的。」

谷飛雲道：「道長千萬不可如此說法。」

元眞子道：「好，那麼貧道今晚當衆宣佈，谷少俠永遠是華山派之友，見谷少俠如見貧道，谷少俠如若有何差遣，凡是華山派門人，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大家立即紛紛鼓起掌來。

谷飛雲連連拱手道：「掌門道長如此抬舉，在下如何敢當？」

清眞子笑道：「掌門人說得對，谷少俠是咱們華山派之友，眞是太好了，谷少俠何用太謙？」

成眞子道：「不錯，谷少俠不用再客氣了，咱們師兄弟對谷少俠無不佩服得五體投地，能和谷少俠爲友，實在是榮幸之至。」

谷飛雲還想再說，元眞子已笑道：「谷少俠不用說了，大家辛苦了大半夜，貧道已吩咐廚下，準備了幾式素點，給大家消夜，大家走吧！」

長眞子道：「二師兄，那三個賊子該如何發落呢？」

清眞子道：「就先把他們收押起來，明天再說吧！」

元眞子哦了一聲道：「愚兄忘記了還有三個人，這樣吧，叫他們進來。」

一名青袍道人領命走出，立即有六名青袍道人，兩人一個押着三個假冒的賊人走入。

這三人全被點了穴道，口不能言，手不能動，只有雙脚可以走路。他們連臉上的人皮面具都沒有揭下，爲的是好讓掌門人瞧瞧。

長眞子朝元眞子躬身道：「啟稟大師兄，這三個賊人假冒二師兄、三師兄、五師兄，不但精通本派劍法，而且對本派情形也十分熟諳，按律應該處死，請掌門人定奪。」

「善哉！善哉！」元眞子藹然道：「本派律法，是處置本派叛徒用的，入派之初，就立下重誓，背師叛祖，願受律法制裁，所以即使處以重刑，也是他心甘情願的，這三人並非本派弟子，人命關天，我們無權去決定一個人的生命。」

長眞子應了聲「是」，問道：「那麼掌門人的意思呢？」

元眞子道：「放了他們。」

長眞子又應了聲「是」，就朝三人走去。

元眞子道：「七師弟，你做甚

麼？」

長眞子道：「廢去他們武功，放他們下山。」

「不！」元眞子含笑道：「他們每個人都化了幾十寒暑的苦練，才有今天這一身武功，一個練武之人，被廢去武功，生不如死，何況他們身落黑道，難免和人結仇，失去武功，豈不任人宰割，這和殺了他們又有甚麼不同？」

長眞子望着掌門人，遲疑的道：「那麼……掌門人……」

元眞子不待他說下去，呵呵一笑道：「華山派立派至今，已有五百年，縱或有幾次面臨存亡絕續，那一次不是安然無恙，依舊屹立在江湖上？咱們連這次的主謀孟時賢都任由他離去，又何在乎他們三個？今後是友是敵，就讓他們用良知去決定好了。」

長眞子躬身道：「掌門人說得是。」

這回他依然舉步走到三人面前，說道：「掌門人的話，你們三個人都聽見了，今晚便宜了你們，貧道替你們解開穴道之後，留下面具，就可以走了，今後是友是敵，悉隨尊便。」

說完，舉手拍開三人穴道。

那假扮清眞子、成眞子、超眞子的三人，活動了一下手脚，各自從肩頭揭起一張人皮面具，交給了長眞子，三人不約而同的朝元眞子走去。

長眞子喝道：「你們想做甚麼？」

三人一齊噗的跪倒地上，連連叩頭道：「多謝掌門人不殺之恩，你老的大仁大義，小的三人沒齒難忘，咱們並不是通天敎門下，只是由通天敎吸收，撥歸孟時賢手下，小的三人直到此刻，才明白名門正派和黑道大不相同，只恨當年誤入歧途，小的三人自知不配投入華山派門下，但求掌門道長恩允收留，在觀中做個打雜的道人，也勝過再到江湖上去爲非作歹，如有貳心，天神共鑒，不得善終，但求掌門道長俯允所請，就是做牛做馬，也決無怨言。」

說完，又連連叩頭不止。

長眞子望望清眞子，清眞子也不好作任何表示，朝元眞子望去。

元眞子爲難的一手摸着垂胸銀髯，微微頷首道：「三位先請起來。」

三人中方才假冒清眞子的人年紀較大，抬起頭道：「掌門道長答應了，我們才起來，小的三人出於一片至誠，決無貳心。」

元眞子道：「好吧，你們有心向善，知昨非而今是，即是有善根的人，貧道答應你們，本觀所有香火道人，均歸七師弟掌管，你們叫甚麼名字？」

三人聽得大喜過望，連連叩頭道：「多謝掌門道長成全。」

接着仍由假冒清眞子的那人說道：「小的從現在起，想取名華仁，藉以記念華山派的仁慈。」

接着是假冒成眞子的那人道：「你叫華仁，在下就叫華德好了。」

假冒超眞子的想了想道：「那麼在下就叫華新，以示在華山派從新做人。」

「很好。」元眞子道：「你們取這三個名字，正是表示你們有改過向善的決心，七師弟，這三位道友，今後就歸你管理。」

長眞子躬身道：「小弟敬領法旨。」

隨即朝一名青袍道人吩咐道：「你領他們三人出去。」

那青袍道人朝三人招招手道：「你們隨我來。」

三人神色恭敬的朝元眞子、清眞子等人行了一禮，隨着青袍道人出去。

谷飛雲拱拱手道：「掌門道長果然是有道長者，以德服人，感化了三個黑道兇人，眞是功德無量。」

元眞子呵呵一笑道：「善哉！善哉！上天有好生之德，殺一個人，不如救一個人，谷少俠少年英雄，前途無可限量，如能隨時隨地，上替天心，與人爲善，自然福澤綿遠。」

谷飛雲聽得心中一懍，忙道：「道長敎誨，在下自當謹記在心。」

元眞子大笑道：「哈哈！谷少俠切莫怪貧道又在說敎了，時間不早，谷少俠請，咱們去用點消夜，也該休息了。」

＊　＊　＊

第二天一早，谷飛雲盥洗完畢，荊月姑、馮小珍一起走了進來，同聲說着：「大哥早。」

「二位賢弟早。」谷飛雲笑着朝馮小珍道：「有一件事，愚兄說出來了，三弟就會叫嚷起來。」

馮小珍問道：「是甚麼事呢？」

谷飛雲道：「是一場很大的熱鬧。」

馮小珍不信的道：「會有這樣的事嗎？是甚麼時候發生的？」

谷飛雲笑道：「是昨晚。」

馮小珍看看荊月姑，奇道：「昨晚我們三個人一起回來的，有甚麼事呢？」

谷飛雲道：「事情發生在二更不到一點，愚兄正在運功之際，聽到窗前有人叫我出去……」

馮小珍道：「大哥爲甚麼不叫醒我們呢？」

谷飛雲道：「我追出去時，那人已在十丈外，那有時間叫醒妳們？」

馮小珍急着問道：「後來呢？」

谷飛雲就把自己追到一處山坳，那人轉過身來，說要和自己較量，一面問道：「妳們猜猜看，那人是誰？而且還從他身上，引發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妳們現在不妨猜上一猜。」

馮小珍道：「這會是誰呢？大哥，別賣關子了，快些說出來嘛！」

荊月姑沉吟着道：「這裡是華山派的重地，不會有外人進來，所以我想

只有兩個人有可能，一個是住持祖師堂的超眞子，他也許對大哥不服氣，另一個是長眞子，他和大哥很談得來，但也很想瞧瞧大哥的身手，大哥，我說得對不對？至於從他身上，怎麼會引發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我就想不出來了。」

「哈哈！」谷飛雲大笑一聲道：「二弟果然聰明，完全說對了，至於引發的那件大事，那是任何人也預料不及的。」

馮小珍催道：「大哥，快些說嘛！」

谷飛雲道：「我們邊走邊說，說不完，可以在早餐桌上邊吃邊說好了。」

三人相偕走出房間，一名青袍道人躬身道：「三位少俠請用早餐了。」

谷飛雲朝他點點頭，一面就把昨晚長眞子約自己出去比試，如何從大樹上飛落兩人，張開大網，就把自己網住……

馮小珍道：「他這是做甚麼呢？難道他另有甚麼陰謀不成？」

「三弟說對了！」

谷飛雲接着把自己如何套出他口風，如何破網而出，一舉制住他穴道，從他臉上揭下一張面具，如何逼他說出長眞子和超眞子被囚在祖師洞石窟中，那知他在說話之時，竟然運氣解開穴道逃走……

三人坐下之後，谷飛雲一直說到這裡，荊月姑道：「大哥，吃了再說吧，稀飯快涼了呢！」

用過早點，谷飛雲繼續把自己如何趕返下院，通知清眞子，一直說到回轉下院爲止。

馮小珍唉了一聲道：「大哥回轉下院，就應該通知我們一聲了，我們人在這裡，却錯過了這場熱鬧，豈不可惜？」

荊月姑道：「救人是華山派的事，許多門派遇上這種事，都不願外人插手，人家只邀請大哥去作證，怎好通知我們？」說到這裡，忽然哦了一聲，問道：「大哥，我們是不是今天走？」

谷飛雲點點頭，站起身道：「不錯，我們應該去向掌門道長、清眞道長告辭了。」

馮小珍問道：「大哥，我們要去那裡？」

谷飛雲攢攢眉，沉吟着道：「一時我也說不出來，且等到了華陰再作打算。」

荊月姑側臉看了他一眼，說道：「大哥，你好像有心事。」

谷飛雲笑道：「我有甚麼心事？」

荊月姑柔聲道：「我看得出來，自從離開紫雲岩，大哥一直好像有心事似的。大哥，我們是結義兄弟，如今又是同門師兄弟，你還把心事藏在心裡，不肯告訴我們？」

馮小珍道：「是咯，大哥，快告訴我們嘛！」

谷飛雲道：「我眞的沒有事。」

荊月姑道：「是不是爲找尋伯父、伯母的事？」

馮小珍突然好似想到了甚麼，說道：「對了，當時南山老人和大哥說過，要找父母，須問東風，後來我們上紫雲岩去，就是找東風去的，一定是師公和大哥說了甚麼？對不？有甚麼事，我們可以幫你的，大哥，你快說呀！」

谷飛雲想起師傅說過，絕不能讓二女同去，只得微微搖頭道：「我眞的沒有甚麼事，妳們是我的好兄弟，有事，我還會不告訴妳們嗎？好了，我們走吧！」

三人來至前殿，就遇上長眞子剛從大殿走出，急忙打着稽首道：「谷少俠三位早，怎麼不多睡一會呢？」

谷飛雲拱手說了聲「早」，問道：「不知清眞道長起來了沒有？」

長眞子笑道：「二師兄早就起來了，谷少俠有事嗎？」

谷飛雲道：「在下兄弟有事在身，想和清眞道長說一聲，向掌門道長告辭。」

長眞子聽得一怔道：「谷少俠三位怎麼不多住幾天，急着要走了？」

谷飛雲道：「貴派盛意，在下非常感激，只是在下實有要事在身，不克久留。」

正說之間，清眞子和成眞子也一起走出。清眞子稽首道：「谷少俠三位怎不多休息一會？」

長眞子稽首道：「二師兄、三師兄出來得正好，谷少俠三位說有事在身，要向掌門人告辭呢。」

成眞子搶着道：「谷少俠，這怎麼成呢？昨晚爲了敝派之事，讓你差不多大半夜沒有好好休息，三位到了敝觀，少說也要盤桓上十天半個月，一覽華山之勝，也好讓咱們稍盡地主之誼，這麼急着走，豈不讓江湖上人說敝派招待不週嗎？」

谷飛雲道：「三觀主千萬不可如此說，在下眞的有事待辦。」

清眞子問道：「谷少俠到底有何急事，非今天走不行，眞的不能多住幾天嗎？」

谷飛雲道：「諸位道長對在下兄弟這份盛情，彌足可貴，實不相瞞，在下自小由孤峯上人扶養長大，此次下山，實是奉家師之命，遠去鳳翔，找南山老人家的，後來遇上醉道長，傳他老人家口諭，說在下父母尚在人間，只是隱居在一處深山之中，叮囑在下，機緣到時，自可相見，最近遇上崑崙岳大先生，也指示在下，曾有西出函關之言，在下實是尋找父母而來，才會迷路的。」

這話聽得成眞子暗暗點頭，忖道：「像南山老人、崑崙岳大先生，武林中人無不久慕其名，都難得一見，聽谷少俠口氣，這二位武林奇人對他都好像極爲關心，試想能得這二大奇人的垂青，谷少俠的武功那得不遠超常人呢？」

清眞子連連點頭，却又攢攢眉道：「谷少俠一片孝心，自會和令尊堂團聚的，只是南山老仙長和岳大先生都沒有指點令尊堂隱居之所，只是要谷少俠西出函關，關外地域遼闊，深山大谷，何止千萬？谷少俠茫無頭緒，又到那裡去找呢？」

谷飛雲道：「這點在下也曾想過，既然岳大先生指示在下西出函關，必有深意，也許是有意讓在下多磨練磨練，試試在下有沒有毅力，所以在下必須遵照他老人家的指示去做。」

清眞子自然聽得出崑崙岳大先生一定另有指示，因此點頭道：「谷少俠既然這般說了，貧道也就不好挽留了，只是貧道還得稟明掌門大師兄，怎麼說敝派也總得替谷少俠三位餞了行再走。」

谷飛雲道：「這個在下如何敢當？」

成眞子道：「這是應該的。」

清眞子道：「貧道這就陪谷少俠三位進去。」

谷飛雲道：「有勞道長了。」

清眞子笑道：「谷少俠和貧道還說甚麼客氣話來？」

說着，領了三人一直來至第三進掌門人的靜室。

一名青衣道童見到清眞子，立即躬身行禮。清眞子也不用他通報，就抬手肅客，進入一間佈置清雅的客室，說道：「三位少俠請坐，貧道……」

他話還沒有說完，只見元眞子適時從裡間走出，笑道：「愚兄聽到二師弟的聲音，原來是谷飛雲三位來了，快快請坐。」

谷飛雲拱手道：「掌門道長，在下兄弟是來向道長辭行的。」

元眞子聽得一怔，道：「谷少俠這麼快就要走了？這怎麼成。」

小道童端上茶來。清眞子就把谷飛雲找尋父母之事，向掌門人詳細說了遍。

元眞子頷首道：「原來如此，谷少俠孝思不匱，貧道那就不好再挽留了，二師弟，你有沒有吩咐七師弟，要廚房整治一席素齋，好給三位少俠餞行。」

清眞子躬身道：「七師弟已經知道了。」

元眞子含笑道：「那就好，但願上蒼保佑，谷少俠早日找到令尊堂。」

谷飛雲拱手道：「多謝掌門道長金口。」

* * *

午間這頓素齋，自然十分豐盛，元眞子還派人把山上的成眞子也叫來了，只有住持祖師堂的超眞子因距離較遠，也不便離開，華山七眞，有六眞作陪，賓主談笑融洽，不必細表。

飯後，元眞子取出三個白瓷小葫蘆，說道：「貧道無以爲贈，這是敝派精煉的玉樞丹，專治各種內傷，頗有起死回生之效，江湖上人譽爲武林第一救傷靈丹，輕症三粒即可無事，最重的傷，一日七粒，七天也可以復原，三位少俠行走江湖，可備不時之需，也可用以救人，請三位少俠笑納了。」

谷飛雲道：「道長所賜，在下兄弟那就拜領了。」

三人各自雙手接過。谷飛雲拱手道：「六位道長，在下兄弟那就告辭了。」

元眞子站起身道：「貧道恭祝谷少俠早日和令尊堂團聚，他日經過華山，務望再來敝觀多住上幾天。」

谷飛雲道：「在下會來看諸位道長的。」

元眞子率同五個師弟一直送出下院山門，谷雲飛再三「請回」。

清眞子道：「谷少俠只管請行，不用管咱們師兄弟。」

成眞子大聲道：「谷少俠保重，有暇一定要來。」

三名青袍道人牽着馬匹送上，谷飛雲三人接過馬韁，跨上馬鞍，拱拱手道：「謝謝掌門道長，諸位道長，現在請回吧，在下兄弟告辭了。」

一領韁繩，三匹馬掉轉馬頭，得得而去。

* * *

趕到華陰，還只是傍晚時光，就在上次住過的興安大客棧落店。

這家客店規模不小，專門接待來華山的遊客，因此房間雅潔，住的客人也比較高尚，三人要了兩間上房，盥洗完畢，馮小珍因時間還早，拉着荊月姑上街。谷飛雲因兩個姑娘家也許要買些女兒家的用品，不好同去，一個人坐在房內喝茶，只見店伙探頭進來，叫了聲：「公子爺。」

谷飛雲問道：「有甚麼事嗎？」

店伙手中拿着一張摺好的白紙，走了進來，陪笑道：「這是一位道爺要小的送給公子爺的。」

說着把手中摺紙遞了過來。

谷飛雲伸手接過，沒有打開來瞧，先向店伙問道：「是怎樣的一位道長？」

店伙道：「那位道長生得紅光滿面，黑鬚垂胸，身穿一件藍布道袍，腰間掛一個大紅葫蘆，手持拂塵，看去很有幾分仙氣呢！」

「會是醉道長？」谷飛雲心中想着，急急問道：「他人呢？」

店伙道：「已經走了，他把這張字條交給小的後，就飄然走了。」

谷飛雲揮揮手道：「好，沒你的事了。」

店伙退出房去，谷飛雲急忙打開紙條，只見上面寫着一行潦潦草草的字體，那是：「今晚初更，在東門外華嶽廟前相候，勿讓兩個女娃兒跟來。」

谷飛雲看完，隨手一搓，把紙條搓成了碎屑，心中更是十分高興，師傅臨行前就要自己先去找醉道長，因

為只有醉道長才知道爹娘被囚禁的石窟。

但要找醉道長，必須先回桐柏山去，這一去一來，豈不是往返費時？而且兩位姑娘家也無法安置。如今在這裡遇上醉道長，就可以節省往返跋涉了。」

天色已經昏暗下來，店伙掌燈送來，一面問道：「公子爺要上街用飯，還是吩咐廚下給你老準備？」

谷飛雲道：「我兩個兄弟上街去買東西，還沒回來，等他們回來了再說。」

店伙應着「是」，退了出去。又過了好一陣子，才看到荊月姑、馮小珍提着大包小包的走了進來。

谷飛雲道：「妳們去了這麼久，買了些甚麼東西？」

馮小珍道：「我們每人買了一件長衫，也給大哥買了一件，另外還有一件東西，你猜猜是甚麼？」

谷飛雲笑道：「妳們買的東西，我怎麼猜得到？」

馮小珍咕的笑道：「大哥，你看。」

原來她把手藏在身後，這時豁的一聲，打了開來，却是一柄一尺多長朱紅洒金扇骨的白紙摺扇，紙上還畫了一朵紫紅的牡丹花，在胸前搖了兩搖，說道：「大哥，你看好不好？」

谷飛雲笑道：「妳怎麼會想到買摺扇的？」

馮小珍道：「二哥也有一把，你仔細看看，這扇骨是精鋼做的，但上了漆後，一點也看不出是鐵骨的。」

荊月姑道：「可惜只有兩把，不然我們也會給大哥買一把回來。」

說着，也把她的一把打了開來，白紙上畫的是一株梅花，另一面寫的是一首唐詩，書法倒也頗為蒼勁。

谷飛雲問道：「妳們在那裡買的？」

荊月姑道：「是在賣摺扇的攤子上，三弟想買一把扇，才過去看的，其他摺扇只要幾分錢一把，只有這兩把，他標了三兩銀子一把，三弟問他怎麼要這樣貴，他說這扇骨子是百煉精鋼製成的，最好的刀劍也斫不斷它，三弟聽得大喜過望，她正想買一把鐵骨扇，却沒地方買得到，於是我也想買一把，問他還有沒有，賣扇的說，這種扇子，因為很少有人買，所以一年才做一兩把，這兩把已經存放了好久了，大哥，你要的話，我這把給你好了。」

谷飛雲笑道：「妳們喜歡，就留着自己用吧，我不習慣用扇子，哦，對了，妳們可以把劍法用作扇招，只要多練幾天，就可以使用了。」

馮小珍喜道：「我們就是這麼想咯，哼，也讓通天教門下瞧瞧，不光是他們會使扇子。」

谷飛雲道：「好了，妳們剛回來，大概不想到外面去吃飯了？」

馮小珍道：「跑得累都累死了，誰還要出去吃呢？」

谷飛雲道：「那就關照店伙，要廚房做幾個可口的菜送來好了。」

荊月姑開門出去，吩咐了店伙，不多一會，店伙送來酒菜，就在房中一張小方桌上，擺好杯筷，一面陪笑說道：「三位公子爺，這幾式菜餚，是小的特別關照廚下做的拿手菜，公子爺方才沒有叫酒，這壺酒可是本城最有名的華豐酒坊精釀的太白酒，入口香醇，喝醉了也不會衝頭，小的特地拿來給三位公子嚐嚐的。」

谷飛雲點頭道：「好吧，你放着好了。」

店伙退出之後，三人就品字形坐下，谷飛雲拿起酒壺，給兩位妹子和自己面前各斟了一杯，含笑道：「他既然拿來了，兩位賢弟也不妨小飲一杯，嚐嚐看。」

每一式菜餚果然做得極為可口，酒也香醇不烈，三人邊談邊吃，兩位姑娘不知不覺的把一盞酒喝完了。

用過飯，兩位姑娘玉頰添紅，星眸如水，幾乎已有三分酒意。

店伙進來收拾過杯盤，又送來了一壺香茗。

馮小珍只喝了一回，就嬌慵的道：「這酒後勁很厲害，我只喝了一杯，就有些飄飄欲仙了。」

谷飛雲笑道：「那就早些去休息吧。」

荊月姑站起身道：「大哥也該早些休息了。」

兩人一起回房而去。谷飛雲心中暗暗高興，總算店伙幫了自己的忙，過去閂上房門，又坐了一會，喝完一盅茶，算算時間已經差不多了，才悄悄推開後窗，飛身而出，再掩上窗戶，飄落地面，往外行去。

出了店門，這時大街上正是夜市最熱鬧的時候，商店燈火輝煌，行人熙來攘往，不好施展輕功，只是稍稍加快腳步，直奔東門，再越城而出，不過盞茶工夫，已經趕到華嶽廟。

只見醉道人已經先到，坐在右首一棵大樹下的石條上，正在喝酒，急忙走了過去，叫道：「醉道長。」

醉道人笑道：「你怎麼這時候才來，貧道已經等了好一會了。」他不讓谷飛雲多說，站起身道：「走，咱們進去再說。」

谷飛雲跟着他走近圍牆，越牆而入，又穿過二重殿宇，才落到一處院落之中，但見院中花木扶疏，曲廊雕欄，甚是氣派。

醉道人從右側進去，來至後面一排房屋，推門而入，一面笑道：「這裡是廟中住持招待到華嶽拈香和過境大員住的地方，長年很少有人居住，最是清靜不過，最妙的是廚下還有酒窖，存放着幾十罈陳年好酒，喝之不盡，來，坐，坐！」

谷飛雲依言坐下，細看房中陳設

，並不考究，只有一床一几一椅，正感奇怪，接待貴賓住的地方，那有如此簡陋？

醉道人望着他笑了笑道：「這裡是過境大員廚司住的地方，身為大員，自有廚司隨行，貧道因這裡離酒窖較近，裝酒方便一些。」

谷飛雲笑道：「原來不是這裡住持招待你住的。」

醉道人瞪了他一眼，說道：「這有甚麼不一樣？他們和尚吃十方，道士也吃十方，吃他們幾罈酒，和吃自己的不是一樣嗎？從前這裡的老當家和貧道極熟，現在是他徒孫當家了，貧道怎好意思打擾他們，還是這樣自由自在的好。」說到這裡，忽然問道：「岳大先生把看家本領都傳給你了？你練得如何了呢？」

谷飛雲就把五個月來練功的情形，大概說了一遍。

醉道人點着頭道：「他說過要學會他崑崙派的武功，有五個月時間也足夠了，要練到上乘境界，五十年也未必練得成功，以你現在的程度來說，只不過三四成火候而已，唉，還差得遠。」

谷飛雲問道：「道長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醉道人笑道：「岳大先生說你五個月就可練會，貧道自然要在這裡等你了。」

谷飛雲噗的跪拜下去，說道：「道長這份高誼，晚輩一輩子感激不盡。」

「你這是做甚麼？」醉道人一把把他拉起，一面問道：「關於你爹娘的事，岳大先生都告訴你了？」

谷飛雲點點頭道：「師傅原是要晚輩去找道長，請道長指點家父、家母被囚禁的地方，現在就在這裡遇上道長，就請道長把天池情形示知。」

醉道人微微搖頭道：「僅憑你目前的三四成功力，只能和西鳳門下的丫頭們動動手，真要遇上那個老道婆，就會吃不完兜着走，所以貧道會和你一起去的。」

谷飛雲頗出意外的道：「道長也要去？」

醉道人笑道：「貧道不去，你一個人去，沒有幫手怎麼成？」

谷飛雲為難的道：「但道長……」

西鳳護犢，二十年前醉道人一記翻天掌擊傷她門下大弟子陸碧梧，雖然礙着南山老人，不好去桐柏望仙觀鬧事，總是耿耿於懷，這就是岳維峻只要谷飛雲一個人去的原因。

萬一驚動了崆峒派的人，兒子救父母，乃是天經地義之事，金母也不好翻臉，但如醉道人去了，她就會說第一次他偷上天池，擊傷她徒弟，她沒和他計較，但他這是第二次偷上天池，她再不計較的話，人家豈不是會笑她怕了南山老人？

這就是醉道人不能上天池去的原因。

醉道人沒待他說下去，笑道：「貧道和令尊是方外之交，你去救的是父母，貧道去救的是朋友夫婦，這有甚麼不對？何況貧道無門派，怕得罪誰了？」

谷飛雲心頭一陣感激，再次跪拜下去，說道：「道長義薄雲天，這份大恩，晚輩沒齒不忘。」

「小施主快請起來。」

醉道人道：「不過那兩個女娃兒確實不能叫她們一起去。」

谷飛雲站起身，回到椅上坐下，說道：「晚輩臨行時，師傅也這樣說的。」

醉道人笑道：「這個簡單，咱們路經鳳翔，到荊村去叨擾他一兩天，把兩個女娃兒留下來就好。」

谷飛雲道：「荊月姑、馮小珍已經拜在師母門下，她們肯留下來嗎？」

「啊，這兩個女娃兒福緣倒是不淺。」醉道人接着笑道：「這個你不用擔心，咱們只要留個字條，要她們在荊村住上幾天，咱們悄悄的走了，她們到那裡去找？」

谷飛雲道：「道長明天和我們一起去嗎？」

醉道人道：「不，貧道在鳳翔和你們會合，只當是偶然遇上的好。」

「這樣也好。」

谷飛雲站起身，問道：「道長如果沒有別的指示，晚輩就告辭了。」

醉道人笑道：「沒有了，小施主回去吧。」

＊　＊　＊

谷飛雲回轉客店，悄悄從後窗進入房中。第二天一早，開門出去，只聽馮小珍喜道：「大哥起來了，我們快去問問他。」

店伙送來臉水，荊月姑和馮小珍也跟着走入，馮小珍問道：「大哥，我們今天離開這裡，要去那裡呢？」

谷飛雲盥洗完畢，笑了笑道：「自然去找東風了。」

馮小珍聽得一怔，問道：「大哥知道東風是甚麼了？」

「不知道。」谷飛雲道：「但總要找到它才是。」

荊月姑道：「但這樣茫無頭緒的找，能找得到嗎？」

店伙替三人送來早點。谷飛雲在椅上坐下，道：「所以愚兄想先去找一個人。」

兩位姑娘也跟着落座，馮小珍問道：「大哥先要去找誰呢？」

谷飛雲道：「解鈴還須繫鈴人，『要找父母，須問東風』是南山老人家說的，連醉道長也解釋不出來，自然只有去找南山老人家問清楚了。」

馮小珍道：「早就該找他去問問了。」

荊月姑道：「南山老人家仙踪無定，大哥要去那裡去找他老人家呢？」

谷飛雲笑道：「有一個地方，大概可以找到他老人家的。」（未完・廿四）

上文提要：徐不凡殺了秦檜，劫走了王倫大漢奸，紅衣捕頭被一頭灰色狠抓傷倒地，牠在冥府經常出現，嫌疑最大，跟着又和尤猛會面，鬼官來報御史余浩然已到枉死城，連忙和尤猛趕去，同御史商談對策，知道假詔在貨挑子內，此時發覺尤猛是灰色的狠，可惜被牠走脫，徐不凡忙趕回去取假詔，又被鍾玉郎截擊，假詔下落不明，鍾玉郎又轉去襲擊血轎……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血劍屠龍

情愛包括報綫賣　相眞出查字名喊

王石娘、高天木闖進谷口隘路。

敵衆我寡，壓力沉重，五駿一直在岌岌可危中苦撐，一見王石娘、高天木，精神大振，其中一人殺機滿面的說道：「石娘，天木，不要客氣，殺！這一羣傢伙沒有一個好東西。」

王石娘朝洞口一望，見徐不凡安然無恙，心下大安，風火劍挽起一團劍氣，向人羣中殺進去。

高天木的乾坤圈，最是霸道不過，脫手擲出就像是一把長了翅膀的刀，眨眼之間便連傷數人，殺出一條血路。

二人稱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頂尖中的頂尖，血路一開，重圍立破，裡外夾攻之下，連傷十餘人，銀衣使者已潰不成軍，率衆退到鍾玉郎身邊去。

高天木、王石娘與五駿，不爲已甚，亦未乘勝追殺，全部與徐不凡集中在一起。

徐不凡的臉色陰沉沉的，目光如電，死盯着鍾玉郎，道：「鍾玉郎，我這個人不喜歡拐彎抹角，玩陰使詐，咱們有一句說一句，這樣大家都省事。首先，我要問你，閣下處處與徐某作對，難不成我們之間有甚麼深仇大恨？」

鍾玉郎已將血氣穩住，沉聲說道：「你我素昧平生，談不上仇恨二字。」

「那你爲何欲存心置我於死地？」

「奉命行事。」

「奉何人之命？」

「當然是我上面的人。」

「你是指你們這個不法集團的首腦？」

「可以這樣說。」

「是誰？」

「抱歉，無可奉告。」

徐不凡雙肩一聳，換了個站立的姿勢，道：「我再問你，歸化城第二副總兵尤猛，可是你們這一夥人幹的？」

「不知道。」

「不知道？尤猛將軍在陰曹地府，親口告訴我，是死在銀衣、銅衣使者的手中。」

「人死如燈滅，這種死無對証的話，你也敢信口胡謅，除非能將尤猛的鬼魂請來，不然沒有人會相信你的鬼話。」

「鍾玉郎，我雖然沒有辦法將尤將軍的鬼魂請來陽世，但是，必要的時候，我可以殺幾個人到陰間去與他對質。」

鍾玉郎已完全復原，左右望望，仗着人多勢衆，傲然言道：「你不妨試試，鍾某正想與你決一死戰。」

王石娘勃然大怒道：「主人，別跟他磨蹭，先把這小子斃了再說。」

徐不凡卓立不動，未置可否。

「呂忠，侯方。」

徐不凡突如其來，抽冷子大聲喊出呂忠，侯方的名字。

他爲人絕頂聰明，這方法果然十分靈驗，站在鍾玉郎身邊的銀衣使者，冷不防聽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不由自主的應了一聲：「有。」

徐不凡跨前一步，緊迫追問：「你是呂忠？還是侯方？」

銀衣使者見已說溜了嘴，只好硬着頭皮道：「老夫侯方。」

徐不凡再跟上一步，侯方嚇得連退三步，徐不凡道：「別緊張，在事情沒有弄清楚之前，我還不會殺你，現在徐某想知道，當年送僞詔來大同的人是否你與呂忠？」

「這……」

「你的臉色，你的眼神，已經告訴我了。現在請告訴我，那一位是呂忠？」

「他……他不在場。」

「他在那裡？」

「我不清楚。」

「叫你們送僞詔來大同的人是誰？」

「……」

「就是你們這個邪魔集團的首領，對不對？」

「你知道又何必多此一問。」

「我想曉得此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一名銅衣使者怒冲冲的說道：「徐不凡，有本事你小子就自己去查，休想從我們兄弟的口中套出虛實來。」

徐不凡臉一沉，眸中殺機再現，道：「只殺元兇主犯，不傷走狗嘍囉，這是我做人的一貫原則，你們那一位肯供出幕後的魔頭來，我絕不爲難你們，否則……」

「否則怎麼樣？」

「我要你們集體負責。」

「集體負責又如何？」

「殺！」

「你敢。」

「不敢我就不會站在這兒，說，你們的頭頭是誰？」

「不知道。」

「不知道你就死。」

死字出口，招已出手，七八個人一齊上都救不了他，慘嗥聲起，身首異處，依然是一招畢命，乾淨俐落已極。

徐不凡冷厲的目光從羣魔臉上一掃而過，對一名黑衣大漢道：「你說不說？」

黑衣大漢嚇得屁滾尿流：「好，我說，我說……」

還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鍾玉郎怒斥一聲：「大膽！」手起掌落，已活活的將那黑衣大漢劈死。

徐不凡睹狀大發雷霆道：「上，找不出元兇主犯，咱們只好被迫大開殺戒，大家放手去幹，直至他們說出實話爲止。」

八駿二老與上官巧雲憋了一肚子的火，等待的就是這一刻，徐不凡話甫落地，已如脫韁野馬似的殺出去。

高天木、王石娘自無袖手之理，攻守有序，進退自如，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

打得天昏地暗。

打得驚心動魄。

哀號聲不絕如縷。

喊殺聲響徹雲霄。

處處都有死屍。

處處都是鮮血。

然而，自始至終，鍾玉郎不敢使用妖法，徐不凡主僕自亦以傳統武功對陣，並未逾越自己既定的原則。

雙方惡戰百餘合，羣魔漸感不支，鍾玉郎原以爲仗着人多，或可取勝，現在眼看求勝不能，白白的犧牲了十幾條命，頓萌退志，大聲吆喝道：「咱們撤！」

羣魔如響斯應，爭先鼠竄，急急如喪家之犬。

天叟丁威大聲說道：「封住隘路口，不許放走一個。」

立與地叟毛奇彈飛而起，企圖斷鍾玉郎的退路。

不料，一步之差，鍾玉郎凌空給了丁威一記劈空掌，天叟的衝勢一頓，鍾玉郎一馬當先，已搶先到達隘口。

禍不單行，毛奇落地後，猛覺有一股指風電襲而到，急忙向後一閃，定目處，神秘女郎鍾雪娥已如幽靈似的出現在鍾玉郎對面。

地叟毛奇一楞，道：「鍾雪娥，原來妳也不是個好東西。」

鍾雪娥綠紗蒙面，雖然看不到她的表情，聲音却冷如冰霜道：「老傢伙，說話要留口德，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有姑奶奶我在，誰要是敢再動一動，穿心指下絕對不會留活人。」

天叟丁威與地叟毛奇互望一眼，同聲一喝：「丫頭片子好厲害的一張嘴，老夫正想領教領教妳的穿心指。」

二老同時發掌，勢如泰山壓頂，只見鍾雪娥屈指如鈎，噗噗！二聲，有兩股尖刀似的指勁射出，穿透二老的掌風不算，還在丁威、毛奇的手掌心上留下兩個血印子，痛得二老大叫一聲，退後三四步。

就這麼一陣躭擱，羣魔已全部撤出，連鍾玉郎、鍾雪娥的影子都不見了。

上官巧雲氣忿忿的道：「徐哥哥，咱們追下去，今天不把他們殺個精光，我死也不甘願。」

徐不凡道：「窮寇勿追，何況我們自己也傷兵纍纍，此刻亟待調息。」

八駿之首道：「公子，調息尚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先把肚子塞飽。」

已有一日粒米未進，大家皆人同此心，徐不凡爲濟燃眉之急，特別允准高天木、王石娘，在山野無人之處可以施展法術，是以，片刻工夫之後，二人便踏着曙光，帶回來足夠三日食用的餐點。

人是鐵，飯是鋼，餵飽了五臟廟

，個個精神大振，容光煥發。

稍事歇息，先將上官巧雲的兩位婢女好好就地安葬，接着刨了一個大洞，將其他的死屍丟進去。天叟丁威望着地上的三顆人頭，說道：「請問少主，這三顆人頭如何處理?」

徐不凡道：「循例辦理，二顆骷髏內作爲兩位女俠索仇而殺的記載，另一顆則暫時記在我們還不知其名的老魔帳上好了。」

天叟遵命辦理，上官巧雲深情的望着徐不凡，道：「謝謝你，徐哥哥，你不但替我的兩位丫頭報了仇，還置棺厚葬，立碑造墳，她們泉下有知，亦會感激不盡。」

徐不凡誠摯的笑笑，道：「那裡，應該感謝的是我，若非姑娘主僕捨命相救，我可能已經遭了鍾玉郎的毒手。」

上官巧雲像扭糖股兒似的扭了兩下，嬌滴滴的說道：「不凡，不要這樣說嘛，感謝二字用在我們身上，聽起來怪叫人心寒，只要你好好的，我就是死也心甘情願的。」

不知何故，上官巧雲越是對他好，徐不凡的心情越是沉重，語意深長的道：「巧雲，有些話，我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總而言之一句話，我寧願妳對我疏遠一點。」

「不凡，你怎麼又說這種話了，嫌我醜?」

「我說過，妳比美女還要美。」

「是爲了常小琬?」

「也不完全是。」

「那到底是爲了甚麼?」

徐不凡正自不知如何作答，在隘路口外放哨的一名八駿過來說道：「公子，有人找你。」

「找我?那一位?怎麼會找到這兒來?」

「是鍾雪娥。」

「奇怪，敵我之勢已明，她來幹嘛?在那兒?」

「就在隘路外面。」

「既然來了，就叫她進來吧。」

「鍾雪娥堅持要公子出去。」

上官巧雲插嘴道：「她的毛病倒不少，走，凡哥，我陪你去教訓她一頓。」

那名八駿面有難色，道：「鍾女一再叮囑，只會見公子一個人。」

「好吧，一個就一個，反正我也不怕她吃了我。」

徐不凡毫不猶豫，拔足奔出山谷。鍾雪娥就在不遠處的一道懸崖上迎風而立，遠遠望去，羅衫飄飄曲線玲瓏，無疑是天生的美人胚子；卓立不動，昂首遠眺，又似一尊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神。

彈身落在鍾雪娥身後，徐不凡冷冰冰的道：「鍾姑娘，妳莫測高深，我越發摸不透妳了，在固陽縣哈爾納拉處殺了一個魔崽子，在此地却公然與我爲敵，傷了天地二老後，居然敢來見我，妳究竟弄的是甚麼玄虛?」

鍾雪娥回過頭來，不疾不徐的道：「固陽縣殺人是爲了滅口，這一點你應該可以體會得到。」

「現在指傷二老，妳如何自圓其說?」

「六個字：放長線，釣大魚。」

「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目前，你最好不要完全明白，相信有一天會明白的。」

「妳姑妄言之，我姑妄聽之，這件事姑且擱到一邊去。我想請教，妳與鍾玉郎是甚麼關係?」

「義兄妹。」

「義兄妹怎麼會同姓?」

「是因爲跟着我義父姓。」

「妳原來叫甚麼?」

「我是一個孤兒，無名無姓。」

「鍾玉郎又是甚麼來路?」

「對他的底細，我還不十分清楚。」

「對妳自己的義父，該不會也陌生吧?」

「當然，是一位大權在握，可以左右朝綱的大人物。」

「報上名來。」

鍾雪娥反問一句：「有這個必要?」

「他很可能就是殺害我全家的主謀之一。」

「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

「我願意買，條件隨妳開，不惜任何代價!」

「包括你嫁給我?」

「此點除外，我是指金錢方面而言。」

「你爲何這麼死心眼，還是忘不了那個死常小琬?」

「一旦緣訂終身，就當生死不渝，這是做人應有的起碼態度。」

「不答應就算了，這種事勉強就沒有意思了。」

「可是我却要勉强妳，今天非要知道這個秘密組織的首腦是誰不可。」

「聽你的口氣，妳像準備用硬的?」

「我不願意這樣做，但也不排除。」

「徐不凡，我發現你很自大，別以爲你一直沒遇上對手，就志得意滿，以爲天下無敵，其實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姑娘我不敢說一定勝得了你，但起碼絕對不會輸給你。」

語意十分强硬，但在她口中說來，却甚平和嬌柔，不帶絲毫火藥氣味，徐不凡抬頭望着她面紗後面那一雙模糊的眸子，想發火，不知爲何，就是發不出來，道：「鍾雪娥，妳找我出來，就是爲了吊我的胃口?」

「是有一筆生意要談，是你自己找碴的。」

「甚麼生意?」

「一筆大生意。」

「能否先說一個大概?」

「萬里追踪一僞詔，陰陽兩界路迢迢，龍爭虎鬥把命拚，詔書早就不見了。」

「鍾雪娥，原來偸天換日的是妳?」

「別扯遠了，快出個價錢吧。」

「老規矩，妳自己說吧。」

「一萬兩黃金。」

「咦，妳以前一向都是意思意思，這一次怎麼突然獅子大開口?」

「以前是釣魚，現在是做生意，嫌貴可以不買，咱們還是好朋友。」

「不貴，我決定要買，只是眼前沒有這許多金子。」

「沒有關係，湊足了以後再買也不遲，反正只有你一個買主，不會有人跟你爭的。」

「那可不一定，我的仇家可能也同樣有興趣。」

「放心，在三個月之內，我不會另覓買主，再見。」

方待起身離去，上官巧雲在暗中潛伏已久，猛的冒了出來，道：「慢着，把東西給我留下來，黃金一萬兩，請到我上官堡去拿。」

其實她根本不知道是甚麼東西，完全憑着一份赤誠的愛，想爲她心愛的人，買下他想要買的東西，如此而已。

鍾雪娥耳聞目見，却酸溜溜的怪不是味兒，道：「哼，妳憑甚麼替他買?現金交易，概不賒欠，你們上官堡名頭雖大，還奈何不了我鍾雪娥。」

這話口氣太大，不禁激起了上官巧雲的萬丈怒火，咬牙切齒的道：「我看妳是不吃敬酒吃罰酒，不賣休怪姑娘我要硬搶。」

說搶眞搶，拔劍挺身而上，豈料，鍾雪娥根本不屑一戰，冷哼聲中，人去如風，上官巧雲甫攻至她立身之處，霎眼間，鍾雪娥便消失在嶙峋亂石中。

* * *

定襄縣的芳蘭鎭是個好地方，依山傍水，景色秀麗，男耕女織，民風淳樸，尤其文風鼎盛，家無白丁，琅琅讀書聲，處處可聞。

鎭中心，有一棟深宅大院，門外的牌坊上，書有「狀元及第」四個大金字，門口的一對大石獅，雄踞左右，雕工精巧，顯係出自名家之手。獅旁各豎一支旗桿，上懸七斗，這是只有狀元才能享有的殊榮。

門楣之上，御書「文魁」二字，大可盈尺，益增無限光采。正是宣德狀元常恒甫的府第，也就是常小琬的家。

常恒甫乃鄂國公之後，原非三晋人氏，因深愛此地山水之勝，民情淳厚，從常小琬的祖父起始遷來定居。

這日，狀元府外，來了一頂血紅色的轎子，二老八駿，還大包小包的帶了不少禮物，都是大同府的名產名點。

徐不凡步下血轎，登門而入，早有門房通報進去，常恒甫夫婦直從內室迎出來，無限親切的將他迎入廳內。

常、徐兩家乃世交，又是兒女親家，劫後重逢，感觸良多，常夫人興奮得直掉眼淚。寒暄數語，略叙一下近年瑣事後，徐不凡左右一望，道：「小琬呢?」

不提小琬還好，一提起小琬來，常夫人再也忍不住，眼淚像斷了線的珍珠，汩汩而下，哽咽着想說話，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徐不凡心頭不由一沉，情知上官巧雲與鍾雪娥的話，十九不假，忙道：「世伯，小琬到底發生甚麼事了?」

常恒甫啜了一口茶，潤潤嗓子，慨然歎道：「實不相瞞，小琬早在五年多以前就出了事。」

「出了甚麼事?」

「你們徐家慘遭滅門之禍後，我們夫婦倆曾帶着小琬，跑了一趟保定與歸化城，亦曾派人四處打探，結果並未發現一個生還的人，小琬悲痛欲絕，回到家裡後，當天晚上便發生事故。」

「她怎麼了?」徐不凡血脈賁張，翹首以待。

常夫人從內室取來一包東西，打開來是一大束長髮，及一把利剪，含淚說道：「當天晚上，她不但剪了頭髮，而且毀了自己的容貌，留書出走，聲言從此削髮爲尼，常伴古佛青燈，終生不再談婚姻二字。看來你們即使能再相見，小琬只怕不答應，也配不上你了。」

徐不凡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道：「不!無論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找到她；無論她多醜多難看，我也一定要娶她。敢問世伯，伯母、小琬現在何處?」

常恒甫又是一聲長歎，道：「要是曉得她的去處就好了。」

「莫非不知她出家的地點?」

「小琬就在鎭東高山上的『靜心庵』修身，我與你伯母還上山去看過她一次，可是當我返回京城任所，再幹了一年京官，發現奸佞當道，朝綱不振，在我辭官返鄉之前，便從家人口中得知小琬失踪的消息。」

徐不凡的心像繃緊了的弓弦，道：「怎麼會失踪呢?」

「說是失踪可能並不正確，應該說是自殺，她在庵後懸崖之上，留下一雙鞋子，一封遺書，投入滹陀河中。」

「遺書上說甚麼?」

「除了對我們二老說些安慰不孝的話外，主要是因爲你的死訊，對她打擊太大，字裡行間，了無生趣，說要到陰曹地府去找你。」

常夫人早已哭得像個淚人兒，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道：「這孩子實在太痴了，自從得到你的不幸消息後，整個人都變了，這也難怪，從小你們的感

情就一直很好，又有婚約，是人羨人慕的一對小夫妻，現在可好，你活了，琬兒却失踪了，命……命……這全是命。」

徐不凡道：「伯母，伯父，有一件事姪兒還不明白，既然是自殺，爲甚麼又說是失踪？」

常恒甫道：「事情是這樣的，在琬兒跳崖自殺的當時，附近還有一個比她更小的女尼，親眼看見有一隻梅花鹿飛過，小琬有可能被救走。」

「如此說來，小琬應該尚在人間才對？」

「不凡，梅花鹿會飛，已屬千古奇事，不可思議，又是出自一個十一二歲的稚童之口，更加無稽，任何人皆不敢寄予太高的期望。」

「事後有沒有派人去河裡打撈過？」

「有，曾僱用十餘位潛水好手，在現場打撈甚久，然後又沿河而下，在沿河七村展開訪查打撈的工作，前後費時半月，找遍了每一個可疑的角落，結果却沒有發現琬兒的遺體。」

徐不凡聞言又興起一線希望，道：「依姪兒看，小琬健在的可能性絕對存在，梅花鹿會飛亦非絕對不可能之事。」

常恒甫搖頭說道：「不可能，不可能，琬兒是個孝順的孩子，如果她眞的還在人間，爲何五年多來音訊全無？」

「我想，凡是不尋常的事，一定有不尋常理由。」

「不凡，你眞的認爲琬兒還有可能沒有死？」

「姪兒說過，可能性絕對存在，我想上山去靜心庵看一看，親自問一問那一位小尼，以及瞭解一下小琬跳河現場的環境。」

常恒甫夫婦生了一個痴情的女兒，見徐不凡同樣情有獨鍾，心下自然甚爲欣慰，立即滿口答應下來。問明了靜心庵的詳細所在，知悉山路險阻，血轎難行，命二老八駿留在狀元府休息，在常家匆匆用過午飯，徐不凡便獨自一人上去了。

山路果然崎嶇難行，時而從絕壁上蜿蜒而上，時而須攀籐附葛，始能拾級登山。好不容易到達山頂，立爲壯麗的山景迷住了。

目力所及之處，密密麻麻的植滿了各色各樣的菓樹，結實纍纍，菓香四溢，山女一面穿梭採擷，一面放聲高歌，羣山迴響，聲若鶯啼，聽得人愁悶全消，心曠神怡。

徐不凡找來一位山姑，問清楚路徑，穿過一大片核桃樹林，前路爲斷崖所阻，但聞水聲潺潺，視綫悉被雲霧遮蓋，深不見底。

河道並不算寬，僅二丈有餘，一條長長的山木橫跨其上，交通兩岸，菓農負重而過，晃晃悠悠的驚險萬狀。

徐不凡縱身而過，順着崖邊往東行，約莫頓飯工夫，再往北面一轉，林木深處，紅磚綠瓦輝映，有一座小小的寺廟，正是「靜心庵」。

表明來意身份，見過住持了因師太，開門見山的說道：「在下貿然造訪，擾了師太的清修，尚祈海涵，晚生今日此來，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小琬發生意外時的詳細情形。」

了因師太雙掌合十，朗朗的宣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小琬塵緣未了，情孽太重，整日困坐愁城，以淚洗面，來此半年不到，終於爲情而殉身，實在令人扼腕。」

徐不凡一怔，道：「老師太的意思是說，小琬已經死了？」

了因師太手握唸珠，雙目半睜半閉，聲調緩慢而有力。「斷崖高險，水流湍急，跳崖投河，百無生理，施主幸勿作生還之想，以免庸人自擾。」

「老師太，聽人說，小琬投河後，曾四處打撈，並未尋獲死屍，生存的機會應該還是有的。」

「滹陀河河水甚急，打撈時早已失去時效，如果貧尼猜想不錯，小琬必是順流而下，葬身大海了。」

「貴庵有一位小尼，據說當年曾見一隻會飛的梅花鹿經過……」

了因的雙目陡然睜大了，面露不悅之色，道：「童稚之言不足採信，無知雛兒的話，如何作得了準。」

這無異當頭澆了一盆冷水，但徐不凡仍不死心，道：「可否請這一位小尼出來一見？」

了因師太起先斷然拒絕，禁不起徐不凡的苦苦哀求，最後終於勉爲其難的答應下來，叫出一位十七八歲，眉清目秀的女尼來。

又費了一番口舌，於徵得了因師太的勉强同意後，徐不凡在女尼的引導下，來到昔日常小琬跳崖的現場。

斷崖上霧氣迷濛，風大水急，徐不凡朝下面望了一眼，目注女尼，正容說道：「小琬投崖的地方就是這兒？」

女尼指着一處平坦的地面，以肯定的語氣說：「是的，鞋子就留在此地，遺書壓在鞋子下面。」

「這時候，妳在那裡？」

「我記得淸淸楚楚，是飯後晚課前的黃昏時分，小琬姐跟往常一樣，又跑到庵外去散心，却不准我同行，因爲我們在一起慣了，我還是偸偸的跟了下去，做夢也想不到，她脫下鞋子，放好遺書，便縱身跳下去，我連阻止的機會都沒有。」

「臨跳崖之前，她有沒有說甚麼話？」

「那時我才十一歲，又事隔多年，她所說的話已記不完整，大概是說了幾句對不起父母養育之恩的話，叫着你的名字，說要到陰曹地府找你去。」

「以後怎樣？」

「我嚇壞了，飛快的奔至崖邊，也就是我們現在站的地方。」

「看到小琬了嗎？」

「看到了，我親眼見她沒入雲霧之中。」

「還看到甚麼？」

「沒有，再也沒有看到甚麼。」

「聽說妳曾看到一隻會飛的梅花鹿，是嗎？是不是了因師太不准妳說？」

小尼垂首，一言不發，看那神態，似有難言之隱，徐不凡含着滿眶的熱淚，以近乎哀求的語氣說道：「小琬的生死，對我太重要了，她如當眞爲我而死，我又何顏獨自偸生於世，請把妳看到的，原原本本的告訴我，不論生死，我與小琬都會感激妳一輩子。」

小尼被徐不凡的眞情感動，猶豫了一下，道：「師父說我當時是眼花了，一定是錯覺，說出來別人也不相信。」

「我相信，十一歲早已能記事，尤其是這樣特殊重大的事，一定記憶深刻，永世不忘。」

「是很深刻，到現在爲止，依舊一清二楚，分毫不差。」

「那就快請明示一言。」

「我……我師父不准我說，她說怪力亂神之言，會激怒佛祖。」

「沒有關係，妳說完之後，我馬上就走，老師太不會知道的。」

女尼遲疑了好一陣，朝靜心庵的方向瞧一瞧，見無半個人影，最後才下定決心，道：「好吧，徐公子，我告訴你，就在我奔至崖邊，小琬姐尚未沒入雲霧中時，在她的一側，突然出現一隻會飛的梅花鹿。」

「相距有多遠？」

「大約十幾丈。」

「梅花鹿上有沒有人？」

「好像有一位老尼。」

「妳說好像，是否不能肯定？」

「速度太快，我當時又驚嚇過度，實在無法肯定。」

「但是，梅花鹿的出現，上面還坐着一個人，這兩點妳可以肯定？」

「當然，千眞萬確，萬確千眞。」

「快說，小琬入雲霧中後，梅花鹿到那裡去了？」

「也跟着潛入雲霧中。」

「有沒有見到老尼將小琬救起來？」

「沒有，雲霧太濃，根本甚麼都看不見。」

「好了，謝謝妳，無論結果如何，我都感謝不盡。」

深施一禮，當即告辭而去，通過獨木橋後，霍然與神秘女郎鍾雪娥不期而遇。

「咦，鍾姑娘，妳來此何事？」

「本來是想跟你談生意的。」

「徐某也正想找妳談談僞詔的事。」

「可惜，姑娘我現在不想談了。」

「爲甚麼？」

「因爲我不希望跟心裡邊想着另外一個女人的人談生意。哼！」

冷哼聲中，鍾雪娥跳過斷崖，竟連頭也不曾回一下。

徐不凡心下大急，道：「喂，鍾姑娘，等一等，妳要到那裡去？」

「尋幽探勝，遊山玩水，你管不着。」

話落，人已淹沒在無盡的菓樹林中。

徐不凡略一沉吟，揮手朝空際一招，高天木、王石娘立即飄然而現，徐不凡馬上說道：「鍾雪娥可曾去過芳蘭鎭？」

高天木道：「她是從另一條路綫上來的。」

「你們兩位知不知道，在老一輩的僧、道、尼當中，尤其是老神尼，有那一位修成正果，而且善騎梅花鹿？」

二人同時搖頭，王石娘道：「不清楚，在老一輩的人物中，還沒聽說過有愛騎梅花鹿的，得道的老神尼更是聞所未聞。」

「不清楚就算了，日後得見師父佛顏，當可洞明一切。」

「嗯，師父他老人家博通古今，無所不知，是否有這麼一個老神尼，一問便知。」

「現在，你們要特別注意鍾雪娥，這個丫頭愈來愈神秘，也愈來愈令人莫測高深，查不清她的身份來歷，將是我們的心腹大患。」

高天木、王石娘點頭稱是，徐不凡取出血旗、血帖告訴他們投送的時間地點後，隨即分道而去。

* * *

忻州城南的「千斤莊」，又名「天下第一莊」，是武林一大重鎭，大莊主陳寶泰，二莊主陳寶山，更是江湖上響叮噹的人物。

大門口擺着十個大石鎖，每個均重達千斤，故名「千斤莊」。相傳第一次拜訪「千斤莊」的人，都必須擧起千斤鎖，然後由莊主陳寶泰親自恭迎入莊，盛宴款待，以武會友。若是擧不起千斤鎖，只有吃閉門羹，自己走路的份兒。

青天白日，朗朗乾坤，「千斤莊」的大門却緊緊閉起，外面連個看門守衛的人也沒有，透着幾許怪異。

遠處抬來一頂血轎，快如奔馬，停在了莊門口。

天叟丁威通！通！通！擂着門大聲吆喝道：「喂，有長耳朵會說話的，給我滾一個出來。」

旁邊開了一個小門，走出一個紅鼻尖腮的大漢來，一見血轎，臉色立變，强作鎭靜的道：「江湖上傳言，血轎主人言必踐，行必果，果然名不虛傳，來的不遲也不早。」

地叟毛奇道：「不必套近乎，開門吧。」

紅鼻大漢道：「欲入千斤莊，先擧千斤鎖，這是我們千斤莊的規矩。」

天叟丁威道：「去你的，我家少主



既不是探親訪友，也不想以武會友，是來取陳寶泰的項上人頭的，用不上這些臭規矩。」

紅鼻大漢厲色說道：「不擧千斤鎖，就休想進入千斤莊。」

八駿早已按耐不住，正待發作，徐不凡步出血轎，笑道：「國有國法，家有家規，既然是千斤莊固有的規矩，咱們入境隨俗，照着他們的規矩辦就是。」

首先單脚一挑，千斤鎖順勢飛起，右手撈住鎖柄，輕輕高擧過頂。

接着，八駿二老也毫不含糊，皆先後擧起千斤鎖。

徐不凡返身入轎，原以爲千斤莊主也會照着規矩，開門迎迓，那知痴立良久，竟連一點動靜也沒有，不禁惹惱了徐不凡，道：「豈有此理，徐某按規矩行事，貴莊何以食言而肥，如此簡慢？」

紅鼻大漢道：「規矩是爲四方俊彥而立，千斤莊可不歡迎滿手血腥的人。」

砰！縮身入內，連小門也關起來了。

徐不凡更惱更怒，猛喝一聲：

「闖！」

天地二叟打頭陣，掄起二隻千斤鎖，照準兩扇大門撞上去，莊門堅硬如鐵，居然未曾撞開。

四駿又提起四隻石鎖，準備一齊動手，血轎也跟着抬了過來，打算硬闖，莊門之上，「千斤莊」、「天下第一莊」的兩方橫匾上方，突如暴雨一般傾倒下難以數計的燃油。

不旋踵間，上面又丟下數支火把，轟！的一聲，一下子，莊門外三丈以內，便陷入火海之中。

這事來得太突然，二老首當其衝，全身滿佈燃油，處處是火，驚叫聲中倒飛出五六丈，就地打滾不迭。

四駿亦有波及，只是情形較輕，相互拍打一下，便告無礙。

血轎在最後，見勢不妙，早已退出危險圈外。如果慢上半步，燃油灌入轎頂，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火勢極大，兇猛異常，何消片刻工夫，一座雄偉壯麗的門樓便付之一炬。

揚目望去，千斤莊內却靜悄悄地沒有再見到半個人。

二老的頭髮皮膚有數處灼傷，幸無大恙，徐不凡一聲令下，血轎踏着餘燼，大模大樣的抬進千斤莊。

殺！

殺！

莊內看似無人，實則伏有重兵，徐不凡甫深入五丈不到，兩側廂房內猛地射來無數飛刀利箭、金錢鏢。

暗器一波接着一波，一撥接着一撥，漫天飛舞，觸目皆是，目標皆對準徐不凡主僕，一旦被襲上身來，不變成馬蜂窩才怪。

二老四駿，固可憑本身功力逃過如蝗暗器，抬轎子的四駿，尤其是血轎本身，面積太大，却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安然避過。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血轎頂端，骷髏堆中，乍然張開一把特大號的傘，將八駿二老全部涵蓋在內。

這當然不是傘，而是一塊以「天蠶絲」織成的帳幕，中有鐵柄支撑，四邊有絲線可供收放，徐不凡身在轎中，收放自如，早將畢生的眞力注入鐵柄、絲繩，整個帳幕倏的快速轉動，所有的暗器皆被掃落在地。

血轎繼續前進，終於在院子的正中停下來。

驀然，四下裡刀光劍影，人如潮湧，血轎立被千斤莊的人圍住，猛攻不休，二老八駿全部面向外面，奮力迎戰，不許任何人接近血轎。

徐不凡步下血轎，向台階之上一望，對兩位四十餘歲，滿面紅光，身材魁梧，客貌十分相似的人說道：「徐不凡此來千斤莊，要找要殺的人只有陳寶泰一人，犯不着拿別人的性命當兒戲，爲你們作替死鬼，奉勸兩位及時將莊丁撤走，免得禍及無辜。」

站在左邊的陳寶泰，右邊的陳寶山還沒有來得及開口，早先露過面的紅鼻大漢，從二人身後閃出來說道：「徐不凡，你死到臨頭了還大言不慚，千斤莊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油是他倒的，火是他放的，天地二叟的一頭白髮已被燒成鷄窩，一肚子的火氣正沒處發洩，同聲喝道：「他媽的，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雙雙發掌猛攻，勢如驚濤駭浪，紅鼻大漢斗膽也不敢硬接，急忙提足倒退，那知雙足方告提起，二老招式突變，兩隻脚後跟已經到了別人手裡。

「嘶——」二老用力極猛，當場從褲襠裡將紅鼻大漢撕成兩片。至此氣猶未消，猛一掄手中殘屍，洒下漫天血雨，將殘屍從血轎兩側擲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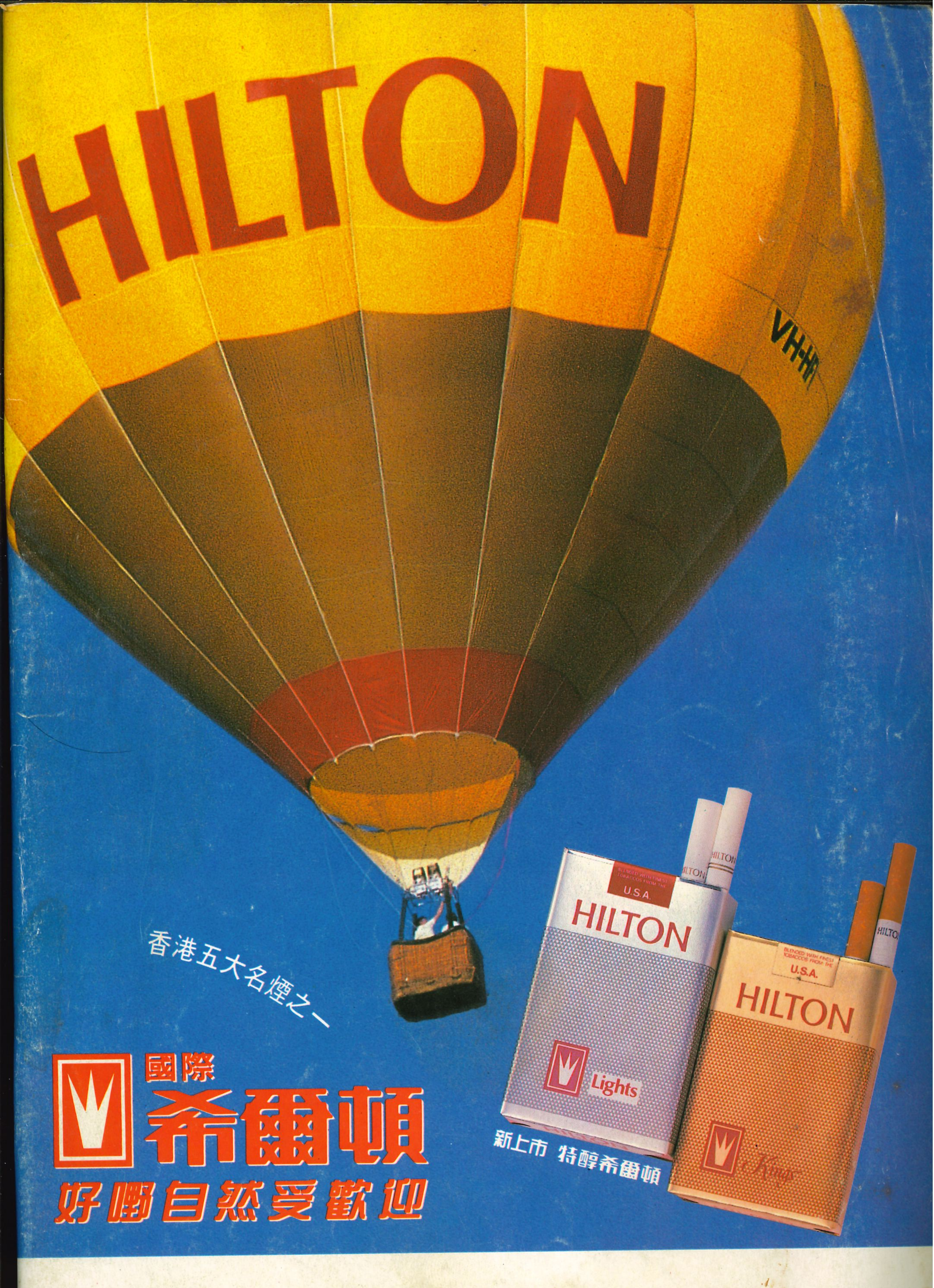
這一擲之勢用力極猛，死屍又犯忌諱，千斤莊的徒衆或則被殘屍擊退，或則紛紛自動退避，一時全場騷動，羣情大嘩，齊皆退至血轎二丈以外，無人敢再接近。

八駿之末，就站在徐不凡的左前側，偶然發現他的右手掌呈紫黑之色，再看看自己的手掌，亦有微弱徵象，當下心念電轉，馬上明白是怎麼回事，一定是千斤莊的人在千斤鎖上塗了劇毒，而八駿之末，年紀最輕，功力最弱，是以顯象最早，已瀕發作的邊緣。

於是，忙取出驅毒之藥，自己服用之後，又交由丁威傳下去，防患未然。

徐不凡橫掃全場一眼，對身材略高的陳寶泰說道：「陳莊主，擧起千斤鎖，就應以禮相待，這是你千斤莊的規矩，你……」

（未完・八）


HILTON
香港五大名煙之一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U.S.A.
HILTON
Lights
U.S.A.
HILTON
Kings
新上市 特醇希爾頓